

目錄

主恢复划时代的带领



第一篇	<u>神经纶中的异象</u>
第二篇	<u>事奉主的异象</u>
第三篇	<u>主恢复当前的异象与实行</u>
第四篇	<u>主恢复当前实行的具体步骤</u>

第五篇	<u>改制的实行</u>
第六篇	<u>家中聚会实行的步骤</u>
第七篇	<u>改制与宗教相对</u>
第八篇	<u>家中聚会的要点</u>

第九篇	<u>实行新路的具体步骤-召会生活的生活化</u>
第十篇	<u>把召会作到家里，将圣徒作到真理里</u>
第十一篇	<u>如何使用属灵材料与教导真理课程</u>
第十二篇	<u>主恢复中 实行的路</u>

第十三篇	<u>新路的实行</u>
第十四篇	<u>召会建造的服事</u>
第十五篇	<u>如何聚会</u>
第十六篇	<u>带进荣耀前景的负担与实行</u>

第十七篇	<u>关于改制之实行概括的交通</u>
第十八篇	<u>新路具体实行的步骤 (一)</u>
第十九篇	<u>新路具体实行的步骤 (二)</u>
第二十篇	<u>长老在神新约经纶中的重要性</u>
第二十一篇	<u>长老该有的追求</u>

第二十二篇	<u>长老要带领圣徒，实行主所命定的路 (一)</u>
第二十三篇	<u>长老要带领圣徒，实行主所命定的路 (二)</u>
第二十四篇	<u>长老要带领圣徒，实行主所命定的路 (三)</u>
第二十五篇	<u>长老要带领圣徒，实行主所命定的路 (四)</u>
第二十六篇	<u>长老要带领圣徒实行，主所命定的路 (五)</u>

第二十七篇	<u>为申言而学习真理 (一)</u>
第二十八篇	<u>为申言而学习真理 (二)</u>
第二十九篇	<u>为申言而学习真理 (三)</u>

第三十篇	<u>新约的职事与使徒的教训 (一)</u>
第三十一篇	<u>新约的职事与使徒的教训 (二)</u>
第三十二篇	<u>对学校工作的交通 (一)</u>
第三十三篇	<u>对学校工作的交通 (二)</u>

第三十四篇	<u>长老聚会议事的原则</u>
第三十五篇	<u>同工与长老的关系</u>
第三十六篇	<u>新路往前的研讨</u>

第一篇 神经纶中的异象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事奉主的人中，最重要的两班人就是长老和同工。照圣经来看，一个事奉主的人，必须要有异象。这一点我们已经讲了许多年；甚至从主的恢复在台湾开工头一天起，我们就提起关于异象的问题。二十多年前，这个问题影响了一班青年人；他们觉得自己看见了异象，就起来自命为“异象派”，并且同时定罪一般年长的圣徒没有异象。

然而对圣经的辞句，人了不了解是一件很重大的事；有的就是了解了，但了解得准不准确又是一件事。旧约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，“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”这意思是说，如果没有异象，百姓就会放肆，如同脱缰的野马发起野性。在新约里提起异象一辞，最明显的就是保罗。行传二十六章，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辩时，就在十九节冒出一句话说，“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”因此，要明白“异象”这辞的意义，就要先明白保罗说这话的上下文。

在十九节之前，保罗说到，他曾是热心的犹太教徒，为他祖宗的宗教和遗传大发热心，到一个地步，不能容忍在犹太人中还有别的说法和信仰。然而，当时却有一班基督徒，他们所说、所传、所行、所作的，与保罗所谓犹太教的规章和渊源不同。那时保罗的家乡大数城，位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转角处，正当交通的要冲；而当地有一所希腊大学，所以大数就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大学城、文化之都。保罗是在这里受了最高的教育。另一面，他也投身于犹太教中最严紧的教派，作了法利赛人，在最著名的教师迦玛列门下受教。可见他是一个有学习、有雄心、有作为、有抱负的人。

当他还是个年轻人，他就从犹太教的大祭司得着权柄，将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并且投票定罪要杀害他们；在各会堂屡次用刑，强逼信徒说亵渎的话，又格外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直到外邦的城邑。他还向大祭司求得文书，领头去捉拿一切呼求主名的人。就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主来遇见他，向他说，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踢犁棒是难的。”保罗问说，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，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然后主对他说，主已选定他作执事和见证人，将他看见主的事，和主将要显现给他的事，都见证出来，并且差他到百姓和外邦人那里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转入光中，从撒但权下转向神，又因信入主，得蒙赦罪，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。最后保罗下结语说，“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”保罗从前在犹太教事奉神，凭借的乃是遗传，不是异象。但自从他在往大马色路上遇见主、蒙召、被选定开始，他就成了一个有异象的人。从那时起，他的事奉就受那异象支配。

因此，关于“异象”这辞，我们所注重的不是旧约所说的，而是保罗在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所说的。但是，圣经中的真理，从来不能单凭一节就下断案；每个真理都需要以全本圣经来解释。好比身体上的器官，都不能单独，必须以全身体为骨架；照样，每个真理都必须以整本圣经为骨架。全本圣经乃是神启示的整体、骨架。所以，要认识什么是“异象”，就必须从整本圣经来看。

许多基督徒读过戴德生的传记；著者清楚说到，戴德生在年幼时，就觉得自己该去中国布道。他确实参加了一个布道会，到中国沿海一带传教。后来他放假回国，有一天他到海边，独自安静亲近主，那时他眺望大海，觉得自己似乎一眼穿过大海，瞥见在海那边的中国内地，有四亿将亡的灵魂。他感觉神要他完全为着那些人，把福音送到中国内地。当下他就接受了这负担和使命。那就成了戴德生的异象。戴德生立即将这看见交通给他所认识的基督徒，许多人起来响应，因而成立了“中国内地会”，在以后四、五十年间，打发了成百上千的人到中国内地去传福音。

戴德生所看见的，到底是不是神近代的一个异象，值得探讨。那么大的中国，当时的确极需福音的传扬；从这眼光来看，戴德生接受这托付，实在也是一个“异象”。但这到底是否神在这世代所赐的异象，却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关于异象，我们必须回到整本圣经来看。

圣经有六十六卷。旧约是从神的创造，或者说从亚当被造开始，直到主耶稣的降生，共有四千年。真理课程第一级前两卷，说到旧约和旧约的纲领，目的是给我们看见，历代神所赐给人的异象。我们必须看见，在每一个时代里，神只赐给人一个异象。我们在亚当看见神的救赎；在亚伯看见神救赎的路；在以挪士看见人对神的需要，并人呼求神，而得享神的丰富；在以诺看见蒙救赎，而走救赎之路的人与神同行；在挪亚就是与神同行的人，与神同工建造方舟，应付了那一时代的需要。

然后我们在亚伯拉罕看见神的呼召，神的应许，因信称义，凭信而活，以及活在与神的交通里；在以撒看见恩典的承继，安息与享受；在雅各看见神的拣选，生命的变化，以及生命的成熟；在约瑟看见生命成熟作王的一面。接着在摩西、亚伦、约书亚、士师们，我们也都有所看见。到了撒母耳，我们看见拿细耳人自愿奉献，取代了命定的祭司，结束了士师时代，带进国度时代。在行传十三章，保罗提到这历史，说，神怎样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又借约书亚带他们进了迦南，把美地分给他们为业；而后在他们中间设立士师，直到撒母耳时，就带进大卫王；这些过程大约历时四百五十年。

我们必须学习用圣经解释圣经。生命读经的训练，完全重在生命，不太重在所谓历史、家谱、年代，所以关于生命的注解就很精粹，但对于历史年代就不太解释。行传十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到，“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，直到申言者撒母耳的时候，约有四百五十年。”对此，权威的说法就有二、三种，所以正确的时间很难断定。然而，因这时间与当时的异象有关，我们就只好深入查读，到底这四百五十年是怎么算法。

王上六章一节说，“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，所罗门作以色列王，第四年……。”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，之后约书亚当政二十五年，经过士师时代，直到撒母耳结束，保罗在行传十三章二十节所说的四百五十年，必然包括这段时期。这段时期之后，大卫作王四十年，然后就是所罗门作王的时代。保罗所说的四百五十年，没有将扫罗算在内，因为他作王时另有一个对立者，就是大卫；那时可说并没有神所设立的正统君王，统一全以色列。因此严格说，在以色列统一之前，都属于士师时代。

虽然扫罗是神所设立的君王，但在神眼中，属灵的事不是扫罗说了算，乃是撒母耳说了算。撒母耳兼有申言者和士师的身分。所以，当时表面是扫罗作王，实际上在神眼中，乃是撒母耳在那里作士师。至于大卫，虽然很早就被膏为王，但那时在神面前说话算得了数的，不是扫罗或大卫，而是撒母耳。甚至大卫作王的头七年半，他的作王也不算数，因为那时扫罗家还未败亡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还在玛哈念为王。所以在神看来，那时仍是士师时代。

据此，我们得到一个清楚答案：士师时代的结束，应当从大卫作全以色列王开始算起。大卫统一全以色列国，正式作王，国里再也没有什么紊乱，共有三十三年。根据王上六章一节，从出埃及到所罗门作王的第四年，共有四百八十年。所以减去大卫作王的三十三年，和所罗门作王的前三年，剩下四百四十四年。这正符合保罗所说的“约有四百五十年”。二者相差不过六年，所以保罗是说“约有”。

在将近四百五十年的士师时代中，虽然包括扫罗作王的四十年，但神不算他作王，因他不是异象里作王；撒母耳却被算作是士师，因他作士师乃是有异象的。这从士师时代因着撒母耳职事終了而结束，得着证明。然而到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，才是士师时代完全的结束。换句话说，正统君王时代的开始，不包括大卫作王的前七年半。那在神看还是虚位，因有人争夺王位，国内仍处于兵荒马乱之中；在那七年半里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在异象里的事奉。虽然扫罗作王，大卫也作王；但真正在异象里事奉的，只有作士师的撒母耳。

我们必须清楚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异象，我们必须根据那个时代的异象事奉神。以挪亚时代为例，按圣经的记载，当时全地好象只有挪亚一家：他和他的妻子、三个儿子以及三个儿媳，事奉神。事实上，我们是否相信，那时只有这八个人事奉神，其余的人都去拜偶像？或许我们从未想过这事，然而无论其余的人是否事奉神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：他们无分于方舟的建造。因此，他们的事奉在神看是算不得数的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，当挪亚一家八口忙着建造方舟时，难道全地上就再也没有敬畏神的人么？我们可以从历史推论，在挪亚时代，绝不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事奉、敬拜神。至少中国的先祖们，也是事奉、敬拜神的；他们敬拜神的方式，有许多地方和旧约相似。孔子是主前五百年左右的人物，他曾说，“获罪于天……。”在路加十五章浪子的比喻里，浪子回家时，也是对父亲说，“我犯罪得罪了天。”古时无论东西方，都把“天”当作是神的一个表征，因为古人一抬头看到天，就想到神。故此，古时的确有许多人寻求神、认识神，并且根据他们的认识事奉神。然而我们必须看见，虽然同时有许多人事奉神，却只有挪亚一家八口的事奉，是有异象、蒙神悦纳的。

当拿撒勒人耶稣出来事奉神时，有一班加利利渔夫作门徒跟从祂。在人眼中，这一群加利利人简直是胡闹。表面看来，这位拿撒勒人耶稣，到祂三十岁时，都是生活在拿撒勒地，关于事奉神的事一点也没学过，却胆敢在祂三十岁时出来尽职。不仅如此，竟然还有一班无知无识的人跟从祂，甚至还有一班妇女供应祂。他们一直跟从主耶稣有三年半之久。你想在那个时候，那些法利赛人、祭司长、经学家、长老怎么看待这些人？这些人有渔夫、税吏、主耶稣的亲戚，还有一个被七个鬼附过的女人；他们来在一起事奉神，岂不是胡闹？

当时在以色列人中，还存留着一个象样的圣殿，是费了四十年工夫才盖造起来的，有利未支派分二十四班次，按序供职祭祀的事，或作利未人服事器具、宰杀祭牲，或负责在铜祭坛上献当献的祭，如每天的燔祭、赎罪祭、安息日献的祭等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这样的事奉的确有规模；然而他们的事奉是否在异象里？我们都很清楚，那班在圣殿里供职的祭司，他们的事奉并不在异象里，而是在遗传的传统里；乃是主耶稣和那班跟从祂的人，他们的事奉才是有异象并讨神喜悦的。因这缘故，那班跟从主耶稣的人，乃是有福的。

在这班人中，领头的是彼得，常常说胡话；还有一个被七个鬼附过的抹大拉的马利亚；以及一个火热爱主，把价值三十两银子的真哪哒香膏玉瓶打破，膏主耶稣的马利亚。表面看他们很盲从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得着异象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马利亚等都没有得着。然而，他们却认定主耶稣的道路，一心跟从祂；祂往东他们就往东，祂向西他们也向西；祂跳海他们也跳海，祂上山他们也上山；祂下加利利他们也下加利利，祂上耶路撒冷他们也上耶路撒冷。他们心里认定，只要跟着主耶稣，就不会错。在约翰十一章，拉撒路病得快要死了，主耶稣知道后却没有立刻行动。等过了两天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要到拉撒路那里去。门徒就对祂说，“犹太人近来想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么？”主说，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要去叫醒他。”门徒没有办法，只好说，“我们也去和祂同死吧。”

可见门徒实在是盲从；他们并不清楚怎么一回事，却还是跟着去了。或许在人看这是盲从，然而却是讨神喜悦，有异象的。虽然，这异象不是赐给他们每个人的，但只要他们所跟从的人有异象，就够了；他们只要跟从那位有异象的人行动，就是神所要的。

今天有好些基督徒批评我们：“你们也太大胆了。这么多的宗派，这么多的基督徒，你们一概抹煞了，只认为你们自己有异象。”有的圣徒就曾遭人质问：“牧师错，教皇错，谁都错，难道只有你们不错？只有你们跟从对了？”我相信有时，你们多少也有同样的问号。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清楚圣经的启示。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事奉乃是跟从异象的事奉。

在使徒行传，当主耶稣升天后，先有彼得、后有保罗出来接续尽职事奉。行传五章说，在彼得的时候，犹太公会的人起来反对，把使徒们捉拿下监；但主的使者夜里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，吩咐他们去站在殿里，把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。天亮后，大祭司叫齐议会的人，然后差人去把使徒拘提出来。差役一到，看见监牢关得非常妥当，守卫也站在门外；及至开了门，才发现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他们正在吃惊，感到为难时，有人来向他们报告说，“你们收在监里的人，现正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”于是差役就去把使徒们带来，叫他们站在议会中受审。

议会的人听见使徒的话，就想要杀他们。然而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迦玛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师，在议会中站起来说，“……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。因为他们所谋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必遭毁坏；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要显为是攻击神了。”虽然迦玛列这话说得很对，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在异象里；当时在异象里的，乃是那一班被关监的使徒，以及那些简单跟从他们的人。

到了行传十二章，希律王下手苦害召会，杀了雅各，又把彼得收在监里。有好些人聚集在马可母亲马利亚家里，为彼得祷告。夜里有主的使者来开监狱的门，领彼得出来；彼得就往马利亚家去。他敲了外门，有一使女前来应门。按犹太议会的祭司长，和法利赛人的眼光看，这班人都糊涂了，好好的圣殿不去，祖宗的遗传也不守，却跟从一班加利利渔夫胡闹。难道他们的祖宗错了？大卫、以赛亚这些人都错了，只有这班加利利人对？况且这班人已被下在监里了，他们还为此班人祷告，跟随他们，真是糊涂至极。

所以，这里我们看见两班人，大的一班是犹太教徒，小的一班是那些简单跟随彼得那些加利利人的人。这两班人都事奉神，但谁的事奉是在异象里，恐怕我们都未想过这事。然而我们必须看见，不仅彼得的事奉是在异象里，就是那些简单跟随他的人，也都是在异象里事奉。行传十一章说，巴拿巴带着扫罗一起出来事奉，并把他带到安提阿；这事是巴拿巴在异象里作的。有一天，圣灵来对在安提阿那班事奉的人说，“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，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。”这里圣经把巴拿巴摆在前面，指明是巴拿巴领头。并且圣经在记载他们的行程时，总是巴拿巴在前、扫罗在后。等他们到了彼西底的安提阿，当安息日在会堂里，临时需要讲道时，巴拿巴却没有讲话。这时扫罗，又称为保罗，站起来摆摆手，就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地传起福音。从那时起，圣经就将两人的次序倒了过来，说是“保罗和巴拿巴”；这指明，当时异象乃是在保罗身上。

到了行传十五章，保罗和巴拿巴在耶路撒冷开完大会回来后，有负担回到从前宣传主话的各城，看望弟兄们。这时巴拿巴有意见，想带他的表弟马可同去，但保罗不赞同。于是二人起了争执，甚至彼此分开；结果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另走一条路，保罗却拣选了西拉一同出去。从那时起，使徒行传就再也没有关于巴拿巴的记载了。我们相信，虽然巴拿巴还是在那里事奉，但他的事奉却不在异象里；那时在异象里事奉的，乃是保罗和他所拣选的西拉。

行传十八章一开头，就记载保罗因着织帐棚，得着了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；他们即刻投身于保罗的异象中，和他调在一起事奉。此后，在这对夫妇家里就不断有聚会。当他们在罗马时，罗马召会就在他们家里聚会；当他们到了以弗所，以弗所召会又在他们家里聚会。保罗称赞他们为他性命的缘故，甚至将自己的颈项置于度外，不但保罗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众召会也感谢他们。亚居拉和百基拉的事奉，乃是跟从保罗的事奉，所以他们的事奉是在异象里的。

行传十八章末了，进来了一个亚波罗。亚波罗的事奉是否在异象里？说不是，很危险；因为亚波罗“在圣经上很有能力”，很认识圣经。但他到哥林多尽职作工时，却作出了难处。在那之后，哥林多召会就有了分门别类；有人说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矶法的，我是属保罗的；另有一班人自以为高超，认为自己不属任何人，而是属基督的。因着这难处，保罗在林前十六章十二节就说，“至于亚波罗弟兄，我再三地劝他，要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；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，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。”这意思是，保罗想到哥林多去，他盼望亚波罗也能同去，二人一起解决哥林多召会分门别类的难处。然而很希奇，保罗“再三地劝”亚波罗去，亚波罗却“绝不愿意去”，理由是他觉得时机不成熟，所以回答“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”。

今天我们都承认，保罗是相当属灵的人。既然如此，这位属灵的人说，“我再三地劝他……去，”我们就必须相信，他的劝绝不是出于肉体，而是出于灵。或许有人会问，难道亚波罗不属灵？恐怕很多人会回答：“亚波罗当然也属灵。他若不属灵，哥林多召会怎会有一班人自命为属亚波罗的？并且圣经也说，亚波罗在圣经和口才上都很有能力。甚至连保罗也肯定亚波罗，说，他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；总不能说，栽种者是在异象里，浇灌者却不在异象里。”所以无论如何，最多只能说，保罗比亚波罗属灵；但不能说，亚波罗不属灵，不在异象里。

今天在基督教里，有许多基督徒自命属灵，不愿听别人的；就是保罗在这里，他也不一定听。这个空气现在也吹到了我们中间；我们也都是这样“属灵”。有时我里面有些感觉，也只能对弟兄说，“我劝你作这事，好不好你去祷告主。”实在说，这样的情形并不正常。我们若仔细研读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，就会看见保罗常常直接打发人。在提后四章，我们看见保罗打发了许多人。他对提摩太说，“你要尽快地到我这里来；……你要接得马可，带他同来，因为他在服事上对我有好处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。”

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要带来。……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来。”当保罗这样嘱咐提摩太时，提摩太没有回答说，“我绝不愿意去，因为现在天气有点冷；几时有了机会我必去。”他乃是照着保罗所嘱咐的行。照样，当保罗要提多留在革哩底，提多就留下；要他往尼哥波立去见保罗，他就立刻前去；打发他到哥林多，他也是去。在提前一章三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“我……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。”保罗留提摩太在以弗所，他就留下了。我们找不出一点端倪，指出保罗的劝是：“提摩太，因为在以弗所所有人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，我感觉你应该留下来看看。请你祷告主，看这是否主的旨意。”我们也没有看见提摩太回答说，“好，我祷告看看。若是出于主的旨意，我就留下。”行传十七章十五节说，“护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；……领了保罗给西拉和提摩太的命令，叫他们赶紧到他这里来。”十八章五节说，“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。”他们都是听见保罗的话就顺服，没有一个说，“对不起，我还要祷告祷告，寻求看这是不是主的引导。”

从新约的启示我们可以清楚看见，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祂乃是在异象里；在祂的带领之外，没有异象。其他的人或者在遗传里，或者在知识里。迦玛列很有知识，很懂得神的原则，但他没有异象。他的话不在异象里，完全是知识的话。等到主耶稣升天后，在异象里的乃是彼得和他一班的同工；但这不是说，彼得有异象，约翰、雅各和其他的使徒也有异象。只有一个异象，就是彼得的异象，成为跟从他之人的异象。到了保罗尽职时，他得着天上、地上、乐园里的异象。虽然保罗有许多同工，但除了保罗所看见的，没有别人看见另外的异象；他们只有一个异象，就是保罗所得的异象。

对于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异象这事，在基督徒中有很大的争论。然而神的话清楚启示，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异象。在亚伯的时候，该隐并没有拜偶像，他没有盖造寺院庙宇，他乃是和亚伯一样向神献祭；但亚伯是在异象里献神所悦纳的祭，该隐却是在异象之外献祭。所以你若生在亚伯的时代，你就得跟从亚伯的路，否则你就是在异象之外，走了该隐的道路。在以挪士的时代，他求告神的名，乃是在异象里；虽然也有人以别的方式敬畏神，但那个敬畏却不在异象里。

照样，在挪亚的时代，敬畏神的人不只八个，可能有八百，甚至一千；他们并没有跟从犯罪的样式，而是在那里事奉神。然而，他们的事奉不在异象里。只有挪亚一家八口，因着跟从挪亚事奉，就成为在异象里事奉的人。因为挪亚所看见的，也成了他们的看见。挪亚所看见的异象，乃是建造方舟。在人看，那是一件古怪、不可思议的事；怎么有人什么事都不作，只是造方舟，而且可能花了一百二十年。在那一百二十年里，挪亚一面传义道，一面造方舟，在别人看乃是作白工、枉费钱财，是极其愚蠢的事。因为一百二十年就要过去时，也没有看见任何天要下雨的迹象。然而，就在人都说平安稳妥，吃喝、嫁娶的时候，毁灭的洪水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。

结果只有新约也是同样原则。神新约的工作，乃是要产生并建造召会；这异象赐给了保罗。所以保罗一出来，彼得的职分就过去了。彼得年老时，在彼后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说，“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，也写了信给你们；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；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，那无学识不坚固的人曲解，如曲解其余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毁坏。”这就是说，甚至年老的彼得，也都服在保罗的异象底下，承认保罗所说的话，和旧约圣经所说的同样宝贵，信徒应当好好接受。

因这缘故，凡没有调在保罗这异象里的，圣经就不再提起他们的名字。就如巴拿巴，他原是带保罗进入事奉的人，后来却因与保罗意见不同，圣经就不再提起他的名字。亚波罗是一个很会讲解圣经的人，但林前十六章说，他回答保罗：现在绝不愿意去哥林多，等几时有了机会再去。从这些事之后，圣经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了。巴拿巴非常热心服事，亚波罗极能讲解圣经；然而神不再使用他们，因为他们的事奉不在异象里。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。

照着圣经的启示事奉，就是在异象中事奉圣经清楚启示，每个时代，神只给人一个异象；我们从圣经里找不出有哪个时代是有两个异象的。既是这样，使徒们过去之后，人如何借着看见异象事奉神。今天保罗过去了，我们要事奉神，我们的异象在哪里？今天的世局，比挪亚时代大多了，人数更是远远超过。全世界六大洲有十亿以上的基督徒，有各种教会，如天主教会，更正教的圣公会、路德会、卫斯理约翰的美以美会（卫理会）、浸信会以及长老会等。这么多的教会，这么多的基督徒，谁是在异象里事奉的一班？以我们来说，我们是在异象里事奉么？我们的异象又是什么？

关于这类问题，说到异象的跟随，今天许多基督徒几乎都不照着真理而行，乃是照着自己的口味和爱好。有的人来聚会，是因为觉得弟兄姊妹都很热心、很爱主，讲道的内容也不错，所以就来这里聚会。本来他是要作礼拜的，一听见我们说聚会，他也就跟着说来聚会。少有圣徒清楚，什么是在异象里聚会事奉。在座的都是长老、同工，更需要好好思考，我们的异象到底在哪里？什么是我们事奉的异象？我们不能以笼统的说法，用一些属灵的字眼回答这问题。我们的回答必须有根有据。

在亚伯的时候，圣经一卷也未写出。乃是亚伯以后的一千四百年左右，在摩西时代，才有了摩西五经。但就是在摩西的时代，神的启示也仅在进展的过程中，尚未完成；摩西所看见的异象，还不能叫后来的人完全墨守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保罗说，他照神所赐给他的职分，作了召会的执事，完成了神的话。约在主后九十四年，也就是保罗殉道后三十年，使徒约翰再进来修补，写了约翰福音、书信和启示录，这时神的启示才得以完全完成。

所以在启示录末了，约翰说，“若有人在这话上加添什么，……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，删去他的分。”这指明，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将神的启示完成了。启示录的确终极完成了神的启示，因为保罗没有说到新天新地，彼得只提到一点点，只有启示录详尽地说到新天新地。这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当使徒约翰写完启示录，圣经的启示就终极完成了。这也就成了我们今天事奉的异象和根据。

因此，从使徒时代以后直到今天，二千年来，事奉主的人，凡照着圣经的启示事奉的，就是在异象中。这就是事奉的标准和根据。使徒们过去之后，历代都有起来事奉主的人。他们争吵，争执、辩论谁的事奉才是真的、对的。这事的断定，乃当以圣经的启示为标准和根据。今天，神的启示已经写成文字，记载在圣经上，不再渺茫难寻。这实在是一件极重大的事。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只要一讲道，开口就是“如经上所说”。就是祂受试探，和魔鬼辩道时，也都是用“经上记着”，而不是说祂里面的什么感觉。这意思是，祂所根据之神的启示，乃是实实在在写在白纸黑字上的，而不是虚无缥缈的。

不仅如此，祂和法利赛人辩道时，也都是引旧约圣经的话。当安息日，祂带着门徒从麦田经过时，门徒掐麦穗吃，法利赛人就质问祂，祂回答说，“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，你们没有念过么？他怎样进了神的殿，他们且吃了陈设饼，就是……惟独祭司才可吃的。”祂在地上末了的六天，祂上耶路撒冷，受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长老、祭司长等人的查问时，祂也是用圣经的话回答说，“经上记着”，“经上说，……难道你们没有念过么？”“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么？”“神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么？”这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主所辩卫的，都是根据当时已经写下来的启示。

在使徒行传，无论是使徒彼得或保罗，他们传讲时都是用辩道的口吻。五旬节彼得所讲的第一篇道，就是引经据典的辩论说，申言者约珥说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所杀的拿撒勒人耶稣，神已经叫祂复活了，正如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指着祂所说的；不仅如此，神已将耶稣高举在自己的右边，正如大卫在诗篇二十四篇所预言的。至于使徒保罗，他所写的罗马书，就是根据旧约辩论的道理。所以有人说，若有人要学作好律师，一定要把罗马书读通，因为这卷书里有最完全的辩才、最高的辩论。

有了圣经真理为基本原则，我们就能照着来查考并核对今天的各宗各派。从这观点来看，天主教离题太过，必定不是在异象里。圣公会以英国女王为头，而她却可能尚未得救；并且她还定规凡英国国民，无论相信、受浸与否，生来就在圣公会里。可见圣公会也不在异象里。此外还有许多宗派、自由团体、灵恩运动团体，我们若一一审核查对，就会看出他们究竟在不在圣经的启示里。

不仅如此，我们也要查考他们启示的水准，是否合乎标准。比方天主教，我们不能说她一点也不在圣经的启示里；至少她承认神，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在天主教中，多少有一点真理，但那个水准太低。照样，更正教里也有许多人讲解圣经，并且还有圣经学院教导人圣经；然而他们到底有没有看见圣经中的启示，清不清楚神的异象，还是一个问题。不能说有圣经就有启示，就是在异象里；人可能只有手里拿着一本圣经，却没有把圣经的异象和启示释放出来。因此，基本的原则乃是：第一，要在圣经的启示里；第二，启示的水准要够得上神圣的启示。

神圣启示的认识与发现，乃是随着时代的往前而延续发展的。今天我们不是在路德的时代，也不是在新生铎夫、卫斯理约翰的时代。一五二〇年代，当路德起来改教时，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，都得与路德站在一起。十七世纪，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，就必定要与盖恩夫人站在一起。十八世纪，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，必定要与新生铎夫站在一起；连卫斯理约翰也从新生铎夫那里得帮助。到了十九世纪，达秘带领的弟兄们兴起，异象乃是在他们身上。再到二十世纪，异象就临到了我们。

我不是老王卖瓜，但我愿意作一个鉴定。我和主的恢复发生关系，是在一九二五年；我是绝对赞同主的恢复，但头七年半我还不在主的恢复，而是在弟兄会。到了一九三二年，我才正式进到主的恢复，到如今已有五十四年。这六十多年来，按我的观察，照我对圣经的认识和基督徒的经历，以及我对基督教的历史和其现实情形的研究，我很有把握说，主的恢复乃是在祂的异象里事奉；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不仅如此，我在主恢复这五十四年中，无论在中国北方或南方，我所看到人品高尚、道德崇高、生命修习多、属灵情形不错的，许多到主恢复里来稍微打个转，或者聚几年会后又出去的，他们属灵的事奉都没有下落。这是很希奇的事。那些从来不到主恢复里的，看起来也许还可以；但进来又出去的，结果都不行，没有一个例外。这就证明，这个恢复是有主在这时代里所赐的异象。

挪亚时代的异象是建造方舟；那时凡不建造方舟的，其事奉就不是在异象里。保罗时代的异象是广传福音、建造召会；那时凡不在这个异象里事奉的，就是象亚波罗那样会讲解圣经，象巴拿巴那么热心服事，也是不行的。今天我们的异象是什么？在一九八六年的今天，我们的异象也是“建造方舟”，建造的路乃是：广传福音、设立家中聚会、教导真理、人人申言。凡不实行这四项目的，你的事奉就不完全是在异象里。可能你也讲解圣经，也热心事奉神；但事奉神却不“建造方舟”，这样的事奉无法蒙神悦纳。

我盼望所有参加全时间训练的弟兄姊妹，都能读本篇信息，好叫他们有清楚的看见。我们不是说霸道的话，也不是说闭门造车的话；我们乃是根据历史的进展，和圣经纯正的启示说这些话。看看今天整个基督教的光景，亮光和启示在哪里？同样一本圣经，在他们手里读过百十遍，什么也看不见；但在主的恢复里，每一页每一节，甚至一字一句，都有亮光和启示。我实在相信，在主的恢复以外，人无法听到一篇讲亚波罗的道象我们在这篇信息里所讲的，那是因为没有光。

我们若只读圣经本文，会觉得亚波罗也不错，因为保罗在林前三章说，亚波罗是浇灌的。然而同一节说，栽种的乃是保罗。有没有浇灌的不太要紧，但栽种的却不可或缺。虽然保罗在这里

谦卑地把亚波罗的长处点出来，但就在同一章圣经里，保罗又说，“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，好象一个智慧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……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，……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”这就是说，凡不在保罗的根基上建造的，就不在异象里事奉。

按人来看，这样的话真是霸道。但保罗一点也不客气；他说，他是一个智慧的工头，给了众人建造的图样，并且监督众人怎样建造。这里“工头”的希腊原文是 *architekton*，意思是给图样，并且照着图样施工、监工的人；这字的英语化为 *architect*，即工程师。我们知道，在建筑工程里，谁说的都不算，只有工程师说的算。这就是保罗的地位，别人不能说了算，只有保罗说了才算，因为图样是他给的。

这正如摩西的时代，摩西从神那里得着会幕的图样，并且监工建造。会幕和各样器具的尺寸与造法，都是摩西给的，所以在造会幕的事上，只有他说的算，其他人说的都不算。若是每个人说的都算，恐怕就要造出一、二百个以上不同的会幕。这正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：教会有上千个，个个不同，各造自己的会。哪里有按图样建造的召会？没有，都没有，全数都没有按保罗所给图样建造，也没有按圣经的启示建造，都是随己意盖造。

正确、正式的建筑，只有一张图样，也只有一个人，就是给图样的工程师。事实上，每个时代都一样，主赐给图样、启示、话语，并借着一个人来督工完成祂所要的；凡不按着主借那人所赐的图样建造、说话、事奉的，就没有亮光和启示，也不在异象里事奉。今天，在主的恢复中，有的人也传讲或出版一些信息；凡在这些信息里面，能叫人得着亮光，得着生命供应，使人看见启示的，都是从主恢复里这分职事所领受的。

有人批评说，我们都不读外人的书；然而，我们要反问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读这分职事所出的信息？这分职事所出的满了黄金、钻石，你们可以比较看看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为真理打美好的仗；我们正肩负着这个时代的使命。这就是我们的异象；我们都要看准了，在这一个异象里事奉神。

第二篇 事奉主的异象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凡要跟从主、事奉主的人，一定要看见主的异象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接续这个负担，继续交通事奉主的异象。照着整本圣经的启示，主给人异象乃是从亚当开始。在亚当堕落之先，就是他刚被造之时，神给了他一个清楚，却不复杂的异象，就是把他摆在伊甸园里的两棵树跟前，然后告诉他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；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这就是神给亚当的异象。

异象是指神将一幅景象揭示给人看见。亚当在伊甸园里，当神吩咐他关于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的事时，他看见了一幅景象，那就是神给他看见的异象。那异象指明神命定要人吃生命树，弃绝善恶知识树。人若接受了生命树，就是活在这异象中，也是在这异象中事奉神。然而作为撒但魔鬼化身的蛇，借着说话引诱夏娃，把她的眼光带离生命树，而转向神所警告不可吃的善恶知识树。

如果夏娃的异象清楚，并且她的心是紧紧联于那异象，当蛇来跟她提议善恶知识树时，她就不会理睬，更不会去谈论、观看。创世记三章六节说，“于是女人见那棵树……。”夏娃这一看就岔出去，偏离了当初神所给人看见的异象。神给亚当的异象，乃是神在全圣经里，给人类的第一个异象。至于神给人类的末了一个异象，乃是启示录末两章的新耶路撒冷。在这两个异象之间，神使异象一次又一次地临到人。

在看见头一个异象后，亚当又看见第二个异象。在他和夏娃堕落之后，他们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一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神的面。神不仅没有弃绝他们，反而找着他们，并且给他们异象。神对蛇说，“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，也彼此为仇；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祂的脚跟。”这意思是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致他于死；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，破坏祂的行动。之后，神就宰杀牺牲（可能是羊羔），剥下皮子，作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上。

神的这些行动加在一起，就是一幅清楚的异象，给人看见人是有罪的，并且有一个恶者要伤害他们，但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，替他们解决罪的问题，击伤那恶者的头；同时又给他们看见，他们需要救赎，需要牺牲流血，需要有皮子作衣服遮盖他们。这就是亚当所看见的第二个景象，也就是神给人类的第二个异象。从那时起，亚当就活在这异象里，给他妻子取名为夏娃，意思是“活”，指明他听见并接受了福音，不再有死的审判，乃是活了。夏娃也活在这异象里，因为她生了一个儿子，就给他取名叫该隐，意思是“得着”；这指明在她的观念里，该隐是神所应许的“女人的后裔”，她相信并期待得着那后裔。我们应当相信，亚当和夏娃不仅活在这异象中，并且把这异象告诉了他们的儿女。

按圣经记载，亚当的儿女代表两种情形：一个代表活在他们父亲异象中的；一个代表不活在那异象中，而是走另一条事奉、敬拜神的路。亚伯属于前者，他活在父亲的异象里，父亲的异象成了他的异象，所以他是活在异象里事奉神。该隐属于后者，没有接受父亲的异象，也没有活在其中，反而自己制造出另一套事奉、敬拜神的方法，完全不在异象里事奉神。所以在人类的第二代，就出来一种景况，给我们看见虽然人都事奉、敬拜同一位真神，然而只有亚伯的事奉是在异象里。该隐没有拜偶像，也没有事奉别神，但他的事奉是在异象之外。他并没有敌挡神，反而他也在那里献祭、敬拜神，只是他的献祭、敬拜是在异象之外，是没有异象的。因此亚伯蒙神悦纳，该隐遭神弃绝。

到了人类第三代以挪士，他进一步看见一个异象，发现堕落的人乃是极其脆弱，一无所是，一无所能，一无所有，就如空气般的虚空、脆弱和虚无，需要实际，而实际就是神自己。于是以挪士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，盼望从祂得着实际。出埃及三章十五节，神对摩西说，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：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；耶和华是我的名。”这意思是，耶和华就是三一神。所以呼求耶和华的名，意思是接受三一神作人的享受和供应。以挪士呼求耶和华的名，指明他看见了进一步的异象，知道堕落的人不仅应该照神启示的路，靠牺牲流血得神的义遮盖，并靠那位要来者为人解决仇敌，堕落的人更该在他们虚无、一无所是、一无所有、一无所能里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借着享受祂的丰富和供应而活着。这的确是进一步的异象。

然后有以诺，他承继亚当的异象，承继亚伯的异象，承继以挪士的异象，更进一步看见，他不能离开神，他需要时刻与神同行。这是另一个异象。以诺与神同行，就不至于见死。他不仅免去了罪刑，免去了错误，更免去了死亡。换句话说，他与神同行就是与生命树同行，使他得以享受生命树，因为神就是生命树。所以异象在以诺身上又进展了一步。

到了挪亚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相信，他是承继了亚当的异象、亚伯的异象、以挪士的异象、以诺的异象，并且从神得着进一步的异象。在创世记六章，神进来清楚给他看见，那个世代是完全败坏了，所以祂要用水淹没、弃绝那个世代，因此祂要挪亚建造方舟。挪亚不仅是在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的异象里作承继人，他更在自己亲眼所见那进一步的异象里生活、工作、事奉。因这缘故，挪亚的生活、工作、事奉，完全是在异象里。

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按历史推论，我们应该相信，在挪亚的时代，地上绝不只挪亚一家八口敬拜神，必然还有许多人敬拜、事奉神。然而无论当时有多少人敬拜神，照圣经的记载来看，他们的敬拜、事奉必然都是在异象之外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是在异象里。这是显而易见的事。

到了亚伯拉罕，他所看见的异象更为广阔、远大。他看见他的子孙中有一位要来，使地上的万族蒙福。我们也该相信，亚伯拉罕并没有丢掉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的异象，他乃是承继那些异象并活在其中，然后进一步看见这一个广阔、远大的异象。接着在以撒身上，我们看见他是完完全全承继亚伯拉罕的异象；雅各也是承继者。然后到了约瑟，我们看见这异象的小影，就是借着约瑟，全地的人都因他得福。约瑟是基督的一个预表；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作了埃及的宰相，管理所有的粮食。在全地大旱的那七年中，所有的人都到埃及，往约瑟那里去籴粮；所以约瑟这一个人，就叫地上的人因他得福。这就是基督供应全地，使全地蒙祝福的一个小影。

到了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又看见异象，关于帐幕和祭物等条例，我们不能一一细说。约书亚承继摩西，又进一步看见异象，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，得美地为业。然后在士师时代，他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异象，直到撒母耳的时候。撒母耳的确是有异象的人，也在异象里事奉，因而转移了混乱的士师时代，带进国度时代。与撒母耳同时，出来了一个扫罗；他是撒母耳立他为主、膏他为王的，但是他不在异象里。另有一个承继撒母耳者，就是大卫，他才是异象里的人。

从所罗门开始，他和他的后裔慢慢就从异象偏离出去。列王时代的诸王，都不在异象里事奉，反而随从列国的风俗。于是神兴起了众申言者。申言者不仅在异象里，甚至他们都得着异象，所以申言者又称为先知。他们不仅申言，为神说话，更实际看见了异象，而在异象里事奉神。当时的君王都偏离了神所给的异象，所以众申言者来矫正他们，要把他们从异象之外再带回到异象里。这就是列王时代的情形。

旧约末了二卷书，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，都丰富地论到基督，是旧约里关于基督之启示的结束。旧约里说到基督，有明言、预表、预言三种方式。这一切关于基督的启示，都在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告一段落，作一结束；因此，这两卷书对基督的讲论非常多。这是旧约的结束。

虽然旧约结束了，但地上事奉神的制度还在那里，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有圣殿，还有一班祭司照着神所命定的一切制度，在那里献祭、敬拜、事奉神。忽然间施浸者约翰出来了；他不在圣殿，不作祭司，不穿祭司袍，反而住在旷野，吃蝗虫、野蜜，穿骆驼毛衣服，完全脱开了传统那套事奉神的礼仪和规条。请问这时，谁是在异象里事奉？是那些守着传统的祭司，还是这一位丢弃传统的施浸者约翰？约翰福音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祭司、长老、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等，这些犹太宗教家完全是在宗教、遗传、规条、知识、道理里事奉神，并不在异象里。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施浸者约翰，他乃是在异象里事奉。

施浸者约翰的职事乃是一种了结，为要引进新的开始。施浸者约翰的浸引荐主耶稣进入祂的职分，以完成祂的职事。约翰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的职事乃是开路、引进的职事，但他的门徒不能领会；他们认为施浸者约翰最大，他的教训很独特，所以跟从他也跟从他的教训。就这样，在不知不觉间，他们与主的职事起了争竞。从马太九章，我们看见约翰的门徒来责问主耶稣，他们所发的问题，将法利赛人和他们自己连在一起。照路加五章三十三节，发问的是法利赛人；但照马可二章十八节，似乎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一同问主。在那时以前，法利赛人是一个派别；但在马太九章这里，约翰的门徒成了另一个派别。

这时我们看见，一个犹太教，一个约翰教，还有一个主耶稣，都在那里事奉神；那么请问谁才是在异象里？毫无疑问，跟从主耶稣的这班人，才是在异象里。不只犹太教不在异象里，连约翰教也不在异象里。神已把犹太教放在一边，用施浸者约翰引荐一个新的起头；但主耶稣一出来，约翰教却仍留在那里与主争竞。神被这光景逼得没有办法，只好把约翰送进监里。但约翰还从监里打发门徒去问主耶稣一些问题。主一面称赞约翰的职事，一面鼓励他走主为他命定的路，使他蒙福。不久约翰就殉道了。神主宰地结束了当时约翰的职事。但是约翰教并没有因此被了结，到了行传十八至十九章，这一条线又出了问题。

因着亚波罗只晓得约翰的浸，所以他到了以弗所也传这教训。结果带进了召会的堕落。启示录二至三章的七个召会中，以弗所是召会堕落的开始，在那里约翰教成为问题的起点，而撒种的就是亚波罗。当主耶稣在地上尽职时，只有那些跟从祂的人，是承继历代的异象而有够上时代的异象。他们不仅承继已过的异象，并且够上时代的异象，跟从了主耶稣。这一班人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门徒中没有什么人比彼得更糊涂、更不聪明；但有一件事他不糊涂，就是在加利利海边，当主耶稣如同大光照耀他和安得烈、雅各、约翰，并呼召他们时，他们就蒙光照、受吸引，撇下一切跟从了主。安得烈原是施浸者约翰的门徒，现在他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等人，犹太教不管了，约翰教也不要了，甚至连渔夫也不干了，就撇下父亲和网，单单跟从主去了。

表面看彼得是盲目地跟从，他盲目地跟从了三年半，天天说胡话；然而有一次，只有一次他说了清楚的话。当主带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问他们人子是谁时，彼得回答说，“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”这是满了启示的话，可惜他只有这句说清楚话，接着又说了许多胡话。当主指示门徒，祂必须往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；彼得就拉祂到一边，责劝祂说，“主啊，神眷怜你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。”主却转过来对彼得说，“撒但，退我后面去吧！”可见彼得实在是糊涂，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。然而，他糊涂对了。有时人太清楚反而不对，糊涂一点却对了。当时那些跟从主的人，无论男女都糊涂，包括马利亚在内。今天我们也许个个糊涂，但是却能忠信跟从主。

从圣经中，我们看见，凡跟从主的，没有谁是清楚的，就连生主耶稣的马利亚也不清楚，她也是糊里糊涂，说了几次胡话，受了责备。然而他们虽糊涂，却是糊涂对了。象尼哥底母那样清

楚的人，不见得高明，他们虽清楚异象在主身上，却跟从得不够绝对；他们是半跟半不从，只跟不从。我信那些跟从主的人中，尼哥底母是最清楚的，彼得是最糊涂的；然而最糊涂的彼得又跟又从，尽管有时作不到，却是跟得最彻底的。

当主对门徒说，他们都要因祂绊跌时，彼得应声说，“即使众人因你绊跌，我总不绊跌。”主对他说，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否认我。”彼得又说，“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绝不会否认你。”结果他没有作到，反如主所说的，三次否认主。虽然他是这样一个人，但他走对了路，跟对了异象。

门徒一直跟从的这位，至终带着他们一同上十字架。他们与祂同钉、同死、同埋，也和祂一同复活、升天。到了五旬节那天，彼得看见了异象。从前他是在主耶稣的异象里，现今在五旬节，他是亲自看见异象。当他起来说话时，他再也不糊涂了；他非常刚强，并且在各方面都是纯洁的。在行传二至五章，我们看见他除了主的职事以外，不顾别的事物，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。异象在他身上一点没有难处。

然而到了行传十章，彼得因着犹太教的背景太深，以致异象在他身上打了折扣。主在马太十六章告诉彼得，祂要把国度的钥匙给他。钥匙这辞是复数，指明至少有两把。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用一把钥匙为犹太人开启了进入神新约国度的门；那时异象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折扣。等到神进一步要彼得用第二把钥匙，为外邦人开门，好将祂新约的经纶，扩展到外邦人中时，彼得就跟不上了。这使神感到为难，被迫采取旧约异象和异梦的方式。

彼得看见有一器皿降下，好象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缒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爬物，并天空的飞鸟；又有声音向他说，“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！”彼得却说，“主啊，绝对不可，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，“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”这样一连有三次。可见彼得在异象的跟从上，有了问题。

我们若查考行传十章，加拉太二章，行传十五章的事例，就会看见，彼得的跟从异象已远不如他头三年半跟从主那样绝对、强烈；他软弱下去了，因为那个异象跟他的遗传抵触，以致他跟不上。他有相当的成分留在遗传里，那遗传拦阻了他，叫他跟不上；所以他在异象中有了落后的光景。这是我们必须留意并引以为诫的。

行传十三章里的大数扫罗，原是在犹太教中，受到顶尖的教育，也学习了最高的希腊文化，是个很有作为的人。当时犹太教受到一个极大的威胁，来自一班跟从耶稣基督的人：“拿撒勒派”，他们越过越强。扫罗不忍见他先祖的宗教受到残害，就大发热心，定意要消灭拿撒勒派，以维持他先祖的宗教。我们不能否认，大数的扫罗的确是在事奉神。他得救后对圣徒说，“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神的召会，并损毁神的召会。我又在犹太教中，比我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传统格外热心。”按热心说，他是逼迫召会的。他热心到一个地步，赞同司提反被杀，并且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投票定他们死罪，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。扫罗是事奉神，但没有异象。当他为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时，谁在异象里事奉神？乃是彼得。彼得在异象里，那一班跟从他的人也在异象里，但扫罗却不在异象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主来遇见他，给他看见了异象。

我实在相信，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所看见的异象，比彼得看见的更进步。在新约关于彼得的记载里，或是他的书信里，没有一点线索给我们看见，这位三一神如何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祂的复制，众人建造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作三一神的生机体，与祂成为一。然而

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保罗看见一个异象，主对他说，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这里的“我”是团体的，包括主耶稣和祂所有的信徒。虽然只是一个“我”字，异象却很大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一章说，神“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里面”。然而从圣经中，我们读不出来彼得看见过这样一个清楚的异象。

保罗看见的异象的确是深，在加拉太书一开头就说到关于神的儿子。说到神的儿子，就涉及三一神。这位三一神启示到保罗里面，使保罗成为祂的肢体，和众肢体一同构成祂的身体，与祂联成一个大的“我”。虽然保罗一开头所看见的这异象，很高、很深、很奥秘，但保罗并没有立刻尽职。乃是到行传十三章，在安提阿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，他们事奉主，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“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，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。”这时保罗才清楚他所得着的异象，并且受差遣去完成他所领受的职事。

巴拿巴和保罗都是犹太人，奉差遣往外邦各地去传福音，这不是一个小可的异象。当初神仅仅差彼得去和外邦人接触，到外邦人家。这里保罗却从主领受重大的使命：“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”，就是到外邦一国一国、一城一城去。这是很大的异象：“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个身体，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。”我们有许多人受基督教影响，读经很肤浅，以为保罗奉差遣不过是去传福音、拯救罪人脱离地狱。

许多信徒读了行传就以为，主渴望福音传到地极，因为外邦那么多的罪人，信徒若不出去传福音，他们就无法得救，所以保罗奉差遣出去布道、传福音。但我们若仔细读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，就会发现并不这么肤浅。保罗奉差遣，乃是要把基督那追溯不尽的丰富传给外邦人，使三一神能分赐到他们里面，叫他们一个个被变化，成为基督的肢体，并且建造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。乃是到这时候，保罗的异象完全清楚了。

这里我们要问，保罗尽职时，全地上有谁清楚神的异象？当时在犹太教里，仍有一班敬畏神的敬虔者，如迦玛列，他敬畏神，又懂旧约，也很认识旧约的道理，然而他并不在保罗的异象里。此外，当时在耶路撒冷，还有彼得和约翰，另有一个敬虔的雅各，都是耶路撒冷召会的领头者。在保罗尽职时，雅各和彼得好象在保罗的异象里，却又不在于。我们只能说，他们不反对，却是同伙不同流的光景。他们与保罗同受恩典，同作使徒，应该是同伙同流；然而他们同伙不同流。加拉太二章九节说，雅各、彼得、约翰向保罗和巴拿巴伸出右手彼此相交，叫他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自己却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。他们似乎跟保罗拉手说，“好吧，保罗，你去外邦尽你的职事吧。你去我们不去，我们作犹太人的使徒，你作外邦人的使徒。”

我不相信有多少基督徒，能从圣经读出这个味道。面对当时的光景，保罗心里必定不觉得甜美，所幸还有个巴拿巴跟他走。然而走不太远，两个人有了意见，结果巴拿巴就离去了。这指明巴拿巴也不在保罗那个当时代的异象里；虽然是他把保罗带进事奉中，但等到保罗看见够上时代的异象时，他却落了下去。

不仅迦玛列、巴拿巴这等人不在异象里，就连彼得、雅各这等使徒也都有危险，对于异象，他们是在又不在，同伙却不同工。当保罗末了一次进耶路撒冷时，雅各对他说，“弟兄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”在这之前，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明说，律法已经过去；现在，作为耶路撒冷头号使徒的雅各，却来劝他守律法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就是在召会中很有地位的雅各，也不在异象里。虽然雅各不是凭肉体，也不是胡闹；按历史说，他还是极敬虔的人，但他并不在异象里。就是彼得也没有跟上去，也不在异象内。

从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记载，我们看见那个决定，充斥着犹太色彩。雅各所说的话，满了犹太和旧约的色彩，我不相信那能令保罗满意。然而保罗却委屈求全，容忍那个决定；因为若没有那个决定，犹太和外邦的众召会，就会为割礼的事争论不休，各地召会也就不会有平安。

结果事与愿违，那个决定并没有清楚、正确地解决旧约律法的问题。这事证明，耶路撒冷的召会没有完全跟从够上时代的异象，因而有了妥协。到了行传十八章，又出来一个亚波罗，他“在圣经上很有能力”。我们必须知道，这里所说的圣经，乃是指三十九卷旧约。

亚波罗很能讲解旧约圣经，但他却不在保罗的异象里。这时有亚居拉、百基拉、提摩太先后进到保罗的职事里；毫无疑问，他们是在保罗的异象里，与他同行并同工。保罗在外邦地作工，除了以弗所，从未在一地定居三年之久。行传十九章清楚说到，保罗在以弗所那三年，他所讲的道影响了全亚西亚。以弗所是整个亚西亚省的中心，保罗在那里施教，他的教训就影响了全亚西亚。然而在以弗所，同时也有一个消极的种子撒在那里，是从亚波罗传下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要在以弗所尽职作工三年之久。到了行传二十章，当保罗往各地去劝勉众人，再从以弗所经过时，就特意把以弗所长老请来，嘱托他们要“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”，因为他知道他离开以后，“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”之后，保罗上耶路撒冷，不久就被捉，下到监里。他在该撒利亚被关二年，然后到了罗马，又在罗马被关了至少二年。

他从监里得释放后，先写了提摩太后书，一开始就说，“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，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。”从这里我们能寻出一些蛛丝马迹，看见以弗所召会有问题。保罗出监一年多之后，罗马皇帝该撒尼罗又逼迫召会，再度把保罗关进监里。保罗在监里写了提摩太后书，在一章十五节他说，“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。”其中以弗所召会就是带头的。因为在启示录里，主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，第一封就是写给以弗所。

因此，我们看见，亚波罗在以弗所撒的种，至终成了召会堕落的一个基本因素。召会堕落的原因，就是由于以弗所召会带头离开了使徒的教训；离开使徒的教训，就是离开使徒的异象。以后就带进巴兰的教训、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和耶洗别的教训。这三种教训，乃是基督教一切异端的代表。保罗在歌罗西书告诉我们，他照神所赐给他的职分，要完成神的话。

等到保罗完成他的职事，写完他的书信时，以弗所召会就在那里带头，带领全亚西亚的召会，离开使徒保罗的教训。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使徒约翰承接主的使命，接续保罗尽职；保罗在哪里停止尽职，约翰就从哪里开始。保罗在地上对付堕落的线，最后一个对付的就是亚西亚的以弗所；过了三十年，约翰在启示录开头，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召会，第一个也就是以弗所。约翰责备以弗所离弃起初的爱；原因就是她离开了使徒的教训。

使徒约翰的启示录，从七个召会写起，经过了今时代，一直到基督再来、世界受审判，再说到千年国度，直到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出现。这就是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。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可说、可看的了，都说完、看完了。这是神经纶的终极完成；新耶路撒冷一出来，就是末了一幕。所以启示录末了就说，不可从这书上删减，也不可加添。

从那时起，再也没有人能在圣经之外加上什么，若有人加上，火湖里火的惩罚就是他的分；也没有人能减去什么，若有人减去，就要从他删去生命树、生命水、生命城的福分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到启示录末了，神的异象就终极了，谁也不能再多看见什么，而看见少的自然要受亏损。

从使徒约翰写完启示录，至今十九个世纪了。在这一千九百多年中，不知有多少基督徒都事奉神；包括犹太人在内，他们也事奉神。然而犹太人事奉神，全数是照着旧约的异象。有的基督徒事奉，是照着新约福音书里的异象，就是讲耶稣地上的职事；有的人事奉神，什么异象也没有。我们要在异象里事奉神，就必须达到保罗书信的末了，又达到启示录中的七个召会、历世代、国度、新天新地以及召会的终极完成：新耶路撒冷。因此，简单地说，我们若要事奉神，

就我们的异象必须是从创世记亚当的头一个异象，一路直到召会终极出现的新耶路撒冷，这才是完整的异象。这异象乃是直到今天，才向我们完全揭示出来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有幅清明上河图，是一卷很长的图画，一点一点描绘中国文化中的生活；只看头不行，总得从头看到末了，对中国文化的生活，或者说“异象”，才得窥全豹。同样的，我们事奉神也有“清明上河图”，是从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看见的生命树开始，直到新耶路撒冷，其中也有生命树。新耶路撒冷乃是异象的末了一幕，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

现在难处在这里，这完整的异象，谁能看见？谁又在其中？一千九百多年来，许多人事奉神，他们到底是在哪里事奉？五百年前的路德马丁看见这异象，并凭这异象事奉神么？历代以来，许多人事奉神，只在头几幕里。我愿意弟兄姊妹眼光放大、放远，看准我们中间所出的书，都是从头一幕看到最末了一幕。我们不是停留在头几幕里事奉神，我们乃是在终极的一幕里，带着前面的各幕事奉神。今天许多人没有看见我们所看见的，他们只在前几幕里事奉神，就彼此争论。犹太教很虔诚，热心讲解圣经，从创世记讲到玛拉基，他们只有旧约。

有的基督徒很爱主，热心传福音，却只讲耶稣基督的故事，他们只在四福音里。有的只看见使徒行传的异象，另有的看见书信的异象，都是片面的。我们事奉神，乃是从亚当的头一幕，直到末了一幕，所以我们遭遇许多阻扰。许多人说我们错了，批评我们偷牛、拉羊。他们不是不爱主、不事奉神，却是在自己所看见的异象里爱主、事奉神。因此，今天我们都必须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。我们一切事奉的目标，如传福音、造就信徒，都必须是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这样，我们才不会被任何批评所摇动。

我们既有今时代、终极的异象，就要紧紧跟随。我们绝不是跟随什么人，我们乃是跟随一个异象。如果说我们是跟从某某人，那就是大错；我们乃是跟从一个今时代的异象，也就是神终极完成的异象。主的恢复借着我们亲爱的倪柝声弟兄带进来后，他就因此成了众矢之的。一九三四年，他在杭州结婚，人就借机引起了一个厉害的风波；那使得他非常难过。有一天我去安慰他，对他说，“倪弟兄，你知道在你、我之间，没有一点人情。不是我们两个人有好感，所以你走这条路，我也走这条路；你讲这个道，我也讲这个道。我们南北隔很远；你是南方人，我是北方人。今天我们能走在一起，我不是跟随你这个人，乃是跟随你所带领的这条路。倪弟兄，我愿意告诉你，即使有一天你自己不走这条路了，我还是要走。”我这样说，是因为那次风波，影响到有的人不走这条路了。换句话说，有许多人是跟随人，所以因人而异。然而我告诉倪弟兄：“就是你不走这条路，我还要走这条路；我不会因你而走，也不会因你而不走。我看见这条路是主的路，这是个异象。”

五十二年过去了，至今我一点也不懊悔。在这五十二年中，我看见故事一再重演，人来了又去了，一幕又一幕。从台湾岛上的工作开始至今，三十几年中有几次重大的事情发生，甚至我带得救、一手造就出来的弟兄，也离开了主的恢复。异象不变，但人会变，跟从人的也会变。所以我愿语重心长地劝勉诸位：我蒙主怜悯，今天能在这里，把这个异象带给你们；我乃是盼望你们跟随的，不是我这个人，而是我蒙主怜悯所给你们看见的这异象。

我一点也没有意思骄傲。美国是全世界头等的国家，头号的基督教国家，许多神学博士和教授群聚在那里。但我到那里去，放胆释放我所看见的异象。起初他们觉得扎耳，现在他们有的人也讲说我所看见的。直到今天，他们仍无法出版一本正当的书，把我所释放的真理驳倒。因为他们若要写书驳我，一定要先读我的书；只要一读我的书，他们就被征服，无法反驳。他们都得承认：“这个中国老人所写的，如果你认真仔细读过，就会发现那都是有根有据的。你最好不要质问他，恐怕他反问你十个问题，你都无法回答。”他们很清楚这一点。

我只告诉你们一个事实，是主怜悯我，启示给我看见异象。所以我劝你们，不要跟随我，乃要跟随我蒙主怜悯，承继倪弟兄和历代主的仆人所留下，传承给你们看见的这个异象。这实在是从亚当头一幕的异象，直到新耶路撒冷末了一幕的异象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亲眼看见，走到主恢复里，停留一下又出去的，至终都没有结果，因为路只有一条。属灵的事是一元化的：一位神，一位主，一位灵，一个召会，一个身体，一个见证，一条路，一个流，一个工作。如果你不走这条路，你将无路可走。

那些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人，曾大喊大叫说，他们看见了异象。今天他们的异象在哪里？喊来喊去，异象不见了，因为他们失去了那条路。所谓“师出有名”，“名正言顺”。包括我在内，今天我们若不走这条路，还有什么路可走？还有什么名？一九四二至四八年间，有一个更大的风波起来，迫使倪弟兄无法尽职，有六年之久。那时有些欣赏倪弟兄的圣徒说，“不如我们另立聚会吧。”倪弟兄说，“万万不可。召会就是召会；他们赞成我，是召会，不赞成我，也是召会；绝不可在他们之外另立召会。”保罗对提摩太说，“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。”但保罗并没有叫提摩太另起一个头。同样，当时几乎所有全中国的人都离弃了倪弟兄，但倪弟兄没有另起一个头。这证明无论是保罗或倪弟兄，他们自己也不能另改一条路。他们若改那条路，也同样无路可走。

这就是我的负担。我盼望你们清楚看见主恢复的异象，并且跟随这异象，而不是跟随我这个人。张师母能作见证，她看见我是绝对跟从倪弟兄，但我不是跟随他那个人，而是跟从他所看见的异象。在那个时代，神那够上时代的异象，就是倪弟兄看见的异象。你在这个异象里，就是在异象里事奉；你不在这个异象里，就不在异象里事奉。今天倪弟兄过去了，我没有意思另起一个头；但主将这职分托付了我，我只能甘心在这里带领。今天我带给你们的这异象，乃是神今时代的异象。你们在这异象里，就是在异象里事奉；你们不在这异象里，就该知道你们的结局。所以，你们不是跟从一个人，你们乃是和主的职事站在一起；你们乃是跟从一个异象，就是够上时代的异象，承继已往一切而集大成的异象。既是够上时代的，就也是承继已往的。如果你仍站在使徒行传里，固然是承继已往的，却不能说是够上时代的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想想主恢复的启示，看看我们中间所出版的书，都是从召会开始，讲到神的经纶，直到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，可说是全备的异象。

你们若在这异象里，就是在异象里事奉；你们若不在这异象里，还可以作亚波罗讲解圣经，作巴拿巴出去探访召会，也可以作雅各敬虔服事，作彼得那头号使徒，但你所作的一切却不是异象里。我相信这个光，在我们中间是非常透亮的，无人可以辩驳。因这缘故，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也都清楚这一点，从你们年幼事奉主开始，就明白我们在哪里、作什么。这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完全是主的职事，把祂的异象一代又一代地带到神的儿女当中。所以凡在这异象里的，就是在神的异象里事奉。

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因为无法同心合意。不错，许多人爱主、事奉神，但各有各的见地，各有各的异象，以致无法同心合意。因这缘故，基督教就变得软弱了，神的百姓也四分五裂，分门别类了。虽然他们都爱主，却没有清楚的异象，以致常常风随着意思吹。有的人因此疑惑说，难道只有我们对？别人不也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造就人么？再看看老雅各，他比保罗、倪弟兄更敬虔，怎么能说他没有异象？

最近我们正在翻译新约恢复本圣经，我们也比较天主教的两种译本作参考。在一些辞句上，有时我们也觉得天主教的译本不错，我们就采用了。但不能因为我们采用了，就说天主教的译本都是对的。我的点在这里，我们不能因为耶路撒冷有一个敬虔的雅各，敬虔达于极点，就认为他的路是对的，以为他就有够上时代的异象。不是这样；我们必须清楚看见，真正的异象是什么。

我信这些话能解答你们心中的许多疑惑。虽然在传福音的事上，也许我们比有些人差太远，许多人比我们热心，灵里也焚烧得比我们厉害；但我们虽差，异象却还在这里。我实在愿意我们中间的年轻同工、受训者都操练敬虔；不是说有异象就不要敬虔了。然而我盼望你们记得，不是敬虔就够上异象。我们的确应该操练敬虔，不可随便，我们的人格、性格都要建立得高尚；但并非我们有高尚的性格，我们就在异象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异象，该是够上时代、包罗已往的；有犹太人的敬虔，有福音派的热心，有真正的服事。这样，我们才是实行包罗一切的召会生活，如保罗所启示的。我们不分任何派别，不强调任何实行，只过包罗一切的召会生活；如此，我们就能真正同心合意。

今天我们能同心合意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异象，只有一个看法。我们都在这一个够上时代，并承继一切的异象里，只有一个眼光，只说一样的话，一心一口，同声同调，一同事奉神。结果出来一个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士气，也成为我们的冲击力；这就是我们的能力。主的恢复在地上有了这个能力，自然就有繁增的美丽光景。然而今天这个情形不够高，尚未达于极点，以致我们虽没有大的争执辩驳，有时却有小的唧咕议论，使得我们的士气低落了。

一九八四年我回来时，台湾呈现一幅景象，士气没有了，原因何在？就是因为同心合意不见了，目标没有了，异象看不清楚了。这一次主怜悯我们，要从台湾起，恢复我们的士气，恢复我们的异象。我们要同心合意，看清楚只有这条路。主恢复中的召会，有主的见证，也有确定的立场；然而今天我们还要往前，开展主的召会，所以我们要广传福音、建立小排、教导真理。在这目标之下，我们没有争论，也没有异议，都说一样的话，想相同的事，同心合意往前，不只台岛众召会如此，全球六大洲的众召会也都如此。若是这样，那个能力就是大的；主必定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，因为这是主今天所要走的路。

第三篇 主恢复当前的异象与实行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保罗在提前一章三节说，“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，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。”这指明保罗里面清楚，在以弗所有一班人，是讲说不同教训的。保罗因此特地将他一个最亲近的同工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帮助以弗所的圣徒，甚至嘱咐他们，不可讲不同的道理，不可传不同的教训。这就证明传不同的教训，乃是一件重大的事。

在六章三节保罗又说，“若有人教导的不同，不赞同健康的话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训。”这是保罗在这一卷书末了所说的话，为要提醒我们他开头说过的话。什么是传不同的教训？就是不赞同健康的话。这些健康的话，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。我们必须知道，那些讲不同教训的人，乃是传讲旧约的话。虽然旧约的话同样是圣经的话，却不是健康的话。这里不健康的意思，是指不叫人得生命，不供应人生命。那什么是“健康的话”？就是新约时代主耶稣所讲生命的话，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训。

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说，“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并且，大哉！敬虔的奥秘！这是众所公认的，就是：祂显现于肉体。”我们把这几节连在一起，就能看见，健康的话包括两部分：第一部分是主耶稣亲口所讲的；另一部分是主复活升天之后，使徒们在地上所传讲的，就是那敬虔的教训。敬虔的教训，就是关乎神如何成为肉体，经过人生，死而复活，产生召会；召会就是神显现于肉体。所以，召会所支托、悬挂的，乃是这样一个敬虔的教训，就是神在肉体把祂自己彰显出来；神借着召会得着了彰显。因此，健康的话实际上包括整本新约，由主耶稣生命的话，和使徒们所传讲，神成肉体产生召会的敬虔、奥秘的话所构成，乃是从马太福音直到启示录。

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负担，乃是叫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嘱咐那几个异议的人，不要在新约的教训之外，再去讲别的教训。若有人在新约的教训之外，再讲别的教训，那就是传不同的教训，也是不赞同健康的话。我们若仔细读这卷书，就能看出，当时有一班犹太化的基督徒，他们不仅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中，也在外邦各地的召会中，一直散布关乎旧约知识、家谱等类的事。他们所讲的虽合乎旧约，却不是健康的话。比方受割礼，按创世记十七章的记载，神将这事赐给亚伯拉罕，作为一个约，是永远不可废弃的。他们就说，在新约时代，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，也不能不受割礼。这样的教训乍听之下很合圣经，实际上却和使徒们所传讲神新约的经纶，大相径庭。

不仅如此，他们所传讲那些表面看来合乎圣经的话，一点也不叫人得生命，不叫人得着生命的供应，反使人在信心上受到破坏，所以是不健康的话。健康的话，不仅合乎圣经，更合乎主耶稣的启示，从祂的出生，直到祂死而复活所讲的话，加上祂升天后，使徒们接续祂所传讲的，关乎神如何成为肉体、死而复活、释放出祂的生命、产生召会作神在肉身里团体的彰显。这些奥秘的道，乃是神在新约里一贯、整体的启示。要明白提摩太前书，就必须先了解这卷书的写作背景。行传二十章记载，保罗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打发人去请以弗所的长老来，对他们讲说严肃且重要的话，说他们在他们中间三年之久，凡关乎神旨意的，没有一样向他们避讳不说。这意思是，保罗把神在新约里的启示，都向他们传讲得完备而透彻。然后他说，“我知道我离开以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”这里的豺狼是指那些犹太化的信徒，他们在召会中作不健康的工作，讲不健康的话。

不健康的话就是害人的话，有毒的话；从这一面意义说，讲说不同教训，讲不健康之话的人，就如同豺狼一样，是损伤人、毒害人、不供应人的。主在约翰十章说，祂是好牧人，祂来了，是要为人舍命，好叫人得生命。主也说，狼来了不是叫羊得生命，而是叫羊受伤害。所以那些在召会中叫人受伤害的就是豺狼。讲不同道理的人，表面看也是神的百姓，他们所传讲那些不同的道理，就是不健康的教训；不健康就是不供应人生命，就一面说乃是损伤人的。好比人吃的食物，若是不健康，就是有害的。不健康的東西吃了，不但无益，反叫人受消耗，损伤人身体的健康，影响人肉身的生命。

圣经的写法好象七巧板，并非全然有系统地写在一起，乃是这里一点、那里一点，需要我们花工夫拼出来。在行传二十章，保罗知道以弗所召会有问题，他十分关心那里的光景，就差人去请长老来，再三叮咛嘱咐他们，要谨慎、儆醒提防。之后，他就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罗一进耶路撒冷，问题就来了；那里正大大盛行基督徒守律法的规矩。那时雅各和众长老来见保罗，对他说，“弟兄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”他们不仅守律法，甚至有人在那里许拿细耳人的愿，行洁净的礼。这指明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，仍然遵守摩西的律法，停留在旧约时代，在犹太教强烈的影响之下，将神新约的经纶，与过时的旧约经纶混杂在一起。然而雅各却认为那是好的，并且还对保罗说，“他们听说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，……众人总会听见你已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”雅各的意思是，耶路撒冷成千上万的信徒，不能接受保罗所作的；现在保罗有一个恶名，这该怎么办？于是劝他说，“你就照着我们所告诉你的行吧。我们这里有四个人，都有愿在身；你带这些人去，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他们缴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，这样，众人就可知道，先前所听说你的事都是虚的，反而你自己却是按规律而行，遵行律法。”那四个人乃是许了拿细耳人的愿。拿细耳人为着完成洁净的礼，需缴纳献祭的费用，那是非常昂贵的。按犹太人中间的规例，凡替贫穷的拿细耳人缴纳献祭费用的，不仅被认为是极其虔诚，并且自然有分于那个拿细耳人的愿。

保罗在罗马书、加拉太书强烈地告诉我们，律法已经过去。既是这样，为什么保罗到了耶路撒冷，还接受雅各的提议，再去遵行律法？或许保罗认为：“虽然我写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，但我也写了哥林多前书。我在林前九章二十节说，向犹太人，我就作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现在耶路撒冷这里都是犹太人，我只好作犹太人了。”保罗这样作，说得好听，是因他不愿意和别人不同；说得不好听，他乃是妥协了。

虽然保罗想向犹太人就作犹太人，向外邦人就作外邦人，但主不许可他那样作；他有分于还愿的事乃是严重的事，会破坏神新约的经纶到极点。因此，当保罗与那四个人，连续六天在殿里等候祭司来为他们献祭，就在第七天，拿细耳人的愿将完结时，忽然起了一个暴动：有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，看见保罗在殿里，就耸动群众捉拿他。表面看来，那个暴动将保罗捉拿；实际上，在神眼光看来，那对保罗是个拯救。

我信当保罗连续六天在殿里等候时，心里一定觉得很“窝囊”，感觉真是“呕”，只是不敢表达，又不知如何是好。因此，他很可能迫切祷告：“主，救我脱离这个‘窝囊’的局面。我在罗马书、加拉太书中告诉人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我已经向律法死了，与律法完全没有关系。这些话我讲得那么清楚，那个墨迹可能还没有干，怎么现在我又回来这里遵行律法？不错，我曾定意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作犹太人。但我不会长久住在犹太地，我必须往外邦去作工；那时这个消息必定传遍外邦地。外邦信徒会问我：‘保罗，你作了什么事？你怎么回事？你言行不符！看看你写给我们的书信，你如何解释？为什么你又回耶路撒冷去行律法的规例？你要如何自圆其说？’”所以，保罗很可能祷告说，“主，拯救我脱离这为难的局面！”于是主借着一个暴动拯救了他。

这个暴动，在犹太人看来，是要下手害保罗，但神却主宰地保护了他。这暴动的消息一下传到罗马千夫长那里，千夫长立刻带兵前来，将保罗从犹太人手中抢救、押解过去。这对保罗是极大的保障，不只救他的命脱离犹太人残害的手，更救他脱离破坏神新约经纶的险境。结果，保罗没有完成还拿细耳人之愿的事；这使召会能从犹太教的破坏中绝对分别出来。然而，这同时也终结了保罗头一部分的职事。关于这点，我们在使徒行传生命读经中，已讲得很透彻。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，结果乃是把保罗带到该撒利亚，在那里他也许被拘留了两年。但我们可以推论，那两年对保罗无疑是有益且绝佳的，这使他能安静地有所反省。在狱中，他远离一切的拦阻、吸引、打岔和影响；他必然明白，这次上耶路撒冷，自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。

如此，他的天就晴朗了。实际上，从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那次会议之后，保罗灵里就深受搅扰，对耶路撒冷召会的光景很不放心。他清楚耶路撒冷的召会乃是模棱两可，对神新约的经纶并不绝对，是与旧约掺杂，使犹太的、基督的完全调在一起，以致他无法释怀。因着他的负担沉重，甚至在第三次出外尽职的旅程中，也无法忘记耶路撒冷。所以在十九章二十一节，他灵里定意要往耶路撒冷去。我信他有一个很强的心愿，要去与雅各一同解决这个问题。不料，保罗不仅丝毫没有机会和雅各交通，自己反倒被雅各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们，逼到为难的处境中。至终他被雅各说服，落到雅各的“圈套”里。

然而神并没有容忍这样的情形；祂的手进来干预那个局面。首先祂拯救保罗脱离耶路撒冷召会的掺杂，同时拯救他脱离设谋杀害他的犹太人。至终，保罗被罗马人监管，从搅乱和骚动中隔离，在该撒利亚一带坐了二年监。这样，保罗得着一段宁静的时间，有了许多观感，预备好写末了几封书信，特别是以弗所书。二年之后，他上告于该撒；这使得他又被带到罗马，在那里坐了二年监。其间他写了以弗所、腓立比、歌罗西三卷书。这三卷书的思想非常深奥，都是他坐监前所没有，也未曾写过的。乃是在这三卷书里，他启示神的经纶，是要借着神的神圣三一，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，使他们得着基督，就是三一神自己，而成为基督的肢体，构成基督生机的身体，作活神的召会，以彰显神。

从行传二十章一路下来，保罗十分关心以弗所召会的光景。所以他在监禁中，写书信给以弗所召会，将神的经纶启示出来，就是神怎样借着祂的神圣三一，将自己作到人里面，使人里面能享受基督的丰富，成为基督的肢体，构成基督的身体，以彰显三一神。这就是神在整本圣经—新旧两约里的中心异象，也是总结的异象。之后，保罗从罗马监狱出来，经过马其顿，就写了提摩太前书，告诉提摩太，在以弗所还有一些人有问题。他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乃是要他嘱咐那些人，不可传讲与使徒所传神经纶不同的教训。这就是整个提摩太前书写作的背景。保罗出监后一年多，罗马该撒尼罗开始逼迫基督徒，把领头的彼得、保罗等都下在监里。保罗在这次进监后，写了提摩太后书。

在保罗第二次进监前，外邦各地召会中，已有许多犹太人传讲和新约教训不同的旧约事物。等到保罗进监，犹太化的基督徒更是大得其势；他们也许告诉人说，“你们看，保罗下监了。如果他的教训是对的，怎么神会让他下监？”保罗的下监，让那些犹太化的基督徒，那些讲说不同道理的人，有了一个很大的理由说话。因此，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。提摩太后书写作的时间，相距约三、四年，所以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时间并不太长。保罗在提后一章十三节说，“你从我听的那健康话语的规范，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和爱持守着。”保罗提醒提摩太，要持守“健康的话”，那是他在提前六章所说的。我们已经看见，这健康的话，就是新约里主耶稣所说的话，加上主的使徒们所传讲，关于神成肉体，敬虔的奥秘等类的话。保罗嘱咐提摩太要持守这话，证明当时已有信徒不持守。这乃是相当严肃的一件事。

提后一章十四节说，“你要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保守那美好的托付。”这是主对使徒们的托付，也是使徒们托付给信徒的；乃是指将主健康的话，包括主话语中生命的丰富，储藏在我们里面，好象将钱财存在银行一样。十五节说，“你知道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。”保罗在罗马坐监，怎么远在亚西亚省的信徒能离弃他？这证明亚西亚的信徒所离弃的，不是保罗这个人，而是他的职事。这里的“我”不是指保罗个人，乃是指他的教训。到了启示录二至三章，主进来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召会时，头一封就是写给以弗所召会。这证明乃是以弗所召会带头，离弃保罗的职事和教训。这也是提摩太后书写作的背景。

本篇信息的负担，不是解释提摩太书，乃是要接续前面的信息，说到我们当前的异象和实行。首先，我们交通一点历史。一九五五年，史百克弟兄第一次应邀来台湾。一九五七年，他第二次来，提起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：他认为我们所走的这条路，各方面都好，只有一件事不对，并且极其不对，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召会的立场，也就是召会的实行。当他在世时，关于属灵生命的原则，全地可以说只有他和我们能彼此起共鸣；他对我们所看见的有共鸣，我们对他所看见的也有响应。当时史百克在西方所受的拒绝，比我们在东方所受的还要厉害。整个西方只有他看见生命的原则，也只有他讲这生命深奥的道，其他几乎没有人接受。我们在东方也讲这些深奥的道，所以在生命原则这一面，我们和他看法一致；然而在召会的实行和立场这一面，两下就交不通了。那时我们看见，召会的立场和实行是无法分开的；没有立场就没有实行，要实行就非有立场不可；但他不赞成召会的立场，也不实行召会。

一九三七至三八年，倪柝声弟兄到北欧诸国访问一年半之久，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，和史百克弟兄一起。倪弟兄回国后，即刻打电报请我到上海。当时他有一个特别交通，把他在伦敦和史百克弟兄交通的情形，详细说明。最后他说，在每一方面，我们两下都相通，都起共鸣，就是召会的实行这一点交不通。倪弟兄对此也表同情，认为在英国，关于召会实行的这问题，已经被弟兄会弄错误，达百年之久；因此一般追求主的人，都不愿说到这一点。这是倪弟兄同情的话，但他也说，我们和史百克弟兄之间的难处，也就在此。

听过倪弟兄的交通后，我们就说，既然他那么称赞史百克弟兄，为什么不请他来访问？倪弟兄智慧地回答说，“时候还没有到。”那时我还不太懂这话的意思。十五年后，到了一九五四年，我们在台湾的工作很蒙主祝福，当时有位弟兄到英、美去，碰到史百克弟兄，就写信给马尼拉、香港和台北的召会，大大荐举史弟兄，说他实在是属灵大汉，并且很有负担到远东为神作见证。

一九五五年初，我在台北正带领生命读经训练。台北召会的二位张弟兄，拿这封信来见我，我看过之后，稍微考虑一下，就告诉他们：我们多年来在主面前学习一件事，就是对人的认识不在大事上，乃在小点上；因为在大事上不太容易有问题，问题都是出在小点上。史百克弟兄出了一份《见证》报，每逢单月出版。就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那一期，里面特别刊登一函，感谢人送他圣诞卡。他的报刊内容讲属灵的东西，里面却有这么一段文字。这是个小点。我们受主启示，把庆祝圣诞的事完全丢弃；但史百克弟兄，我素来所尊敬的一位，竟然刊登启事，感谢人送他圣诞卡。从这小点看来，他和我们中间必然还有些距离。如果请他来访，难免出事。所以不如就象现在这样客卿相安吧。

当时两位张弟兄同意我所说的。但过了两周，他们就说，“李弟兄，我们觉得在属灵这面，仍然需要史弟兄的帮助。”就是这一句“属灵的帮助”，使我不便说不；既然弟兄们认为有这些不同的小点不成问题，而觉得在属灵方面需要帮助，我当然不能一直坚持不请。不过我建议，他若受邀而来，最好我们不要提召会实行的问题；因为这一点倪弟兄已经和他谈得很透彻，都无法谈通。两位张弟兄答应说，“我们只接受他属灵一面的帮助。”于是我亲自起草一封英文信，由台北的弟兄们签名，后来马尼拉和香港的弟兄也一同签名。这样，就把史弟兄请来了。

一九五五年底史弟兄第一次来，完全讲属灵的，内容很造就人。大家很欢喜快乐，就再请他来。一九五七年春，他又应邀而来；但这一次有所不同，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观感。在来访近一个月后，有一天上午，我们邀约他和全体一百多位同工交通。有一位弟兄带头问：“史弟兄，你在我们中间住了好些日子，也看见我们中间的情形，感觉如何？”我一听，立刻知道这位弟兄里面有了异议，以后也证明是事实。这位弟兄一发问，史弟兄立刻回答：“我前一次来，是有所观感，但我定规不说话；就等有机会再来，再说话。”以后我知道，那位有异议的人响应史弟兄，所以抢先发问，让史弟兄有机会说他准备要说的话。

史弟兄不同意的头一件事是擘饼；他认为我们的擘饼聚会太乱，零散无章，这人喊诗，那人祷告。对此我没有说什么，因为我是翻译。第二件他不赞同的事，我愿详细说明。要知道，我们的异象若不清楚，不管我们怎么属灵，在有些事上都会变得糊涂。史弟兄在他所提的第二件事上，就显得有些糊涂。他说，“请你们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这些在军中服役的弟兄，还没有出会所，就把军帽戴上？”那时我们的军人弟兄很多，都穿着军服来聚会。散会后这些弟兄戴上军帽，就在会所里和弟兄姊妹交通。史弟兄是看见这情形，就有所指摘。

当时一位弟兄回答：按中国的规矩，无论屋内屋外，军人站着是不准脱帽的；所以军人弟兄就根据圣经，坐着聚会时不戴帽子、不蒙头，等到报告散会了，才把帽子戴上。史弟兄听了立刻变脸说，“你们是遵守风俗，还是遵守圣经？”我听见这话，里面很不喜乐。我明白史弟兄错了，是他遵守西方的风俗，不是我们不遵守圣经。圣经是说，祷告、讲道时，男人不可蒙着头；圣经并没有说，男人在屋里不可戴帽子。在屋里不准戴帽，是西方的风俗。所以史弟兄是以西方非基督徒所守的规矩，强迫我们遵守。

我对史弟兄没有任何成见。在那一天之前，我几乎百分之百信服这位老弟兄；他曾给我们相当的帮助，也从我们得着帮助。我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互相来往，彼此交通。但从那一天起，我开始有了警觉。我觉得他这样作，乃是把他属灵的职事降低了。为什么他要摸这些外面的事？我曾在一九五八年应他所邀，在伦敦住了四周，参加他们的聚会。他们擘饼一小时多，自始至终都是史弟兄带领；开始是他祷告、选诗、讲道，接着大家祷告十分钟，然后他说，现在公开敬拜的时间过去了，意思是众人都不能再作什么，他一个人包办了。到一个时候，他开始分饼，先分给七位执事，再由他们分递给众人。等全体都拿了饼以后，这时史弟兄说，“现在大家一同吃。”众人才一同吃。吃完了饼，就照样分杯、喝杯。他是这样作法，自然看我们的擘饼杂乱无章。

史弟兄来到我们中间，过问我们中间擘饼的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去摸我们军人弟兄戴帽子这更低的事；他这样作，岂不是太过了么？这些蛛丝马迹都说明，我们和他的路走不到一起，因为所见不同。这些日子，我们一直觉得同心合意的紧要。但是只要在一个小点上看法不同，就无法同心合意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训练中，我一开头就讲主恢复的异象。我们相信弟兄姊妹都爱主，都愿意同心合意，但我们的异象如果够不上，就还是同不了。关于史弟兄，我作梦也没有想到，他那么高的属灵职事，竟然还会过问，并且是厉害地过问一些小事，这实在是不值得。这些事我只存在心里，不愿意告诉人，因为我仍愿维持一个局面。当时我们全岛五百多位同工弟兄姊妹，每天早晨都在那里受训，受他造就，我需要维持那个局面。一天晚上，我们第二次和史弟兄在一起交通，当时情形有点尴尬，众人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，就打算交通一些属灵的原则。忽然一位弟兄说，“史百克弟兄，台北这里有五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。请你告诉我们，哪一个对，哪一个不对，或者都不对？”我一听，里面吓一跳，知道会闯祸，但又不能不翻译。面对这问题，史弟兄老早有了准备；他说，没有一个对，也没有一个不对，都是相对的对。另一位弟兄听了很着急，和前一位弟兄一同问：“相对的对什么？”史弟兄立刻回答：“对基督

的身量；基督身量多的就多对，少的就少对，没有的就不对。”结果弟兄们都情绪沸腾；我作翻译，还得稍微平复弟兄们的情绪。

第三次我们和史弟兄聚在一起，还是讲到这问题。我前两次都守中立，作翻译；这一次我觉得不能再中立了。当时大家都不说话，我就开口说，“我们这几次都谈到召会问题，说到召会的立场。史弟兄也告诉我们，没有都对，也没有都不对；对多对少，是看你基督的身量有多少。”当时我不动声色，以温和的口气对丹麦来的弟兄说，“弟兄们，我请问你们，神定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七十年期满后回国，返回原立场，建造圣殿。如果那时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申言者起来，告诉人说，不在乎你回不回耶路撒冷；你看但以理，他是那么属灵的人，都没有回耶路撒冷。所以不在乎你回不回耶路撒冷，只要属灵就可以了。我请问诸位：这样的话对不对？”

史弟兄很聪明，了解我是在驳斥他所说属灵的身量。我又接着解释说，“以今天的话来说，但以理是最有属灵身量的，他基督的身量最高；然而他所以不回去，乃是时候未到。就在以色列人开始回归之时，他就去世了。他活着时无法回归，但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而去，他一天三次开窗面向耶路撒冷跪着祷告。我们的史弟兄在这里对我们讲道时，有几次非常推荐梅尔博士。我也读他的书，相当得着帮助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梅尔弟兄是留在公会里，就是我们史弟兄讲道时所定罪的‘组织的基督教’。既然梅尔博士一直留在史弟兄所定罪的组织基督教里，那么我们能不能因为他属灵程度高，就说他对召会的问题是对的？”

我又说，“三百多年来，凡在内里生命有追求的人，无论是谁，多多少少都从盖恩夫人得到帮助，她应该是最有属灵分量的了。若谈起基督属灵的身量，恐怕在座的人中，没有一个赶得上她。但这一个非常有基督属灵身量的人：盖恩夫人，那时还在天主教里。今天稍有认识的基督徒，都定罪天主教；然而我们所敬佩的盖恩夫人，就在天主教里。我们能不能因为她属灵身量高，就说她对召会的问题也对？”最后我说，“从这些事例就可以证明，属灵是一件事，召会的立场是另一件事。

属灵是我们个人的情形，召会的立场是团体的立场，是团体的地位。所有从巴比伦地回归耶路撒冷的，不一定个个属灵光景好；凡留在巴比伦的，也不一定个个属灵光景不好。反而我们看见回归的人中，有相当多是属灵光景不好的，因为还有娶外邦女子的。但就立场来说，他们是蒙神悦纳的，有立场能够建造圣殿。因此，不管他们情形怎么混乱，他们的立场仍是正确的。等到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时，神的荣耀还是充满在其中。”

因此我下结论说，“今天，我们追求主，必须同时顾到这两面。属灵是我们情形的一面，立场是我们地位的一面。一个人不能光情形对，还得立场对，地位正确。今天辨别你是不是对的人，大半还不是根据你的情形，而是根据你所站的立场。无论你属灵光景怎样好，如果还留在巴比伦被掳之地，你就还是错的。回归的人情形无论如何混乱，如何糟糕，他们还是站在列祖所留下，神所命定的正确立场上。他们蒙悦纳是因为所在的立场，不是因为个人的光景。当然，他们的光景混乱，并不讨神喜悦，所以神兴起以斯拉，带他们认识律法，叫他们大蒙光照，大受责备；他们就痛哭、悔改、认罪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因回归的人属灵光景差，就抹煞他们的立场；也不能因为留在巴比伦的人属灵光景好，就认可他们的立场。”

前一篇信息，我已说过，从旧约时代起，神就给人异象。留在旧约里的人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异象，但他的异象是够不上时代的。在新约时代，四福音后有使徒行传，接着有保罗初期的书信；等到保罗进监、出监、再进监、殉道的时候，又写了八封书信，也都是关乎神的异象。过了三十年，到了主后九十年，老约翰出来写启示录，还是关乎异象。

因此，整本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，都是异象。历代有许多爱主、敬畏主的圣徒，但他们不都有够得上时代的异象，他们有些人还留在旧约里，如迦玛列。我相信亚波罗也相当属于这一类，因为行传十八章说，他很能讲解圣经，很懂旧约，然而他不懂四福音，只晓得约翰的浸。可见他的异象只到那里，在施浸者约翰以后，他没有看见什么。

在行传十五章，我们看见雅各是耶路撒冷召会领头的弟兄。然而他人在新约，却是一脚站在新约，一脚站在旧约；他是脚踏两艘船，手持两端。他非常敬畏神，并且十分敬虔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他敬虔到一个地步，跪着祷告，把膝盖跪得如同象皮。因此他能吸引人信主，而成为耶路撒冷召会的头号使徒。然而他虽属灵，异象却不够。历史也告诉我们，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、祭司等，以为雅各是站在犹太教那边，是为着犹太教的，所以提议召聚犹太和耶路撒冷地区的基督徒，让雅各对他们说话。雅各相当敬畏神，所以讲道时又讲到新约。这惹起了犹太人的忌恨，当场就把他打死。雅各是这么殉道的。然而，雅各的殉道蒙不蒙悦纳，很难断定。在他那种模棱两可的情形下，神该怎么赏赐？我只能说，只有主知道。

因此，雅各虽然比迦玛列进步得多，但也没有够上时代的异象。还有一个巴拿巴，他是把使徒保罗带进使徒职事里的人。在行传十三章，圣灵差遣他和保罗出外尽职时，还是由他领头。但是到了中途，职事有了转弯，在必要为神说话时，巴拿巴无话可说，于是保罗就顶替上去。从那天起，保罗成了领头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启示、异象都在保罗身上，不在巴拿巴身上了。等到十五章末了，他们二人起了争执，就彼此分开，不在一起了。从那时起，圣经对巴拿巴的交通、工作，就再也没有记载了。这意思是，巴拿巴已从神当时行动的局面里出去了，戏台上再也没有他的角色。虽然他也在新约里，但他所看见的异象不够。

到了行传十八章，亚波罗进来了，也是半新约、半旧约。我们已经看见，他到以弗所去，以弗所召会最先从他得帮助。至终亚波罗的工作，在以弗所“先入为主”。亚波罗所种下的，率先进到以弗所召会里，就很难脱得干净。然而我们也从蛛丝马迹，追知以弗所召会堕落的原因，根源于亚波罗所撒的种。从新约的立场来看，那是个不同的道理，就是不同的教训。亚波罗的工作，使以弗所召会始终有个不同的教训存留着。这就是在行传二十章，保罗对以弗所召会不放心的原因。

保罗头一次进监、出监，不过三、四年的时间，他留提摩太在以弗所照顾召会，因为那里有了问题，有人传讲不同的道理。等保罗第二次进监，就写提摩太后书告诉提摩太，全亚西亚的人，就是全亚西亚的召会，都离弃了保罗的职事。由此我们能追出，召会堕落的原因，就在于离弃使徒的教训，弃绝使徒的教训。因这缘故，在启示录二至三章里，巴兰的教训、尼哥拉一党的教训、耶洗别的教训，都陆续进到了召会中。这三种教训代表着各种的异端。因着召会离开了使徒的教训，各种不同的道理就进到召会中。这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。

三十年后，老约翰写启示录，写到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，神的异象就写完了。所以在启示录末了，也就是全本圣经末了，就说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神的异象就这么多了。从启示录写完之后，经过二百多年，直到主后三百九十七年，在北非迦太基大会上，包括启示录和希伯来书在内的七封书信，其权威才被确定，承认为圣言的一部分。在主后三百二十五年，康士坦丁大帝召开奈西亚大会时，启示录和希伯来书还未被承认；而这两卷书对神新约经纶的异象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所以奈西亚大会所制定的信经，没有包括这两卷书里的启示。直到今天，天主教、更正教的一些教派，每逢主日聚会都要背诵奈西亚信经。我在西方为三一的真理争战时，就对他们说，“你们所信的是残缺的，其中没有说到七灵。”他们都无话可说。

所以，在主后三百九十七年，全本圣经就完全了。这本圣言摆在我们跟前，都是异象。今天我们是否跟得上这异象，全看我们对这六十六卷书的异象认识到什么地步。一千六百多年来，不知有多少爱主的人兴起；可惜的是，这么多爱主、事奉主的人，却无法同心合意。这乃是因所看见的异象不同。有的人只看见四福音的异象，觉得很好，就忠心持守福音书里的异象，不再往前。有的人往前看见使徒行传的异象，自然就和前一班人有所不同，也无法交通。另有的人进步到一卷一卷书信中的异象，也一样和前面的人有异议。一千六百年的历史中，都有爱主的人兴起；但众人所以不能同心合意，原因不是犯罪作恶，而是各人所见异象的程度不同，并且各自留在所见的那个程度的异象里。异象的程度参差不齐，自然是无法同心合意。

十九世纪中，戴德生看见一个异象，觉得应该到中国内地传福音。你不能说他的异象不对，你只能说他的异象没有够上时代。就是在台湾这三十几年，也有许多的不同心合意。史百克弟兄就是一例。他不爱主，不属灵么？直到今天，我还推荐他的书，有些很值得读。但是他没有看见倪弟兄在主的恢复里，带领我们所看见的。不言而喻，所有的不同，都不是因为肉体，而是因为异象的看见不同。一九五八年，我们中间有一班年轻人，原是我看为年轻有为的，有的是借着我得救的，有的是借着栽培出来的；我也把台湾岛上的工作，如台北三会所、台中召会、嘉义召会、台南召会、高雄召会交给他们服事。

但他们骄傲起来，受了史百克弟兄的影响，不讲召会的立场，只讲基督的丰满、丰满的基督。他们喊着说，他们看见了异象。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同心合意自然失去了。史弟兄虽然属灵，但难处在于他把自己异象的限度限断了，不愿意再多看；不只如此，他还认为凡和他看得不同的，都不对。他是极尽所能地要把我们中间的“立场”打掉。他曾在聚会中亲口告诉我们，他一生几十年讲道、尽职，没有在一个地方遇见这么好的“听众”。他也和我谈过，他想搬到台湾，设立一个职事站。然而，至终他与我们还是不同，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异象不同。

那么，我们的异象是什么？曾有位青年弟兄说，倪弟兄讲十字架的功课，现在我们不讲了。这是近视的话，谁说我们不讲十字架的对付了？看看关于新耶路撒冷的信息，我们也指出，要成为珍珠门，就要经过主的死。我们必须在死里享受主复活生命的分泌，才能成为珍珠。此外，“生命的经历”十九项，每一项对付都是讲十字架的对付。

我们是应当讲十字架的对付，但不要把真理弄成一个限制，一个难处。在西方有人强调说方言。我们并不反对说方言，但若有人因着强调说方言，就极力推动说方言，那是很大的损伤。讲者也许无心，但听者若是接受并扩而大之，召会就会有难处。我们总要记得，我们向来所看见的异象，不是这些小点。这些不是我们异象的中心。

我们的异象是什么？我们的异象乃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差祂的儿子来为我们死，救赎我们这些罪人，使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，重生为神的儿女，得以享受三一神的丰富，成功为基督的身体；在实行方面，就显为各地的地方召会，实际而正式地实行身体生活。这个身体，神的召会，就是神经纶的中心。

古代神学有“经纶”一辞。但主的恢复，在中国大陆时期，还没有用过这辞。直到二十年前，我在台湾才首先使用“经营”一辞。乃是到了二年前，我们才看见整个神新约的经纶；同时也看见了神、人的调和，看见了神圣的分赐，就是三一神：父、子、灵，将祂一切的丰富，在基督里，化身为灵，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将我们构成祂的身体。这就是神的经纶。

在我们之前几百年，没有人看见神的经纶。即使有人看见了，也没有人传讲；没有人传讲神人调和或神圣的分赐。成圣有人讲，但讲得模棱两可。我们从圣经看见，成圣有三重，就是分别的成圣、立场（地位）上的成圣和性情上的成圣。性情上的成圣就是变化，变化包括十字架的对付和破碎。然而即使是内里生命派，甚至在开西聚会，好些属灵大汉讲属灵生命的事，也没有把变化讲透。变化的道乃是主恢复的特点。

主赐给祂恢复的异象，是包罗万有的。神的经纶、神人调和、神圣三一的分赐、信徒在基督里的救恩，包括神的拣选、呼召，信徒的重生、圣别、更新、变化、模成、得荣，这全套的真理，在整个基督教讲道的历史里，乃是我们完成恢复的。拣选、呼召、重生、圣化、更新、变化、模成、得荣等真理，乃是圣经所启示完整的真理，在此之外没有人能再加什么。

然而，难处在这里：不要说主恢复以外的人，或说从前的人，就是今天在我们中间，仍有少数人拘泥于自己一点的经历和看见，就说李弟兄和倪弟兄不同了。实在说，若这地上真有人认识倪弟兄，那就是我；因他已将他所看见的，统统交通给我了。我得着他莫大的帮助。所以若有人说，我作的和倪弟兄不同，那完全是外行话。当然，倪弟兄没有发挥得象我这么多，因为他没有机会。

以新约圣经恢复本来说，我天天花工夫写注解，也费了十二年之久；然而我所讲的，都不外乎倪弟兄当初所撒的种。现在我只能说，那个种长出来了，但还不够发展。我求主再多给我一些年日，好能发展在我里面的这个种。如果主再给我十二年，重新写新约生命读经，我要再写另一套；但不是讲不同的，乃是更新的。若有人觉得不同，那是他跟不上时代的异象！

我愿意主恢复里的同工、长老并各处的召会都了解，我们今天没有不同。如果我们和别人不同，乃在于我们是从创世记亚当的头一个异象，直看到启示录异象的终极完成。如果有人仅仅看到一部分，就说我们和他不同，那不是我们和他不同，而是他够不上时代的异象。

对于够不上时代异象的人，我们不能怪他。雅各那么敬虔，我们不能怪他不对；但他没有够上时代的异象，结果不只误了自己，更误了神的事，也误了全犹太地的圣徒。因着他的迟误，引来主后七十年罗马太子提多，带着罗马大军攻陷耶路撒冷，把圣殿拆得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。犹太历史家约瑟夫给我们看见，那真是悲惨的光景，许多基督徒被杀，连小孩子也遭害。谁愿意有这样的结果？但神不得不这么作。如果神不作，结果更是不可收拾，今天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就会完全混合。面对那个搀杂的光景，神必须有所清理。耶路撒冷烧得光光，千万人被杀，这是雅各的错误。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所谓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。一步之差，万人遭戮，历史作了这痛苦的见证。

今天主实在怜悯祂的恢复，虽然仅仅六十年，却带我们到了异象的终极完成。我盼望我们众人都能把我们当中的信息好好读读，特别是十二册的《长老训练》信息，和真理课程。你们好好研读，就得窥全豹，看见主在祂的恢复里给我们看见的异象，乃是异象的终极完成：新耶路撒冷；其中包罗了传福音、爱主、十字架的对付和破碎、复活的生命、圣灵的浇灌等，统统在内。

可惜的是，就连今天，在这地上，也有信徒仅仅看见一点新约的启示，就觉得自己十分了不起，便在所看见的那一点上热心。他们因此认为我们作得太多、太过。不言而喻，今天地上许多团

体的基督徒都在那里忙碌，不仅无法和我们合一，彼此也不能合一，主要原因就是异象不同，看见不同。这个不同乃在于程度上不同；基础上可说还是相同，都相信一本圣经、一位神、一位救主，也都接受一位灵、一个救恩，并相信主的宝血，同样分得信心。但在这些点上再往前走，就不同了。有的人走几步停下来，有的人走远一点，有的人走得更远。为着我们同有一个基础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都得救了，也都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，都站在同等的地位上。但我们不动，圣灵却一直在动。圣灵一动，有的人跟上去，有的人没有跟上去。圣灵越动越往前，但跟的人越来越少。

面对这种情形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感谢主，圣经末了有得胜者的呼召。虽然召会荒凉，主还承认她是召会。启示录二至三章的七个召会，虽然有的光景不好，主还承认她们是召会。主没有呼召得胜者说，离开吧，离开那七个召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们的立场对。她们不是一地多会，而是一地一会。推雅推喇虽然坏，还是一地一会，立场仍是对的。她虽败坏，那是她的情形不对，但她的立场还是对的。好比你的家，好是你的家，坏仍是你的家；若是你另分一家，并且改名换姓，那就是家的破裂。即使你的情形好，有道德、有学问，但那是你的情形；就立场而言，那是一个分裂。同样的，推雅推喇坏到极点，但是主没有要人脱离推雅推喇召会，因为她还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。主乃是呼召人在其中作得胜者。

今天的光景也是这样。许多人看见了初期的异象，就满意于此；但我们不能停在那里，我们必须跟随圣灵往前。越往前，我们看见跟随的人越来越少。所以，不是我们不与人同心合意，乃是他们不肯跟上来。现在我们不仅跟上了，我们还实行我们所看见、所跟随的，就是三一神的分赐，产生神人调和，成功基督的身体，作三一神的彰显；其中就要经历重生、圣别、更新、变化、模成、得荣。我们在实行上要繁增，首先要广传高品的福音，带人得救；然后建立家聚会，喂养初信者；接着要建立小排，教导真理；至终栽培、带领新人和我们一样，在各地方召会里实行身体生活，使主能得着成熟的身体。这是我们在实行上所该达到的四件事。

如果我们都看准这一个，自然能同心合意。我们不能停留在已往，那是没有前途的。异象不够，实行也够不上，没有传福音、真理教育，只有背十字架、受十字架对付和破碎，这会有什么前途？我很清楚主给我的责任。我多少是个带领的人，对自己的所说所作要负很大的责任，因为那不只影响成百的人，乃是影响成万的人，将来在主面前，我是要交账的；所以我有很多观察。有人强调十字架的道，但在他身上没有多少实行，要发脾气时，照样发脾气，反而不传福音，不喂养、带领人，也不追求真理。对这样的人，十字架不过就是个道理。

我们不要道理，乃要看见异象。我们已经看见够上时代的异象，从创世记开始直到启示录终结。现在就需要我们正确地来实行。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节说，“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”这意思是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我们都该传福音。我们的每一分钱、每一滴汗，甚至每一滴泪、每一滴血，为着福音都应该。这样，我们才对得起主和祂的福音。小小的台湾岛上有二千万人，基督徒不过五十万，我们还能安静不动，不火热传福音么？若是这样，我们怎么向主交账？我相信有一天，当我们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时，主会问我们：你在台湾住了那么久，你对我的福音是什么态度？主会说，祂不是忍心的主，至少都给了我们一千两，我们是怎么用的？用多少？带几个人得救？喂养、照顾了多少人？教导多少人？将来我们都得一一回答。

马太二十四至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，有一天，我们都要照样站在主面前，一点一点地交账。我承认自己的责任更重大；我也同样要站在祂面前，向祂交账，但我不能替你们交账。今天你们起来接受我的带领，为此我感谢赞美主，也为你们向主敬拜。但你们必须清楚，你们不是跟随

我，而是跟随这个终极完成的异象，并且照主的话实行，去广传福音。没有人能说，他不会传福音。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说，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。”这命令乃是给所有信徒的。圣经没有一句话说，有人可以不传福音。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，向主忠信、殷勤，台湾这个人口稠密的地方，召会的人数必定大为繁增。但如果我们不作，到主面前我们就无话可说了。

在座的不是同工、长老，就是全时间学习事奉主的。请你们安静想想：在台湾这人口众多的岛上，你若无法一年救一、二个人，到主面前你如何交账？如果我们一年带一个人得救，不必太久，就能达到福音化台湾的目标。然而我们若都按兵不动，如何福音化？在马太二十章的比喻里，园主出去，看见有人站着，就说，“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？”凡不为着福音行动的，即使是追求“属灵”、认识真理，在主看都是“闲站”。今天我们讲同心合意，不是为着一个作法，乃是盼望众人都同主的心。主的心就是要我们进葡萄园去，为祂的福音劳苦。如果我们都同主的心，去把三一神分赐给人，使人得着祂的生命，成为祂的肢体，构成祂的身体，作祂丰满的彰显，自然我们就是同心合意。

传福音乃是繁增的头一步。接着我们要有家聚会，喂养初信者；也要建立小排，教导真理；至终要有身体生活的实际彰显。这四件事，必须成为主恢复中众召会的家风。要有这个风气，就非得我们眼光一致、同心合意不可。因这缘故，我才把终极完成的异象摆出来。今天我们不要再强调不同的作法，有不同的带领；因为我们都在主的恢复里，看见今天异象的总结。即使有人跟不上、看不清楚，也不要说什么，只要跟着走，必定蒙福。譬如挪亚的儿子，不见得看见挪亚所看见的异象，但他们与父亲同心合意，紧紧跟随，就与父亲同得拯救。还有彼得，他乃是盲目地跟随主；他什么也不懂，只知道异象是在主身上，就跟上去了，结果他也蒙福。

如果我们还有不同的强调和作法，那只会消耗我们的精神，分弱我们的信心；这样，我们就失去同心合意，士气也会殆尽。但我们若同心合意，厉害地传福音，越传越热，彼此越烧越起劲，甚至新得救的圣徒也尽功用，就必然士气如虹，势如破竹，无论到哪里传福音，都能得胜有余。这是我们必须有的光景。

不要质疑为什么十年前我们不这样作？十年前我们对工作的路，还不象今天这么清楚。感谢主，祂带领我们一直进步。如果有小孩十年不长大，他必定有痼疾；如果今天我还讲十年前的道，你们一定会觉得我不长进。现在我们不是改作法，乃是进步、扩展了。我在美国二十三年，腔调没有改变，面对那么多的反对、攻击，始终坚定真理。但今天，我们的工作要进步，因为主给我们的异象进步了。

第四篇 主恢复当前实行的具体步骤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圣经翻译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有时为着不流于俗套，又避免害意，且须合乎原文属灵、圣经的意义，就需创作新辞，例如“地狱”新译为火坑。又如“先知”一辞，希腊文意即，意即“说”“者”；所以这辞我们译为“申言者”，就是为神说话，把神说出来的人。至于“先知”一辞，乃是当初翻译圣经的人所引用外邦的说法，并不合圣经本义。五十年前，在北平有位德国弟兄，中文名为罗亨利，是弟兄会的弟兄，与倪弟兄有接触。这位弟兄所在的新旧库出版社，出了一本新旧库新约译本，把“作先知说话”译为“传神言”，意即传说神的话。这新辞造得太生硬，并且原文里没有“神”字。把原文没有的意思加进去，是翻译圣经首当避免的。再者，这译本将“先知”改译为“神言人”，语意有点含糊，不知是神说人的话，还是人说神的话。

历代翻译，都是后者借助前者。二十年前，香港出版了吕振中译本，也采用“神言人”一辞。他们这样翻译，乃是为着脱俗，但却难免害意，又相当拗口。有鉴于此，我们乃将其译为“申言者”。正好在旧约里有一卷申命记，意即把神的诫命重新申述一次。神在出埃及记、利未记曾颁布过祂的诫命；等到摩西年老，以色列人换了新的一代，神要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，就嘱咐摩西重新申述祂的诫命。所以这卷书名为申命记。我们从这里得着灵感，将“先知”译为“申言者”，既达意又不拗口。至于“作先知说话”就译为“申言”。

这是翻译的一大进步。再者，有些翻译是原文疏漏的，我们也找出来补上。例如马太十章三十二节，和合本翻译为：“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在我天上的父面前，也必认他。”这一节原文应当译为：“凡在人面前，在我里面承认我的，在我诸天之上的父面前，也必在他里面承认他。”和合本前一句漏了“在我里面”，后一句漏了“在他里面”；也就是说，前一句缺了我们在主里面，后一句缺了主在我们里面。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和经历，指明我们承认主，就把我们带进与祂生机的联结里，使我们能在祂里面，祂也在我们里面。这是很深奥、很要紧的真理。诸如这些点，和合本没有译出来，乃是相当可惜，且是相当轻率的事。

第三，马太十章二十八节说，“不要怕那些杀身体，却不能杀魂的；惟要怕那能把魂和身体都灭在火坑里的。”和合本将“火坑”译为“地狱”，这是借用佛教的用语，并且与圣经的意义不相符。在耶路撒冷城外和橄榄山之间，有一道又窄又深的谷，称为欣嫩谷；凡一切污秽的东西，包括犯重罪、亵渎神而被处死之人的尸体，犹太人统统弃置于此。那里的火是昼夜不灭地烧着。所以主耶稣根据犹太人的背景，把欣嫩谷引来，比喻为火湖的前身。

欣嫩谷的确是犹太人倒垃圾的地方，他们将坏东西、臭东西甚至坏人统统倒在那里烧，那谷就是犹太人的垃圾坑。那原是神造的谷；等到被犹太人用来放坏东西时，谷就变成坑。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一点，这辞译为“火坑”。这辞在新约里，用了十二次。

在马太二十五章四十一节、四十六节，主判定那些山羊要往永火里去；那个永火就是火湖。在三章十一至十二节，施浸者约翰说，主要把人“浸在圣灵与火里”，并且把糠秕“用不灭的火烧尽了”；这里的火都是指火湖。今天火湖还未出现，所以主在福音书里，便用旧约的欣嫩谷作为表号。

第四，马太九章十六节说，“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作补丁，补在旧衣服上。”和合本将“未漂过的布”译为“新布”。按希腊原文，这字是由“未”和“梳理羊毛”构成，所以是指未梳理的、未蒸洗的、未作完的、未漂过的、未处理的。未漂过的布，不仅是新的，也是生的，未加工的，是未浸过水、未缩水的布。旧衣服是浸过水、缩过水的；若补上一块未缩过水的布，等到一浸水，补上的布就会缩水，把旧衣服扯破。这就是主耶稣在这段话的意思。

关于新约恢复本的翻译，我们不是自夸。以新约第一节为例。和合本说，“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”这样的翻译，按中文的语气没有错，但却把新约里一个基本重要的点翻不见了。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主说，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；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；我是初，我是终。”按这原则，新约的第一个名字是主耶稣，末一个名字也是主耶稣。主耶稣乃是新约的主题，也是新约的内容。因这缘故，我们就照原文译为：“耶稣基督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。”我们也在注解里清楚点明这真理。

因此，翻译不仅要顾及文学的典雅，更要能陈明真理；这就是翻译的为难之处。在前三篇信息里，我们已经清楚看见主恢复的异象、新约的异象、异象的终极完成、够上时代的异象。今天我们正在这终极完成、够上时代的异象里，走同一条路，作同一个工，在同一道流里，说一样的话。若没有异象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不要说那么大的中国，人是南辕北辙，无法合一，就是小小的台湾，也有本地人、闽南人、客家人之别，也是无法合一。然而身为神的儿女，主渴望我们是一。以弗所四章说，我们有七个一作基础：一个身体，一位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浸，一位众人的神与父。

在福音书里，主并没有说到太多关于合一的事。乃是到了使徒行传，主耶稣复活升天，把门徒们留在地上，要他们接续主的职事、承担主的托付，这时，使徒行传一开头，才给我们看见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门徒们“都同心合意”。到了书信，头一卷罗马书，保罗写了许多重要的真理之后，就在十五章五至六节说，“但愿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，叫你们照着基督耶稣，彼此思念相同的事，使你们同心合意，用同一的口，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。”这里的“同心合意”，原文意，有同样的心思、意志和目的。这就是我们在全人里面是一，结果外面的说话也是一。当我们同心合意时，我们都用同一的口，说同样的话。

接着是哥林多前书，保罗在一章十节就说，“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，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，彼此和谐。”这是因为在哥林多召会中，有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是保罗带我得救的；有人说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因为亚波罗很会讲解圣经；有人说，我是属矶法的，因为他是第一个使徒；也有人说，我最高超，乃是属基督的。这四班人各有欣赏，也彼此争执。因着有这四种说法，所以保罗劝他们，要说一样的话。然而，要这样的四班人，都说一样的话，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他们看见同一个异象。

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，“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”异象乃是控制人、将人归一的因素。以弗所一章说，神永远的经纶，乃是在时期满足时，不只将信徒，更是将万有都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在千年国时期，这个归一乃是小影。而后新天新地来到，神就要把万有，包括万人，都完全归一于主耶稣这一个元首之下。今天乃是准备的时期；到了永世，我们将会看见真正的合一，不仅我们都说一样的话，连万有也都和我们说一样的话。

以赛亚十一章六至九节上半说，“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；少壮狮子，与牛犊，并肥畜同群；小孩子要牵引它们。牛必与熊同食；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；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。”这是千年国的景象。今天蛇吃老鼠，狮子吃牛；但在千年国时，蛇和狮子都不伤人、不害物，到新天新地时更是如此。有一天，神要使万物复兴到这个地步。身为神的儿女，今天我们都能预尝；我们蒙神恩，有资格蒙拯救到一个地步，都说一样的话。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国籍、种族和方言，我们所说的就是一。这一乃是来自相同的异象。

基督教所以分裂，乃在于不同的教训。不同的教训，来自不同的异象。每个公会都有其各自的信仰，就是它的教条。那些教条的源头，来自该公会的创建者，从圣经所看见的那一部分真理，也就是他所看见的“异象”。人根据自己的“异象”，就创制出一部教条，然后基于那教条创建一个公会。结果，基督徒就有了不同的立场，产生了许多分裂。

回溯六十年来主的恢复，有的人进来，以后出了事，又出去了。出事的原因，都是因异象有所不同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座的同工、长老和青年全时间者，都看见了终极完成的异象，没有不同的异象。但我们不能停留于此，仍必须在脚步、步调上也一致。我们不仅要讲一样的话，也要作同样的事，就是广传福音、建立小排、教导真理。要作这三件事，并非易事，实在需要我们同心合意。

一九八四年十月，我回到台湾研究改制时，一再强调要汰旧换新，特别是我们聚会的方式、工作的作法等。那时我号筒吹得很响亮，宣告得很明白，讲得也很清楚，并且我也指出，因着新路的实行还在研究阶段，到底前面的路该如何走，我们也没有走过，需要好好研究。所以一切的作法都不是固定的；连我们同工、长老也都是试着看聚会怎么聚法。至今一年半过去了，我们是应该可以核对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的改制进展得很缓慢。因此，我们有了这次训练。我相信在座的圣徒，没有一位不同意改制。但在实行方面，是否我们都同意要广传福音、聚家聚会、建立小排、教导真理？我相信诸位都会口径一致地答应：我们都生、养、教。广传福音就是生，建立小排就是养，教导真理就是教。我们也不是被迫要生、养、教。除非我们不作人，没有家，也用不着社会、国家，否则我们就需要有生、养、教。因为只要是人，就得有生；只要有家，就得有养；只要有健全的社会、强盛的国家，就得有教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虽然我们同意走新路，也愿意改制；但在实行上，我们可能仍习于老路，容易留在旧制中。就如在我家乡，辛亥革命已经四年了，有的人还留着辫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母亲带我到省城，看见许多年轻人都剪了辫子，穿着西装，扎着腰带，心里很是羡慕。但中国自古讲究孝道，强调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所以还是不敢剪辫子。后来我表舅得到我母亲同意，才把我连拖带拉，带到他所读的浸信会学校，把我的辫子剪了。

我说这事，乃是形容给你们看，去旧革新不容易。清朝末年，孙先生倡导革命，历经几十年，直到辛亥革命才成功。结果革命也只是改朝换代，政治、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改革。后来又有袁世凯、张勋等人出来“复辟”。那时中国内战了几十年，政治上不知换了多少人，革命始终没有完成，一般老百姓还是守旧，陋习难改。

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看见，我们既然决定要改制、革新，就得改得彻底，革得干净，丝毫不要因循陈规，墨守旧例。我们若没有决志，不下狠心，改制、革新就无法成功。我年幼时和弟弟一同就读美国学校，有好些同学西装革履，我们却还是穿着蓝布大褂和布鞋。虽然读外国学校、讲英文，回家里却不敢说，深怕被人骂“洋化”。就是说标准的北京话，也怕被人嘲笑，都要用乡音、讲土话，越土越亲。虽然学历前途无量，但是当时守旧的风气，就是这么牢牢地辖制着你。所以革新实在不容易。

现在我们都看见异象，也都清楚实行的路，就是要广传福音、建立小排、教导真理。但是我们不能光喊口号，乃要有决心，愿意彻底地作。当然，初期不一定就能改好、革成，总要经过一段时日的研究、改进。比方中国人移民到美国，初期学英文一定学不好，但只要肯改进，至终就会学得好。这三周我到过三个地方，看见有的地方很有进步，有的地方仍是守旧。这证明经过了一年半，我们对于改制还不是那么绝对。

召会最近在林口买了一块地，预备盖造大会所。这风声一下传到各地，美国已经超过二百五十人报名，要来看林口，并参加召会聚会。我在美国时，欧洲的召会也盼望有人能来，经过交通，我同意给他们四个名额。至于美国圣徒，我都不愿意他们来。表面上这是要避免接待上，因东西方饮食、生活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的难处，如行传六章给我们看见的。实际上，我不愿意他们来，乃是另有原因。我知道他们都是想来观摩改制、革新的路怎么实行；然而我们在这里，小排也不会聚，真理也不会教，我们摆出什么给人看？各地都认为台北是在三层天上，事实上我们离地还没几尺，很容易就掉下来。因这缘故，我才不愿意他们来。我说这些，乃是奉劝诸位，既然我们决定改制，并且也在实行改制，就得痛下决心改得彻底。虽然初期一定乱糟糟、不象样，但终久必会成功。

有时看外表的场面，大聚会实在好，一万四千人的大聚会，人看了不能不称赞。但往往好景不常，场面一过，圣徒们回到生活里有什么改变？召会有什么改变？主对我们满不满意？譬如台北一会所这里，每主日最少有三百五十人，那个场面也很可观，又有一个西装笔挺、领带扎得整齐的主领人。讲道员讲起话来头头是道；唱诗时，钢琴又大又好听，聚起会来很有架势。许多圣徒邀请人来聚会，都喜欢来这样一个场合，介绍说，“这就是我们的召会。”好象聚会是来聚个架子。一说到小排，谁愿意带亲友到那样的局面？赴会的人拖拖拉拉，姗姗来迟。然而，我们必须领悟：“拖拖拉拉”乃是小排的特色。这是小排很别致的地方，指明小排能顾到排里的每位圣徒。所以我们才说，小排乃是召会的命脉。小排若没有“拖拖拉拉”，就不是成功的小排。我参加过整整齐齐的小排，很喜欢，也很欣赏；但我更欣赏“拖拖拉拉”的小排，从七点一直聚到十一点，圣徒来来往往，热闹非凡。有位弟兄见证，他的小排开始聚会时没有人，他就出外叩访，到了九点人才来齐，总共二十多人聚会。所以开头很叫人灰心沮丧；惟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且得胜。

我们聚大聚会的经验已经太丰富了。这二十年来，我们靠大聚会摆大架子，带进多少人？美国葛理翰也搞福音大会，有时一场大会几十万人参加，记名的也不知有多少，到末了人都不知哪里去了，好象水从池里舀起来，又流回池里去。至于小排，看起来不象样，计算起来就不得了。如果一个排每月带进一个新人，台北四百个排一年就能带进四千八百人。所以不怕零算，就怕不加起来算。

我们曾指出，小排的目的之一，是要挽回久不聚会的圣徒。但是直到今天，我们没有看见这方面的成效。如果我们认真去作，每个月即使不带进一个新人，至少也能挽回一个久不聚会的圣徒，一年也能挽回四千八百位。我们如果一开始就肯劳苦，这一年半应该挽回七千五百位久不聚会的圣徒。所以，我们的革新是纸上谈兵，没有实际，因为我们没有好好、认真地作。我并非责怪大家。我若是长老，也愿意看一个大的场面；如果我所治理的会所或召会，每个排都拖拖拉拉，可能我也不喜欢。然而，就是拖拖拉拉能带进人。罗马八章二十五节说，“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着热切等待。”如果我们认清这个局面，就要加上忍耐，不怕小排拖拖拉拉。小排一整齐，要求就多，反而不能带进人；小排拖拖拉拉就是带人的明证，因为顾到所有人的情形，所以或早或迟大家都能到。

我所盼望的，就是长老们负起这个责任，在各会所、各召会竭力推动小排，传讲小排的好处。台湾粮食生产过剩，消费不完，政府就广为宣传，教人各种使用米的方法和好处。我所担心的，就是长老们接受革新，只是接受一个“主义”、“理论”，事实上并没有去推动，去实行，都是听其自然。结果圣徒们自然不会喜欢小排。

所以长老们的首务，就是推动小排。如果我是长老，我一定天天向人传讲小排。只要有聚会，我都会抓住机会传讲。我会一直作小排，直到众圣徒都进入，也都喜欢实行小排。然后，我们应该把圣徒情况表找出来查核，将久不聚会或少聚会的圣徒列出表来，就近分给各小排，鼓励小排圣徒立刻去看望、恢复。可能长老们会觉得，这样作虽然好，但大聚会人数并没有加。或许刚开始不加入，但后来必定加。并且我们不仅统计召会聚会的人数，也统计各小排聚会的人数。我愿意看见台北召会作到一个地步，有二十万圣徒聚小排。

我们改制不求单方面的革新，而是面面顾到。第一，我们还保留主日上午的主日聚会，为着到会所参加擘饼、听道的人。我们没有丢掉大聚会，乃是盼望能得体，不会太过。长老们要顾到主日上午的聚会，讲道要有好的准备，并且题目要合式。什么聚会都可以交通小排的负担，主日聚会却不能讲小排或真理课程。借着主日聚会，我们要拢住这一班只来听道的人。慢慢的，他们聚会正常，与其他圣徒接触热络了，自然就会转到小排和真理课程。只要有人还留在主日大聚会里，我们就得顾到他们的需要。

第二，对于这些只参加主日上午大聚会，而不到小排去的圣徒，长老们要在他们身上劳苦作工，但不是逼他们。要智慧地去看望、喂养，挑旺他们深处的渴慕。这样，自然能把他们带到小排里。小排这样作，真理课程也要照样作。这才是我们对改制的忠信与坚定持续。

虽然这个聚会是训练，我却愿意和你们诸位一同研究，然后你们能把我们研究的结果带回去，绝对地实行。一面我们要竭力作小排，另一面我们也不放松主日上午的大聚会，因为那多少也能帮助人。作大聚会要象样，不要弄成象小排，也不要作成象教真理课程的模式；我们要扎扎实实给人一篇道，好好有个讲台。有的会所主日上午聚会，是在那里教真理课程，那就好象学校历史课却在教数学，真是四不象。

一年半之前，我们把同工们都从会所调出去，乃是盼望会所不要变成工作的区域，而由各长老好好治理、成全、照顾。但为着加强主日上午大聚会的讲台，我们又安排几位同工回去，帮助各会所维持好的讲台。然而我很担心，同工们一钻到会所，又大搞工作。这是错误。会所绝对由长老治理、照顾，不要同工再去大作特作；但在讲台的维持上，需要有同工帮助。

以台北一会所为例，有六、七十位圣徒是主日要来听道的。如果变成教真理课程，他们就不来了。各会所多少都有这样一班人，如果他们不来，聚会人数一下就少了上千人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所以我语重心长地说，主日聚会作真理课程实在不得体。我们作什么就要象什么；要有主日聚会，就得认真作，否则宁可不作；即使后来只有几个人听道，我们的道也要讲得象样。另一面，教真理课程也要十足地象真理课程，小排也要完全象小排。虽然小排拖拖拉拉，还得鼓励大家都竭力实行。不要忘记我们的宣告：“天可废，地可弃，小排聚会不能不聚，真理课程也不可缺。”这样实行，乃是为了面面顾到。召会既是一个家，就要顾到不同人的需要。比方家里有两个月大的婴孩，也有青少年和老年人；如果都吃一样的食物，那就不行了。对各种人要给与不同的食物；有几种人就要预备几种饮食，好好照顾到众人，不能大家一起吃大锅饭。因这缘故，我们有好几类的聚会。除了主日上午的大聚会，顾到那些听道的人；还有擘饼聚会、祷告聚会、小排、真理课程等。

已往我们曾指出，擘饼聚会和祷告聚会后，该要有一篇生命信息；但有的会所没有实行，或者使用的信息不合式。如果要各会所自行预备信息，可能负担太重，并且不一定得体。这件事，也许台北召会要负起责任，预备信息给各会所和各召会使用。各会所或召会不一定要完全使用，可以斟酌聚会情形，合式地运用。如果长者们都能这样灵活，处处都能活读信息，小排就会有活力。

读信息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分享时不会“随水而流”。我们中间聚会的弱点，就是有货的人不分享，没货的人却逢会必到、逢到必说、逢说必长。有的人不说不叫人厌烦，一说就是人不愿意听的。虽然大家都知道，这样的人一定会起来分享，却只是任凭他们，而不愿各尽功用，将自己所有的交通出来，让众人得造就，召会得益处。

长者们治理召会，要智慧行事。若是要控制，会后分享就该有管制。一见有人分享不合式，没有内容，就要制止，另请有内容的人分享。若没有管制，聚会就随水而流，不随圣灵引导了。现在有了生命信息，就可从其中选几段来活读，一面可以避免“随水而流”，另一面也叫与会的人得到扎实的供应。这比在大聚会里听一篇道还得益处。

关于小排聚会和教真理课程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“不要讲，都说话”；教真理课程不必再发挥、补充，小排聚会鼓励大家都说话。现在各处教真理课程，有的得体，有的不得体。课程的每一课，都是一篇很好的信息，并且其中的要点、思路 and 材料十分丰富，甚至超过一般圣徒所能追求的。你们应当相信，真理课程编写时，该摆的都摆进去，不该摆的都没有摆。连我都不相信，包括我在内，有谁能讲这么好的一篇信息，次序安排得这么好，内容又结构得这么紧密。所以，教人的不必再有所发挥，另外补充。有时仅仅一小段，其中的材料就不知凡几；恐怕有的人作长老多年，还不明晓其义。所以教真理课程，首先要教自己，不要再讲，只要好好温习、背诵课文。教的时候，也不要微言大义，只要一路教大家记下来、背下来，不漏也不加。

真理课程的特点，乃是把主恢复的真理，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，一点一点地编写。虽然我们多年在主的恢复中，但对真理却是似懂非懂，很笼统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我们既是得救的人，又蒙主怜悯在祂的恢复里，就该好好受真理的基本教育。譬如圣经的来源与功用，我们都要知其大意。这些真理课程都编进去了，我们只要研读、背诵，教导大家重读、重读、祷读、活读就够了。

如果圣徒们都能坚定持续地好好每周学一课，四年后必定成为书香人家，在真理上有扎实的基础。这是补我们从前的不足。已过我们听了二十年道，可能还不知道圣经的来源与功用，也分不清楚撒但是仇敌也是对头，只晓得背十字架、爱主、复活的生命等名词。这就象教数学，教来教去只是背数字，加减乘除都不会。现在我们要一反已往，不再重蹈覆辙。以学校教育为例，一个人能受好教育，不是天天听名人演讲，而是天天好好上课。如果他只是天天听演讲，他就毕不了业，学不到扎实的东西，家庭、社会乃至国家就都大受影响。真理课程教育，似乎很死板；但四年下来，真理的基础会十分扎实。今天台湾有联考。如果各学校不照课程教，随兴所至地上课，联考怎么考？今天我们没有考试，所以也不知道圣徒们真理到底懂得多少，在生活中有多少经历。如果考十字架、复活、圣经的功用等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及格。这是我们中间的一大缺憾，我恨不得全部翻掉。现在真理课程编写出来，盼望能改变这种光景。教育首要注意对象。教小学要用小学教材，不能拿博士班的教材来教。

所以我再说，你们去教真理课程时，不要再长篇大论地讲了，只要重点读一读、问一问就可以了。可能你是我们当中的“博士”，但请你记住，你是教真理课程，不是博士演讲，所以不要

用你那一套教材来教，要照着真理课程教。另一面，你们要鼓励圣徒们都去聚小排，并且要他们个个都说话，特别是那些素常不说话的，一定要他们开口。对于那些常说话的，你要私下劝他少说，把机会留给别人。也许他满腹经纶，但为使众人得造就，还是请他要节制。劝常说的少说，劝不说的多说，小排聚会自然会活。

从高处来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一个异象，也知道我们在作什么。在这同一个异象之下，我们都说一样的话，有一样的看法，想相同的事。今天我讲这么多，不是要强逼人跟我作。我从一九三三年放下职业全时间，在召会生活中服事了五十三年，也观察整个基督教的光景，研读基督教的历史。为了改制，我连当前社会的现象也花工夫研究。历代以来，有的团体建立起来，有的团体没落下去，都有其原因。我研究所得的结论，就是我这一年半在这里交通给你们的。我不是强迫你们，乃是恳求你们，接受我所交通的负担。如果你们想要墨守陈规，那是行不通的；想另找办法，不过枉费时间。现在我摆给你们一条实行的路，盼望诸位简单地跟随实行。

这实行的路，就是广传福音、建立小排、教育真理。这三点作到了，召会一定强，也一定能大为繁增。已往我们的失败，就是在这三点上缺漏。仅仅倚靠大聚会，结果就是走下坡路。今天我们不是丢弃大聚会，乃是在大聚会之外，再实行这三件事，建立这三件事。这样，召会才能繁增。这需要每一位长老都尽力作、拉紧地作、认真地作，而不光是口头报告就算了。

对久不聚会的圣徒，我们要找出名单，分给在各区的服事者，请他们按情形有合式的看望。虽然不能每天看望，至少一个月请吃一次饭；我相信连续请半年，他一定恢复。人心都是肉作的，都有感情，也晓得谁是真正帮助自己的。刚开始时需要劳苦，而且不易立刻见效；但半年、一年下来，果效就很大。已往我们贪大又贪快，结果什么都漏掉，只余一个场面。今天我们不愿意只有一个场面，我们要得着人。

我盼望这篇信息所交通的，弟兄姊妹都能接受。我提“姊妹”意思是希望你们也能了解，能在各会所、各召会帮助这件事，实行这件事。至于让海外的圣徒来看，为时尚早。我也告诉过他们，规模还没作出来，还在调整、改进中，请他们不要急。他们都欢喜要得着关于这方面的信息，但我说，你们听了之后，可能莫名其妙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头尾，摸不着头绪；如果照着字句仿效，那是没有用的。我所盼望的，就是台北召会能作出一个规模，一个雏型，当圣徒来访时才有可看的，也有值得交通之处。

我再次请求诸位，一定要实行这两件事：真理课程要教得得体、活泼、实在，不要多讲；小排聚会要坚定持续地作。真理课程编写时，已经考虑很多；我绝对相信，一个圣徒经过四年，上完一百九十二课，必然是个“神学士”。对于小排，我们要一再鼓励；要教导怎样喂养人、温暖人的心、照顾人、与人交通，将人带进小排。也要告诉圣徒，不要盼望小排聚会整整齐齐，乃要顾到所有人的情形；所以拖拖拉拉才有味道，气氛也不紧张，大家得有机会彼此多认识；但也不要落在世俗的空谈中，总得有一篇信息喂养、教导。这样长久实行，必定大有果效。

第五篇 改制的实行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愿意再次和弟兄姊妹说到改制的目的，消极方面乃为叫我们真正脱离遗传的宗教，积极一面乃为恢复每个肢体活而生机的功能，使基督和祂的身体得以开展。虽然我们用“改制”一辞，但我们不是改变一种作法，或一个制度；我们的目的，乃是愿意在今时代，看见主和祂的身体，在祂的恢复里得着开展。要达到这目的，我们首先必须脱离捆绑人的宗教。

在美国，弟兄们最近收集到一个统计数字。已往我们总以为，在全地上，基督教应该是最有能力的宗教，最能广传，最能说服人，也最能带进人。但是当我看到这次的统计数字时，大为吃惊。根据这分统计，在已过五十年中，回教有五倍的扩增，印度教有一点一七倍的扩增，佛教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扩增；但基督教只有百分之四十七的扩增。基督教扩增率低微的原因，就在于基督教成了一个捆绑人的宗教，成了一个杀死其信徒生机功能的宗教。

在基督教中，占最大部分的就是天主教。今天全地上的天主教，几乎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；但其中尽生机功能的信徒，不要说千分之一，就是万分之一也找不到。说到更正教，以台湾为例，一个多世纪前，长老会就从苏格兰来到台湾。但一百多年过去了，今天长老会在全岛上还不到十万人。数年前我看过台湾的统计，全地上的基督徒，人数最多的是长老会，但不过八万多人；其次是主的恢复，四万六、七千人；第三是真耶稣教会，多半是原住民，大约二万多人。今天台湾人口约二千万，但基督徒总数还不到五十万。前三大教会的人数，加总起来只有十五万。这实在值得我们重新考量。

情况所以如此，是因基督教一面传福音、教导真理，另一面却又以制度捆绑人。一面把人救来，一面把人捆绑起来；一面救活人，一面杀死人。可以说，他们的施浸的确是一个埋葬，把人生机的功能完全埋没了，没有几个人能从其中脱出来。这就证明基督教的实行乃是“此路不通”，那是一条可怕的路。以我们自己来说，到台湾也将近四十年了。三十七年前，我们在台湾正式开工；一个小小的台湾岛，经过三十七年，我们竟无法福音化。

我曾说过，初到台湾时，我们即尽力脱开旧作法，竭力传福音。那时全台北人口不到五十万，我们首先定规，台北有多少人口，我们就要印多少福音单张；我们要让福音进入台北的家家户户。所以我们把台北照着地图划成一个个小区，然后分发给圣徒，请他们到各区的大街小巷，挨家挨户将福音单张放进信箱里。一周之内，台北市家家户户，几乎都得到我们的福音单张。

第二，我们出福音队，散布福音空气。不只主日下午，就是平常在各区内，也是或大队或小队，到大街小巷举灯打鼓，游街传福音。第三，我们也广印大字标语，如“信耶稣得永生”、“神爱世人”、“你当预备迎见神”、“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”等，张贴在火车站、公车站、十字街口和每一位圣徒家门，使全城到处可以看见福音标语。第四，每主日下午，我们在新公园传福音；那里的音乐台可坐三千人，每主日至少带回四、五百张福音记名单。有了名单，第二天，周一晚上，弟兄姊妹即聚在一起，按居住地的街巷领取名单，尽速去看望。

借着这四项实行，我们得着成千上万的人。那时我们还定意，绝不接触基督教的人。虽然对实行召会生活，我们是来者不拒，但我们不主动去接触他们，乃是完全往外邦人那里去。这是我们成功的原因。但是后来，我们受了基督教的遗风影响，以致踌躇不前。所以，今天我们改制，首要就是改观念、改作法。主的确看重我们原初的实行，也祝福那样的实行。不到六年，全台湾从四百多人增至四万多人，足有一百倍的繁增。回教是五十年增五倍，我们在台湾不到六年就加了一百倍，那的确是主的祝福。

一九六一年我到美国，台北市召会的圣徒情况表，有二万二千多张。若是那个扩增率能持续至今，恐怕台湾都福音化两次了。然而，因着我们没有忠信地实行，反而走了回头路，采取列国的风俗，去走基督教的老路，以致产生了今天这窘困的局面。

我不是强迫诸位跟着我改制；我愿意对你们众人讲理。如果前因后果不讲清楚，人的观念就转不过来。今天我大声疾呼：你们愿意活在宗教里么？如果不愿意，就得明白表示，不能中立持两端。用不好听的话说，我这一年半乃是作“恶人”，又责备又要求。但如果诸位明白主恢复的历史，就会晓得，我们初到台湾，不是现在的风气和家传。那时的圣徒，个个灵里火热，都尽功用，同心合意广传福音，所以我们才能从四百人繁增至四万人。在座许多人，都是当时带得救的。在得救的人中，有不少后来成了长老。

那时公会的人看见这光景，还嫉妒造谣说，“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人拖来就浸了。”我说，若真是这样，请他们来作作看。四百人在六年之内，把四万人拖来换衣服、浸到水里，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可惜好景不常。我们无形中从活鱼变成木头，在缓慢的水流里随水而流，至终完全流到基督教里去，和基督教一样。原初我们带到台湾来的那个家风，完全失去，改采了列国的风俗。这是叫我最为痛心的。我盼望大家都能看见，基督教宗教的作法，把新带进来的人埋葬，也把他们该有的生机功能完全杀死。至于我们，从一九六二年开始，二十多年来，也逐渐地走下坡路。虽然坡度很小，但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；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了那结果。

我回来推动改制，已经一年半了，但动得不多。表面看，我们的活动很多；实际上，这新路不在于我们活动多少，乃在于我们旧的消除干净没有，新的拿起来没有。我们活动了二十几年，不只每周聚会，乃是每周聚三、四次会。结果我们乃是走下坡路。感谢主，这一年半来你们都同意改制，也愿意改制；但在行动上真正汰旧换新，实行新路的，还是不多。可能你们觉得我说得太过，太求全责备了。现在我们说一点具体的实行，作为核对：第一，我们清楚地说到，无论我们怎么改制，主日上午的大聚会还得保留，好顾到那些不来小排，只爱主日上午听道的人。

举例来说，主耶稣在地上作工时，也采这个原则；每逢安息日，祂就进会堂传讲。祂不是去守安息日，更没有意思到会堂去敬拜神；祂乃是利用当时的风俗，传讲神的话。不只主耶稣这么作，使徒们也是照样作。保罗到外邦地传福音，每到一处，先去的地方就是会堂，并且都在安息日。若有人请他们下个安息日再来，他们也去。保罗当然不是去守安息日，他乃是利用当时犹太人散居在外邦人中的一个作风，就是每逢安息日聚集在会堂里查考圣经，保罗就去向他们传新约的福音。

今天全球各地都是主日放假，不上班也不上学。一般人的观念就是，基督徒每主日要去“作礼拜”。我们中间也有一班人习于此例，所以我们不能不顾到他们，必须借此机会和时间，好好给他们一篇信息；然后慢慢带他们转，总不要放弃他们。然而在我的观察里，这一点我们作得不够。有的会所作得不恰当，结果主日聚会聚起来象大聚会，又象在教真理课程。无论作什么事，一旦不伦不类，就会失去其功能。我们要作一件事，就得作得认真象样。既然要有主日上午的聚会，即使只有十个人来听，也要慎重地给人一篇信息。

一年半前改制时，我们立了一个基本原则，就是把同工从各会所统统调出来，按新约的启示，把召会留给各会所的长老治理，不要同工治理。同工治理会所，乃是宗教遗传的作风，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原则。然后主日上午的大聚会，需要有强的信息传讲，这就需要几位作出口有恩赐的同工，到各会所帮助。然而我有点忧心，同工弟兄们一去各会所，又作起工来；各会所的长老也会觉得，有这些帮手来协助治理真好。结果又回到改制前的光景。其实，我们的安排是很周到，为着顾到主日上午大聚会的圣徒，我们要象象样样地有信息传讲；但我们必须照着交通去实行，以免造成困扰。

除了主日上午的大聚会外，还有几个能让圣徒尽生机功能的聚会。第一个就是小排聚会。在小排里，圣徒尽生机功能的机会很多，任何功能都能显出来、用得上，如传福音、讲解真理、教导圣经、爱人、帮助人、照顾人、怜悯人等。但由于我们还是习惯于老宗教，一到小排里，看见拖拖拉拉的光景，心就凉了一半；后来干脆自己也拖拖拉拉了。一讲到小排，就感觉不是一个象样的聚会，所以就不看重了。然而，就因着今天小排还没有解体，所以召会还有命脉维持着。

请你们给我恩典说直话。我们小排已经实行十八个月了，你们同工、长老觉得如何？也许你们觉得很忙，没有时间注意。说起忙碌，我不相信你们会比我忙。我出了这么多书，几乎每一本都亲自校对过。今天我在台北，还东奔西走，到各会所观察。我为主的工作，为着改制，各处访查。如果你们自认忙到一个地步，没有时间去小排，这就证明，你们实际上还没有看见改制的重要。

小排是主恢复的命脉，也是我们这一家、这一族生存的关键。如果我们真是愿意牺牲前途，奉献一切为主；如果我们看见这是主恢复该走的路，我们就会废寝忘食、竭尽全力来走这条路，作出一番景象。一年半来，我至少说了四、五次，我们该有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精神。我就是用这种精神翻译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，每天至少工作八、九小时，修稿修到眼花看不清楚。我知道这样卖命作很危险；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这么作，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；然而，我有负担。

弟兄们，我们不要说对得起主，对得起弟兄姊妹，我们还得对得起自己的奉献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精神，就是在这里虚度光阴。我们总要对得起我们的奉献；我们奉献前途，花费一切，为的是要有一番作为。现在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小排，如果我们不能郑重地当一回事，竭力地去作，我们就对不起主的交托，也对不起自己的奉献。

我最亲密的弟兄姊妹，就是在书房服事的圣徒们，他们能见证，我是怎么带领他们。已往我不在这里，他们得过且过；这次我来，没有逼他们，乃是带头作。现在他们都废寝忘食，翻译作稿也大有起色，变化不少。我们翻译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，是照希腊文，从马太一章一节第一个字开始，仔细推敲。刚开始时进度很慢，现在他们学了一点，也会推敲了。所以不是他们没本事，乃是他们不肯学、不肯花力气。

今天基督教的中文本圣经，至少有四种。如果我们作出来的，也不过和他们差不多，那最多只是滥竽充数。我们既要重新翻译，就得作出一本象样的经典之作；就算不能绝对象原文一样，至少和其他版本比起来，总得叫人点头称道：这本是最好的。

今天，我们都弃绝了地的贿赂。虽然这是个忙碌的世界，特别在台湾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，许多人都兼职作加倍的事；但我们众人却都坐在这里，不是为着赚钱，不是为着娱乐，乃是为着主。我们也知道，作人就得信耶稣，信耶稣就得爱主，爱主就要走这条路，舍此无路。因为马太二十四至二十五章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面前，向祂交账。我不只讲这话给众圣徒听，我自己更是天天持守这个态度：主啊，我盼望有一天你来时，我能交账。主必定会来，我们也必要在祂面前交账。既是这样，我们就不能有得过且过的态度。如果我们绝对相信，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，今天我们就该认真。以书房弟兄姊妹为例，如果他们真是认真，起码能作百分之八十，就不需要我逐字推敲了。

我的意思是，小排的光景所以没有起色，你们同工、长老们的责任重大。你们应当竭力推动。我还记得初次说到小排时，那个聚会如同在天上，空气很好。但聚会过后呢？一切仿佛回到原点，没有动静。我没有意思难为诸位，却真是盼望大家能醒悟过来。我们不是用赏罚来威吓人，乃是和你们讲真理。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认真，看见小排是我们的命脉，非作不可。

现在我们进一步交通如何认真作。宗教是作礼拜，所以必须摆一个场面，我们却是要使众圣徒各尽生机的功能。一摆场面，生机功能就得放在一边，信徒就被杀死了。必须把摆场面这个观念打掉；绝不摆场面，只要尽生机功能。不要说在属灵的事奉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里，所有摆场面的事都是杀死人的。正常的生活是没有场面的。比方在一个家里，丈夫擦窗户，妻子准备三餐，女儿洗碗，儿子一个打扫，一个擦马桶，另一个小的趴在地上擦地板，有什么场面？每个人都尽其职分。乃是要大请客了，才需要摆一个场面，给人看一看；那时场面一摆，谁都不用作事，也都作不了事。所以没有一个家，能天天摆场面。如果要天天摆场面，那不是家庭，乃是餐厅饭馆。一个家庭若天天摆场面，就会扼杀所有的成员。今天我们改制，就是要把场面改掉，恢复日常生活的真象。我请求在座的同工、长老们，这个观念一定要转。不要以为，你所在的会所这么大，怎能没有场面，总要摆一个场面给人看。如果你是一会所的长老，你这么一摆，一会所就给你杀死了。所以绝对不要场面。

我们这样作，并非不顾现实情形的需要。我们的确了解一般社会人士的想法：凡愿意到基督教里的，多半是要来作礼拜，听好道。所以我才强调，主日上午总要有一个聚会，郑郑重重地给人一篇信息听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要过家庭生活。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小排，一点也不能摆场面。因此不要怕拖拖拉拉，反而要欢迎，因为那表示我们顾到所有的成员。小排能不能作得好，关键在于同工、长老们作不作。如果你们都不作，那个拖拉至终就会拖到阴间去，成为一个零。因此，我请求你们诸位长老、同工，务必努力去作，抱着非干不可的决心，坚持到底地作。这样，小排的拖拖拉拉就是唱上行诗，越拖越拉越往高处去。

现在台北有四百个小排，若是每个小排每周带进一个人，一个月就能带进一千六百人，一年就能带进将近二万人。这是大聚会无论怎么作，也无法带进来的。不仅如此，带进来的这些人，不是马路边请来的过路人，而是个个都有关系的，是小排成员的亲友邻舍，所以容易托得住。并且这一来，小排成员尽了生机功能，爱也油然而生。好比姊妹，作小姐时不知如何爱孩子、照顾孩子；等到结婚、生子后，看见自己的孩子，爱就自然而生，不会照顾也就照顾了。再者，小排里的谈话也较亲切，有彼此牧养、照顾的功用，没有什么架子。所以小排的好处太多，没有场面，却有极大的供应。没有场面，没有仪文，宗教就打倒了，功能就显出来了。

长老们在每个会所，要推动小排，请圣徒们每周定规一个时间和地点聚小排，并要让亲友邻舍知道。时间要很有弹性，从晚上七点到半夜都可以。一周只需一天，盼望圣徒个个都能尽生机的功能，照顾、喂养人。这样，即使有人上晚班，十点、十一点回家，也可以去吃饭、喝茶、聚小排；或者有人晚上有事，也可以先聚小排再办。吃点心也不要那么规条，非要唱诗、读经、聚完会后才用；那倒不必。总是一周要有一个晚上如此作。虽然忙碌，却能发展众人的生机功能，也能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。

小排没有场面，也没有机会可以让人卖弄，却有许多好处。这是主恢复的一个命脉。为主作工得人，绝佳的路就是打开一个一个的家，接触人、喂养人、顾惜人。不要靠福音大会，那个方法不灵。一有了讲台，就好象上法庭，摆出个场面，成了宗教，人就被杀死。我们不依靠福音大会，乃信靠弟兄姊妹的家。

如果我们都这样努力实行，你想果效将会如何？这就是创造“就业机会”，把每位圣徒的生机功能带出来。如果实行大聚会，谁敢尽功用？一千两的就个个都埋了起来，不敢、不能也没有机会尽功用。但是一实行小排，机会就产生。再者，要开展主恢复的见证，除了这条路之外，还有哪条路更有效？美国大布道家葛理翰，布道大会来了一百万，记名三十万；结果从一九四八年至今，他三十八年的工作果效如何？如果三十八年前他就作家聚会、小排，恐怕今天全美国的社会都翻转过来了。以他那么大的号召力，那么强的影响力，一年最少能作十几万人，三十八年能作多少？然而，因着他走大聚会的路，结果今天了了了。

我到美国这二十几年，基督教人数是天天在下降，都给宗教作礼拜杀死了。葛理翰也找出那个原因；我初到美国，就听见他大声疾呼说，信徒应该在家里有小型的查经聚会，和祷告聚会。他也知道把救来的人送到公会去，就好象送进冰箱，死路一条。所以二十多年前，小型聚会在美国是流行风尚，单南加州就有一千多个不同的小聚会。因此，我盼望弟兄姊妹眼光要改。如果我们渴望主的恢复有出路，你我都得担负起责任，改眼光、转观念，从自己本身做起。

一年半以来，台北总共新设立了八十位长老，负责带领，治理二十一个会所。现在新路的实行是很明显，也很具体，你们长老们在各会所，要郑重其事，把小排当作一件事认真地作。总括起来，第一，每主日上午有一个大聚会，一定要有位弟兄专责好好释放一篇信息。如果一个人担不了，就需两、三个人一同负担。每周有一次交通，看谁能说得比较得体，就由谁负责传讲信息。如果我们能好好地作，每个会所主日上午聚会，定规也能带进人，因为我们的信息有分量，讲的道有亮光，大家口耳相传，喜欢听道的就都会来。所以这也是值得作的一件事。然而不是作到这里为止；大聚会乃是一个入门，带进来的人就交给小排照顾。这才是正确的实行。

另一面，长老们在各会所，应当把该会所的圣徒情况表找出来，查核一下，看谁是常聚会的，光景如何；谁是不常聚会的，原因何在，情形又是如何。总要深入研究。然后把情况表复印，按着住址交给各小排，由各小排去负责看望，或者请他们吃饭，或者和他有简单的交通。看望时要切记一个原则：不要急促。不要看一次不来就放弃，乃要坚定持续地实行。有的人你必须一个月请吃一次饭，连请六次才会来聚会。这个果效好象太慢，但总要相信不怕慢只怕站，总其大成是慢工出细活。久不聚会的初来聚会，都会怕大场面；若是请到家里参加小排，就容易多了。他一进到小排，圣徒们和他一接触，他的心慢慢就得了温暖，灵里也得着供应，就会被托住。所以小排成功与否，全在于我们有没有心去好好作。

长者们也要研究，如何使小排吸引人。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费苦心，多方祷告，从书房所出的书里，整理出一篇篇信息，带领小排追求、交通、活读。虽然小排的特点是“拖拖拉拉”，但总要有了一篇生命的话给人；人即使不能吃个饱，也能吃半饱，总不要让人空着肚子回去。要有这样一篇信息，就不能临时预备。有的人懒于预备晚餐，有时开个罐头，买个面包就了事。小排不能这样作，总要未雨绸缪。一周只有一次，总要好好预备；我们中间不缺这样的信息。所以，小排有没有生命的供应，全在于服事的人有没有生命，有没有预备。今天我们有聚会的地方，有聚会的人，也有真理，问题乃在于我们作不作。只在口中鼓吹没有用，总得认真去作，才会有果效。

小排要繁增，就一定要分排；人数一达到十二人，就要预备分排。有的圣徒总认为，好不容易才有十二个人聚小排，一分就了了；所以不肯分。分排虽然暂时会冷清，但也会逐渐活过来。一分两排，每排五、六位，慢慢又会繁增成十二位。我们总要记得：小排是为着主的繁增，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自己的享受。

新路的实行，需要我们同心合意的配搭。在同一目标的前提下，可以多方研究实行的具体步骤。如果只是纸上谈兵，或是观望不前，时间就会浪费，不仅我们得不着什么，召会也没有得着，主也没有得着。我们的目标是五年福音化台湾；现在一年半过去了，后三年半也会很快过去。盼望我们这个目标看得准，众人也都能把肩膀摆进来。

前一篇信息，我曾指出教真理课程的要诀，就是不要讲。现在我再说，真理课程我们是讲不了的，只能教。好比教数学，加减乘除的原则只能教，不能讲也讲不了。一加一就是二，一加二就是三；只能教不能讲。真理课程的内容非常扎实，有的课程需要分两次教；有的内容程度很深，如果用讲的，就是讲几年，也讲不完。所以不要讲，只要教大家一同活读、重读、重读、祷读；起初可能读不懂，以后就会懂。好比古人教三字经，一开始就是背诵，也不讲解文义；以后慢慢就会懂。圣经的真理，要进入就要先背诵；等到生命程度达到了，自然能解其义。所以真理课程的目的，是要给圣徒看见，圣经里有这些真理，他们应该知道；等他们生命长大了，自然能懂得。

以台湾的联考为例：联考的内容，不是老师所讲的，乃是教材中所写的。所以好的老师，必须能把教材教到学生里面。这样，到了联考时，学生才会知道该怎么作答。我盼望全召会都能教真理课程，把同样的真理作到圣徒们里面。也许我们需要有“联考”，并且有奖赏，鼓励众圣徒好好读。这样，你们即使是“名教授”，有自己的一套，上课也得好好照着教材教。这是很值得实行的路。

小排是当前召会生活实行的命脉。这一年半来，召会人数是扩增了，但那个扩增率并不叫人受鼓舞，原因是小排没有作起来，作得不够强。如果我们小排作得强，人数必定大为繁增。我盼望圣徒们观念能转过来，召会生活的内容，不再是以大聚会为主，而是以小排为主；这样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小排就能作到彼此看望，互相照顾。如果以大聚会为主，就顾不到生活的层面，那是很可惜的。盼望弟兄姊妹看清楚这一点，明白只有作小排，才能普及并落实我们的生活。

如果一个小排里欠缺足够的中干，却有超过十二个人聚集，是否也要分排？我很后悔向你们提起“中干”这辞。我已经说过，小排没有带头人，也不要带头人，个个都是带头人。所以说到中干，小排的每个成员都该是中干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谁是中干，乃是大家一起干。每一件事改制时，开头总是很难。我们开头盼望每个小排里都有所谓的“中干”，负起小排的责任；然而一旦中干不行了，小排就会垮下去。然而若是圣徒个个都肯摆进肩膀，担起小排的责任，就个个都是中干。即使分排，人数少一点，也不过暂时软弱，终久仍会刚强并繁增。

关于“中干”的问题，证明宗教观念还在我们的血轮里。所以我们不能给人的肉体留一点机会；只要留一点地步，立刻宗教就出来了。凡认为“中干”是少数人的，就是宗教。召会有“中干成全训练”，对象是谁？乃是所有的圣徒！我们个个都是中干。我真正的盼望，乃是每一个圣徒家中都有小排。如果我们能作到这个地步，那就是召会的大复兴，也是台湾真正的福音化。

从理论上来说，一个基督徒得救了，最低限度一周要有一次家庭聚会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圣经的榜样给我们看见，凡愿意每周打开家，让亲友邻舍有机会听福音的，这能福音化他们的全家，拯救他们的家少犯罪、少发肉体，而多得主的祝福和光照。没有一对夫妻是不拌嘴、吵架的，但每周有这么一次家庭聚会，会拯救夫妻不吵嘴。有时软弱，一周都不读经；但在小排里，至少还能读到一次圣经。一年读经五十二次，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。

我请求众长老重视这件事，并且认识，要叫你所在的会所或召会兴旺扩展，生养众多，就非把小排作起来不可。这是惟一的路，必须成功。不要仅仅在刚强的信徒家中有小排聚会；乃要每位圣徒都把家打开为着小排。我们若作到这个地步，家家每周都有一天为主打开，主不知将要赐下何等无限量的祝福！

圣徒们，我们爱主不能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乃要在行为和信心上。把我们的家打开为着主，乃是爱主最好的表现。这样作不只能使我们蒙福，也能带下神的复兴。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事实。“天可度，地可弃，小排聚会不可不聚。”我们作大聚会已作了二十多年，不知耽误了主多少的事。现在我们必须醒悟，好好作小排，让主有路。

第六篇 家中聚会实行的步骤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马太十六至十八章，乃是这卷书一个很大的转捩点。在这三章里，马太给我们看见关于基督的启示，也给我们看见关于召会的启示，更给我们看见基督十字架的死，和祂复活的生命，以及祂在升天的国度里所显出的光景。

一 “天发红，变阴暗”

十六章一至十二节的标题是：基要与摩登两派的试诱。基要派是指法利赛人；摩登派是指当初的撒都该人。他们常常来搅扰主耶稣，一面试探祂，一面也诱惑祂。三节说，“天发红，变阴暗。”和合本译为“天发红，又发黑”。原文不是指发红又发黑，乃是说到发红之后，气候又改变了，云层很多，并且成为阴暗天。这辞在马可十二章二十二节也使用过，说到一个青年财主来见主耶稣，主告诉他财主进天国很难，他就“面显愁容”，忧心郁郁地走了。“面显愁容”，指脸色变得很不好看，原文和马太十六章里天色变得难看是同一辞。所以这个希腊文很深奥。本来是晴天，天色清明美丽；但一到早晨发红之后，就变得阴暗、难看了。不仅如此，这辞还带着“威胁”的意思，指天色变坏，乃是要来威胁我们，搅扰我们，警告我们可能有风暴要来。

二 “撇开”与“离开”

四节说，“耶稣就撇开他们走了。”和合本译为“离开”他们。实际上，按原文，主耶稣乃是撇下他们，不睬他们，不理他们，弃绝他们，把他们摆在一边，所以是撇开他们走了。三“召会”一辞的由来我们将“教会”一辞改译为“召会”，是因教会一辞，乃当初西教士到中国来时，领会他们是来传教，所以称信徒的聚集为教会，意即宗教的聚会。然而“教”这字用得不好；英文用“church”，有的字典说是礼拜堂，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；有的说，基督徒是一个团体，名为 church。直到前一个世纪多，一八二八年，弟兄们在英国被兴起，由达秘弟兄领头，才清楚看见这个启示。所以，达秘在他的圣经译本里，不用 church，而是改用 assembly，用以指基督徒的聚集。到了一九一五年，美国灵恩运动兴起，其中有一派也采用了 assembly 一辞，称自己为 Assembly of God，传到中国就成为“神召会”。我看见，觉得这个翻译很不错。

“召”字意为蒙召，召会就是蒙召的聚会，那也就是教会的本义。

教会的希腊原文是 ekklesia，ek 就是“出来”，kaleo 是蒙召的引伸辞；因此这辞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，最好译为召会。除了神召会用这翻译外，一九三六年左右，在北平由德国弟兄 Henry Loak 所带领，翻译新旧约圣经时，也用“召会”这辞代替教会。这次我们翻译新约圣经恢复本，也把好些俗用而不合圣经原意的字眼改掉，如先知改为申言者，当然，“教会”这字用得比“先知”更糟，意指一个宗教的会集，我们更该改掉。所以从今天起，凡我们的书籍和话语，都要改采用“召会”一辞。

四 “殿税”与“丁税”

十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，乃是“基督儿子名分的启示与异象的应用”。二十四节的“殿税”，和合本译为“丁税”；这是和合本的一个小错误。

五 凡“因”我的名

十八章五节说，“凡因我的名……”，注解告诉我们，这辞直译，靠着我的名，意即基于、根据我的名。新约圣经恢复本中有许多这一类的字义注解，把经文翻译未能完全表达的原文意思，交代得更清楚。

六 “只在你和他之间”

十五节说“只在你和他之间”，和合本译为“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”。和合本译者用“趁着”一辞，可能被领会为，恐怕这个弟兄或是死了，或者没有机会见到他了，再要认错也认不到，所以要趁着他和你同在的时候，去指责他。但原文的意思乃是说，只在你和他之间指责他，也就是不要给第三者知道；这乃是爱心的遮护。

七 “和谐一致”与“同心合意”

十九节说，“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，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。”这里的“和谐一致”，和合本译为“同心合意”，是与另一辞混淆了。我读圣经几十年，很受这辞搅扰，因为“同心合意”几乎是使徒行传的专用辞，怎么马太十八章就用了这辞。后来我才发现，马太十八章里，这辞没有那么深入的意思，希腊原文只是一个字，意指发声的声调非常和谐，所以是同声同调，和谐一致。这特别是指祷告说的；我们祷告时，要同声同调，和谐一致。

翻译新约圣经恢复本的原则

我们翻译新约圣经恢复本，不是轻易为之。首先，我们研读了许多原文参考书、辞书、字义解说等，一类又一类，并且不是一家的，乃是多家的。讲解圣经的工作，已有一千八、九百年的历史。圣经完成后，历代爱主的人，凡有一点学习的，无不在这本圣经上花工夫。他们的研究工作，都记载在书本上，所以今天我们收集这些书，以为参考。譬如“和谐一致”、“只在你和他之间”等，我们都是经过研究再研究，然后才敢断定文意。要这样翻译，就不能闭门造车，也不能只参照一家，乃要参考各家字、辞典，以及数家的字义解说。

第二，我们把原文字义研究出来后，再找寻中文里契合的发表。我们把中文所有的译本，凡算得了数、好的，无论文言的或白话文的，都收集过来。翻译讨论时，十几个人聚在一起，每人拿着一本轮流读；然后好好考虑研究。所以，我们的恢复译本，可说是收集了所有优良译本里最好的辞句。

第三，我们也不盲从前人。例如：和合本在十八章六节说，“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”我就加以改正。首先，按文意，凡看过推磨的人都晓得，磨石不是用拴的，“拴”乃是拴在不动的东西上。所以磨石不是“拴”的，乃是“挂在”驴子身上。这也正是希腊文的意义。其次，“沉”的希腊文是“淹”的意思；但说“淹在深海里”，读起来语句不太顺。所以我们译为“沉没”。我们就是这样逐字推敲、深思熟虑，借鉴于人，自己也有所启发；所以才知道，翻译圣经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全本新约按正确的古卷来说，只有马太八章三十一节用过一次“鬼”字，没有字尾，是指一般的鬼，没有说明是大鬼小鬼，因为那一段乃是描述一般的事实。其他地方用的“赶鬼”，或“把这里的鬼赶出去”等，原译本的意思都是小鬼，因为在主看来，赶鬼原是件小事。这么小的细节，都含有真理在内；这些地方就是一般的译本最忽略的。还有一些比这更重要的真理，在一般的译本里也忽略了。现在弟兄姊妹就知道，为什么在主的恢复里，一谈到解经，我们常说“照原文”。因为神的话是深奥的，其中包括许多深奥的要点，有时翻译圣经的人本身水准不够，又没有花够多工夫去深究，其见地自然不一定准确。

大部分的圣经翻译，都象叙述故事那样；如果我们所翻译的恢复译本，也象叙述故事一样，那就是多此一举了。一般圣经译本，已经把故事说得够清楚，主耶稣什么时候生、怎么生、生在哪里、肉身的母亲是谁等等，人一看就明白。但有些字句里所蕴涵，或者隐藏的真理，因着忽略，许多都没有翻译出来；这些要点，就都是我们翻译新约圣经恢复本时十分注意的。若是仅仅为了说故事、讲历史，就不需要我们再费这么大的精神；乃是为了把神话语中奥秘的真理启发出来，才有今天重新翻译圣经的必要。

对我们所翻译的恢复译本，我不敢说已穷其究竟，我相信可能还有人能再挖出真理来；但我至少可以说，我们的恢复译本，乃神圣启示的集大成。基督徒读圣经，已经读了十九个世纪，他们所读的圣经，与我们手中所拿的圣经，内容一样；他们研读的心得，今天都已出版成书，供我们参考。当我们翻译新约圣经恢复本时，我们不是仅仅研读了几十年；我们乃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可以说是承先，并且多少也作一点启后的工作。

在第二世纪，召会中的圣徒对圣经的认识，不象今天这么清楚。十九个世纪以来，许多学者潜心研究，并将他们研究所得，刊印成书；人只要有心，都有路能阅读。在福音书房服事的弟兄姊妹，将这些书全找了出来，并花工夫研究；他们每天从早工作到晚上十一点。我个人也是每天工作十小时左右，非常疲累；有时无法亲自查读参考书籍，就分派弟兄姊妹去读。若非如此，一本好的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是无法产生的。

所以，这本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，乃是我们承继十九个世纪，历代圣徒读经心得所翻译出来的，价值宝贵。现在只求主赐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的辞句、语体、节奏等，读起来能通顺、达意、典雅入耳。我有把握，虽然新约圣经恢复本的节奏不在和合本之上，最低限度也不在其下。我们很快就要翻译书信，以弗所书乃是高峰，是最难的。在原文里，以弗所一章主要的部分就是一、二句话，所以对翻译的人相当为难。如果断句不准确，就会走了意思；但要连起来真难。同时希腊文的语体接近英文，不是近于中文；有的倒装句很难翻，要使语气连接起来需要工夫，否则原意就会走了样。因这缘故，所有圣经中文译者公认，六十六卷圣经中，翻译最差的就是以弗所书。

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交通家中聚会。首先，行传二章说，五旬节那天得救的有三千人，他们随即挨家挨户聚会。他们不是聚小排，乃是挨家挨户聚会。第二，一说到小排，似乎能大能小，各随人意决定；但一说到家，没有人能把家改大或改小。第三，家乃是最小的团体单位；一件事如果能推动到家，就是作彻底了。所以我们不仅是分排，更是分到以家为单位。一年半前我就说，我们要作到一个地步，每位圣徒家中都有聚会。不是刚强的家有聚会，软弱的家就没有；不是积极往前的家有聚会，退后或不太聚会的家就没有聚会。我们乃是愿意家家都有聚会，包括软弱的、久不聚会的在内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：有的圣徒既久不聚会，怎么还能在他家中有聚会？只因他久不聚会，所以需要我们在他家中设立聚会，送聚会到他家。他久不聚会，就是因为他家里没有聚会；如果他家里有聚会，他自然就聚会了。几乎所有的圣徒，只要你能在他家设立一个聚会，要他聚会就不成问题。因此，恢复久不聚会的圣徒最佳的路，就是把聚会送到他家，而不是叫他来聚会。只要到他家聚一次会，他就会聚会了。所以，我们看见，圣徒久不聚会的问题，乃在于我们没有送聚会到他家；因此，责任是在我们身上。盼望我们都能转观念，不是拉人来聚会，强人所难，乃是要把聚会送到人家。好比请客，人无法来吃，你把菜饭送去，最低限度他也会尝一口。如果弟兄姊妹肯配搭，送聚会到久不聚会的圣徒家里，我不敢担保他马上得复兴，但至少他起来聚会的可能性很大。所以我们必须作这事。

送聚会到家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解决家庭争端。一个圣徒久不聚会，可能不为别的，就为家庭不和，因为越不聚会，夫妻彼此吵嘴得越厉害，越不敢聚会。一个作妻子的圣徒，可能十八年不聚会，也已经喊冤喊了十八年，无处申诉。忽然有一天，圣徒送聚会到家，与她一同唱诗祷告，她里面得了滋养，欢喜快乐。之后，妻子就会祷告：“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的丈夫，使他和我们一样，也能起来享受你。”再者，十八年不聚会，孩子也必定跟着不聚会；现在因着送会到家，孩子们也必然皆大欢喜，得着救恩。这岂不是一举数得。

二十五年前，台湾医界曾实行“到府打针”，现在我们要实行“送会到家”。这一送会到家，不仅人起来聚会，更给他的家人和亲友一个莫大的机会，得着主救恩的福音。我相信，我们若肯这样实行，每周送聚会到十个家，最少会有五个家起来。现在台北至少有六千人久不聚会，约近一千五百至二千个家，有的家里只有一、二人得救。如果三个月内，我们能把这二千家看过三至五次，至少会有一千家兴起来。这实在是绝佳的路；值得我们努力去作。所以对改制的实行，我们不只鼓励，还得找出具体的路，以产生繁增的果效。

已过一个半月，小排聚会，也就是家中聚会人数，整整加了一千人。我曾说，小排人数一超过十二人，就该分两排。但现在有的排超过二十四人，还不肯分。我也知道你们的心情，因为我也是个人。某个会所有一个很好的排，陆陆续续带了一百多人。我曾去参加，真是“门庭若市”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不愿意分，因为都喜欢那个小排。我也不敢去摸，恐怕一摸就有人不聚会了。好比温室里的花朵，一动就死了。再者，人是习惯群居的；常常来在一起，就会有感情，都愿意亲热、密切。然而我们要看见，不分排，不分家，繁增可能就到此为止，弟兄姊妹要受造就，就大受限制了。所以这个会所的那个排，现在扩增不了，停滞不前了。到处都是类似的光景。

生物的定律乃是老了就难结果子，属灵的原则也是如此。比方一个家移民到新的地方，要扩展主的福音，传讲神的真理。一年内可能带进十五人，然后繁增至三十或五十人。一旦到了五十人，繁增的速度就减缓了，如同人老了生不出孩子，树老了不结果子。要结果子，必须要有新枝。若要这五十人结果子，就得分家分排；但人情很难免除。不仅如此，人都喜爱排场。这么多人一聚起会，唱诗，祷告，真味道，内容、话语真是好，若是分家就了了。但是不分，要繁增就很难。譬如种树、植草，如果不分散种，就会挤在一起；散开来种，开始时很难看，过半年、一年就繁生遍野，非常美丽。盼望老人们都能改观念，看清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，而能好好地去作。

若是现在每个家中聚会都是六个人，台北市召会就会有一千个排。也许这样的小排很弱；但只要老人们肯好好带领，积极照顾圣徒们往前，过一段时间，必然会看见小排强壮，人数繁增。问题不是小排刚强或软弱，而是老人们肯不肯去带。如果老人们愿意这样往前去带，必定会有果效。已过一个半月，全台北市小排增加了一千人，这就是老人们努力经营的成果；这也证明只要老人们肯带，圣徒们就会跟上。

弟兄姊妹的亲友邻舍、同学同事都很多，如果老人们积极带领，每个家聚会一个月繁增一位，并不是太困难的事。如果每个家一月繁增一位，台北市召会一月就有一千人的繁增，一年就能扩增一万二千人，也就是繁增二倍。这样繁增产生的新人，必定是常存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是从马路上勉强来的，也不是发福音单张、打电话请来听福音受浸的，而是与圣徒有肉身关系的亲人，或亲密的朋友，容易被托住、受带领。所以这样的繁增，是最有果效、也最具体的。

这就是改制具体实行的二个步骤，或说两条路：第一是恢复久不聚会的圣徒，方法乃是“送会到家”，即使不能一周送一次，至少两周送一次，并且要坚定持续；第二是分排，一超过十二个人就分两排，以激发圣徒们福音的灵，积极在他们的亲友邻舍、同学、同事中开展。

我们都是属主的人，除非我们所信的主是假的，不值得我们去信，否则我们就得向他认真、绝对、忠心。我们一周有七天，除了主日分别归主，至少还该拿出一个晚上奉献给主。新路的实行，不是要求弟兄姊妹奉献一天，只是一晚，从七点到十一点。再者，这也是我们事奉主的一个明证，让亲友、邻舍、同学、同事都知道，我们每周总有一个确定的晚上，从七点到十一点是聚小排、传福音、读圣经；并且那段时间很自由，可以来吃饭、喝茶、用水果，早到晚到、先走后走都可以。这样作必然大开恩典的门，使福音广传，使圣徒们得着真实的造就与操练。

实在说，这样的实行不仅是我们该作的事，其所带给我们的益处，更是不可胜数。首先，“送会到家”就是雪中送炭。原本有一家人对主很冷淡，怎么烧都烧不热；现在你送聚会，就是送炭火去他家，将这家的炉子点起来，不仅烧旺人的灵，也烧去他们的家庭纠纷。原本夫妻就喜欢吵嘴，一吵就互不理睬；现在最多不睬六天，到了家中聚会这一天，还得一同读经、祷告、唱诗，不睬也不行。所以，这乃是一大拯救。同时，这对家中的儿女也有莫大的影响。我们都知道，自己的儿女最难办，谁都无法在自己儿女身上夸耀。但是每周在家里有家聚会，就会给儿女一个绝佳的机会，接受属灵的喂养和熏陶，留给他们美好的榜样，无形的益处很大。

台北到处是公寓，一栋公寓有几十户人家。你有了家中聚会，久而久之，人都知道在这栋公寓的这一户人家，每周有一个晚上专门传讲主耶稣。这样，若有人遭遇苦痛、堕入深渊、灰心失丧，想寻求安慰、同情或帮助时，自然会想找信耶稣的人。从前人会想到礼拜堂，现在他们会想到找这一家，因为这一家每周都有一个晚上传讲主耶稣。不仅邻舍，就是同事、亲友、同学也是如此；因为我们不仅在家里传讲耶稣，也在上班的地方作见证。如果我们坚定持续，恒切祷告，亲友、同事一年不来，三年也会来。这样长远实行，繁增就是必然的结果了。

家中聚会也能启发圣徒们生机的功能。在主的恢复里，今天仍有许多圣徒说，他是不会说话的，不知道怎么传讲主耶稣。有些老弟兄、老姊妹移民到美国，本来连英文字母也不懂；但是听来听去，久而久之，他们也会说几句简易的英文。同样的，我们不是不会说，乃是不说。家中聚会是把聚会送到圣徒们家里；即使他们不会说，聚会逼他们说，也托着他们说，自然他们就学会说了。另一面，家中聚会是最自然的，有如闲话家常，不必象大聚会需要有口才、恩赐，讲得有条有理，只要说就是了。

所以，家中聚会不需要整齐，不需要好看，不需要口才，那些都是军队里的要求。一个家所需要的，乃是温暖、人情、爱心，才能真正托住人。坚定持续地实行实行家中聚会，不可一曝十寒，却要细水长流，一年五十二周，周周不废。即使有特别聚会、训练、集中聚会，也尽量不用家中聚会的时间。如果台北市召会有一千个家这样实行，长远而论，果效、利益是无法计算的。这一点盼望老人们能看准。

已过两周我参加几个小排，很受鼓舞。上周六我参加了一个所谓的“边疆排”，因为路程较遥远。起初我有点担心，一听名称是“边疆排”，恐怕只有几个人，并且拖拉得很厉害，那就不太好。岂知到了一看，根本不是“边疆排”，乃是“中央排”，圣徒坐得满满的，有的还不远千里，从香港来。那是一位寡居的姊妹，全家初信得救，很喜欢看我们中间的书，定意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跟我见一面。她听说我到台湾，也就来到台湾，知道我会参加小排，所以也全家赶来聚会。在那个排里，的确个个都是“中干”，祷告很刚强，也都尽生机的功用。散会时，众人都出来互相送行，温暖又感人。那个排里的圣徒都很爱主、爱弟兄姊妹，的确是好榜样。

这个小排也证明，台北市召会真是富足。小排里有五个家，个个家都够资格成立一个排。他们都爱主，祷告又强又响亮，生命读经信息也追求得好，读得有灵、有生命，段落分明。如果这五个家都打开聚会，必然家家都会带进人来。

凡从事社会运动或推展活动的人都知道，一个活动要深入基层，就不能只得着丈夫，而不管妻子和孩子，若是那样，那个运动或活动定规行不通。如果得着妻子和孩子，推动起来则是易如反掌。我们实行家中聚会，目标也是得着每个家的妻子和孩子。这样作的结果，必然使全家都作主的精兵，为主作工，传扬主的福音。

再者，行传一章八节也告诉我们，要先从我们的“耶路撒冷”作起，然后向外扩展。我们怎么作，我们所带得救的人也会跟着作。我们带亲友得救，亲友就会带他们的亲友得救。这样就会生生不息，不必再倚靠福音大会，另作什么大工，人数自然会快速繁增。这一点盼望老人们慎思明辨。

我们所交通的，乃是合乎圣经的实行。这是使徒行传里的路，也是书信里的路。主耶稣在地上时，也实行这路。祂不是只开福音大会，乃是到处传讲，随走随传，无论在海边、在山上或在家里，祂都照样传。祂还曾特地到撒玛利亚，送聚会给那撒玛利亚妇人。祂这一送会到家，那撒玛利亚妇人就得了救，回去大作见证，结果当天撒玛利亚全城都轰动，并且大大地受益。

今天我们受了基督教传统的影响，拘泥于规条、形式，总喜欢在会所里聚会，并且还要安排题目、定规时间。结果千辛万苦，也没有得着什么人；即使得着人，留下的常存果子也寥寥无几，都流失了。因此，我们绝不能再走这条枉费的路。前篇信息里我已经说过，一九四八至一九八六，这三十八年里，全世界最闻名的布道家葛理翰，他无论到哪里开福音大会，听众总是高达数十万，记名的为数也不少。如果象他这样一个有才干、有学习、具有强烈影响力的人，三十八年能专门作家中聚会，我相信现在他至少能在美国兴起几百万个家。如果在美国五十州，有三百万个尽功用的家，整个美国就会翻转过来。

我交通这些，乃是帮助大家眼光要转，不要再去注意大聚会、讲好道。一注意大聚会、讲好道，我们的工作立刻会被杀死。今天我们不仅人数少，尽功用的人更少；所以稍有繁增，立刻觉得吃不消，不知道如何喂养。这样作乃是把我们自己捆绑起来。因这缘故，我愿意全地各召会都接受这交通，不要再倚靠大聚会、讲好道，乃要靠家中聚会。各地的同工、老人们，无论你们怎么作，惟一的实行就是作家中聚会。只要能在家中聚会作成功，你们所在地的召会必定活起来，人数也会繁增。

家中聚会的内容，就是使用主恢复中的真理。主恢复中的真理，乃是论到神新约的经纶；也就是国度的福音。主耶稣在地上，就是传讲这真理；使徒出外作工，也都是传讲这真理；我们也该传讲这真理。感谢主，今天在基督教中，国度福音讲得最多、最深、最清楚的，就是主的恢复。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就能从主恢复的出版中，找出合式的材料，供家中聚会追求、造就之用。

台北郊区有一个团体，十年之内繁增了一千多人。他们的实行就是类似家中聚会，并且刊印造就信息，用的就是主恢复中的材料，由信徒自由取用。第一篇是“加入教会”，第二篇是“读圣经”，内容都是倪弟兄在《初信造就》里的信息，而且一字不改；第三篇是“如何享受灵粮”。在这十年当中，这个团体的繁增率是最高的；而他们所用的，乃是我们中间的材料。

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我们用自己的材料，没有别人用得热心。似乎我们好饭吃多了，所以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所以，我们中间的丰富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们不肯好好去使用。主赐给祂恢复的真理，乃是最完全的，你们无须再苦思讲什么、怎么讲；况且你们煞费苦心、绞尽脑汁所讲出来的，也不见得比书房印出来的更好。主恢复里的材料这么多，这么丰富，不只有上百篇，乃是有上万篇；你们应该学习好好使用，从这上万篇里选出一篇，或半篇，供应家中聚会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教同工们先消化信息，然后在讲台上讲给大家听。现在我要改口请求你们，不要再那么作，只要照本宣科，重读、重读、祷读，让大家在聚会中消化、彼此传讲。如果已过

二十年，同工们在台湾是这么作，我信主恢复的人数今天是四倍之多。别的基督教团体没有内容，也知道自己的缺乏，就借用主恢复的丰富，结果带进了倍数的成长；使那么多人得救、蒙恩、受造就。

今天台北市召会只有将近五千位圣徒，也没有多少的服事。台北一会所在这三十年中，也没繁增出一千人；然而别人就是一对夫妇，到一个地方去白手起家，实行家中聚会，用主恢复中的材料，十年之内就繁增成一千人。这证明我们的家当是太丰富了，但我们的同工天天在这里作工，还作不出来，实在不能交代。不用说各大城市的召会，就是在各乡镇的小召会，也都有我们爱主的弟兄姊妹，比起其他团体都容易作工，但这些年来我们没有作为。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研讨的。当然这不能全怪同工们，根本原因乃在于我们的制度。所以我很懊悔，没有早五年或十年回台北改制。现在我们都必须醒悟，已往的作法不行，不灵，也已经落伍了。今天我们不能再闭门造车，乃要照着圣经的启示，接受这样的实行。以整个基督教的光景来看，主的丰富的确在我们中间，在祂的恢复里。然而已过这二十年，由于作法不得体，我们停滞不前，别人却因作法先进而捷足先登，把我们的真理拿去使用，结果他们繁殖扩增了。虽然如此，主恢复的真理能够传开，我们仍应该喜乐。

所以弟兄们，你们的眼光要被开启，要改变已往的作法，不要再去想讲什么更好的道。盼望大家能积极使用主恢复中的真理。如果长老们能预备信息，给圣徒们在擘饼聚会后、祷告聚会后及家中聚会追求，圣徒们必定大得喂养、造就。根据统计，参加真理课程的人数，比从前参加大聚会的人数高，这证明圣徒们的确喜欢读真理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习好好使用主恢复中丰富的材料，不是死用，乃是活用。我们的家当多，道也丰富，使用起来是便捷且无穷的。

盼望我们都肯转观念，把注意力和心血从大聚会转向家中聚会，高抬、看准并强调家中聚会，因为召会繁增的命脉和生命线，乃在于家中聚会的实行。实行家中聚会，既能带进人，也能托住人，同时又具备生、养、教的功能。这才是真正改制的实行。我希望长老们好好考虑这件事，看重这件事。

家中聚会的益处很多；大聚会能作的，家中聚会也能作。如上周六的一个家中聚会，就有两位新人在浴缸受浸。大聚会捆绑人，讲道杀死人；家中聚会却能启发信徒生机的功能，鼓励人尽生机功用。在最近一次同工聚会中，我告诉同工们，真正的学作工，乃是学不讲道而作工，就是不讲道还能作工。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；祂没有规律地讲，三言两语可以，长篇大论也行；祂是没有定所、定时地讲，在哪里都能讲。这是我们的同工们该学的。我们要反我们中间已往的死规条和规律。

另一面，我也提出一个警告，各处的长老们，要接受新的带领与实行。这个召会在你治理下已经三十年了，也不过如此；若是你能找一个比你年轻些的弟兄帮助，那是最好的事。他们的学习可能没有你多，但作起事来不一定比你差。你可以让他们试试，有一点事奉的学习。已往我们忠于圣经的教训，不愿意走不照圣经而行的路，所以特别重要的事，我们都要再三考虑圣经怎么说。关于同工、长老的设立与资格，这件事可以从两面来看。一面我们应当照圣经而行；另一面，我们长久研究，因着我们的同工没有考试，也没有考绩问题，多少似乎成了害处。今天各大公司、政府机关，都有考试和考绩，连外交官都得考试。人就是人，即使蒙主的救恩，我们仍不能否认自己是堕落的；就是我们属灵的学习再多，今天还没有被提，我们堕落的天性仍在里面。我绝对相信，如果这三十年，我们在台湾对同工行使考试和考绩制度，同工们作出来的成果，就会比今天多得多。

对于长老们也是一样，我考虑多年。圣经里找不出长老任期多少，好象按我们的领会，长老一作就是终身，如美国的大法官一样。如果你这长老一直有学习、肯上进，是圣徒中的“长老”，

那是可以。但如果你作长老二、三十年，召会在你治理下也不过尔尔，这就证明，时候已经到了，你该让贤与能，给比你年轻、有学习的弟兄作作看。如果非得同工出来说话，大家不好意思说，并且也不美丽。我盼望长老们都有“自知之明”，能看出圣灵验证的人是谁，让他们来带领。这样，召会才能有新的起头和盼望。

实际上，我们的制度本身就得更新。我们太老了，拘泥于三十年前所学的那套，思想跟不上时代，使用的器具也落伍，谋划、作法都老旧了。今天我们不能再守旧，乃要重新积极学习。如果我们的同工们不肯好好重新学习，一旦改制，或者离开台湾，就会象失业一样，无事可作，因为你什么也不会作。然而，有的同工可能会觉得，还是他们那一套好用；改制，或者另外起头，不一定是对的、好的。那我就要说，你那一套若是真的好，请问繁增在哪里？

求主赦免我，也请你们原谅我，在此说自夸的话：二十三年前我到美国，是赤手空拳，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空空的，没有帮手，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作，也没有供给，完全是主供应。初到美国开工时，根本没有会所，乃是在一个中国弟兄家，位于黑人区，从那里起始开工。然而我离开台湾时，留给同工们一大片家当；全岛各主要城镇都有会所，弟兄姊妹成千上万。最近这十五年，由于台湾政府带领得很上轨道，经济发展迅速，圣徒的奉献也强；但我们的工作却毫无进展。这都害在我们的作法上。

我没有意思责怪任何人；我是愿意大家醒悟过来，看见我们的作法不对，制度也不对，需要通盘检讨，从头作起，全数改过。你们在座的，都是全地最大召会的长老们，有二十一个会所在你们手中，你们必须领悟，只有改制才有路。面对当前的光照，你们都要自问：是不是我太老旧了？是不是我的作法太陈腐？是不是我还有资格在这里带领？要一直问自己“是不是……？”我们今天是在主面前生

活，向着主是有责任的，将来还要向祂交账。我们不该就这样晃晃荡荡，得过且过。二十年很长，也很快；已过二十年，我们没有减少，却也没有繁增。我们应当完全醒悟过来，全盘翻新，抛弃所有的老旧。如果我们都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召会在我们的带领下，自会有繁增的美景。

第七篇 改制与宗教相对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基督教墮落的原因，乃是由于离开灵、生命、基督、召会，而落到仪式、作法、组织、制度里，成了一个宗教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西教士到中国来以先，中国没有“教会”一辞；乃是西教士来了，把基督教带来，为着表达所谓的教会，就造出一个“宗教的会集”，简称为“教会”。时至今日，“教会”一辞已经用了二百多年，并且被别的宗教拿去使用，如佛教有些团体，近几年也将其名称改为佛教会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一般人所谓的“教会”，已经堕落到宗教的境地，宗教的水平，完全成了一个宗教。

从启示录开始，历代以来，主一直呼召信徒要出来。不是从真正的召会里出来，而是从堕落的教会出来。启示录二至三章给我们看见，即使召会堕落了，主仍要信徒留在其中作得胜者。启示录十七至十八章清楚指明，主所呼召要信徒从其中出来的，不是召会，而是“教会”，一个宗教的会集，也就是那个宗教的组织。然而直到今天，包括主的恢复在内，始终都没有完全脱开那个组织的影响。不错，我们愿意答应主的呼召，脱离那个宗教的组织；但用一句土话来说，我们是脱得“拖泥带水”，没有脱干净，直到今天还是满身泥水。宗教的产生

创世记开头给我们看见，神造人的时候，给人造了一个灵，用以接触祂、接受祂，甚至盛装祂并彰显祂。因这缘故，人里面对神就有了一个需要；这个需要神的感觉乃是天生、神所造，自然而然在人里面的。不管人堕落到什么地步，他里面仍然有一个要神的心。这是人无法否认的事实。文化的发明代替人的需要神

所以，从人类六千年的历史，我们看见，一个民族无论是文明或野蛮，其人民里面都有一个敬拜神的心，因为人里面有灵。这就如同人有胃，所以需要吃饭；至于吃得对不对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照样，我们人里面有个属灵的胃，就是我们的灵，所以我们有对神的需要。人未堕落时，没有宗教的需求，因为人能直接接触神，享受神作他的满足，并不需要有什么规条、仪式、组织、制度帮助他，乃有活的神自己作他的引导。然而人一再地堕落，首先是亚当堕落离开神，然后是该隐进一步堕落，从神的面光中被赶出去，而失去神的同在。因这缘故，人就需要神的代替品，来得满足，于是宗教进来了。

创世记四章给我们清楚看见，该隐的子孙发明了文化，作为人需要神的代替品。原来神是人的一切；因着人失去神，从神的面光坠落出去，远远地和神隔离，所以无法满足深处最重大的需要。这时人只得照着人生的需要，发明文化。这些我们在创世记生命读经里，说得非常清楚。为着满足人生的需要，人发明了各种文化，特别应付人身体方面的各种需要。如有人发明畜牧，有人发明铜铁利器，有人发明音乐。畜牧是为着饮食，就是生存；铜铁利器是为着保障，就是国防；音乐是为着娱乐，就是享受。这是人类为着因应堕落的需要，而产生出来的自然结果。

人类的文化，乃是因着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。例如：人坐牛车不觉满意，就追求进步，发明了汽车；坐汽车不满意，就造出飞机；光有飞机也不满意，还想登上月球，就发展出火箭。人类所以造出鼓笛、琴瑟，发明音乐，都是因为人的魂里有一种需要，需要精神上的愉快和享受。再者，人堕落后，地受了咒诅，出产有限，人类就开始你争我夺；为了安全与保障的需要，于是就出来铜铁利器，造出刀、剑、枪、矛。然而，人至终发现，其实人最大的需要，乃是在自己最深处的灵里，人不能饱足，因为人里面有敬拜神的需要，所以就发明了宗教，拜偶像。

在二十世纪的今天，这科学文明发达的时代，以台湾为例，虽然各面都相当进步，教育普及，教育水准提高，科技更是昌达，但拜偶像的情形亦随之更为兴盛。所有电台、电视、广告媒体上，处处可见宗教受欢迎的情形。特别是佛教，只要倡导行善上天堂、犯罪下地狱，人就完全相信。美国的情形更是令人难以置信，这么一个先进、顶尖的科学国家，竟然也有人跟着泰国和尚留小辮子，穿着和尚袍，拿着佛教器物在街上敲打说唱。若说这种光景出现在非洲，还不那么令人费解；但出现在美国洛杉矶，可真是令人费解。好象现代人都是饥不择食，因着里面敬拜神的需要日盛，就病急乱投医。

一九六〇年代，正是美国青年的一大转变期，产生了所谓的嬉皮；主的恢复正好在那时进到美国，因而得着了许多嬉皮。他们中间有些人，现在都是召会中的好弟兄。一九七七年，我在安那翰释放创世记生命读经时，说到“柱子的建造者：巧匠户兰”。我说，你们青年人都错了，特别是美国的青年人；你们该用功读书，好好受教育，你在主恢复中才能不只成为柱子，并且成为建造柱子的人。一位弟兄得着这篇信息莫大的帮助，他原只想读完高中，但因着那篇信息的影响，他去攻读语言学，并且定意拿到博士学位。

我的点在这里，宗教是人类文化为着人类生活，演变出来的一个东西。六十年前我读到一本书《两个巴比伦》，书上告诉我们，创世记十一章记载，人类在巴别造了一座塔，塔顶高得几乎通天；而在巴别塔上的每一块砖上，都有一个偶像的名字。这就指明，在创世记十一章时，全地的人都拜偶像。

所以在约书亚二十四章二至三节，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，“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、和拿鹤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事奉别神；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从大河那边带来。”当世人都拜偶像时，神就从拜偶像的人中，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，使他和他的后裔能事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在新约里，主耶稣是神成肉体，呼召门徒跟从祂，并差他们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，将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。但是基督教却再度把主这救恩，弄低到人类文化里，成为人类文化里的一个宗教，一个组织。

神的确是智慧的神。如果从摩西时代起，没有摩西五经写出来，以后也没有其他经卷写出来，今天就没有圣经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不知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步。感谢主，不管人类如何走下坡路，也不管基督徒如何堕落，总有一本圣经在这里，作暗中之灯，世上之光，在黑暗的世代中照耀。同时圣经又象一条轨道，摆在人前，指引人正确的道路；虽然走不走在乎人，但轨道永远在这里。

主恢复的工作与堕落的基督教相对

堕落是没有尺度的；不仅世界、人类是每下愈况，就是基督教也成了一个每下愈况的宗教，一直往下去。虽然如此，主在历代仍有祂恢复的工作，不断兴起一班班爱主的人。我们知道，旧约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，遭到耶洗别的追杀；他就受惊吓而灰心，到一个地步逃得远远的，跑到罗腾树下求死。有天使加力与他，他就走了四十天到何烈山。这时神临到他，他就控告以色列人说，他们“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”。神的回答似乎是说，“以利亚，你不要在我跟前控告以色列人；你错了，不只你一个人；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。”

我说这话，乃是盼望你们记得，不只在以利亚的时代，就是从那时起，在召会以后的历史中，每当召会堕落时，神都为祂自己的名留下“七千人”。写召会历史的人很多，写得最好的乃是弟兄会一位学者布饶本，他写了一本《走天路的教会》；这是一本最有属灵眼光，也是属灵眼光最高的召会历史。他就是照着“主为祂的名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”这一条线，从使徒时代直写至今天。

我们一点没有骄傲的心。六十年前，当主在中国兴起我们班青年人时，我们里面就有这种感觉，也有这个心愿：主啊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就是你为自己的名所留下的那七千人。什么叫作主的恢复？认真说，主的恢复就是祂为自己的名留下七千人这件事。因着我取这个态度，也采这种立场，我的行为和表现，就引起了人的误会。无论是社会或亲友都误会我，因为我不只不随从风俗，连所谓的宗教也不跟随。宗教是往下流的，主的恢复是往上溯的。主的恢复到了美国，不过三、五年，就受到基督教的反对；这并不是因为主恢复中的真理错了，主恢复的真理乃是如同精金，不怕火炼，越敲、越炼越明亮；真正的原因，乃是下流容易，上溯难。

我是个微小的中国人，一点不值得注意，直到五十几岁，还未曾出过洋，也未曾去过美国。然而就在美国，为着维护我们中间的真理，被迫诉诸于法，上告于“该撒”：美国宪法时，全美国的社会，五十州中，竟有二百六十几种报刊，一同反对我这个小小、微不足道的中国人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乃在于面对一个那么强大、那么深高的美国基督教，一个小小的中国人，竟然胆敢吹另一个号筒。然而真理就是真理，求主宝血遮盖，他们对我是毫无办法，莫可奈何，因为我完全按真理而行，按法律而行。从六〇年代起，基督教就有人散布谣言，写匿名信陷害我，说我是共产党，惊动美国联邦调查局明查暗访；但我无所惧怕，因为我不作亏心事，不怕在法律面前站不住脚。我接受这样的调查，结果一切显明我在哪里。

主的恢复走下坡

总括来说，基督教是往下流，主的恢复是朝上溯。今天我们推动家中聚会，完全是天经地义的实行。主的召会在地上走的路，从开天辟地就是这条路。乃是因为基督教堕落了，完全堕落成一个形式、组织的宗教，把家聚会废掉了，才落到今天这局面。弟兄们，我们要坦白承认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仍未从基督教传统的影响中脱干净。你们原谅我说，特别是已过这二十多年，我们不再朝上溯了，我们乃是往下流，流落到形式组织的情形里。

现在你们稍微可以了解，为什么我一年半前回来，就强调要改制，要把一切翻掉，以推动小排聚会。我也当着你们众人的面，承认我的错，因为我也在堕落之中，我堕落的血也是不干净。一说小排聚会没有带头的，乃是个个带头，结果我们又出来一个“中干训练”。所以不仅你们这样想，我也这样想；不只你们没有脱干净，我也没有脱干净；作出所谓“中干”，又把小排聚会弄了了。也许有人认为这不是事实，因为若没有中干，小排聚会不可能存留至今。但就是有中干，才害了小排聚会，限制小排不发展。我们只要平心静气地核对一下，就能看见，凡没有中干的小排，都是兴旺的，门庭若市，个个都干。

前一篇信息我们指出，台北市召会有四百个排，已经一年半了，还没有分排。我从起初就说，我们的小排最好达到一个地步，每位圣徒家中都有聚会，家家都有小排。所以不仅没有中干，没有带头的，更没有等次之分，谁都可以带领聚会、选诗、祷告、讲解真理、申言、作见证等，人人都能说神的话。台北市召会是我第一个释放这信息的地方，但直到今天，台北市召会还没作到这一点，最可能的原因就在你们长老同工身上。说好听一点，是你们保守、忠心，不敢放手，深怕一松手，就出事。但实在说，是你们抓太紧，管太多，以致圣徒无法往前。

我为你们这些情形，常在主面前祷告。一面我很敬佩你们，特别是你们向主恢复的忠诚，以及深怕召会受亏损，那种兢兢业业的态度。因此，若是可能，即使晚上睡觉，你们也盼望能把召会托在你们枕头边。尤其是年长的圣徒，你们的忠心和牺牲，已不是三年、五年的事，乃是大半辈子，最少二、三十年。我相信你们的奉献，在主面前都有价值，主也都会记念。然而我盼望你们知道，有时你们是过了一点，以致延误了主的事。所谓过了一点，就是抓太紧，反而成了限制。我举二个例子，让你们清楚看见管制怎么害事。在一九四〇年代，伦敦的贵橡是全球属灵最高的地方。我们读他们的书，并且多年得帮助，也曾在一九五五、五七年，请他们的领头人到我们中间来访问。

到了一九五八年，我应邀回访伦敦，和他们同住了四周，就看见几种光景。其中有一点，就是他们的领头者，因为属灵眼光高，所以看一切都不行。有将近百位青年人，都是有为的青年，好些是大学生，都在这位带领人之下，多年受他的训练。后来他们都想出去，为主作工。但这位带头者看这个也不行，看那个也不象样，所以就把他们都扣在手里，放在自己的“口袋”里。

有一天，那些青年人一同来约我，和我有一次野餐交通。他们中间几位领头的，就问我一个问题：“李弟兄，我们在这里受这么多的带领和成全，目的就是为着一个负担，盼望能往外去为主作工；但这里就是不许。你看怎么办？”对我而言，这是把我摆在十字架上。我照着主在我里面的带领，说了没有损伤任何人的话，应付了那个局面。

我的点在这里，请你们看清楚，若是一直这样约束、管制，召会和圣徒必定会落下去。因为，越是管制越无法发展，人数自然会越来越少，慢慢就寥寥无几了。在这位为主大用的弟兄还没有故世前，那里的召会和圣徒就已给管制得了了。到一九六五年，离我去那里访问不过七年，那些与我有交通的青年，就都四散离开，统统给管制得随流失去了。这说明，人只要管制生育，就不会有繁增。

第二个例子是，我家乡烟台的弟兄会。几乎就在我得救的第二天，主带我遇见一个弟兄会。那里的带头人，是位英国的老弟兄布纳德，年幼时就在弟兄会著名的教师牛顿门下受教，后来作了内地会的西教士，到四川布道。不久，他觉得不能那样作，因为他看见的乃是弟兄会的亮光；于是他辞掉那职分，受引导到烟台，自己发起一个弟兄会的工作。

这位老弟兄六十岁时，我才二十一岁。起初因着他会讲解圣经，就号召了一班人。哪知凡被他号召去的，至终在属灵生命的功用上，都被扼杀了，因为他管制得很厉害。他在烟台作了几十年的工，一点也没有发展，仍旧是一个小团体。我在其中聚会七年半之久，看见年年不加入，并且越过越缩减，至终几乎减得一个也不留；我就领悟，其中必有问题，真理讲得那么高，却一点没有发展。幸亏山东还有别的公会，布道、接触人，否则福音一定传不开。我既有这样的看见，就知道他们的路有问题，不能那样跟着走。

我举这两个例子，特别是为你们年长的圣徒；我盼望你们年长的同工想想看，我们这二十年来就是这样，重蹈了他们的覆辙。我们有一种所谓的属灵标准，讲属灵的道、十字架的道、复活的道；这都是应该有的，叫我们能合乎神的要求。但这个标准，却使我们放不了手，深怕一放手就出事，圣徒们就放肆、不属灵、不走十字架的路、不在生命里、不照着召会的带领而行。结果，一面我们的道很属灵，另一面我们没有开展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属灵有问题。

虽然这些年来，我们属灵的身量不能说没有增加；但不可讳言，加得不多。有一种情形把我们属灵的身量限制住、封死了。召会是一粒生命的子粒，如果我们给它机会落到土里，再把土掘

深，让这子粒埋进去，然后用水浇灌，让风来吹、阳光来晒，结果一定生长、结实。已过十年，我们这棵树在这里，似乎年年不长，既不发枝条，也不结果子，没有繁衍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乃是我们自己捆绑了自己。捆绑我们的路，就是我们的宗教，也就是我们作工的方式。

我愿意你们知道，为什么前年十月我回来，一个晚上就设立五十二位长老。从一九七九年起，每逢张晤晨弟兄到美国，我都对他提起，台北市召会应该再设立几位长老，帮助治理。一九七五年我回台北，曾有一个改制，因为那时长老们年纪太大，召会整体的带领有后退的迹象，长老必须多加几位；但一时间也无法出来那么多位长老，所以就由三位张弟兄暂时带头，希望快快兴起能作长老的弟兄。到了一九七九年，还没有看见有长老兴起，我与张晤晨弟兄二人，就一同交通，要看有没有合式的弟兄，结果还是没有，所以只好再等下去。第二年，一九八〇年，我们再看一次，结果还是一样，一个个都不行。这样等了六年之久，能作长老的还是寥寥无几。

请你们容让我，给我自由在这里说诚实话。到了前年十月间，我回台北，除了几位年长同工之外，几乎就只有三、五位长老；并且你们也没有形成一个很稳当的“长老制度”。虽然有几位长老在这里，但召会的工作和行政，仍是在几位同工手里，没有真正的长老治会。一九四九年，我在台北开工时，曾很厉害地说，关乎召会的大小事务，都得带到长老聚会。那时的长老聚会，在每周六下午，常常聚到晚上八、九点，晚餐也是临时买饭盒，草草吃完继续聚会。但逐渐的，这个聚会成了同工聚会，几个所谓的同工他们说了就算；因此即使有弟兄兴起来作长老，也不过是陪衬。

所以前年我回来，与张晤晨弟兄，连同当时几位作长老的弟兄，一起把各会所负责人的名单拿出来，一一点名交通。大体而言，二十一个会所的负责弟兄们都不错，爱主，为着主，也肯摆上。我就告诉弟兄们，既然这些弟兄们都爱主、肯为主摆上，各会所就该交给他们去治理；他们都可以作长老。弟兄们没有异议，也觉得合式，所以一反已往的谨慎，当晚就设立了五十二位长老。感谢主，这是一次大的改制，推翻了所谓的“管制”，不再用我们的人手去管理，乃由主在这些圣徒里面引导、管治。过了半年，我们又设立了二十八位长老。这样，一共设立了八十位长老。不仅如此，以后又陆续加入几位。这就是要给大家看见，召会不该控制在任何人手里；只有圣灵对召会有主权，只有召会的元首有资格控制。

然而，请你们不要怪我，我还得站住我的立场，对你们诸位这样说：改制之后，我们一切的法、作为、安排，都是一个“尝试”，都是试着作作看。直到今天，我仍觉得还在试验期。所以我也担心，就是从前我怎样担心同工们在这里所作的，现在我也担心你们这八十几位长老在各会所所作的。我担心你们不约而同地“管制”，因为“管制”的思想乃是在我们堕落的血轮里。

以一个家庭为例，有三个孩子在嬉戏；谁也不教导，最大的就会管比他小的两个，在那里作王。所以管制人的思想，早在人的血轮里。请你们不要怪我，恐怕你们这些长老，原来只是各会所的“负责弟兄”，现在“高升”为“长老”了，就感觉了不起，连你们的家人也都趾高气昂。这些情形我都了解。但如果你们在召会里，的确采这种姿态：“不错，我是长老！”那么，弟兄姊妹定规给你管死了。

六十年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的经历，使我清楚看见这些实在的情形。因此我一再叮咛嘱咐，不要管制，把手挪开，让弟兄姊妹去作。我信从前你们要在家里聚会，必须长老许可；非经长老安排，有过受浸谈话，不能为人施浸。或许你们会说，这是李弟兄三十五年前带领的。所谓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；既是我打的结，今天我来解开。三十五年前那样作可能是对的，因为我

们的光不够，只看见那么多；然而今天我是“大梦初醒”，看见不对，所以大声疾呼要改制。你们若不同意，还想管制；那么这个解不开的结，就得你们自己负责。

虽然改制没有完全成功，却仍有相当的成果。今天无论何时何地，都可以在人家里有聚会，不必受管制。受浸也不必经过长老谈话；只要人愿意，传福音的圣徒就可以为人施浸。会所的浸池也不必用得那么频繁，因为家家都有自来水和浴缸；当场就可以施浸。在最近一次的福音聚会里，受浸的有五、六十位，都是在各楼用小浸池施浸；施浸的安排和谈话也都很生机，是由圣徒生机地作。我看见了就很欢喜。当我去参加小排时，心里更欢喜；当场有人愿意受浸，就有圣徒去放水，然后由两位“无名小卒”在浴缸为他们施浸。这样生机的实行，乃是圣经所启示最高、最正确的路。

一九三二年夏天，一位寻求主的人，有天晚上七、八点来找我。由于天气炎热，我家离海边又近，我们就到海边散步。到了海边，一坐下来，他立刻问我关于受浸的事。当时我已蒙主光照，懂一点真理，立刻对他大讲特讲，诸如：人要怎样才能受浸，在哪里可以受浸，谁能施浸等，讲得都合乎圣经。我还记得自己讲得振振有辞，还引经据典。等我讲完，已经十点多。不料那人却说，“李先生，既是这样，今天请你务必为我施浸。”我说，“我不敢作这事，因为我不是长老，连小执事都不是，我不能为你施浸。”结果他说，“你刚才说，谁传福音，谁就可以施浸。怎么现在就不行？而且你不是说，有水就可以受浸么？现在前面有海，而且烟台的海边风平浪静、清洁干净，你就为我施浸吧。”我被他逼得没有办法，就在那一天为他施了浸。

后来等我带领召会时，却定规必须长老同意，安排受浸谈话，才能给人施浸；施浸的人，若不是长老，也得差不多象长老的弟兄。这都是我安排的。但感谢赞美主，这一年半以来，这个捆绑松脱了，到处都可以施浸，谁传福音谁就可以施浸。这实在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，证明我们从宗教的捆绑下解脱，完全走在合乎圣经的路上。

然而我担心老人家看见儿孙们“胡闹”，总觉得没规矩。特别是中国人，很重视“家规”、“家风”。不要说你们年长的圣徒，就是我自己，女儿都作祖母，儿子也作了祖父，我还看他们是小孩子，还是不放心。所以有时我也恨自己说，“你这个人，主真应当把你取去，免得你害了自己的孩子。”我们都知道，能干的父母，往往成全不出有用的儿女；母亲会作饭，常常女儿就不会，因为母亲看不顺眼女儿作的，就自己来。如果母亲能忍住，烧焦了也好，作坏了也没关系，只有鼓励，而不代替，至终孩子就都能作厨师了。

今天我们不用东方的方法，也不用西方的办法，乃是照着圣经。年轻人可塑性极高，很可造就，需要我们用智慧去引导、鼓励。倪弟兄曾说，一个人过了三十岁，性格就定了型，要改就不容易。所以在三十岁之前，要尽可能在性格上受造就。我的点在这里，年长的圣徒们，请你们安心，不要以为事情交给孩子们，事情就砸了；也不要以为你们一松手，召会就了了。诸位忠心的年长弟兄们，请你们都安息，只要鼓励，不要代替，年轻的圣徒自然会得着成全。

有人问，一个小排聚会的成员包括各会所的圣徒，该怎么算？其实数字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真正的繁增。如果小排聚会能够带人得救，有繁殖扩增，何必管聚会的人数怎么算？孩子生得多，喂养的工夫都没有，还管什么统计数字。现在我的孙儿辈有二十二位，还算得出来；我就盼望最好儿孙多得我数不清，那真是生养众多。一个召会或会所能算清楚圣徒的人数，就证明人数少；如果会所或召会的圣徒人数多得数不清，那真会叫我们敬拜不已。

亲爱的圣徒，我们必须清楚，主的恩典乃是在祂的恢复里。基督教往下流，是不讨主喜悦的。虽然我回来这一年半，好象一直责备，一句好话也不说，长处也不提，整天就是道短讲缺，看这不行，说那不对，专门找毛病、挑骨头。实际上，我愿意你们晓得，主的恩典是丰富的，祂的确宝爱祂的恢复。我们只要肯作，主是巴不得将上好倾倒给我们。虽然台北市召会常聚会人数未达一万，但不常聚会的已有一万多。只要我们肯好好实行神命定的路，相信神必然天天加增我们人数。有一天台北市召会圣徒的人数，将会多到一个地步，无法胜数。愿我们都看见，主的祝福有多么丰富。

所以，从今以后，在任何聚会里，若有人申言得不当，水准差一点，也不要制止，只要仰望主，或者作补充。我们不是社会，也不是军队，并不是不管制就会失控。在召会里，我们没有权力控制，只有几件宝贝的事能管制。第一，主的生命；我们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主的生命，这生命会管制。第二，主的话；主的话能发出亮光，光照人。第三，主的灵；我们相信主的灵在每位弟兄姊妹里面。第四，主自己；我们更相信，我们所信入的这位主，在弟兄姊妹里面。第五，主的爱；我们相信，主的爱也在弟兄姊妹里面；就是一位圣徒久不聚会，极其堕落，他里面还是爱主，爱召会。

这五个因素都在弟兄姊妹里面；所以不要管制，只要让这五个因素在弟兄姊妹里面尽功用；如果我们管制，这几件事物就都不尽功用了。我们要仰望主，并为众人祷告，让这五个因素在弟兄姊妹里面是活而有功效的。我们该显出一个见证，我们不是社会，也不是军队，不需要人的管制；我们乃是召会，有主的生命、主的话、主的灵、主自己、主的爱；弟兄姊妹里面都有这五个因素。即使最软弱的圣徒，特别是刚受浸的，他里面也都有这五个因素。我们若管制，反会拦阻主；我们若不管制，就是帮助主，给主一个机会在人里面作。在任何聚会里，就是有圣徒发肉体，你也不要管制，反而要祷告：“主，这是你的事，我不管制。”也许你们觉得这是矫枉过正，但我不怕过正，只担心主没有机会在圣徒里面作工。可能刚开始会有些混乱，但至终主一定会作工，因为这是主的恢复。

因这缘故，我才敢说，就算弟兄姊妹在聚会里“闹翻”了，你也要感谢赞美主，有祂的灵在我们中间，有祂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你所管的只有祷告；你可以祷告说，“主，谢谢你，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你的话也在我们中间。你是主！不管天翻地覆，不管波涛汹涌，你仍在高高的宝座上。惟你有权柄管理一切！”只要这样祷告，不要想去禁止。今天你我都要把手挪开，不要管制。特别是同工们，不要管制召会，不要怕召会变形、走样，不要想去保守。我们都得有一个印象：不要管制！

既然如此，同工、长老和全时间服事者应当作什么？在消极一面，你们不该管制；在积极一面，你们要专门去挑旺人，一家一家去挑旺。在前一篇信息里，我们已经说过“送会到家”；现在我再说，你们要去每一家作挑旺的工。有的圣徒久不聚会，你们同工、长老就该带头，去挑旺他这一家。这是你们应该作的。我盼望你们能懂我的意思。只有断了后路，才能全心往前；只有背水，才能有一战的决心。

我们在改制的实行上，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不要求整齐，乃要有活力。我的儿孙辈真是兴盛繁增；他们来在一起就是乱，一点也不规矩。每当他们来看我，我立刻会告诉他们，只准停留十分钟。因为他们是拆除大队，毁坏专家，只要陈列出来的东西，他们都非得去看一看、摸一摸，有的还踢一踢、丢一丢。对待沙发，他们是一定非跳上去不可；碰到椅子，他们是不从椅背上跳下来誓不休。所以他们要来，都得先有电话，然后我妻子会急忙说，拆除大队要来了，赶紧把家里的锅、碗、盆、玻璃杯收起来，陈列品尽可能都收藏好，否则一个个都要被打坏、拆光。虽然我感觉麻烦，但也觉得十分喜乐，因为看见一个个孙儿都活力充沛。

这里，我要请问弟兄姊妹，你们是愿意家里整整齐齐，空空洞洞，还是愿意拆除大队莅临？没有人会愿意要一个空洞的房子，里面只有两个老人家，那很没有味道；人都愿意要个拆除大队，热闹又有朝气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应该害怕召会没有生机，不要怕召会乱糟糟。我承认我可能说得太过，但我怕矫枉了还不正；我宁可矫枉过正。但愿你们诸位不要管制，只要鼓励。

召会是主的，是神的家；召会不是法庭，也不是警察局。我们在神的家中，不是作掌权的辖管神的儿女，乃是作奴仆服事众圣徒。所以作任何事，都必须合乎体统。例如有位弟兄犯了很厉害的罪，十八年不聚会，你去看望他，不要问他罪的事。也许你们有人说，如果不问罪，那召会成了什么召会？我们必须领悟，我们的手不够资格管制，也管不了这些事，因为我们的手是脏的。千万不要以为，你的手是干净的。即便如此，你也必须晓得，他犯了罪，只有主有资格对付他；若是你去对付他，也许还不到两分钟，你就气得发肉体，以致陷在罪里。所以人是难得干净的，只有求主作、让主作，才是上好的路。

我从年轻开始学习事奉主，就看见有些情形不对，很想有一天能作些什么。等过了几年，我领悟自己也是不干净的，里面也不清洁；所以也不敢去摸了。一个外科医生给人开刀时，若没有事先消毒，医院一切的器具也没有消毒，那个开刀就会有问题。不开刀，病人里面的毒可能少一点；若是就这样开了刀，房间里有毒，器具上有毒，医生的手也有毒，这病人的病情恐怕只有更加重了。

同工、长老们，不要以为你去过问别人跌倒的事，一定是对的。问是应该问；但你若不是个干净的人，你的工具也没消毒，你怎能过问。有的同工、长老去对付失败的圣徒，因着不够认识这位圣徒的弱点，结果对付得一团糟。与其如此，不如不对付。无论如何，这人既是个圣徒，里面必定有主的生命，这生命会自己顾到自己，去消除自己里面的毒素，至少会消除到所剩无几。但我们若贸然给他开刀，就会带给他有毒的感染。我相信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；不去摸还好，一去摸反而坏事。

总括来说，就是不要管制，乃要积极挑旺人。最具体的目标，就是把一家家的圣徒，都挑旺起来，使他们打开家聚会。在此我愿意说几点帮助的话。第一，无论这个家中聚会，如何拖拉，光景如何往下去，都不可灰心；要暗中祷告，并且当面鼓励，使他持续聚会，一周一次。不管成员有多少，只要能聚就好，就值得鼓励。第二，同工、长老们要把牢一点，就是每次家中聚会，都得有主的话。按我们的经历，如果不安排点材料，有些主的话，就会任凭各家、各人自由讲说，至终会自由到混乱的情形。所以最合式的作法，以台北市召会为例，就由总执事室负责，选些有供应、有亮光、有膏油的信息，供各家中聚会追求。同工、长老们则要鼓励圣徒，在这些信息上下工夫，往前去。

家中聚会不需太正式，乃要活泼而生机。由于家中聚会容易拖拉，也许七点开始，到八点半成员才差不多到齐。所以在彼此顾惜后，就可从八点三刻开始追求信息。最低限度，大家要在一起，活泼地读二十分钟信息。这好比吃饭，虽然不是大餐，至少也要个个温饱。不要以为这是件小事；如果每周或每两周，圣徒都能这样来聚一个家中聚会，回去都能有一点话种到他里面，久而久之，果效自然产生。按正常的定律，人身上总有些难治的慢性病，都得慢慢治，不能太急。圣徒们的软弱也一样，不能一下治好，只能慢慢来，一次给一点主的话，喂养、顾惜他，自然他就会健壮。所以不要急，一周一次，总有一点话给他；刚开始看不出果效，长久下来，果效就会显著。

这几周家中聚会下来，我看出一个迹象。台北市召会的家中聚会，已经要上轨道了，不再需要倚靠所谓的“中干”，也不需要倚靠什么属灵大汉，就靠每位成员尽自己生机的功能。他们来在一起，好比一堆火炭，只要火一着，整个聚会就烧起来。现在我所担心的是，虽然火烧起来了，却没有多少主的话。好象人来在一起热闹一下，结果一个聚会下来，没有主的话，也没有追求信息，就是谈天说地。这是家中聚会的大缺欠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把主的话作到圣徒里面。惟有主的话，才是家中聚会的要素。

总之，长老们要特别注意，带领圣徒作家中聚会，无论到哪一家，都不要忘了挑旺他们的灵。不要想一次把所有的家都挑旺起来，乃要一家一家好好地作。不怕慢，就怕站；每位长老一周挑旺一个家中聚会，三位长老一个月就挑旺十二个家。其次，圣徒们的灵被挑旺后，就要教导他们，如何从主的话得喂养。在每个家中聚会里，总要有这一分的供应给圣徒。这件事关系重大。至于如何作，都可以；只要注意灵活、新鲜。若是信息长一点，可以分段追求。这样，有的人早来早走，就得前一段的供应；有的人后来后走，就得后一段的喂养。就是有人晚来要早走，你也要给他一分，送他到门口，和他读一小段，交通一下，然后请他带回家追求。虽然人回去不一定看，但只要有人愿意看，就会得着供应。所以这件事是很重要的。

还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不要去拉人拖人。改制一个不好的影响，就是太重数字，以致各召会、各会所容易比较。谁参加哪个排，怎么报人数，就变得很要紧。我盼望你们都能从数字脱开；数字不过为给我们看见，到底召会是往前还是落后；何况这也不一定准确。若是为了抢数字，就把人从别的召会或会所请来聚会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不该作这样的事。

再者，我们也要注意，圣徒住在哪里，最好就到哪里聚会。我们不能说，人是在我们这里受浸、挑旺的，所以应该在我们这里聚会。我们贪图扩增、兴旺，别人就了了。如果别人兴旺，你了了，那是更好。你死了，别人能生，岂不美好。我们总要认清，我们的目标是：广传福音、拯救罪人，然后喂养、照顾他们，教导、成全他们。我们若都对准这目标，就不会斤斤计较，反会有送出去的雅量。对于新人，在合式的时机，我们也要预备材料，带他们认识召会，给他们看见召会是什么，使他们能看重召会。我们的老观念是认为，人不来大聚会，不参加擘饼聚会，就不是召会的人。这个观念必须打掉。所谓召会的人，就是得着主生命的人；只要人得着主的生命，我们就得接纳他，他就是召会的人。

我们的观念都要改一改；不要求整齐、冠冕堂皇的场面。我们不该在意场面，乃该在意实际的生活。我们要看重每一个家中聚会，盼望每位圣徒都有家中聚会。这样，凡在我们中间的人，无论他是热心、冷淡，或软弱、刚强，是老是少，都有机会被挑旺、发展并尽生机的功能。如此，主的恢复就会“遍地皆兵”，越发繁增。但如果我们持守旧观念，许多圣徒，因达不到我们整齐划一的要求，其生机的功能就要被扼杀了。盼望我们能彻底转观念，照着改制的作法而有正确、完全的实行。

第八篇 家中聚会的要点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感谢主，圣经完成后，在人类中间已经存在了二千年。这二千年以来，不知有多少人作过翻译工作。我们现在作的这本新约圣经恢复本，不是独创的，乃是承先而启后的。钦定英文译本是主后一千六百一十一年翻译的，也不是独创的，乃是承继最晚从威克里夫开始的翻译。威克里夫乃是比路德更早的宗教改革家。原来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为拉丁文，成为武加大译本；后来他主持将武加大译本再译成英文。到了一六一一年，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召集英国学者，将圣经的英文译本加以整顿，采集各本所长，成为钦定英文译本。直到今天，在英文文学中，钦定英文译本语体的优美，仍是首屈一指，有其一定的地位。

到了一八八一年，英、美的圣经学者，都觉得钦定英文译本有修订的必要，于是成立一个委员会，专司修订之职。在过程中，英、美两班学者意见分歧，特别是对于“耶和华”一辞，英国人打算用“主”代替“耶和华”，美国人不同意。两派意见无法一致，于是决定英国的就是英文修订本，以“主”代替“耶和华”；美国的就是英译美国标准本，仍用“耶和华”一辞。这两本乃是姊妹本，就是把钦定英文译本中一些不准确的地方，根据古卷抄本，再加以修订而成的。

在翻译圣经的学问上，首重古卷学，就是抄本学，第二才是译经学。古卷学乃圣经学中的一门大科学。从主前五世纪起，就有许多圣经古卷的抄本。后因战乱之故，这些抄本分散各地，有的藏诸山洞，有的流落他乡；乃经后世之人，陆续挖掘、访查而得。由于圣经原本早已佚散不见，所以今天要得知圣经原文内容，就得倚靠这些古卷。但古卷的抄写过程虽然相当严紧，仍难免有错误。历代的许多抄本，到了近代因考古学的发展，陆续出土或被发现。有心人就根据这些抄本，从事各种语言的译经工作。但在成为译经的标准古卷前，必须先定古卷的准确性。这就是所谓古卷学。有时因古卷与古卷之间出入太大，就产生剧烈争执；但大体而言，都是无伤大雅，对神圣启示没有基本上的影响。这是我们该感谢主的地方。

国语和合本，乃根据和英译美国标准本源头一样的古卷抄本。中文的译经工作，源自天主教利玛窦等人来中国时，他们开始翻诗篇，和福音书。一八〇七年，马礼逊到中国布道，乃在一八二三年，借一中国人梁亚发，把圣经翻成中文。到了一八九〇年，凡西教士所翻之圣经译本，达十一种之多，然皆不尽理想；于是他们在上海成立委员会，重加整顿，历经十七年之修订，于一九〇七年出版了新约和合译本。同时在北平，天主教亦出版了文理译本。至一九一九年，旧约也完成修订，乃完成全部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，即我们今日所通用之国语和合本。国语和合本的语体优美，但时至今日，发现其中有些意义与原意有出入，故有重新翻译之必要。

今天我们重译新约，乃是把英文的权威译本，和原有中文译本，以及各种辞书和希腊文字典摆在一起，加上我们对二千年来神圣启示的承继，经过我们的参考、断定而成。每当一个字有问题时，我们就透彻研究。最常用的是一部多达十大册的希腊文字义研究，那是最好的巨著，乃是德国基特尔弟兄所著，专讲新约七千七百多个希腊字的意义。我们参考各种译本，重新翻译新约，并非随手一本作底本，就这样翻译了；我们乃是谨慎且深入地研究，参考汇集各家所长之结晶。务期神圣言的启示，在我们国语的发表里，能向全球华人，表达得淋漓尽致；甚且能成为二千年来，圣徒们对新约讲解之集大成的译本。

家中聚会应注意的要点——“营养”及“卫生”

在前篇信息里我们说到，要把台北市召会的四百个家中聚会，分为一千个单位。一面我们应当称许这事，另一面我也担心，若是我们作得不努力、不殷勤、不得体，就会了了；原来一个小排，一分为五个家中聚会，气喘不过来，就解体了。这就是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负担。

生孩子是可喜的事，但孩子生下来也有夭折的。从前在中国大陆，社会不讲究卫生，儿童多有夭亡的。在一九四五年左右，中国国民平均寿数约四十岁，主要是因小孩夭折得多，在统计上就把平均寿数往下降了。因此中国古书说，“人生七十古来稀。”但是现在，医学进步了，台湾国民的寿数已达七十岁，生活水准也提高了许多。这多归功于饮食的改进，和医疗卫生的讲究。

我的点在这里，我们不能只是庆幸把多少小排分成了多少家，这固然是个可喜的数字；但我们还得看卫生、医疗设备够不够，食物营养够不够。这两项不够的话，婴儿夭亡数目就会多；结果一分家不是活，而是小孩子都死了。所以我盼望同工、长老们，都能注意这个危险，若是营养不足、卫生设备不够，死亡率就会大大提高。那么我们该怎么作？不言而喻，我们就得在这两点上着手，一面增加卫生设备，全面有预防注射；另一面注重营养，双管齐下。这两件事，在座的同工、长老以及全时间者都有责任；我们要一同分担这一千个家中聚会的责任。因此我盼望你们同工、老长，要多有祷告，多在主面前寻求，注意每一个家有什么弱点，有什么需要。

四百个排分成一千家之后，初期难免拖拖拉拉，很容易令人灰心。这时我们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者，就要作鼓励的工，叫弟兄姊妹不灰心。我的小女儿生头一胎时早产，孩子生下来不足六磅，医院将他放在保温箱里。我和我妻子去看他的时候，就看见我们的孙子象只小青蛙，在保温箱里趴着，真可怜。我和我妻子两人对看，心里都怀疑：“他能长得大么？能活得了么？”现在他九岁了，不只长得高大，并且很壮硕，参加学校的美式足球队，还是打得最好的。他能长成这样，就因他母亲照料得周到，卫生注意，营养也充足，给他吃得对、吃得够，至终他就长得健康、强壮。

圣徒中最容易有的就是灰心。这可说是我们基督徒的“特点”，特别是中国人，在别的事上真能竭力奋斗，百折不挠，有进无退，越受折磨，越干得起劲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，好几次亡国于不同的民族，结果都是中国人反过来把这些民族同化了；这证明中国人的确是百折不回。但一论到属灵的事，我们就不行了；一受折磨，一遇困难，就投降了。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存着迷信的观念，以为凡关乎主的事，我们去作，主必定祝福；主是万能的，怎么能我们作了而祂不祝福。许多人都在这种心理下灰心了。我们也许认为：“我既归向主，为主活着，主岂能不祝福我？小排分成小家既是出乎主，主岂不更要祝福？”一面这是对的，另一面我们不能迷信。好比种田，我们总要播种；好比园艺的花草树木，总要分栽；如果我们不得其法，至终活的也给我们种死了。

在我家后院各栽了一棵杏树和桃树，都长得很好。我素来喜欢整齐一致；所以就自己动手修剪杏树，象理发一样，剪得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末了杏树不结果子，我就很生气。有位美国小姊妹，她来帮助我，她说，“我父亲整理树木时，曾告诉我，嫩枝不可剪，因为就是嫩枝结果子。现在你把嫩枝剪得干干净净，只剩老枝，当然不结果子。”我看那些嫩枝不整齐，所以把它们剪掉；岂知就是这些不好看的嫩枝才结果子。所以，不要怪我们家中聚会作不好，实在是被我们“整齐”的要求给作坏了。这就是我们“不得其法”。

以后我学了功课。到去年，我和妻子到女儿家休息几天。因为她每年都送我许多香甜、又多水的桃子，所以我一到她家，就到后院去看看。我一看，那桃树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，长得都是歪歪斜斜，别别扭扭。女儿就告诉我：“你不要小看那些难看的枝子，底下都是果实累累。”我再仔细一瞧，的确不错，都是累累下垂的果子。我真是感叹，人哪，你是要结果子，还是要整齐好看？

所以亲爱的同工、长老们，我们分了小家后，可能都盼望一个个小家都是整整齐齐的；如果不整齐，我们就想剪一剪。但现在我们必须牢记，这一剪就了了。我们必须让这些小家，有自生自长的机会；它长歪了就由它吧，它愿意怎样长就怎样长，只要它枝子存在，就会结果子。不要太人工地去修剪，也不要认为这事行不通，因为他们都是久不聚会的，总要整理修剪一下。结果你不整理他们还活着，你一整理他们就死了，就不结果子。所以我们要作的，不是去整理，乃是去鼓励、帮助、挑旺，直到他们长起来。

台北市召会操练 实行小排聚会，已有一年半。开始时也是一度落下去，到处都说不行、活不了；也有的受不住熬炼，就合并了。但是经过一年半，大家都学了功课。开头是不行，但忍耐到底，就必得救；过二、三周或二、三个月，小排复活了。所以，小排的命很容易救；两、三个人聚不起来，再来二、三个就加强、挑旺了；再过二、三个月就超过十二个人，就可以分排了。

所以我劝同工长老们，首先你们要得鼓励，绝对不可灰心。然后你们要去鼓励圣徒，告诉他们，只要有需要，你们会去加强。只是去加强，不是去代替；你们一定要鼓励他们自己作。不会聚会不要紧，不会唱诗也没关系；诗歌点了不会唱，总会读。只要有主的话、主的灵，总会有生命点活人。这总比不作好；如果你看那人不作，不让他打开家聚会，他就可能永远不会打开家。结果二十年前他不行，到今天还是不行。你总得鼓励他作，扶持他作，终久他会活起来。我相信你们作久了，就会学得“秘诀”，知道讲究卫生、顾到营养。所以，你们同工长老们不可灰心，乃要有充足的确信。

以大聚会为例，三百人的聚会少来五十位，还有二百五十人，看起来仍是整整齐齐，象个样子；同工、长老一看，都觉得这个聚会不错。但是一分成小家，就是一家五、六个；同工、长老一看，都是拖拖拉拉，个个叫你失望、灰心；看了几家，恐怕你连同工、长老都不想作了，因为实在不象样。的确，化整为零很难看；但过一段时日，你把零碎换算成整个时，就会看见人数繁增了。

再者，我们都相信，谁家里有聚会，谁家就蒙恩：不得救的得救了，退后的往前了，落下去的起来了，冷淡不聚会的开始聚会了，不尽功用的尽功用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家居生活好转了，开始蒙光照、有见证、不敢随便。当然，不一定马上就会结果子，但逐渐的他们只会好、不会坏，因为他们会一点一点地学到生命的功课。

总之，一个家里有聚会，总比没有聚会有益处。我们要从这个立足点来看。曾有人问：“主的恢复不是强调见证么？但是家中聚会有什么见证？拖拖拉拉的。甚至有的家在聚会前，还打牌、抽烟。”这当然有可能，但我们不可灰心。你进到他家，看见他在打牌，也不要制止，只要等他打完，再请他拿出圣经，与他一同聚集。

或许有人会批评：“这是什么召会？读圣经以前先打牌。这样的人你还去他家聚会？你敢去，我还不带人来呢！若是带人进门，就看见打牌，岂不把人给败坏，把见证给打掉了？”这不无道理；但我们要从长远来看，不能只看眼前。不错，今天他还打牌，但过两周他就不敢明打了，再过两周他就不打了，再过一个月他就把牌烧掉了。这是生命的故事；刚开始胜不过，末了就会得胜有余，连台子都烧了。这时，你回头看，若是你没有把聚会送到他家里，可能五年、十年后他还在打牌，生命还是不长进。

这实在是我们该作的福音工作。福音乃是神的大能，将生命和朽坏彰显出来。有的人得救后软弱，回头去拜偶像，你不要惊讶，更不要弃绝；你当刚强壮胆地喂养他。如果一到偶像面前，你就无法祷告、读经，就证明你还不够强壮。如果你是刚强的，就是下地狱、在火湖里，你还能读经、祷告、唱诗。你们同工、长老必须这么刚强，才是真正的百折不回，什么也不能挫折我们，到任何场合都能作工。

我不是讲笑话，这些我都经历过。我从前在华北一带，作许多传福音的工作；现在因为负担的关系，不能那么事必躬亲。那时我每天骑着脚踏车，出去探望人，一家又一家；有的家里有偶像，有的家里有人被鬼附，我都放胆照样传。我去就是为主作工，传福音报喜信，把主送去。因为主耶稣亲口说，“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”我们都要有这个灵，刚强为主作工。

正确的传福音之路，你们不要存心认为：还是大聚会好，我们在这里作长老，作这么久了，都是这么兴旺；现在一分成小家聚会，都不成样子。有的弟兄专程从国外来，说，“叫我们老远从国外来看，看什么？就看这些家中聚会么？有的家聚会在餐厅里，九点半以后打烊，才就地聚会。这象什么？”从表面看，这的确没有什么可看的；但你若有另一个眼光，看见这个餐厅，原来没有信主的人，现在个个都信了主，并且还带人得救。这就叫你不能不低头敬拜主。餐厅打了烊，大家坐在餐椅上查经、交通，带同事得救。这是何等的好。在这样的聚集里，没有老板、大厨、侍者、会计之别，都是家中的一分子。从这立足点来看，又是何等荣耀。这就是我们所作的福音工作。

我们看四福音，当初主在地上的工作，岂是整整齐齐。主所作的，哪一次不是拖拖拉拉？表面看来，实在没什么可看的。如果当时你在那里，你对他说，“主耶稣，我们慕名而来，听说你工作得很好，所以特来看看。”主必定回答：“看什么？看法利赛人反对我么？看撒都该人试探我么？看彼得否认我么？看门徒四散逃命么？你来看什么？”若真是这样，岂不了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主普及了神的旨意，成就了神一切的工作。至终，无论祂如何受逼迫、遭反对、被否认，祂仍得着一百二十人，在耶路撒冷的一间阁楼上，同心合意地祷告了十天，把神的国度带下来。所以，我们也当有同样的眼光。这些年来，我实在觉得，我们对不起主，也对不起这地的居民；因为主差遣我们来此，已经三十多年，至今我们仍未将福音传给他们，这实在是我们的亏欠。

今天在地上，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，都没有饿死的，除非你什么都不作。只要你肯作，一定有饭吃。所以你们全时间者，不要怕饿死，因为你们乃是从事最高尚的行业，何况我们的主，手中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死必然找不到你们。不要以为事奉主是一条贫穷的路；我要很强烈地说，作任何事业，都有可能贫穷，惟独事奉主不会贫穷。因为事奉主，可以说是金饭碗，你有负担事奉，谁也打不掉，并且又荣耀。以在座的全时间同工们为例，有谁挨饿了？有谁觉得贫穷？有谁不觉得荣耀？所以不要担心你的生活。

另一面，主既顾到我们的需要，我们也得对主忠信。不能因为捧着金饭碗，就怠忽松懈。我们必须积极作工；不要在知识、头脑里搞来搞去，乃要不顾一切地为主拼上。所以我劝你们要分排；小排分成小家，个个都有得作，都能尽功用。现在台北市召会有一千个家，需要我们大家都去作。如果你们个个每周都去作一家，一个月就能把这一千家都作过。这样，一个个的家中聚会定规被你们挑旺起来。

我们需要打破老旧观念，要果子不要好看我盼望你们都能打破旧观念，不要整齐，不要好看，乃要结果子。我们所要的是果园，不是花园；花园只给人好看，果园却能结果子。一旦这个观念转了，等到你再去家中聚会，看见聚会不行了，快要死了，你不是放弃，乃是赶紧打强心针、作心肺复苏术，挑旺、鼓励、安慰，直到聚会活起来。此外，你和家中聚会的主人，无论遇到任何挫折，都不可灰心，乃要一起祷告、读经，然后一同看望、牧养；至少你得牧养他、鼓励他。这点你们一定要学。

青年弟兄姊妹，我盼望你们要有勇气，敢开口说话。不要惧怕，不要扭扭捏捏，那不是服事主者该有的态度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到家中聚会去，看见没有火，就要点起火；若是人家里不烧火，专浇冷水，并且还浇到你头上，你也不要怕。一定要有一个心志，我来非把火点起来不可。如果你是扭扭捏捏、吞吞吐吐，就自己先消火了，还点什么火？你们是青年人，作工就要有朝气、有冲劲。要象以利亚那样，虽然全地都是水，也要叫火降下来烧干不可。我们都要有这种精神，也都要有这种灵。

二十三年前我到美国去，乃是单枪匹马，没有一点神学背景，又是个年近六十的老中国人，从来没有在美国读过书，乃是头一次到美国去作工，还要学用他们的语言讲道给他们听；那时真是处处是冷水，四周都冰寒。我却不管这些，因为我里面有把握，我有宝贝卖给你，你铁定得买。至终，水都被火烧干了，一处又一处的召会兴起来。

三十年前，中国人到巴西去，最容易赚钱的就是背包叫卖。那时巴西人最喜欢中国东西，特别是刺绣。初到巴西的华侨无事可作，也不懂葡文，就作起这么一个背背包的生意，用块大布将一堆中国货一包，背在身上，挨家挨户地叫卖。巴西人很好客，一见有人背个包，就先请进家门坐，奉上茶。语言虽然不通，手势总会作；背包一打开，比一个数字，就卖了；有时还成百地卖。逐渐的语言也学会了，钱也赚多了。

今天我们作主的工，就得象背背包作生意的。话说不清楚没关系，只要将背包打开给人看；话讲不好不要紧，再讲一次就好了，因为你有好东西。若是你有这个精神，有这样的灵，货一定卖得掉。你用同样的灵去作家中聚会，担保家家都被你作活了，就算原来是死的，你也能象以利沙所作的，伏在人身上，口对口、眼对眼、手对手地把生命分赐给他。这样最多二、三周，他一

定活过来。我们应该相信，弟兄姊妹里面有永远、不死的生命；只要你积极地作，他就会活过来。我相信你们都能作这样的见证。常有同工问我：“李弟兄，你作工有什么秘诀？”我愿意告诉你们，我作工的秘诀在于不知道难处，只知道竭力去作；不顾结果，只顾殷勤作工；可以说，我的秘诀就是作，不管环境如何，只管作。将近六十年来，你可以看见处处都有结果。只要作，一定会有结果。

三十七年前，中国大陆局势丕变，同工们聚在上海，准备应变。倪弟兄在同工聚会里特别说，“李弟兄，你出国吧。”结果只有我出来，其余的人都留在那里，为着主的见证。那时的上海，是东南亚最大的城市，上海召会在主的恢复里，带领超过四百处的地方召会，每周都有一份刊物出版，而且都在我的服事下。我们还花费了十万零五千美金，买了一块地，准备盖造里面能坐三千人，外面能容二千人的大会所。忽然间，我被打发到这个小小的台湾岛来。

初到台湾，还不知该在哪里聚会。台北的弟兄们请我主日讲道。我去一看，就在一间两张榻榻米大的破房里，进门还要脱鞋。我是北方人，按习俗说，脱鞋是不礼貌的，所以在正式场合中，我从未光着脚：现在要我光脚讲道，我就怕道讲不出来，灵也没有了；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讲了。会场里，弟兄姊妹三三两两坐着，不过几十人，这又使我里面不住地叹息。回到住处，只见两个小房间，我往床上一躺，看着天花板，自问：“我到底来台湾作什么？”看看窗外鹅卵石铺的地，听着来来往往的木屐声，实在不知在这里能作什么工？台湾话我又不通；一切的环境看来都叫人灰心失望。

然而，我既已来到这里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所谓“货到地头死”，货既已经送到这里来了，不卖也得卖，再不卖就得报废了。两个月后，我相信那是出乎主的，忽然我里面起了一个念头：“何不沿着铁路出去看看？”当时从中国大陆迁来的弟兄姊妹，总还有几百位，但都散居在几个重要的城市里。于是我搭火车，一路访问了新竹、台中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。这一访问，我就有了负担，觉得大有可为。回来交通给弟兄们后，就决定开工。

我相信你们年长的同工们都记得，开工时的一会所，只有现在一半大，地还是两位华侨弟兄送的，临时用木条架个营棚聚会。但是一开工，神的祝福就来了。于是我们决定要广传福音，然而聚会的地方坐不开。当时会所对面是道路预定地，还空着没有开。所以，我就请人买了些木条、砖头，筑起竹篱笆，暂时围出一个可供聚会的地方，那成了后来工人之家的前身。这是我们当初在台湾的起始。因此，我们不该让任何环境，消灭我们作工的负担。再穷也要作；再难也要干；只要看准是事奉主，就得勇往直前。不要以为遭到拒绝，就无路可走了。不要想，这一家只有一个人信主，其他人都拜偶像，怎么可能有家中聚会。这是我们浇自己冷水，先熄了自己的火，难怪活不了。无论如何艰难，只要有主同在，我们就能逆势而为。基督徒的特性，就是能够反着环境，仰望主而向前。当初西教士东来，环境也是非常艰难，处处都是反对、浇冷水和丢石头，有的人甚至为此殉道。但他们仍然百折不挠、有进无退，一直作下去，至终，在这个古老、保守的中国，福音的门终究是被他们打开了。

今天我们要在台岛开展主福音的工作，要福音化台湾，也要有当初西教士的毅力和精神。如果我们坐在这里，盼望台湾福音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要等到样样都齐备了，我们才肯出去，才肯“坐着花轿去传福音”，那样的传福音也定规没效力。主耶稣差门徒出去传福音时，告诉他们不要带鞋和手杖，钱也不要多带。意思是说，挨饿就挨饿吧，鞋破就赤脚吧。有这样的灵，福音一定成功。国语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主席，狄考文博士，是当时太平洋著名的七大学者之一。他到中国来，就住在山东蓬莱的一家木器店。曾有一位年长同工的父亲，跟他读航海学。然而他和同伴初到中国时，无处可住，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他们，更不要说卖；结果他们中间，有的人露宿街头，有的人被迫住到偶像庙里。他们是这样艰苦地为着福音。我说这些，是要你们知道，你们若存心等到样样都齐备，你们就不够资格作主的工。要作主的工，就得学习即使什么都没有，也要竭力去作。

总括来说，就是一句话：“百折不回，有进无退。”不能让任何一件事，把我们作家中聚会的雄心打掉；我们要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。我盼望在座的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事奉者，都接受这个负担，有这样的灵。相信家中聚会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，乃是主的启示；只要我们肯作，定规是作得出来，也一定能作得出来。

关于家中聚会，有三点需要注意。首先，无论是同工、长老或全时间服事者，都得学习随机运用，在家聚会中供应主的话。然而不要讲道，那样作将是个败笔；也不要想作大。如果你到一个家中聚会，只有三个人，不要灰心，就是只有二个人，或一个人，也不要灰心，都要供应一点主的话，给人应时的帮助。这就是主所说的“按时分粮”。

第二，每次家中聚会前，都要有所预备。不是预备一长篇信息，而是要在主面前仰望寻求，只预备你当天所享受的几句话。有的人，就是你对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三篇信息，他还是不得救；但有的人，你只对他讲五分钟福音，他得救了。所以，家中聚会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讲说，乃是要针对人的需要，智慧地传讲。对于刚得救的，可以讲一点初信造就；对于未得救的，就需要讲一点福音信息。

第三，虽然你们预备了，但不要自己霸占时间讲，乃要尽量让弟兄姊妹讲；他们没得讲、讲不了的，你才补上去。这就给他们有学习的机会。

我们总得相信，每一个家中聚会都能“长寿”；这需要我们不顾一切地作。作什么呢？譬如打预防针，抵抗恶劣的环境；供给营养品，就是主的话，使圣徒生命成长。我们必须相信，不只圣经里的一字一句是主的话，就是我们根据圣经所释放的真理，也是主今天的说话。既是主的话，主的灵就会随之作工；主的灵最喜爱在主的话上加强作工。我们一说主的话，主的灵就随着作工，结果定规带进果效。

我相信我对你们说的这些话，也是主对你们说的，并且圣灵也随着在你们里面，不知不觉地作工。这个工作乃是生命的，这生命又是人无法形容、知觉的。例如一粒花籽落在地里，过了一年，繁增出好些花来；你一点无法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今天我们作家中聚会，也是这样。每次你讲一点，就算只有一个人，你还是讲；起先你可能以为白讲了，岂不知你乃是在簸散，一点没有白讲。长期下来，集其大成，结果成绩可观。原先你一点不知道，你这样只对他一个人讲，五年后你所讲的，都在他里面发生作用；然后他再去成全别人，结果成全出一个将来被主大用的人。这是我们所难以预料的，但这样的事的确多次发生。学习随机应用地讲论因这缘故，我们不能只顾目前的光景。我们应当相信，我们所作的乃是生命的工作，有永远的价值。我们所说的乃是圣经的真理，生命随着真理作工。因此我们都得学习生机地说话，不能只是呆板地传讲。如果你去看望一位病中的老姊妹，或者一位既忙碌又背负重担的弟兄，一见面，你就只顾讲所谓的生机功能，结果什么也没讲到人里面，既不生机，也没有功能。但你若会随机运用，照着人的景况供应人，你就能应付不同人的需要。

举例来说，对病痛中的老姊妹，你可以说，“姊妹，彼前二章二十四节说，主耶稣在木头上，在祂的身体里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因祂受的鞭伤得了医治。只要呼求祂的名，祂必担当我们的病痛。”我们也许没有把握她会得医治，但我们却该相信，她必定因着主的话得安慰。接着你可以带她一同祷告，说，“主耶稣，我把我的病痛交给你；我的痛苦你知道，求你怜悯。”这就是随机运用，结果你在地身上就作了一点造就的工。然后你再转过身来，和她家人谈谈。不要去讲那些生机功能的道，乃要随机运用讲合宜的话。我们都得学会这一个。在真理上，我们一定要绝对，不打折扣，不委曲神的话；但在实行上，我们要灵巧活用。以受浸为例，人相信了，照着主的话，我们就得带他受浸；但我们不能定规怎样才能受浸，或者非用什么方式不可，那会救不了人。施浸者约翰出来替人施浸时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；他住在旷野，人到他那里，不必换浸衣，也不必在特定的地方，只要有水，他就将人往水里浸。所以，对于真理，我们要绝对；但对于实行，我们必须学习随机运用。

小排聚会一分家，人人说话的机会就大增。这不象从前，一到大聚会，人的口就被封了。那样的大聚会乃是“封口的聚会”，圣徒一到聚会就得把口封起来，特别是你们长老们，个个都领头封口；任由同工弟兄们，端起架子，摆起场面，讲一篇津津有味、头头是道的好信息。然而，久而久之，这样的聚会使圣徒们个个都失去生机的功能。这是主恢复莫大的亏损！我不客气地说，我们在台湾这样作了二十几年，每次聚会场面都很可观，但结果如何？今天扩增在哪里？尽功用的圣徒有多少？我们不是作花园的工，乃是作果园的工；不要求好看，乃要求结果子，要求能繁殖扩增。欲达此目的，就必须具备以下两点：第一，不灰心，不失志，不丧胆，却要有魄力；有干到底，非达目标绝不终止的决心；第二，学习按时分粮，随机运用主的话，并使每一个家中聚会都是人人说话的聚会。

第九篇 实行新路的具体步骤 - 召会生活的生活化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已往我们的召会生活，过于死沉，没有几个人活动；即使有所活动，也是官样、宗教、组织、形式的，一点也不生活化。譬如有人要受浸，就得先有受浸聚会，摆起架子，带到浸池，正正式式地受浸。所有聚会也都有一定的次序，点诗、唱诗、祷告、讲道，都有固定的人，规规矩矩。然而散了会，一回到生活，弟兄姊妹仍旧我行我素，与召会生活似乎没有任何关系。但现在一切都改观了，一个会所若有二百人聚会，就有二百人在活动；要施浸随时、随处都可以，召会生活成了家常便饭，随手可得。这样的实行，使召会满有活力和影响力。

举例来说，昨晚李师母告诉我：“晚餐后我要去看我同学受浸，她得救了，今晚要在六会所受浸。”我问她：“有没有受浸聚会？”她说，“没有。”这的确与从前大为两样；但还不够，还得更自然、更生活化。我盼望每天都有人在圣徒家的浴缸里受浸归主。这将会带进召会的大复兴。

我们交通过家中聚会的负担，现在要进一步交通家中聚会具体实行的路。首先我要向长老、同工及全时间服事者建议，从本周开始，你们应当将你们会所区域内，所有圣徒情况表汇集起来，作一次“人口普查”。圣徒们年年有很大的变动，有的迁进，有的迁出；有的因着环境或身体因素软弱，以致没有召会生活；有的因为工作，或时间上不能与召会生活配合，失去与弟兄姊妹的接触。这些圣徒我们都需要清查出来。

他们都是已经受浸归入基督，也在主恢复里聚过会的圣徒；我们去接触他们，总比接触新的人要有利，也容易得多。虽然他们可能因着软弱，或其他原因而冷淡退后，但到底他们还是属主的人；按责任说，我们是义不容辞，必须照顾他们。已往就因我们照顾不够，或是来不及照顾，才任凭他们到今天的地步。这是我们的亏欠。现在主带领我们恢复众圣徒生机的功用，给我们看见这不仅是长老、同工、全时间服事者的事，更是神全体儿女的事。今天主在祂的恢复里所带领的新路，就是要人人尽生机的功能，个个是尽功用的肢体，家家都起来事奉。这样，我们才能喂养、照顾更多的人，使召会得着繁殖与扩增。

在“人口普查”后，长老就要在聚会中交通，凡住在这一区的圣徒，无论多久不聚会，甚至完全就象外邦人的，也一定要报名上册。这样一收集，我相信一个二百人的会所，可能就有五、六百位圣徒列名在册。然后长老、同工、全时间服事者就要带头，将常聚会的弟兄姊妹分组，带着他们一同到街头巷尾去“清理”一番。正如人家里作大清扫，把许久找不着的笔或物品扫出来；照样，你们去一家家叩访，可能就把二、三十年前得救，后来失去联络的圣徒找了回来。探访之后，再根据常聚会圣徒的情形，考虑他们的能力，按实际需要，分派他们去照顾、回访那些圣徒；然后召聚一次聚会，请众弟兄姊妹都来，将这情形摆在他们面前，请他们接受负担，去寻找迷羊。弟兄姊妹若都照着作，即使不会作得百分之百的成功，其果效也必定不差。但如果情况表太多，无法一次分完，可陆续分发，分次作完。

以十六会所为例，现在大约有二百位常聚会的圣徒，五十个家；如果有二百五十位久不聚会者，每一家不过分到五个，这样担子就不会太重。如果每一家都忠心，都起来活动，相信很短的时间内，就会有将近一半久不聚会者被找回来。如果台北市一千多家的圣徒都这样作，一周挽回一人，就有一千多人被挽回。相信我们若是这样忠心、殷勤地行动，三个月内，就算不能挽回一半，至少也能挽回三分之一。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；因此，是我们第一件必须实行的事。盼望老人们回去后，立刻作这事；将圣徒情况表汇总、编排，借着会所的特会，将照顾久不聚会

之圣徒的负担，完全交通到弟兄姊妹身上。以家为单位，长老们在会中要郑重地，将情况表交给每一家的“家长”，就是每一家的带头人，请他们接受负担，全家人都为这些情况表祷告。只要这全家能为别人祷告，他们的灵必定如火挑旺、焚烧起来。我信主的恩典会随着这事，主的灵也必定与我们同工。这样，三个月可能就恢复三千人了。

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笼统作工，乃要按一定的程序，有一个预算。在这件事上，目标是三个月内，要恢复三分之一久不聚会者。这样作三次，只要九个月，大体的圣徒可能都恢复了。所谓“事在人为”，全看我们作不作；家里不打扫，一定不干净，人人不打扫，家家都肮脏；但如果我扫一点，你扫一点，人人扫、家家扫，个个都“自扫门前雪”，积少成多，自然家家就都干净了。

万事起头难，我们若真要这样作，就得你们负责弟兄们带头。这是你们的责任，你们要回去挑旺圣徒的灵。不要笼统地讲，那不灵；乃要规划出具体的实行，订出程序表。例如头三个月恢复三分之一久不聚会者，再三个月又恢复三分之一，再三个月就全部恢复了。你们作同工、长老的，必须具体、科学地把情况表发出去，并且带头实行，随时督促。

不要只是下命令，那样作是没有用的。乃要学习交通给弟兄姊妹，提出具体的建议和作法。以责任说，这些久不聚会的圣徒，都是我们中间受浸的，多年来我们没有顾到他们，这是我们的亏欠。现在主给我们新的带领和实行，以补偿已往的亏欠，我们都得起来响应。但这不是说不顾大聚会了，我们还得顾到主日聚会，还得有一个架子在这里，为着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但我们重看的是小排，小排是我们的命脉；一讲到小排，就要全力以赴。虽然遗传不容易改，我们却要存仰望的心，求主祝福家中聚会能快快成功。

新约的原则是话成肉体；在新约里，神要作事，非借着肉体不可。我从未听见有人得救，不是借着人传福音，而是天使传福音给他的。在行传十章，天使只能告诉哥尼流，去请彼得来传福音。我若是哥尼流，就会对天使说，“既然你已经来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对我传福音？你不是比彼得能干么，你怎么不传？”很奇妙，福音就是非借着人不可，非得借着“血肉之体”传扬不可。

现在，我最怕你们讲所谓“属灵”的道，我吃不消那些属灵的道。所谓属灵的道，就是说，“我们不要人工，不要鼓动；我们要仰望圣灵的引导，等候主的带领。”那么今天我就要问，仰望的果效在哪里？等候的果效在哪里？三十年过去了，结果如何？若要应付实际的需要，我们不能只有理论。如果今天我们还照样等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再等三十年，台湾仍不会福音化，久不聚会的圣徒仍是久不聚会。

所以，我们必须醒悟。你们长老、同工中，年长一点的，等候主、寻求主的引导也有三十年了，你们有些人甚至儿子都作长老了，但你们所在地的召会如何？我盼望你们都醒悟过来，看见那是一条行不通的路，不要一直往死胡同里去，也不要死等；恐怕等到主来时，此路依旧不通。我们应当改走另一条路。要知道，主的引导不在于主，乃在于我们；主的时候也不在于主，也在于我们。什么时候你起来作，那就是主的引导；什么时候你起来作，那就是主的时候。

今天我交通给你们的，一点也没有重担，是人人可行的。一家五张情况表，欢欢喜喜去看望主内圣徒，并不是难当的轭，乃是轻省的担子。实际去作时，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五张情况表无须一次看完或一起看，可以一个个看；也不一定见他们的面，可以电话联络。只要坚定持续地作，一定有果效；属灵的祝福，原则都是这样。所有生物的生长，都是一点一点地长，然后越长越多，至终就遍满地面。现在主将这图画清楚启示给我们，我们就非改已往的作风不可。这不仅是“化整为零”，更是个个长，人人尽功用。盼望你们都接受这个提议，实际地去实行。

这样的实行虽不是重担，却十分需要劳苦。世界的事，以务农为例，完全要靠两手，除石、挖土、锄田、掘沟、排水等，都需要两手来作；每天都得作一点。我年幼时，老人家就教训我们：“得粮多少，不光靠地多少，还要靠你劳苦多少。”就是时序入冬，大雪纷飞，无法出外作工，他们也非赋闲在家，都是在那里作预备的工。中国的二十四节气，就是他们劳苦经验的累积。

现代科学日趋进步，作任何事都是用机器；然而劳苦仍是惟一的要求。科学、机器只能节省劳力，不能节省劳苦；作生意、开工厂，若不天天劳苦，就无法与人竞争，成功赚钱。你若是个老板，如果和伙计一样，每天上下班，一天只作八小时，一周作五天半，你的生意是非关门不可。要想成功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全时间劳苦经营。

不要以为犹太人很有本事；他们有的不是本事，而是苦干的精神。以美国纽约三百多万犹太人来说，他们个个起家完全是靠苦干；白人一天工作八小时，他们一天工作超过十小时。我有一位犹太人朋友，就告诉我这些事。现在中国人到美国，也是同样的苦干到底，所以一鸣惊人。有的人在国内时松散，但一出国就知道环境不再许可；他一放松，别人就都跑到他前面去了。今天在美国，不仅大学里，就是在中学，中国孩子都是名列前茅；这是因为环境逼得他非苦干不可。

所以我也常在主面前思考，怎样才能使弟兄姊妹看见这个需要，而能苦干实干。如果能寻出办法，台湾众召会一定成功。但我不能祷告说，“主，求你使他们个个遭遇苦难，逼他们非得去作不可！”我只能苦口婆心劝你们，你们必须实实在在去实行，不要想走捷径，不要贪快，也不要求多。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，只要长老们来在一起禁食祷告一周，召会就会大复兴。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们：那是不灵的！不要走那个路。祷告固然需要，我也盼望长老们能有够多的祷告；但我更愿意你们天天花时间，一面作工，一面仰望主。不要只催逼弟兄姊妹去作，还得你们自己也作，并且带着人一起作，一起劳苦。

我盼望你们同工们也要同样地劳苦。我自己作同工几十年了，实在知道你们心里的想法，个个都盼望得着能力、恩赐，讲起道来，至少有几十人听，最好有几百人。然而，今天要你到一个个家去，探访软弱的，扶持病痛的，恢复久不聚会的，这样岂不大材小用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不是大材小用，这乃是你们同工所该作的。我自己如果不是有些负担在身，实在没有时间，否则我是喜欢作这工作，和弟兄姊妹接触。我盼望从今天起，你们同工个个不爱作大聚会，只爱作家聚会。不要小看这样一个家聚会；其果效乃是永久的，也是能繁增的。也许你今天服事了一个家，他所有的亲友都受影响，结果繁增出五倍的家。这才是召会真正繁增的路。

已往我们在讲台上又说、又叫、又喊，作了几十年，结果如何呢？你们青年弟兄姊妹，都不要有错误的心态。每一个所谓的基督工人，就是为主作工的人，都有一个心理：“我最好成为一个属灵大汉，就算不能作当初的彼得，因为彼得已经过去了，起码也要作今天的葛理翰，至少也要象李弟兄。”这是要不得的想法，这个会戕害你的属灵生命。你们不该存这种心态。我已经告诉过你们，我初出来为主作工时，一点也不好高骛远；我只打算提着圣经，准备喝山水、吃树根，为主到各乡各村传道。我盼望你们能存心正确，有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；就是得了博士学位，还是同样地事奉主。

我年幼时就佩服西教士；在我家乡，那些西教士都是博学之士，来自英、美，有的已经六、七十岁了，仍然有着牺牲、受苦、不顾一切的精神，那使我非常感动。他们个个都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人，却愿到落后的中国乡下传道、接触人。最年长的一位是郭先德先生，当时已经九十岁了，还天天到街上接触人，特别是送钱给穷人，借此接触他们，因此作工十分有果效。一九〇〇年，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。当时外邦人称西教士为“大鬼子”，称华人基督徒为“二鬼子”。义和团事变时，这些外邦人特别传言：“二鬼子不杀赵都南，大鬼子不杀郭先德。”为什么？因为这二人为人良善。所以当时，这些景况看在我眼里，不能说对我没有影响。

因此，我盼望你们青年全时间服事者，要有一个认识，你们奉献为主，值得喜乐，但不要以为，你们是为着作属灵大汉，名气响亮，好吸引人来跟随。也许主赐恩给你，有一天你会成为这样的人；但我知道绝不是今天。你要为主作工，要服事主，就要从家作起，到人家中去，作家中聚会。现在召会受主带领，实行作家中聚会这条路；所以家就是你的对象，你非作家不可。不要等长老安排，也不必等前面同工带领；只要祷告：“主，我非作家中聚会不可，我一定要作家中聚会。”不要去选好的家作，好的家不需要你，那是锦上添花。你要去作不好的家，就是病弱的、起不来的、缺少喂养的、久不聚会的，甚至是快要否认主名的，你要钻进这样的家里。虽然不能个个都给你钻成功，但我信至少你能成功一个。

认真作家中聚会，会使你得着许多的学习。在传福音的事上，在接触人的事上，我学最多的时候，是在一九四〇年左右，那也正是我传福音最多的时候。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三年间，我常传福音。在我家乡烟台，我天天骑脚踏车去叩访人家、探访圣徒；其间，我碰过被鬼附的、生病的，也看见过许多奇奇怪怪的情形，且都一一应付了。因此，从其中我学得不少功课。同样的，今天你们坐在这里受训，在属灵方面受教育，这是应该的；但在实行上，你们还得亲自一一地作。如果主恢复里的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服事者，都起来担负这个责任，并且在各召会或各会所照着实行，把情况表整理出来，推动弟兄姊妹一起行动，那个力量就不知有多大。如果你们真这样作，三个月后，我信一定能恢复三分之一久不聚会的圣徒。再者，弟兄姊妹接受负担去恢复久不聚会的圣徒，担保他就此根基扎稳，不再需要你为他担忧了。所以这点你们要抓牢，要下苦工去作，并且作得彻底。

你们不要轻忽这样的实行，以为这个属灵的理论很高，原则很深，做起来却很简单，只要到人家挑旺人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若是你们这样想，就大错特错。不要以为挑旺人很容易；有的人你挑不旺，换个人就挑旺起来了。这是很有属灵的诀窍、秘诀和讲究的，关键就在于真理。你们要多研读真理，真理丰富就不会徒劳，落空的机会自然就减少。人一听你的谈吐，就知道你的教育程度；你要充胖子也充不来。有些事初中毕业的人作不通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作得通。所以这样的实行，的确需要真理的装备。

我放下职业，全时间事奉主以先，是在洋行里作事。有时小伙计要发货，到海关或邮局都行不通时，只好回来向我报告。我一面责备伙计，一面因着公司重要职员中只有我会讲华语，所以还得亲自带着伙计再跑一趟。一到邮局，只讲了几句话就通关了。小伙计在旁边气得跳脚，又不好当面对那职员发作。到了海关也一样，本来通不了关的货，我去一讲，立刻上货通关。原因何在？就因小伙计里头的东西不多，人问他问题，他全答不在点上；他问人问题，也问不在行。但我一去，一回答就在点上，作事情也得体，凡事都照该有的手续办，因此一作就通。

我们去家中聚会，也是这样，都必须有装备。装备得多，聚会的丰富就多。今天召会中的带领有两面，一面顾到大聚会，为着那些喜欢听道的人；一面送会到家，照顾喂养久不聚会，或新

蒙恩的人。这不仅需要个人用功，也需要有召会的聚会。所以现在召会生活，两面都有，主日大聚会、擘饼聚会、祷告聚会、小排聚会、家中聚会等，既顾到圣徒的需要，也顾到召会的繁殖与扩增。

家中聚会不是把圣徒分成小家，就简单了事。今天花这么多时间研讨，乃因家中聚会实为召会生活的命脉，是召会繁殖扩增的关键。盼望你们去推动时，要郑重其事，从主接受负担具体地来作。一面你们要把情况表分给圣徒，责成他们去作；另一面也要鼓励圣徒，多有祷告，在基督的忍耐和爱里，不灰心、不丧胆、不失志，坚定持续地去寻找、叩访，成果一定会显多。

我也盼望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服事者能主动，带着弟兄姊妹一同劳苦作工，不要听凭他们自由行动。你们不能只发调查表，请“愿意”家打开者前来聚会；你们要主动召聚圣徒，把聚会送到他们家里。否则时间一久，果效会慢，有意愿的圣徒会渐少。这是十分吃力、花工夫的事，所以你们同工、老人们，务必集中全力，尽量推动。

我们若走组织的路，那是很容易的事；一不走组织的路，完全走跟随主的路，我们就得时刻做醒、殷勤照顾。实在说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走主的路，因为这是爱主、奉献的真实表示。在责任上，长老们要完全清楚他们的情形，好照着他们的需要供给他们。在实行上，长老们却不可太死板；乃要多有交通，知道实际的状况，按着社会一般情形，合式地供给，以免太多或不及。

这些情形都需要长老们多用心、多关心，如同照顾自己家人一样，随机应变，就能照顾得好。作父母的都知道，同样是儿女，也不能一样地对待，因为个人的情形、需要、性情、性格都有分别，必须按情况的不同有合式的对待。

对于全时间者，你们个个都得学习过清洁的生活，不要浪费，要顾到自己在主面前的良心，不贪心、不贪多；也不要该有的需要摆在人面前，希望能多得供给；这是不该有的事。你们要尽力在主面前过清洁的生活，维持自己的良心；就是自己从主多有领受了，也得学习再送出去。正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：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在主面前不愿有外面条件的管制、支配，乃愿给众人有机会学习活在主面前，学习敬畏主。

曾有人问我，如果这样，岂不有人就要借机多得了？我回答说，我们应当相信主。这事在社会里可能发生，但在召会中不可能，因为我们要保守自己的良心，过清洁的生活。并且这是主手中的事，主会顾到祂的见证。并且你顾到别人，主也一定顾到你。因此，凡是同工或全时间者，如果你忠诚，手里定规有余；你要学习分出去，并且越多越好。我们要操练自己少用，能省的绝不多费；然后尽力顾到别人。

这是两面的事，弟兄姊妹和召会，都该为着主的缘故，在爱里，忠心地顾到全时间事奉主的人。全时间事奉主的人，也不要忘记保持一个清洁的生活，保守自己无亏的良心。我们蒙主的恩典，尽量分给别人，主必厚待我们，使我们有余。这样，主在我们中间就有路可走，使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

第十篇 把召会作到家里，将圣徒作到真理里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要说到家中聚会的原则：“人人都说话，个个不作头，家家有聚会。”要实行人人都说话，就得先从同工长老聚会开始。我们同工长老训练已经过了五、六周，越聚你们越不说话，却变成我作头。如果我们要求圣徒人人都说话，自己却在长老聚会中不说话，那就违反原则。若是你们在同工长老聚会不说话，回到所在地去却大说特说，那必定是表演，是假冒为善。我们翻译马太福音恢复本时，从原文查出，“假冒为善的人”意即“戴假面具的人”，也就是“唱戏”的意思。这辞希腊原文意，不仅是“装假”，更是指“戴假面具”、“打扮”、“扮演”；好比一个年轻人戴老人面具，假扮成老人。盼望我们同工长老训练不是表演，不是戴假面具，乃是人人都说话；不是我作头，乃是个个不作头。

通常人一说话，就会露出本相来。在马太二十六章七十三节，当彼得在那里第三次否认主时，有人来指认他说，“你也确是属他们的，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”要人不看见你、不认识你，最好就是你不说话。但不说话就是“戴假面具”；一说话就“真相毕露”。我们的家中聚会，就需要这样彼此敞开，没有假面具，乃是照我本相。这一照我本相，彼此之间就自然了，很容易就在灵里彼此扶持，彼此供应，建造在一起。所以要脱掉假面具，在爱里说诚实话。这是家中聚会的秘诀之一。

现在召会正当“说话季节”，人人都当说话。如果大家都不开口，就象雨季不落雨。我请你们长老、同工们说话，是要了解各会所在这三件事上实行得如何。我盼望你们能领悟，新路乃是主在祂恢复中，在众召会里的带领。你们不要把这事当成是我的负担，或我的感觉。你们都得改观念，领受这样的负担，成为你们的负担。如果今天你们还没有这个负担和感觉，新路的实行就难为了。

要有这样的感觉，首先必须看见一幅清楚的图画：基督教把神那生命的作法、灵的运行、主话语的功能，统统弄得模糊不清了。他们将许多其他的作法当作办法，例如组织是一个办法，管制是一个办法，安排是一个办法，募捐也是一个办法。今天基督教的效能，完全在于这四件事：组织、管制、安排和募捐。把这四件事从基督教去掉，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
我们也必须以这四件事，来核对主恢复当前的光景。假使把组织、管制、安排、募捐从我们中间丢掉，召会还能不能存在？现在我在主面前，从主领受的感觉，就是要把这些事从主的恢复中去掉。我们不要组织，不要管制，不要安排，也不要募捐；我们只要主的生命、主的灵和主的话。

在中国大陆，共产党把基督教的这四件事：组织、管制、安排、募捐，都打掉了，以为从此基督教就了了。不错，基督教是了了，但基督不了；主的生命、主的灵、主的话不仅打不了，反而得着一个机会扩展，且是更厉害地发展，令共产党大为吃惊。所以，他们就开始组织他们所谓的基督教。实际上，他们根本是无神论，不信基督者。他们组织基督教的目的，乃是要管制、约束，好削减基督教。仇敌的诡计，就是当逼迫无法成功他销毁的工作时，他就用组织来管制。在基督教兴盛的国家里，基督教发展组织的结果，至终出来了圣品阶级的制度。

我在这里乃是要你们看见，我们不是受蒙蔽的，主已经清楚启示我们，当祂在地上时，没有组织，没有管制，也没有安排和募捐；祂有需要的时候，就有一班妇女把钱财拿出来，供给门徒和祂的需用。到了使徒行传，使徒们也没有实行那些事。但我恐怕弟兄姊妹受影响，还在老观念里；虽然听了真理，老观念仍在。我盼望无论同工、长老或全时间者，都把你们的老观念丢干净，完全接受主在祂恢复里所带领的新路。

在圣经里，我们找不到组织、管制、安排和募捐这些事。圣经启示，神不仅赐给人生命、气息，并且要人接受生命树，得着祂自己作生命。虽然人堕落了，但祂来完成救赎，并且成了那灵，临及人，对人说话。生命、灵、话，就是神所赐给人三件宝贵的事物。旧约一开头就有这三件事物，但犹太人却发展出一套组织来。神所作的，就是差遣申言者来对他们说话，并且有灵随着申言者来。申言者一被灵感动，一说出话，就有生命随着作工。到了新约就更清楚，主耶稣来了，祂就是生命，来对我们说神的话，并且赐无限量的那灵。

因此，今天我們所需要的，并且应当保留、维持的，就是这三件宝贵的事物：生命、灵、话。凡此以外的，我们都要弃绝。也许有人要问，那我们要不要会所？认真说来，我们也可以不要会所；会所可有可无，没有会所一样可以聚会。主耶稣在地上时也没有会所，照样和门徒一同聚会。如果没有会所，人数不减反增，那才是真正的召会。

福音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地上时，乃是利用犹太人的会堂，但祂不是去作礼拜，乃是去把人带出“羊圈”。祂在安息日领人出“安息日”；但现在基督教又弄出个新安息日，造出新会堂。这好比施浸者约翰，从犹太教出来，弃绝了犹太教的仪文，但他的门徒却根据他的作为，弄出一个新宗教。这是最令人难过的一件事。主耶稣说，“约翰来了，不吃不喝。”施浸者约翰不吃不喝，是为着生命，是有灵；结果他的门徒专门宣传禁食，成了一个宗教。他们看见主和罪人在一起又吃又喝，还来责问主耶稣：“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，你的门徒倒不禁食？”今天我们非转这个观念不可。

二千年来，神一直在作恢复的工作，目的就是要弃绝一切不是生命、灵和话的东西。但人作来作去，却又弄出一套组织和管制。卫斯理约翰出来讲道，满有灵，满有生命；后来人没有了，灵和生命也没有了，道也没有了，结果产生一个卫斯理公会。一百七十年前，英国弟兄们被主兴起，他们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主的话。倪弟兄说，那时解经的亮光，向他们如同瀑布般倾泻而来。但时至今日，灵没有，生命没有，道也没有，只有闭关、公开的弟兄会。这就是我们所惧怕的；前车之鉴，我们应当铭记。

因这缘故，我才有破釜沉舟的决心，要打掉基督教的老路，让其沉没海底。我盼望同工、长老们看见这点，接受这个负担，转你们的观念。我们不是不要大聚会，因为大聚会仍能顾到一些人；但我们必须看见，光靠大聚会是不行的；不只没有出路，没有出息，也没有前途。主耶稣不到会堂里去作会堂，因为祂知道那没有出息、没有前途。祂到会堂去，乃是去得着一班人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形；他很清楚，祂受神差遣，不是去作会堂、建造会堂，乃是要把人从会堂里带出来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若看见这一点，就会忠心且大胆地传扬。倪弟兄在《教会的事务》一书中强调，我们主日上午的“讲台”，即讲道的聚会，完全是随从天主教和更正教的作法，是“效法四围列邦列国所作的”，也就是“随从列国的风俗”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应该把主日讲台这一种遗传推掉，改为传福音的聚会。虽然他说了，但各地召会没有听从的，没有一处召会肯带头作。如果今天我问你们，要不要维持主日上午的大聚会，象从前一样，你们一定都愿意维持。但这一来，新路的实行就很难推动。

我的意思不是不要大聚会，乃是不要去作它。利用大聚会可以，作大聚会就不行。这如同主耶稣和使徒们所行的，利用会堂可以，作会堂不行。弟兄们，你们都要看清楚这一点，接受这个负担，回到你们所在的地方去传讲。革命的首务就是宣传，实行新路也必须先有宣传。我听见至少有三位弟兄起来说，“我们一定要把李弟兄的负担交通出去，一定要照李弟兄的负担去作。”我请求你们以后不要再说这话。你们要说，“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负担作出来，把神托付我们的交通出去。”盼望你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和负担，非把老旧的东西推翻不可。

然而，主日上午的大聚会仍须顾到；因为还是有一部分人喜欢大聚会，我们若不顾到他们，他们就会被丢弃。但我们必须清楚，作大聚会没有出路，也没有前途。感谢主，最近大聚会慢慢都变作小聚会，因为人都分到各处去了。一面就得人来说，大聚会人越多越好；另一面就新路的实行来说，大聚会人越少越好。如果有一天，大聚会只剩下五个人，我们都要跳跃；但如果其他的聚会没有人，我们则要举哀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一天，聚会的有五、六百人，但都是四、五十人一班地在教真理，而所谓“听道”的大聚会只剩五个人，那就实在值得庆贺。

今天大聚会的门还得开着；等到有一天，没人来买货了，就可以关门。但如果大聚会越聚人越多，我们首先还得找出原因。我再说，新路的实行重在面面顾到，正如主耶稣和使徒们在地上所作的。保罗在腓立比时，他到河边祷告的地方，就是犹太人和敬虔的外邦人祷告的地方，他不是去那里建立那个东西，而是利用那个东西。今天对主日大聚会，我们也是用它，而不是建立它。有时圣徒们带亲友来聚会，还是喜欢带到大聚会；所以大聚会今天还能得人，我们还得顾到它。但我们所看重、所要建立的，乃是家中聚会。

一个国家不是建立在学校，也不是建立在俱乐部，乃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；无家不能成国。照样，今天召会要兴旺，前途就在于家。召会的家若够强，召会才有出息，才有前途。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新路。今天在中国大陆，撒但最恨实行家聚会的召会，因为他们聚出了五千多万基督徒；中国大陆无论怎么作“三自”，还作不出十分之一的人来。所以，执政者一直定罪所谓的“呼喊派”，大部分就是指那些家聚会的人。有的圣徒出来，也写信告诉我们，在大陆家聚会怎样有力量，又怎样兴旺；他们没有带头的，因为谁带头谁招罪，执政的专找带头的；但是人人都带头，执政的就没有办法。

因这缘故，我们才实行“个个不作头，人人都说话”。谁作头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就倒楣了。我们都得跟大陆的弟兄姊妹学，他们没有牧师，也没有传道人，都是自己传，并且越传越起劲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；这样传下去，福音就越发有能力。谁都无法相信，不过十几年的工夫，中国大陆已有五千万的基督徒。恐怕再过几年，就要加倍为一亿人了。单是一个县，就有近百万基督徒。领头的弟兄都被捉，所以没有人愿意带头；但圣徒们仍厉害地活动，传福音很有力量。被捉的圣徒判刑十五年，在监狱里带起小排聚会，连狱卒也暗中加入。这比保罗还厉害；保罗在腓立比监狱里带狱卒得救，也还没有作出一个聚会。可见“人人都说话”的实行，的确是主所命定、祝福的新路。

所以我们必须看见，召会的出息和前途，乃在于家。要福音化台湾，先得建立家聚会；家聚会一旦建立起来，一、二年之内，台湾可能就福音化了。如果光靠老办法、老组织、老安排，光靠我们的训练，可能五十年也无法福音化台湾。我盼望你们同工长老们，眼光要转，要看清楚这一点。这样，你们就会有负担，说话时灵就能出来。

现在最急需的，就是你们在各会所要去宣传、推动。首先你们要带头作，圣徒们才会作。否则你去推动别人，自己不动，那定规不成功。等你们自己动了，再去推动弟兄姊妹，结果一定成功。我所担心的，是你们同工、长老感觉，你们不过是受带领、受训练的；我怎么讲，你们才怎么作。如果这是你们实行新路的观念，那就是我的失败。你们里面要有光，观念要转，眼睛要得开，然后积极去推动圣徒。我并非要你们去安排圣徒如何家聚会，乃是要你们去挑动、挑旺他们，直到他们争先恐后地去家聚会。好比一个人生病，根本不愿意吃饭，你若硬塞是不行的；最好你能挑动他的食欲，他一饿自然就有胃口。我盼望你们能把所在地召会或会所里的每位圣徒，都作成得灵魂的“贪食”者，非救几个灵魂不可。这样，家聚会才能成功，福音化台湾也才能成功。

如果你们的观念不转，以为新路不过就是改变作法，把大聚会变成小排，把小排变成小家，只要安排一下就可以了；我相信一切就都了了。你们不安排还好，一安排就死了，安排一家死一家，安排两家都不动，安排三家就“埋葬”。好象花草树木，你不去动还能活，一动就死了。现在你们必须自己起来，先积极地活动。而后，你会看见你所带的人，也跟着你动。

这样，新路的苗头就会长出来。什么树结什么果子，什么样的父母生什么样的儿女。如果我们在实行新路上是积极的，对家聚会是“贪食”的，我们所带得救的人也会是积极、“贪食”的。如果我们对新路是马马虎虎、漫不在乎的，我们所带得救的人也会是散漫、随便的。结果不要说五十年，就是一百年也可能无法福音化台湾。所以从现在起，你们同工、长老们，都得在正面的意义上，作“贪食的狼”，积极去得人、照顾人。此外，你们同工长老们的祷告要加多，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负担来祷告。要成为“贪食”者，必须先禁食；你们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者应该常禁食祷告，一周一次不算多。你们要禁食祷告说，“主，你非把我们的召会，完全从基督教老旧的光景里翻过来不可，把我们翻到家聚会。求你烧个个家，挑旺个个家！”不是靠我在这里讲一讲，然后你们才去作一作；你们必须真实接受负担，并且背着这个负担去祷告。

禁食乃是里面负担沉重，灵里受压，要吃也吃不下，所以禁食。你一照着里面的负担祷告，主的灵就来了；主的灵一来，就会有事情发生。这与单单改变作法是不同的。虽然我们说“改制”，但这是说法；如果只有外在的说法，里面没有任何负担，不禁食也没有祷告，那“改制”永远只是空的壳子，绝不会成功。

我实在无法描述我负担的沉重。弟兄们，我盼望你们都能看见，并接受这一个负担。主恢复的需要是大的，我们无法应付。我曾多次提到，我这一生事奉主五、六十年了，中外我都见过，就没有看见一个地方象今天的台湾，处处都是需要。你看台北的社区，盖造的方式非常便于传福音，一栋大楼至少六、七十家，共用一个大门，很容易彼此认识。难道你们不动心？今天的需要乃是人。台北目前只有一万多位圣徒，常活动的只有四千位。如果不作家，不把每一家都作起来，我们怎么对得起主，又怎么对得起这些圣徒？

我也听说，各公会现在也都朝社区去作工，并且得着不少的人；但他们还是在他们老旧的实行里。我盼望我们去作社区时，不是那样，而是“遍地皆兵”，把一个一个个家带起来。家带家，家成全家，不多久可能二十个家就带起来了；也许二年后整栋大楼就都有家聚会了。这实在需要人的劳苦。如果单靠在座一、二百位同工、长老，那是“滴水无法解渴”；所以我们需要去挑旺家。当然我们也不能等，乃要一面亲自到社区叩访，一面借着实行家聚会训练圣徒。家聚会作不成功，我们就无法编组成军。凡是被挑旺起来的家，就是我们的军队。

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，珍珠港事变后，美国政府按兵役法，无法及时征召足够的兵源，就宣布青年人可自动投军，结果自动报到的人远超所需。美国政府就抽调所需人员，把工厂改为兵工厂生产军备，而应付了当时的需要。今天台湾岛有福音化的需要，主也给了我们一个敞开的门；如果现在我们有三、五千人，最多两年就能福音化台湾。

我们已经听见社区叩访的报告，非常受欢迎，向我们敞开的人很多。因此，虽然没有足够的人手，我们还得再去作。特别是全时间训练的学员，一周至少要出去两次。我也规定再有叩访的时候，要两位青年的配搭一位年长的。这样，人更喜欢开门，也会更认真地看待我们的福音。这需要训练中心有规划，同工、长老们有带领，鼓励在职的、年长的分别时间，与训练学员配搭到社区访问，送聚会到家。

送聚会到家，乃是神命定之路的负担所在。如果我们不能把聚会作到家里去，那是主恢复的一大失败。已过二十年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作的，一直是往会所作；结果越作人越少，越作家的情形越不对，越作越成了“作礼拜”。在基督教里，人都到礼拜堂聆听唱诗赞美作礼拜，但他们的家不能看，桌上还摆着一副麻将牌。人在上午作礼拜，下午回家就打麻将。所以要翻转这种堕落的局面，就得把聚会作到家里去，盼望家家总动员，老少皆兵，统统成为主的精兵。目前台北约有六十个新社区；假如我们在每个新社区成立一个聚会中心，每个聚会中心能服事五十人，那就有三千人；若是能服事一百人，那就有六千人。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所以社区无论如何一定要作。

最近我在一会所看了真理课程分班教育。一面，弟兄们接受了我的话，教的时候没有讲只有教；另一面，我也觉得弟兄们一听话，就都成了“机械人”，一点不会随灵而行。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作，他们就会回答：“这是李弟兄告诉我们的。”所以我愿意照着我所看见的，将缺失交通出来。

第一，你们的灵不够，教的时候不用灵。我们必须认识，教导的方法有两种：一种是学校上课，老师边读边教，有时也请学生读，这不需要运用灵；另一种就是召会的上课，必须要有灵，否则就把真理课程变成学校课程了。如果无论教师或学生，读真理课程时都不用灵，那就是扼杀人，不过是要人来坐板凳、睡觉。我们多年受过训练，知道聚会完全是灵的故事；一聚起会来，就得要挑旺灵、运用灵。这不在于声音的大小，乃在于运不运用灵。运用灵读才是“活读”，否则就是“机械的读”。我们已经指出，读真理课程可以活读、重读、重读、祷读、解读、唱读等；但无论怎么读，秘诀都在于运用灵。

第二，读的时候不要呆板，乃要灵活运用，边读边问，以加强重点。我从前说过，一只鸡要生长，需要有毛、皮、骨。鸡毛不值钱，但没有鸡毛就吃不到鸡。照样，今天我们服事人时，鸡毛、鸡皮要去掉，鸡骨头可以偶尔给人啃一下，鸡肉才是重点。所以你们问的时候，不要老给人鸡毛、鸡皮，乃要给人鸡肉。什么是鸡肉、鸡毛，你们都要能分辨。若是问到重点，就是问十遍也不嫌多。

以旧约的纲领为例，我们没有意思要教弟兄姊妹历史。但是一本旧约三十九卷，内容有太多的成分是历史。旧约没有历史，就象一只鸡没有鸡骨头、鸡毛、鸡皮；但人读旧约若一重历史，就会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在读什么。因这缘故，我们写真理课程时，就提纲挈领地把旧约的历史讲清楚，但重点乃在于其中属灵的、生命的事物。你们若有见识，读的时候自然就把“鸡肉”，就是属灵、生命的点，读到你们里面，而不会刻板地读。

第三，不要一次读一段，那是学校上课的方法，并且不能给人看见鸡肉、鸡骨头、鸡毛。你们读的时候，要分别骨、毛、皮、肉，重点要加重地读。这样聚会才会活，信息才会有供应。我在编写时，特别已经把许多的骨、皮、毛都剔除了，只把肉摆出来。例如十二位小申言者，其重点就是他们名字的意义，以及他们特别的预言，尤其是关于基督的预言。其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给大家看见，旧约的申言者都是论到基督的。虽然他们的家世、历史、年代、属灵的意义也编进去，但为的是给你们一只鸡的全貌；你们教的时候，必须给人看见重点。最令我感到伤痛的，就是你们没有一位把重点交通得清清楚楚。这是大亏损，没有达到教导真理课程的目的。

真理课程每一课结束时，都有摘要和问答，乃是全文的重点和意义所在。所以凡作教师的弟兄们，都该先看摘要、找问答，就会知道重点。然后当你们去教的时候，就能把重点作到人里面，用灵讲说、问答、重复读、加强读。这样，一小时下来，人所得的印象就是一篇关乎基督的要点。

提前三章二节说，善于教导乃是长老的资格之一。我盼望主日真理课程的教导，每位长老都要去教。长老们不能因别人教得好，自己就不教，乃要亲自担任教师。彼前五章三节也说，长老要凡事带头，作众圣徒的榜样。如果长老不带头教导真理课程，反要别人来教，那不合神的圣言；即使别人教得比你好，你也必须带头教。这样作乃是要逼你们作长老的学真理、说真理；并且按原则说，长老们总该比弟兄姊妹多懂一点真理。

今天实行新路，要圣徒人人都说话；如果长老只鼓动别人说话，自己不说，这是说不通的。主恢复中的长老，绝不该是名誉长老，乃该是实行、实用的长老。长老的首要责任，就是教导；这也是召会最需要的。若是我们好好读过圣经，就会看见圣经里对长老该作什么事，并没有提得太多。这就证明圣经对长老的要求，根本不重在事务的安排、治理、组织等，乃重在善于教导、供应生命、牧养照顾、作群羊的榜样。认真说，等到把召会作到圣徒家之后，关于事务的安排、组织等，就没有多少需要，长老就更该尽教导、供应生命、牧养照顾的责任。现在既有真理课程，长老就该带头去教导、学真理、学说话。

这是主给长老弟兄们的恩典，要你们比弟兄姊妹多走几步路，多认识真理，好能在召会担负责任。长老的首要责任，就是要善于教导。你们千万不可把教导真理的责任，推给其他弟兄，而自己变成监督。即使有人恩赐比你高，也该由你带头，抛砖引玉，立定一个基础。

中国有句俗话：“只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父。”六十年前，全中国最著名的京剧名旦是梅兰芳，谁都知道；但教他的是谁，没人记得。我不是状元，但我盼望你们凡受我教导的，个个都成为状元。我所教给你们的，你们若照着去学、去作，相信一定能教得比我所教的更好、更高明。这样，你们真理课程的教导必然活泼、有灵、能抓住重点、供应生命。

中国有一道名菜“清蒸鱼”，是用整条鱼作的，鱼头、鱼尾、鱼翅、鱼骨的味道都在里面，新鲜甘美。外国人怕鱼刺哽住喉咙，吃鱼都是一片片切来煮，其他的骨、刺、尾等都去掉，所以味道就差些。今天我们要学会煮“清蒸鱼”，不要煮鱼片。这样，真理课程教起来才有味道。

本篇信息的负担就是：第一，把召会作到家里去；第二，将众圣徒都作到真理里面。这两点能作到，新路就能成功，福音化台湾就有盼望，主的恢复也才有前途。所以，现在我们要全力作这两件事：建立家中聚会，教导真理课程。盼望我们都为这两件事，在主面前多有祷告。

第十一篇 如何使用属灵材料与教导真理课程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本篇信息，我们要继续具体地交通家中聚会的实行，和真理课程的教导。经过几次聚会交通，我们已经看见果效。弟兄们很忠诚，听见之后立刻去实行；在实行中，就能看出诀窍而有所改进。这样，往后我们一定会有许多的进步。

今天下午我刚得到一张报表，很令我受鼓舞。弟兄们把小排分成家中聚会后，经过了三周，聚会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，由三千人增为四千五百人；参加真理课程的人数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，超过三千五百位。这就证明这条新路是对的。小排聚会和家中聚会，二者都得使用。不是有了家中聚会，就把小排停止了。我们不能光有家中聚会，而没有二、三家联起来的小排聚会。一面，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把家打开，有家中聚会；另一面，更要鼓励他们，就着附近几个家，自动地有小排聚集。不一定要每周都聚小排，也可以两周一次，在一起有交通，使众人得鼓舞、受激励、得喂养、受帮助。因此，小排聚会和家中聚会必须并行，就象人的两只脚；然而，那个基础还是在于家。

我们仰望主，召会能作到一个地步，人一得救，我们带他作的头一件事，就是把家打开，学习在家中聚会。一面，我们借着家中聚会带人得救；另一面，这样得救的人，既是经过家中聚会得救的，自然就对家聚会有印象，有倾向。这是一个好处；不象从前带人得救是靠大聚会，得救的人对家中聚会没有印象，也没有倾向。所以，只要人愿意，不一定等他受浸得救，我们就能把聚会送到他家。

送聚会到家的效力很大，见证不胜枚举。有的圣徒久不聚会，因着送聚会到家，就被恢复了；有的亲友多年相劝，都不愿接受主，一把聚会送到他家，就相信接受，受浸得救。这是非常希奇的事。这也证明主所给我们的带领和看见是对的。人一与我们接触，我们就要把聚会送到他家；人一得救，他的家就该自动打开，因他也是借此被带到主面前蒙恩的。在主的恢复里，这样的实行，乃是召会得建造最基要的点。

在美国，摩门教被公认是很大的异端，他们认为主耶稣是由马利亚和亚当生的；这是非常亵渎神的。虽然他们也用圣经，但他们另有一本摩门经。然而现今他们在美国，不仅人数有相当的扩增，更是已经普及到全世界许多地方。最近就着这件事，我在台北这里，有进一步的查考研究，结果很令我吃惊。他们出版的书里清楚地说，他们的教会所以能建造起来，乃是靠他们的教友，就是他们的信徒，每个家都打开。他们的实行，正是主给我们感觉，要我们作的。我们一点没有从他们学，他们也不是从我们学。自始，他们头一件所作的，就是教他们的教友，怎样把家建立起来。一九七三年，他们一年之内就加增了一百多万人。现在他们也到了台湾；虽然是刚到，却作得十分积极。

现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出外叩访，有时就在受访者家里和他们碰面。所以我们需要祷告。我觉得这是出乎撒但的；他知道主在这几年要在台湾实行新路，所以有这样一个以假乱真的拦阻行动。主给我们看见，每位圣徒都该在家中有聚会；现在我们也已经这样实行了。目前我们必须着重的，乃是要在家中聚会里，好好用主的话喂养、带领人。我们不能只要求圣徒把家打开，唱唱诗，祷告祷告，有些交通，享受茶点，然后散会；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看见，与会者该彼此教导。简单地说，在家中聚会里，儿子可以选首诗歌大家唱，女儿可以起头祷告，母亲可以起始交通；个个都作头。在家中聚会里，一定要彼此教导，先教儿女、家人，再由他们教别人。但切记，不是教导自己的教训，乃是教导主的话。人能在家中聚会得帮助，都是因为主的话；主的话，是灵，是生命。所以每次家中聚会，一定要给圣徒们有真理的话。

这样的实行，牵连到同工、长老们；同工、长老们必须为家中聚会慎选材料。你们一定要花足够的工夫，多方祷告，仔细观察弟兄姊妹的光景，了解各家各排的需要，知道他们聚会的情形，然后再从我们的书报里，寻找适当的材料。就如一个母亲，为家人安排饭食，总要多面顾到他们的光景。有时家人生病了，就要为他预备特别的食物；有时季节转换了，也要有合宜的采购。这些都要研究，都得有一点常识。

所以，家中聚会用什么材料，都不能随便；不是说最近出了一本新书，就一致分派到各家排追求。如果这样，那就好比母亲到市场，看见西瓜新鲜又便宜，就一口气买了一大堆，准备给家人食用；结果有的人本来有胃溃疡，越吃溃疡越厉害。或许你们觉得这事甚难，谁能作呢？即使是这样，你们仍要学着作；你们同工、长老不作，要别人作更不容易。只要你们肯花工夫学习，不久你们就统统会作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要郑重其事地作，扎扎实实地应付人的需要。

最近几年，同工们到美国参加训练、特会，我见了他们就责备说，“你们看，台湾各方面都进步，就是我们不进步，还是三十年前的水准和作法。”现在同工们都进步了，但水准还不够，还得拔高。虽然我年岁大一点，工作经验丰富些，但我至今仍在学习。我也盼望你们弟兄们要多学习，一面作一面学。

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说，忠信又精明的奴仆，能按时分粮给神的儿女。这里所说“按时分粮”意义很深，不只要按着时节分给不同的食物，也要按着各人的需要预备不同的食物。这都是必须花工夫研究的事。有时你碰到初信者，也不管他的情形如何，就自顾自地讲起七十个七。你所讲的是神的话不错，但你这一分粮，不是喂养他，而是杀死他。神的话乃是生命；但给你用得不得当，就成了杀死人的东西，把人的胃口弄坏了。这样一来，人就不会渴慕聚会了，因为他听到的道，对他没有益处。

也许我形容得太过，但我要给你们看见，你们必须本着“按时分粮”的原则，预备各种聚会的追求信息。这件事非常关系各种聚会的进展。聚会是否使人得益处，是否吸引人，而使人渴慕参加，全在乎这件事。

一九三七年倪弟兄在汉口有同工聚会，要讲“工作的再思”。我提早到了汉口，有一天到圣公会作礼拜，要研究他们的光景。我看见他们祷告、讲道的内容，都是印制成册。当祷告的时候，牧师就翻出来照着念；讲道时，牧师就照着册子讲，实在是宣读。我觉得那是不随从灵的作法。现在我们用真理课程材料，不能象他们那样。一面，我们聚会中是读信息，但不是象他们那么规条，哪一周用哪一课，什么场合读什么材料，什么节日祷告什么话。我们预备聚会的追求材料，乃是因为在各个家中聚会里，我们不能盼望都有人释放信息；并且已过主的确给了我们丰富的出产，我们的仓里储存了许多各种样的食物。我们只要智慧地使用，就能绰绰有余地供应圣徒们的需要。

弟兄们都知道，已过这些年，台北二十一个会所的讲台还能维持，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现在，不必你们再去动脑筋讲信息，我们已有现成的粮食，但你们去用的时候，要活用；一活用就有灵。因此，你们必须会慎选材料；这乃是生死关头，你们材料用得好，就能叫人活，用得不好，就会叫人死；你们可能使人满载而归，也可能令人空手回去。这全数在于你们如何选材。这是太重要的事了。我盼望你们不要听外人的恶意中伤。

他们说，“李弟兄变了，他不要别人讲道，而要人只读他的书。他曾叫人读生命读经，现在更进一步，要人把他的信息当作材料，派给各聚会读，好封住人的口，谁都不能多讲，只能读他的信息。”我也看见有些印刷品说，我们都不叫人读圣经，只叫人读李弟兄的东西。这些恶言恶语，就象保罗所说的，“这是我们所受的毁谤，也是有些人硬说我们有这话。”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，就是我们所选的信息，每一篇前面都要有几节重要经文。每逢聚集时，众人要先祷读那几节经文，好好把主的话种到里面。主的话是活的、有功效的，是满带能力的。盼望人来到我们的聚会，所得着的就是喂养和真理，并且能见证，我们乃是为着宣扬福音，陈明真理。

不要小看聚会中祷读的实行；每周三至四次聚会，一年五十二周，积少成多。主的话被祷读到圣徒里面，就能存在他们里面，作他们应时的供应。这件事我们一定要重看，不能以没有时间为由，而忽略这事。不管时间长短，总要用三、五分钟祷读几节圣经；就是时间不够也得作，因为这是一件必要的事。

读信息时不要呆板、单调，有几种读法我们必须避免。首先，不要大家一同读，除非是几句重点的话。如果大家一同读半篇或整篇，那会完全把聚会杀死。其次，也不要一人读一段。按我的经历、观察和体验，特别是小排或家中聚会，最好的读法就是一人读一句。这种读法开头难一点，慢慢就容易。我盼望各会所、各小排、各分家的各种聚会，都提倡这种读法，最好能成为我们的家风。

主恢复的召会每周聚三、四次会，一年要聚二百多次会，对于读信息不能不学习。这好比打球，有操练，有学习，技术就会高明；如果一直都是没有规则地乱打，就是打了多年还是不会。今天在座的都是同工、长老和全时间者，你们必须负起责任，带头作，带头学习；然而是要你们“带”，不是要你们“代”；是带着一起作，不是替代地作。作的时候，要点出诀窍，使众人有学习。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者到聚会中，不能哑口无言，也不可闭目养神；聚会乃是你们“打球”的地方和时间，你们要带头打。弟兄姊妹打得好，就让他们打；打得不好，你们要补上去适时改正。不要抢他们的时间，倒要教会他们。如果你们肯这样花工夫，召会一定会被你们带起来。

教导时，也要带领圣徒学习看重点。以约翰三章十六节为例，说到神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就要学习点出“赐”这个重点，带圣徒一再读“赐给他们”，加重读、重复读，学习把这个重点指出来。不需要你们特别花工夫去讲解，自然圣徒们就知道重点是什么。我们都必须看见，我们的讲不值钱；只有把主的话拿出来给大家祷读，并且点出重点，那才是有功效的。这样，就给众人有尽功用的机会，而不会闲站。这需要你们在聚会中，一直带领弟兄姊妹操练。我相信最多半年，台北召会就能出来一个规范。

已过我曾指出，教导真理课程时，不要讲，只要读。弟兄们都很忠诚，接受了这样的交通；但读与读不同。如果你请人起来读一段，再请人起来读另一段，那种读法乃是“上吊的读法”。意思是，若是人读得好，众人还快乐；若是人读不好，那就只好听天由命。有时人读得有气无力，只会杀死整个聚会。所以教导真理课程，不能用一人读一段的读法。

我赞成在必要的时候，可以请大家共同读。但是教师要控制读的速度，并且指出重点。读到重点时，大家要加强读；教师不讲是对的，但应该点出重点。按我实际的观察，有的地方到了该点重点时，教师就是不点；有的不只不点，甚至人读得根本听不见，他也任凭听不见，而让重点被忽略过去。有时一段的重点，只是一句；但人读了一整段，就是把那一句读轻了，教师也是任凭轻忽过去。这就是教导太差，有教等于没教。如果重点都不点，也任凭略过，又何必要有教师？所以教师的责任，就是要点出重点。

以一级卷二第十四课为例，几乎所有教师都犯了同样的错误。这一课的重点，就是预表、预言、启示基督。旧约里那么多的申言者，他们无论作为预表、讲说预言，其重点就是在这一位基督身上。路加二十四章四十四节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“摩西的律法、申言者的书、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，都必须应验。”在约翰五章三十九节，主又说，“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”这指明整本旧约就是见证、预表、预言基督。无论大申言者或小申言者，这二十多位申言者，他们一切预言的中心、重点，就是基督。

很可惜，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没有教这重点。教真理课程时，考问就等于讲，要让大家能考出重点，所以提问题时，不要问鸡毛蒜皮的事。你们可以问：哪一位申言者对基督的预言最详尽？众人一看，论到弥迦对基督的预言只有二行多，说到基督在时间里成为人时的降生地，和祂的神格在永远里的根源。但关于大卫对基督的预言就有一页半，从主耶稣在永世里讲起，经过祂的创造、成肉体、经人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、登宝座、再来、得国度，一直到将来的永远，年数没有穷尽。你若读得好，就会看见四福音内容虽然多，有些点还不如大卫讲得清楚；象论到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等，四福音根本就没有说到。

关于众申言者，就要问：那一位申言者怎么论到基督？因为这一课的重点在于，旧约有一班人作申言者，说预言讲到基督。主耶稣明说，摩西的律法和申言者的书，都是为祂作见证。这就指明旧约之所以有申言者，乃是要为基督作见证。所以我们编写真理课程，把旧约的申言者摆出来，特别着重这一点。有的圣徒喜欢年代，专记年代。这就是保罗所说“无穷的家谱”，犹太人都犯这种毛病。保罗说，我们不该去讲这些。当然，历史并非不重要，但历史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，年代并没有什么可争的。按我读经、研究圣经的经历，关于基督以前旧约历史的年代，最少有四、五种学说，都差了三、五年左右。不要说几千年前的历史，就是已过一百年的历史，写出来都不一定写得准。年代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基督。

我讲这么多，乃是要给你们一个印象，我们不是教历史，也不是教地理、语言，我们乃是供应基督，把圣经里关于基督的点指出来。譬如，你们讲到创世记里的八大人物时，要特别点出，在亚当身上看见什么，在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什么，在以撒、雅各、约瑟身上又看见什么。你能点出这八大人物身上神作工的重点，就能让人明白整卷创世记的意义。历来许多圣经学者没有看见这个，以为教圣经就是教历史、地理、科学，惟独没有把属灵的亮点出来。我们真理课程的特点就在这里，你们需要花工夫进入。

现在世界各地都欢迎真理课程，美国、欧洲、澳洲、非洲等，大家都喜欢。他们喜欢的原因，在于供应基督，点出灵和生命。所以你们教的时候，一定要供应基督，点出灵和生命；其他不过是陪衬。就如一颗金钢钻戒，配件固然重要，重点却在钻石本身的颜色、克拉数、形状和分量。我们教真理课程时，就要这样点出重点，着重地教。

家中聚会如何使用属灵材料，真理课程如何教导，乃是新路是否收效的秘诀。如果我们忽略这两点，一切就不会有多少成果。真理课程的重点，乃在于基督、那灵和生命，而不在于历史、地理、语言。如果我们好好运用这些秘诀，相信成果会有十倍之多。盼望众人为此多有祷告。

第十二篇 主恢复中实行的路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必须承认，一年半以前，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带领，作为完全脱离基督教的一个步骤。基督教把主的召会完全拖到组织里；而其组织的生存，乃系于一人讲众人听的大聚会。然而，大聚会扼杀了信徒的属灵生命，也抹煞基督身体之肢体的功能。这件事在主恢复的起头，我们就已看得很清楚；可惜在实行上，我们还是摸索了近五、六十年。早在一九三四年，倪柝声弟兄就曾指出，主日上午一人讲众人听的聚会应当完全去掉，因为那是随从列国的风俗。然而，经过五、六十年的摸索，我们仍尚未摸索出一条实行的路。

感谢主，乃是经过许多的折磨、亏损和难处，至终，主把我们带到了这条实行的路上。关于这条实行的路，有几点需要和大家一再地交通。首先，我们不是有了小排聚会、家聚会，就不要大聚会了。一开头我们就说，这二种聚会如同飞机的两翼，缺一不可，必须两面平行。等到实行时，你们就会看见，一样的大聚会，我们的实行和公会的作法并不相同。

已过这五、六十年来，我们一直在摸索这条路，但没有摸索得太正确，所以多少还是习惯于旧的聚会方式。现在忽然要改变新的作法，可能弟兄姊妹最低限度都会觉得不方便、不习惯；甚至有人说，这是来自欧、美的作法，不适用于远东；也有同工说，这新的带领只适合台北，不适合其他地方。无论怎么说，我都相信有一天你们会看见，除非你们不要，既是不要当然就不适合；否则就是到天涯海角，这条路都适合。我说这话，一点都不会太过。

其次，这条新路首要的点，就是要把主的救恩作到每一个人身上。我们都知道，人身上的东西要能存在，就必须有个家来托住；家是人群中能托住人身上一切的所在。如果我们没有家，只有个人，我们身上的一切，就没有可能存在，也没有可存托的。家乃是社会的单位，也是国家的基础。就着神的圣言来看，神的召会首先乃是一个家，就是神的家；其次才是祂的国，神的国。没有家的单位，人很难生存；没有家的基础，国也很难建立。

基督教中了撒但的诡计，以致把家完全抹煞；他们只有大聚会，没有家聚会。在他们中间，人没有可寄托的地方；见证没有寄托，真理也没有寄托。我们若回到圣经，以罗马十六章为例，毫无疑问，在使徒时代，召会乃是建造在众圣徒的家里。我们都知道，罗马书是一卷专讲基督属灵生命，和召会属灵生活的书；但这卷书末了，用了一章的篇幅，专提保罗问安的事。从保罗的问安，我们看见好几个圣徒的家，都是向召会打开的。这在在都给我们看见，当日的召会生活，家的风味非常浓厚。基督教因着撒但的利用，以致把众圣徒在家里的属灵风味，完全给抹煞了。

因这缘故，我们必须竭尽主所给我们的能力、体力、时间，来恢复这个家的风味。头一件事必须作的，就是把圣徒的家都作成聚会的家。现在许多圣徒都有负担把家打开，这是太大的进步；然而，我们不能满意于此。不仅有负担的家能打开，就是没有负担的家，我们也要送会到家。我们盼望每位圣徒的家都打开，成为一个聚会的家。多一个弟兄姊妹的家打开，就多一个聚会的点；召会聚会的小点，是在每位弟兄姊妹的家里。

因此，我们都得学，同工学，长老学，全时间的也得学；特别是姊妹们，更应当学。学习的内容，是怎样去人家里建立家中聚会。不是等到人有心愿，接受负担了，我们才去作；乃是只要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只要他有个家，我们就得去作他的家。他不会聚会，我们带领、教导；他不能聚会，我们帮助；只要坚定持续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他能聚会了，我们再把聚会交给他。聚会的对象，主要还不是亲友、邻舍，而是他的家人，起码是夫妻二人。可能这对夫妻久不聚会，但只要我们送会到家，他们就能被主摸着，恢复聚会。这是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者必须学习的。

我也奉劝你们年长的同工、长老，你们从前都习惯作大聚会；但现在有新的作法，要你们去作小聚会，就是要你们去作每位圣徒的家；不只去恢复久不聚会的，还要把他们的家作起来。有许多弟兄姊妹，虽然不是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者，却是有心愿的，大约有三千位左右；若是以三人为一单位，就有一千单位，能送会到家。每逢周六，这一千个单位就去找对象，或者是久不聚会的，或者是软弱的，或者是平常对召会漠不关心的，甚至是一个福音朋友，都可以送会到他们的家。这不是作一次就毕业了，乃是要坚定持续地作下去。在这过程中，你们也要学习排桌椅，摆茶具、水果等，并学习如何点唱诗歌、操练随从灵。我相信你们若肯这样作，果效必然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

小排聚会或家中聚会能不能成功，还有一个秘诀，就是看四十岁以上的圣徒，诗歌唱得成不成功。我们中间好诗很多，有时不一定要整首唱，可以只唱一节。一到家中聚会，你若敞开灵唱诗，聚会一定被你挑旺起来。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使每个与会者尽功用。你可以带头祷告，然后请弟兄姊妹一一祷告；若有推辞的，你就帮助他。你也可以要他们都说一点蒙恩见证，同述说蒙主奇恩的故事，这会使人重温旧情，里面火热起来，并且燃烧听众。

每次家中聚会，都必须有材料作生命的供应；你们也都当学习用这些材料。用的时候不要呆板；读到较深奥、高超的点时，就要衡量实际的情形，或者略过不说，或者稍微讲解。对于篇头的经文，要带领大家祷读，因为我们注重的还是供应主的话，叫人得喂养。这样，聚会必定能活泼起来。

去家中聚会之前，一定要先在主面前祷告，向主认罪，求主洁净。如同我们每天的洗手，不能因昨天已经洗过了，今天就不需要再洗，也不能因早上洗过了，现在就不必再洗。照样，每一次我们来接触主，摸关于主的事时，我们都得认罪，求主洁净。不是形式仪文的，乃是实在从心深处，向主承认自己的污秽、软弱、缺乏、败坏、邪恶；无论是感觉到的，或没有感觉到的，都要一一求主赦免、洁净。

这样祷告认罪、求主洁净的结果，就是圣灵的运行和浇灌。我们应该相信，今天主的灵乃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是包罗万有的；祂居住在我们里面，也驻留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认罪、求赦免之后，主必要用祂的宝血洁净我们；然后我们就该运用信心，取用祂的灵。我们要相信祂就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身上；我们也相信，当我们和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，祂的确是与我们同在。在马太二十八章二十节，主说，“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”与我们同在的主就是灵；主若不是灵，怎能与我们同在？在聚会中与圣徒同在的主，就是那灵。

这是我们蒙主洁净后，必须相信的。凭着这样的信心，我们要在聚会中操练运用灵；无论唱诗、祷告、说话、交通，一开口就要学习运用灵。聚会不是一件凡俗的事，乃是神圣的事；一聚会，就摸着神，所以我们必须用灵。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，“神是灵；敬拜祂的，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。”照我的观察，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时，大部分的时间都不用灵，都不在灵和真实里敬拜。这是我们最大的亏缺。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是，“内里有经纶，外表无彰显。”虽然满腹经纶，也要在外面表现得若无其事，似乎这才叫“英雄好汉”。然而，这样的“英雄好汉”不该在聚会中出现；聚会需要里面有经纶，外面也有彰显。

五十年前，中国最有名的布道家宋尚节；他没有读神学，却在美國得了化学博士学位。他回到中国，蒙主呼召，出来传福音。一九三三年二、三月，他到烟台布道，我特为去听他。当时我看他就象个疯子；他到聚会中，不一定走前门或后门，有时人在那里等他，左等右等，忽然他进来了，开口就唱“打倒罪恶，打倒罪恶，除魔鬼，除魔鬼”。原来当时基督教的作礼拜，就算有一千人，也是鸦雀无声；宋尚节这一唱，就把大家沉睡的灵唤醒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去带聚会，一定要把人的灵挑旺起来。

我们必须领悟，我们用什么说话，就摸着人的什么地方。我们若是欢乐地说话，一说话人就欢乐；我们若是生气地说话，一说话人就生气。若是我们用情感说话，就打动人的情感；用意志说话，就打动人的意志；当然，若是我们用灵说话，自然会打动人的灵。这是铁定的原则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去聚会，不为作别的，乃为作神的事，就是挑旺灵。如果我们不用灵，人的灵必定无法动起来。人的灵若一直起不来，就会摸不着神，得不着供应。神是灵，敬拜祂的必须用灵；所以我们去聚会，非用灵不可，总要一直学习用灵。

有的圣徒向来刚强，一直是肯说话的，不需要我们鼓励，就会运用灵；但大多数圣徒都需要鼓励，才会用灵。所以我们去聚会，送会到家，一到人家里，只要开口就必须用灵。我们一用灵，聚会就有灵；一用灵说话，人的灵就敞开，就能摸着神自己。

每逢主日，我都会到一个会所，观察教导真理课程的情形。直到现在，我觉得各处弟兄们都有进步。但关于教导的重点和秘诀，似乎你们所摸着的还不够，还没有摸得那么透彻。已过我曾郑重请求你们，不要讲只要教；现在我仍守住这个原则。原因在于真理课程的内容，就是一篇信息，该说的都说了，不需要你们再去讲，只要你们能够把重点指出来，并且将重点作到人里面，这就是真理课程最好的教导。

教导首要的就是用灵；说每一个字都需要用灵。你一开口就用灵，自然就把人的灵挑旺起来。但如果你用低沉的腔调说话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人就会被你杀死。这好比学校上课，如果你那一班的学生很调皮，你这个作教师的，说起话来又没什么精神，他们就会更加调皮，不听你的。虽然我们不是教书，但我们也要有同样的态势。一站在讲台上，不要随便说话，也不能照平常的语气说话，乃要有模有样；一开口，灵一定要出来。这个你们一定要学。这样作，能使你们真理课程的教导完全改观。你一开口就是灵，下面说什么自然容易都是灵，并且与会的人说话、读信息也都会用灵。因此，运用灵是你们必须操练的第一点。

我已经说过，从我的经历和观察，真理课程最好的读法，不是教师读，也不是少数人读，乃是人人都读。但不是一同读，乃是一人读一句，彼此接续着读。这如同打篮球，不是一个人一直打，也不是五个人同时打，乃是传来传去，轮流着打。照我所看见的，差不多各处都犯这个错，都不操练这种读法。我盼望你们都接受这个教导。

这样的教法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读的时候，大家自然就操练说话，而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说。大家都接续地读，就象五个球员打一个球，球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，那就灵活了。我们的家中聚会、小排聚会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象打球，个个都说话。训练他们说话最好的时机，就是教导真理课程。所以你们教的时候，必须向圣徒有一个说明，甚至有一次示范，给他们看见该怎么读法。第二，读的时候，要教他们注意重点。一读到重点，可以有人再重复读一遍，甚至读第三遍或第四遍。如果读的人够老练，还可以加强地点一点。这样，不只你得益处，众人也得益处。特别是对新得救的或福音朋友，你们这样作，就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所谓“教学相长”，教师说学生也说，人人都说，自然就都长进了。虽然这不太容易，却也不太难。盼望你们能这样操练，不要呆板、一律地作，乃要灵活一点。

第三，每读过一段，教师就该点出重点，给人看见那一段的主题。这会加强圣徒的印象，使他们学得真理，得着供应。如果教师们能作到这三步：运用灵说话，带领大家接续地重读、重读、点出重点来读，然后每一段给人一个结论。这样，一篇信息里的肥甘和丰富，就都给弟兄姊妹尝到了。如此，教过一篇真理课程后，人不只得着真理的知识，有真理的认识，并且能从你所点出的重点，得着生命的供应。这实在是一件一举数得的事。另有几点该注意的，就是问问题、点重点时，不要太注意细节，也就是不要太注意历史、地理、人名，乃要注意预表、预言、应验。有一次我看见，一位教师不问关于基督的预言，却问有几位申言者、是哪几位等。也许有人会问：既然不需要注意这些，为什么要编进课程里？我已经指出，一只鸡要长得好，必须有骨、毛、皮；但这只鸡要摆出来给人享受时，却是肉越多越好。真理课程写的时候，必须这样写，但没有意思要你们这样教。

我读圣经六十年，从起头就背这些人、地名，但直到今天还没有记牢。若是你们全时间学员告诉我，十二小申言者你们都背起来了，我不会快乐；若是关于他们预言基督的点，你们都没有记住，那我要说，你们该革除、退训。然而，恐怕你们许多人记得住人名，却记不住关于基督的预言。这指明你们真理课程的教导是本末倒置，摆出一大堆骨头给人啃，却不给人肉吃。这是大失败。上主日我到一個会所参加集中擘饼，他们一面考课程重点，一面发奖品。我很赞成他们的作法，他们不是考旁枝末节，乃是考纲目。在亚当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救赎；在亚伯身上，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路；在以挪士身上，我们看见人对神的需要，并人呼求神，而得享神的丰富；在以诺身上，我们看见蒙救赎而走救赎之路的人与神同行。不要去考以诺活了多少年、他与神同行多少年等类的问题。旁枝末节不重要，属灵的东西却一定要读进去。

在座的同工、长老，应该都是真理课程的教师；特别是比较年轻的，更要把责任担起来。年长的都已经六、七十岁了，你们年轻的应该背负这个担子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教真理不该是神学的教法，如教导亚伯拉罕生在迦勒底的吾珥等历史事件；反该教导属灵的事物，如迦勒底的吾珥乃是拜偶像的地方等，这种属灵的意义必须记得。神学教导的失败，就在于即使人受教毕业了，属灵的事仍是一知半解，所学到的都是历史、地理、考古、文化等类的东西。我们所教导的必须是属灵的事物。

我们必须看见，主带领我们的路，乃是要把祂的召会建造在圣徒的家里。召会一建造在家里，就能变化家。原来常吵嘴的夫妻，因着聚会就不吵嘴了，孩子也蒙保守，不随潮流走；结果就出来正当的家庭。若是可能，我们还要编写材料，教导弟兄姊妹如何建设自己的家，譬如，如何作父母、儿女、丈夫、妻子等。这也是圣经的原则，就象以弗所书这么一卷属灵的书，也教导关于如何作夫妻、儿女、父母、奴仆、主人等。从前我们在这些点上有些疏忽，以致弟兄姊妹注重大聚会，而忽略了家的建设。日后我们盼望能编写一些信息，论到家庭建设，使圣徒的家能象样。如此，一旦我们邀请亲友到家中聚会，他们看到我们家的光景，必能受感动，而接受主的救恩。

因此，把召会建造在圣徒家里，就能借着家普遍传福音。凡把家作得好的召会，都不需要大传福音，福音自然就传遍了。家是容易摸着人心，渗透、深入人心、灵的。这并非说不可有大聚会的福音，但一年只要有几次就够了，重在收割而不是撒种。最重要的是要在家里建造召会，借着家把福音普及出去。同时，我们也要鼓励弟兄姊妹，每二、三家成立一个小排，彼此有交通，有属灵的帮助、喂养和照顾。然后，召会中要有真理课程的教导，专门教导圣徒真理。如此有次有序地建造召会，主必大大祝福。

最令我感希奇的是，包括美国在内，许多久不聚会的信徒都喜欢真理课程。因这缘故，安那翰召会有些久不聚会的，都恢复了聚会，为的是要学真理课程。这次聚会前，高雄有几位长老告诉我，从前没有教真理课程，聚会人数起伏很大；现在有了真理课程，不仅人数增多，并且稳定。这证明人都有爱慕真理的心；同时也给我们看见，真理课程是蒙神使用的。提前二章四节说，神“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理”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眼看着一班得救的人，只是热心爱主，而不明白真理；我们必须用真理课程教导他们。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得救，就进入真理的追求，主的召会就会成为有根基、有基础的召会，在真理上被建造起来。

我们这样带领圣徒之后，当他们再去读圣经时，就会有悟性，自然很容易进入里面属灵的真义，能明白圣经的启示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得救后读圣经，读起来莫名其妙，非得经过一、二年，明白一些真理，受过一些教导，才能稍微懂得一点。现在新路的带领，有家中聚会、小排聚会、真理课程，这三件事如同三股拧成的绳子，力量非常大。我们用这三件事带领得救的人，使他们在生命上有认识、有追求，在真理上有进入、有装备，他们就会有生命的窍，真理的光。

从一九八四年十月起，我们即盼望“五年福音化台湾”。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半，这一年半可说是准备期；可能还需要一年半的预备。我们要先把家中聚会、小排聚会、真理课程作成功，将家建立起来，以家为出发点，配合校园工作，兴起全时间者。三年的预备期，我盼望最低限度能产生一千位全时间者。到第四年，就可编组成军，十人一队，一百队同时出发，每队先作遍一个乡镇，然后再作村。十个人在一个乡镇至少三周或一个月，借着挨家挨户叩访传福音，建立家中聚会，带一、二十人得救，建立召会。然后留下二位全时间者继续喂养、照顾、带领。另外八位回来，加上新进全时间者，再重新编组，出发到另一个乡镇。这样，全台岛有三百一十八个乡镇，不到四个月就能福音化了。之后以六至八人分为一队，再去作村。这样，不用几年的工夫，不仅台湾福音化，更是台湾召会化，每村每镇都有召会，作主明亮的见证。这个计划乃是主的带领，我们不要以为太难。

要有这样大的举动，事前的预备不可少。我们要考虑每队所需的交通工具，是使用福音车、机车、脚踏车或者搭公车。出发前要先租好房子，地点必须合式。还有房子的布置费、全时间的生活费等，一切开销势必非常大，需要众召会同心预备。在第四年出发前，有些前三年受训结业学员，已在各大城市，如台北、台中、高雄等地，与当地圣徒配搭，去开展社区。现在他们是每周三、五上午叩访社区，到各公寓挨家挨户探访，成效不错。相信三年后，当他们到乡镇去开展时，他们已经有了经验，并且社区也能作出一个规模。这是一举两得的预备方式。

这样看来，“五年福音化台湾”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但全在乎头三年的基础要打得牢。什么是基础？就是小排聚会、家中聚会、教导真理课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们积极地学，因你们所学、所作的不仅是基础，更是模范。我相信全时间者在这里好好学半年，再出去就知道如何建立家中聚会、带领家中聚会。这样，只要第四年福音化台湾的行动一展开，必定能“势如破竹”，全台福音化、召会化。

只要我们忠心，该奉献时间的，一定奉献，特别是青年人，一定要全时间奉献，接受神荣耀的托付。等台湾福音化、召会化了，你们或许受主带领，继续全时间，或者在职。但这五年乃是

你们从军的时候，你们务要忠心，直到台湾的每一乡、镇、村都福音化。另一面，该奉献财物的，也必须向神忠心；因为一千多位全时间者，每月的供给相当可观；何况还有召会的需要、福音开展的需要，都需众圣徒同心一致，乐意竭力奉献。如果在这两点上我们都忠信，主必定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。

第十三篇 新路的实行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这几天我在休息时，常觉得最近我们因着事工忙碌，忙着跟随主所带领新的行动，只顾到作工，却忽略了属灵的争战，特别是忽略了祷告。因此，我深处觉察到有仇敌的攻击，他甚至搅动反对新路的人，在那里作相反的祷告。为此我灵里感觉，我们众人当儆醒。特别在我们为主作工、忙碌时，更应领悟，我们所从事的，乃是一场属灵的争战。

在战场上最需要的，就是儆醒、警觉，知道仇敌要作什么或正在作什么。我们必须看见，仇敌所作的，常是诡诈、隐藏的。所以在本篇信息中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通，只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要卸给大家，就是盼望你们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者，都能从主接受一个负担，花相当的时间在主面前一同祷告。也许我们整个聚会都需要用在祷告上，看主怎么引导我们。需要有够多而彻底的祷告，

回顾已过两个多月，我在此带领数次同工长老聚会，每次聚会都相当缺少祷告、祷告的灵和祷告的数量。所以我也关心你们同工、长老们，恐怕你们聚会时，祷告也不够多，分量也不够重。因这缘故，最近我在休息时，常觉得重担压心头，以致灵里深处觉察，这恐怕是黑暗权势在背后的攻击；我们在这一点上忽略了。我甚至有一点相信，也许有人在作相反的祷告；所以，我们要求主为我们抵挡这相反的祷告。这相反的祷告，也许特别注重我们最近所作的工，注重召会和我在这里的带领；因此我们在主面前所发出的祷告，必须反对这些相反的祷告，求主遮盖我们，不让仇敌有任何地位作破坏的工。

我们不仅需要属灵争战的祷告，也需要記念我们改制后，直到目前为止，跟随主这新时代的新行动，在各方面的工作和各种的需要。第一，我们要为林口申请许可的事祷告；现在申请书已经呈递上去，也被接受了。这时候就需要弟兄姊妹接受一个负担，为这事祷告。这是一个厉害的关口，成败关系非常重大。如果我们无法申请到许可，大会所就不能盖造，那将会拖延主的时日。所以我盼望不只台北市召会，还有全地众召会，都能接受这负担，同心合意为这事祷告。

第二，已过我们实行的各种聚会，如家中聚会、小排聚会、真理课程的教导，还有一般性的主日上午大聚会、擘饼聚会、祷告聚会等，也要为这些聚会祷告。我盼望特别是众长老，能够把这件事背在肩头上，当作一个担子，协同众同工，加上全时间者，一同朝着新路的目标直奔。盼望主借着我们，也借着祂的恩典，把各种聚会强有力地建立起来，使祂能得着祂所要的。

第三，六月二十日全时间训练就要告一段落，八月会开始第二期训练。这些日子，我们也需要为参加全时间训练的人数祷告。我实在盼望到一九八八年初，至少能有一千位受过训练的全时间者，出发往各处乡镇去开展。不仅如此，要来的这一期训练，我们还要加上语文的训练，有希腊文、英文、西班牙文、日文、华文的训练。这些都需要我们大量的祷告。

我们要切切记得，在神的工作上，不会有不劳而获的幸运，也不是劳苦努力就一定成功。我们必须领悟，那是一场属灵的争战；作每一件事，走每一步路，都得争战，都要儆醒。我盼望你们都能听进我所说的。我们蒙主恩召，聚在这里，同时接受一个负担；我们就必须知道，我们的每一寸每一步，都需要经过祷告来争斗、奋战、攻取。诗歌六百四十五首末了一节说，“我当、我要、我能、我必成功我神所有目的。”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。我们不该听黑暗权势一切的谎言，我们应当以坚定的信心，向神献上祷告。

每次我们来在一起祷告时，盼望每一位都开口；不是共同开口，乃是一个一个开口。并且我们的祷告不要太强、太长，要短而活，能彼此堆加，使众人的祷告能连起来，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，要象赛球一样，会传球也会接球，传得好也接得好。最后，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上神的标准和要求，合乎祂的心意。

我也请求你们为福音书房的出版祷告。最近的信息，特别是真理课程的编写，担子非常重。我刚把恢复本马可福音作完，再回去编写真理课程，觉得十分吃力。上周三下午，作到还差三页就完成一课，忽然感觉非常疲累，作不下去了。当时我晓得自己力尽气竭，实在无法支撑，就立刻停下休息，因为我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。

然而，我也清楚，这不仅是天然一面的情形，乃是有争战，有仇敌的攻击和搅扰。一面就天然说，我们人的能力、体力有限，应该不要作得过度，这是事实；另一面就属灵说，有这样的情形发生，也不能说没有仇敌的攻击。所以请大家接受负担，也为这事祷告，求主祝福我们所出版的书刊，出去都能确实地产生效能，大大让主使用，以达到祂的目的。我再说，我们不拘时间、地点，个人要随主引导，发出呼声，向主呼求，摸祂的宝座。不只摸神施恩的宝座，更是祂掌权的宝座。盼望在座每一位都从灵里祷告，没有一个不开口，也没有一个不接受负担。感谢主给我们有祷告的时候，也给我们祷告的话语。我们应当相信，在祂的名里，祂的确听了我们的祷告。我们需要继续再有祷告，求主执行祂的垂听，成全我们在祂面前的心愿。

关于真理课程的教导，我盼望众长老能够好好实行。我们前两篇信息所交通，关于真理课程的教导，每一点你们都要尽力去作到。我要再次强调，每一位长老在所在地的会所，都应该担任一班的教师，带头教导真理。你会教当然要教，不会教也得教，因为长老必须善于教导。虽然你暂时不会，但只要你有心，结果一定会。只要照着前两篇信息所给大家的教导去作，一定会有果效。

这一期全时间训练结训，到下一期开训，还有四十天的时间，恰逢暑假，大专青年都有许多活动。我盼望关于校园的福音，能有相当清楚的计划和安排。如果可能，也许安排一些人去参加“新约总论”的夏季训练。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段时间，好象一座桥梁，我们应当好好将其衔接起来，使有心参加全时间的人数增加。盼望你们为这事，以及全时间的训练、带领祷告。这也是很关键的点。

还有一件事需要祷告，就是为着社区的开展行动。在一九八八年我们出发开展乡镇之先，需要先在大都市里作好社区工作，以奠立相当的基础。这是一件重大的事，需要我们每一位都接受负担，为着这个开展祷告。

第十四篇 召会建造的服事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旧约里，神的工作，按照祂的经纶来说，就是建造圣殿和圣城。整本旧约圣经，就是以圣殿和圣城为中心。在旧约神的工作中，有不同的职分，不同的职事，有祭司、君王、申言者；三者虽有不同的职分和职事，其目标与中心却只有一个，就是建造神的殿和神的国；换言之，就是建造神的家和神的城。旧约同时也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的仇敌所作的，正是对准这一条线，来阻扰、破坏、拆毁神的建造。这是旧约里很清楚的一条线。

到了新约，头一次清楚提起召会，神的家，乃是主耶稣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所说的：“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。”这清楚启示，一提起召会，立刻涉及阴间的门，就是黑暗的权势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在新约中，神的经纶是要建造召会，而召会的建造乃是一件争战的事。

基督教的难处，在于他们只看见一个宗教，没有看见神的建造，所以他们不晓得什么叫属灵的争战；也因着他们不晓得属灵的争战，所以无法看穿仇敌的诡计。他们知道有一个魔鬼，这个魔鬼最多就是引诱人作坏事，叫人远离神，使人跌倒犯罪，羞辱神的名。他们从来没有摸着，也没有看见，魔鬼撒但引诱人、败坏人，他一切的诡计、一切的作为，都是以一件事为目标，就是争战以阻扰、抵挡、破坏、拆毁神的建造。

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中，应当清楚看见，我们不仅在这里作一个恢复的工作，恢复真理、福音，恢复基督作生命，甚至恢复召会的建立等；我们还必须看见，这些恢复全数是为着一件事，就是神的建造。神的经纶是以神的建造为中心，要得着一个家，一座城，就是一个召会，一个国。神这样的建造，完全涉及仇敌的结局，所以自然引起仇敌的攻击。

我在看见主恢复的亮光前，就听过许多道；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一篇道，说到属灵的争战。本仁约翰是十七世纪英国浸信会最有名的属灵传道者，写了著名的《天路历程》和《圣战》。六十年前我还年幼时，曾看过那本《圣战》，内容说到一个人和撒但间的争战；目的是要告诉人，撒但引诱你时，当如何反对他；撒但试探你时，该如何凭信抵挡他。这本书全然没有提及神的经纶和神的建造，也没有论及神的国度建造时，黑暗的权势如何起来反抗、攻击。

直到有一天，神带领我看见祂恢复里的亮光。同时，我正好读到一些书，特别是倪弟兄从英文翻译为中文的书，以及一些英文书，从其中我看见历来一班清心爱主，并在灵里进入神永远计划的人，他们都看见且经历一个属灵的争战。他们从深处知道，神每一点的恢复，都涉及神的仇敌，都需要争战。然而，历世纪以来，几乎没有多少人看见，为着神圣的建造，需要属灵的争战。今天你我都必须看见，为着神国度的建造，我们必须从事属灵的争战。

已过这几天，因着我身体上的一点难处，我暂时放下工作休息。在这期间，我有许多回顾，特别是已过一些看见和经历。于是我觉得，应当接受负担，提醒你们，也许你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攻击，也不觉得有什么争战。但我愿意说，连你们的这种感觉，都是因着给撒但注射了麻醉剂，使你们麻木没有感觉。

尼希米四章二十三节说，“这样，我和弟兄、仆人、并跟从我的护兵，都不脱衣服，出去打水也带兵器。”我读到这里，深深觉得，圣经本是经典，应该记载神圣的大事；但怎会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出去打水也带兵器。”这话太浅也太低，不象圣经的经文。然而我们必须看见，就是这句话，也满带真理的亮光，给我们看见一个争战！连打水时都得争战，指明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即使在最小的一件事上，都有争战的事。

我们再回头看旧约。旧约的建造，乃是建造帐幕和圣殿，作为神的家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了西乃山时，摩西看见异象，就为神建造会幕；接着他们以迦南为目标，开始旷野的行程。他们往迦南，不是没有见证，没有中心；不是两、三百万人，在旷野荡来荡去，至终就荡到迦南地。不，他们在旷野的行程，不仅有纪律、有组织，并且有中心，就是神的帐幕。从民数记我们能看见，他们安营的时候，先支搭神的帐幕，然后以神的帐幕为中心，四围按支派的次序安营。他们起行时，也是抬着帐幕，跟随着约柜。

民数记头四章给我们看见，神指示以色列人数点人数时，乃是把每一个被数点的人都当作兵丁，数一个征召一个来服兵役。首先数点的，是二十岁以上者，都要服兵役，惟独利未支派不可数点。因为利未支派乃是靠近帐幕服事祭司、事奉帐幕的支派，需要生命高一点，更成熟一点的，所以是三十岁到五十岁者，才能被数点、征召来任职。

民数记四章三节说，“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全都计算。”这里“任职”一辞，当译作“服兵役”。二十六章二节说，“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，按他们的宗族，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计算总数。”这里“能出去打仗”一辞，与四章三节的“任职”，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，指能够服兵役的。

民数记前四章记载这事，目的是要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眼里，为着维持神这中心的见证，一切为着帐幕的安排和服事，都是服兵役；作祭司是服兵役，作利未人也是服兵役，连作以色列的小老百姓都是服兵役。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走，乃是军队的行动，不是游民的游牧。他们不是所谓的游牧民族，乃是有组织、有规律的军队。所以旧约里称他们为“耶和华的军队”。他们首战亚玛力人，那是一场非常厉害的争战；从西乃山下来后，他们也是一战又一战地打，一路走一路战。直到过了约但河，第一场耶利哥战役之后，就一路打进迦南地。

从那时起，以色列人没有停止过争战。他们的历史就是争战。约书亚记载进迦南地的一切战役，士师记也同样讲打仗的事。因为没有争战，怎能夺得神应许的美地？没有美地，怎能建造神的殿，设立神的城，使神在地上有国度建立起来？所以从约书亚开始，以色列人就不停地争战，直到大卫的时候。大卫是战士，是战士君王，他南征北讨，征服了四境仇敌，后得享平安，留下一块平安的地上，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承受；同时他也预备了建造圣殿的材料，就是他从争战中掳来的。因此，大卫的争战不仅得着一块基地，作为建殿的基地，并且得着建殿的材料。大卫把这一切遗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。因此所罗门一登基，即在升平中作王；那时国泰民安，他立刻下达命令，开工建造圣殿，把圣殿建造起来。

然而，对圣殿建造的成功，撒但并不甘心；他立即差派埃及人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又差遣亚兰人来，至终打发巴比伦人，从遥远的地方前来，围困耶路撒冷，甚至把耶路撒冷夺取、毁坏，并且拆毁圣殿，掳掠圣民。至此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家没有了，神的国也没有了，神的子民被掳，达七十年之久。

到了七十年被掳期满时，神就再把祂的子民带回。神带他们回去，乃是要重建圣殿、圣城。在首次建造圣殿时，好象看不见什么争战；但是等到重建圣殿时，尼希米四章十五至二十三节，给我们一幅清楚的图画：重建圣殿完全是争战建造的事。十六节说，“我的仆人一半作工，一半拿枪、拿盾牌、拿弓、穿铠甲。”以色列人一半作工，一半争战。不仅如此，十七节说，“修造城墙的、扛抬材料的，都一手作工，一手拿兵器。”二十一节说，“于是我们作工，一半拿兵器，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。”二十三节下半说，“出去打水也带兵器。”

没有争战，就没有建造；没有争战的灵，就无法建造。这是旧约给我们清楚看见的。旧约建造的恢复，完全是经过争战，也借着争战。到了新约，主耶稣说，撒但所属阴间的门，永远不能胜过建造的召会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，专书论到召会，说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丰满，又是基督的配偶，新人，是神的家，神的国；末了又说，召会乃是战士，为着神的经纶争战。保罗自己就是一位战士，他在殉道前，得胜地宣告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”这乃是召会该有的地位与职责。

然而撒但永远随在神之后，来毁坏神的召会，以致召会堕落荒凉。甚至在使徒保罗还没有过去时，召会就荒凉了。保罗看见自己亲手所建立的召会，受了撒但的损伤，整个都荒凉。他写腓立比书、歌罗西书、提摩太前后书时，很清楚这种光景。他甚至说，“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。”召会荒凉到一个地步，离弃了保罗。然而保罗不灰心，他要提摩太“打那美好的仗”，就是与异议者不同的教训打仗，并照着使徒关乎恩典和永远生命之福音的职事，完成神的经纶，叫可称颂的神得着荣耀。

当时最大的难处，乃是有异议者持不同的教训，使召会大受损伤。所以保罗说，他留提摩太在以弗所，“好嘱咐那几个人，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。”提摩太这样作，就是打美好的仗。所以打美好的仗不是动拳、踢脚，乃是在消极一面将不同教训之风打倒、消灭，并在积极一面实行神的经纶。保罗清楚指出，不只不可讲不同的教训，并且还要讲神的经纶。今天我们也面临同样的争战，所以要打美好的仗，抵挡召会堕落的潮流，同时实行神的经纶，就是照着使徒的职事，传恩典和永远生命的福音。保罗在六章十二节说，“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远的生命。”打美好的仗就是持定永远的生命，这生命乃是神圣的生命，神非受造的生命，并永远的生命。

永远的生命，重在神圣生命的性质，过于其时间的因素。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特别在基督徒的工作中，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，就需要持定神永远的生命，不信靠我们人的生命。因此，三卷提字书再三强调永远的生命。要完成提摩太前书所说神对召会的经纶，以及对抗提摩太后书所说召会败落的趋势，并维持提多书所说召会中良好的秩序，这生命乃是必要的基本条件。

今天我们所作的一切，建立家中聚会、教导真理、广传福音，也就是生、养、教，完全是反潮流、反基督教所作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这里乃是争战；我们要力争上游，逆流而上，所以步步维艰。我们都知道往下流容易，无须花力气就可倾泻而下，然而上行是步步艰难，需要争战着向前。

因此，对这三件事，我里面担子的沉重是难以言喻。我已经是个老年人，身上还要背负这么沉重的担子，只因这是主所要的。今天召会给基督教弄到一个地步，完全成了一个宗教，一个组织。在这样一个组织里，产生了两件事物，就是圣品阶级和教阶制度；借着圣品阶级的工作，建造了一个教阶制度的组织。天主教以教皇为首，更正教以创教者为头；在教皇或教主之下，有一阶阶不同的组织，把人分门别类，划分等级。这完全无视神儿女间生命的关系，与其生机的功能。六十多年前，主的恢复从一开头，自倪弟兄起，就看见亮光，清楚主恢复最重要的点，就是要脱开宗教组织。

我们都得承认，六十多年来，虽然我们一直注意这事，也强调这事，但我们始终没有脱干净。这是一个争战，因着黑暗权势的纠缠，加上我们拖拉的性格，我们一直无法完全脱开这个宗教组织的捆绑。关于黑暗的权势，没有属灵眼光的人是看不见的，因此，今天人人都说宗教是好东西。再者，撒但所作的非常诡诈，他在诡诈的事物中搀进圣经。

整个基督教就是一个组织的宗教，正如马太十三章里，主耶稣所比喻的大树，深深扎根、定居在地上，成了一个大组织，把所有的基督徒都系统化、归纳到其中。主把我们兴起，来和这个大组织对抗、争战已有六十几年；但到一个地步，连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开始不清不白，甚至同工们也糊里糊涂，弄得和基督教几乎没有两样。看看我们今天的光景，和基督教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分别？有的圣徒还说，基督教不比我们更热心么？他们也传福音。这就弄得大家越过越黑白不分，淡水和海水相混，清浊相杂。这种局面的产生，完全是因没有脱开圣品阶级；是因着圣品阶级观念的存在，才从其中产生了这种组织。

盼望你们能正确领略本篇信息的话；靠主的恩典，接受我这明亮的话。到了一九八四年，就是在台湾这里，我们还得承认，圣品阶级仍很强烈地存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没有那个形式，却有那个事实。所以我在主面前看透，我们需要斩草除根，把这事从我们中间彻底除掉，否则我们无法往前。因此，我才贬低大聚会，强调作小排聚会。我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，小排聚会至终是要作到家里。聚会一到家，召会一完全设立、建造在家的基础上，圣品阶级自然没有地位；圣品阶级一没有地位，阶级的组织也就会消除尽净。

我不是在讲空洞的道理，乃是就我们中间的历史，告诉你们事实。所以现在最需要的，就是你们长老、同工、全时间者要清楚看见，我们去建立家中聚会，并不是一件小可的事。我们乃是把我们的种植、栽培，从宗教组织的领域，完全移到圣徒家里去。一移到家里，就再也无法有圣品阶级了。家家有聚会，人人都说话，个个不作头，圣品阶级怎能存在？但如果我们作不到这三点，圣品阶级就会照样存在，宗教组织也会依然留存。

我们必须清楚，改制、繁殖、扩增不是基本问题。我们召会中有三千人也罢，有三万人也罢，甚至有三百万人也罢，基本问题是，我们所有主恢复中的召会，是建造在什么根基上？是建造在以圣品阶级为立场和因素的大聚会上，还是建造在人人尽功用的家中聚会上？大聚会无法脱开圣品阶级；一有大聚会，那个立场就需要圣品阶级。但如果召会的成分是家中聚会，召会的元素、本质和内在实际都在家中，圣品阶级有什么存在的可能？圣品阶级是大聚会的根，大聚会是圣品阶级的老窝；而家中聚会乃是把圣品阶级“连根拔起”、“掘掉老窝”绝佳的路。

我再说，我没有意思伤人，所以请你们不要怪我；我觉得我们的同工在这里作工，作了许多年，结果只作大聚会。我相信同工们没有一点意思或存心，要作出圣品阶级。但我们却不知道，这不在乎我们有没有意思或存心，乃在乎我们履行什么原则。你履行什么原则，就产生什么结果。比方你没有意思长蒜，但你已经把蒜苗种下去，岂能不长出蒜来？也许你说你不是种蒜；岂不知你是受了欺骗，你所种的就是蒜。结果你就看见，有一个组织出来了，是一层又一层地长出来。我愿意你们的眼睛明亮，象主怜悯我，使我的眼睛明亮一样。不要再有任何一点大聚会的观念，不要再去思念大聚会。也许已过大聚会曾使你蒙恩，使你得建造，但这不足为恋。天主教也有人蒙恩，也有人得建造、得造就、得帮助，各公会也是如此；这一切都不足为恃。包括我在内，我们有好些人已过也在其中；后来蒙主怜悯都脱离了，哪知我们从其中所脱离的，又让自己给作出来。

所以，现在我们还得脱离自己所作的，不要再留恋。主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彻底的亮光，就是要使召会建造在圣徒家里。我们都得有这样的眼光和观念。这对我们实非易事，甚或是个大难处。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在这里作小排、作家中聚会，已经一年半了，到底我们欣赏什么聚会？我们可能还是欣赏大聚会，那个一人讲众人听的聚会。教真理课程的聚会不是大聚会，因为每班只约有五十人；特会也不是大聚会，因为是为着特别目的而有的聚会；集中擘饼也不是大聚会，乃是需要时才有的聚会，那样的聚会倒也甜美。所谓大聚会，乃是经常性、一人讲众人听、圣徒无法尽功用的聚会；至今我们可能还在欣赏这样的聚会。

步步争战

我的点在这里，我们要达到以上所说，作小排、作家中聚会、教导真理课程等目标，就得步步为营、步步争战。有人说，“李弟兄，我看不见有哪位弟兄，在这里反对你。”你可要小心，这乃是撒但的攻击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带领家中聚会，弟兄姊妹若说反对，是不反对；但若说响应，是响应得不热烈。这种不热烈从哪里来？是谁送来的？乃是撒但送来的。我们读尼希米记，就发现尼希米建造圣城的时候，其他人表面上不反对，事实上却在作浇冷水的工。他们听见城墙修好后，就打发人来，要与尼希米相会；表面上是要帮助他，实际上是要杀害他。所以，为了达到目标，我们实须步步争战。

有的会所或召会，当同工、长老们一提起家中聚会，弟兄姊妹个个赞成，并且立刻把家打开；这指明撒但的攻击很少，没什么效力。但有的地方，弟兄们一回去说，“这是李弟兄最新的带领。”说过之后，一个月还没有家中聚会；这就是撒但打发的军兵，在那里大大得势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有的人没有属灵争战的经历，就会说，“我们已经尽力鼓励圣徒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打开家。可见这条路行不通。”这就是撒但厉害之处，把你作成他的兵器，借着你的口攻击，并且使你灰心丧志。有时你听报告说，家中聚会的人数都是零零落落，你就觉得没有盼望。这是什么？这全数是撒但所打发的军兵。

如果我们清楚这些情形，就会领悟，这几个月从撒但打发来的小兵小卒不少，却没有一个带头反对说，“我不赞成李弟兄的提议，绝对不赞同。”仇敌熟知兵法，知道打仗不能这样打法，否则不会成功。他乃是打冷战、打内战；有时不仅热战不打，冷战也不打，只打“混”战，把你们弄得浑浑噩噩，动也不想动，觉得小排真难作，一点不能急。这种种想法都是撒但打发的军兵。

因此，我在这里深深盼望，你们大家都起来，不听这一套，同心合意为弟兄姊妹争战祷告。不是去责问他们：“为什么你不打开家？”乃是同心合意为他们祷告。在你们所在地的会所或召会，你们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者，必须常来在一起，也带着一班有心的圣徒们，一同祷告，在主面前常常禁食，一步一步地向仇敌进攻，一寸一寸地向仇敌逼进，不让他有任何得逞的机会。

撒但知道，在主恢复的基础和历来所累积的丰富上，他要作正面的反对，是无法成功的，于是就采用冷战。不是吹冷风直接反对，而是吹一点“小风”说，“感谢主，我的家打开了，可惜没什么人来。”给人一种苦哈哈的感觉，叫人想停止打开家。表面看那些话很委婉，实际上很消人志气。这好比汽车的轮胎，不是用一根大铁钉直接去戳破，乃是用一根小铁针，慢慢且暗中地去消气，逐渐车就开不动了。这是撒但惯用的策略，打发一个一个的小卒来缠磨，来消志。

一年半来，我不仅身在其中，也一直从旁观察。求主宝血遮盖，我觉得甚至你们长老们，也没有警觉，中了撒但的诡计，以致没有儆醒祷告。我相信你们还记得，去年十月我到台湾来，回美国后有许多事要处理；但我仍在百忙中，郑重写给你们长老聚会一封信，严肃地提到，要你们长老们祷告、禁食。但这一次我回来，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，在长老聚会里，我听见的几乎都是青年弟兄们的祷告，长老们的祷告寥寥无几。这证明你们长老们中，没有祷告的空气，也没有祷告的灵。当然，我并不因此灰心丧志，否则我也中了撒但的诡计。然而长老们没有儆醒的灵，没有祷告的灵，证明你们已经受了撒但所打发来之军兵的攻击了。

按正常光景，新路的实行乃是神的大举，召会现正处新路实行的初期，众人来在一起，应当满了祷告，满了争先恐后的赞美。不能每一次聚会都是我说话，乃要在每次的聚集里，大家都祷告、赞美，至终主就会有合式的话语，甚或祂根本无需再说什么；这才是灵的行动。现在我们

感觉不到灵的行动，因为我们与祂的配合不够：不是祂不行动，乃是祂行却行不动，到我们身上动不了，因为我们不祷告。

当然我也很同情长老们：你们当中，除了五、六位是全时间的长老外，其余的几乎都带职业。尤其今天的台湾，处于工商业社会进步的时期，你们在其中带职业，若不奋斗，生活就会有问题。这点我完全了解，也充分体谅。但我们的眼睛必须雪亮，看见我们无论怎么忙，每天还得拨出一点时间祷告。特别每周，当我们长老们聚在一起时，要宝贝这个时间一同祷告。不是祷告八分钟、十分钟，然后谈事情；这样永远行不通。长老们来在一起，必须只有祷告，并且祷告再祷告，一直祷告到圣灵有行动。谈事情要摆在第二，就是再重大的事也是第二；第一乃是祷告。灵若是不起来，祷告的灵若是没有，圣灵就只有按兵不动。这是撒但攻击主的行动，最隐藏的一支军队。所以我们必须做醒祷告。

我这次回台湾，一面是要和你们同工、长老们一同研究主的新路如何往前，一面我主要的负担，是要作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。这是由于已过我们的聚会，很难好好用圣经，因为翻译上需要大大地修订。自从英文恢复本出版之后，特别是海外的华语圣徒，就同声要求，盼望能出中文恢复本；台湾本地更是如此。前几年我是盼望有华语圣徒，能担负这个责任，或者甚至花钱请人帮助。但经过这几年的考虑、观察，就实际情形来说，聘请人是绝不可能的，除非他受过相当的属灵教育，也学过神学，懂得属灵的名词和用语，如三一神、基督的身位、神的分赐、神的经纶、素质的灵和经纶的灵等。另一面，在主的恢复里，现有的可用之材，也是无法立刻产生几个；就是再从年轻人中去培养，也得经过学习、训练。所以我很清楚，必须自己牺牲西方的工作，利用一年的时间在台湾，按着已往几十年的经历，好好彻底作这事，以立下一个基础。

我作这件事也是争战，已过二个月，我把一切的力量都用进去，可以说灵、魂、体的力量都用尽了，每天工作八至十小时。虽然我已经八十几岁，但仍觉得必须如此尽力地作。求主宝血遮盖，经过这二个月，总算立下了一个基础，使弟兄姊妹懂得什么叫翻译圣经，怎样才是用参考书，怎样又叫作参考、采用别的译本。从前他们不是不会，乃是不得其法；等到我这次亲自带着他们作，边作边问边指挥，二个月之内把马太福音作出来，然后又作马可福音，才把基础立定；但这时我也精疲力竭了。

翻译恢复本的同时，我还作真理课程，并顾到英文方面的出版，例如全球长老聚会的信息，原稿都改好送到我这里，要我再读再改。我这么尽力作，作到前两周忽然觉得倦意涌现。从那时起我就好好地休息。感谢主，祂给我一个好的身体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之后，我躺着休息了四天，直到第五天才开始恢复聚会。我的点是，仇敌的攻击在这里。我去参观真理课程的教导，下地下室时，最后一阶踏空。幸亏主保守，我的手还扶着扶手，身体只震动了一下。当时觉得没什么事，所以就照样聚会。但从那时起，我觉得两只脚好象悬在半空飘；我以为是自己累过头了，休息休息就会好。医生们担心是心脏的问题，就建议作检查，但结果一切正常；医生们说，没有问题。然而，我就是觉得两只脚担不起整个人。于是他们建议我多活动，说，也许我是作稿作累了，活动不够；但我越活动越发难过，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直到上周五，我还觉得应该和你们聚会，特别和你们交通祷告的负担。感谢主，我也因此领悟，这里是有属灵的争战。在上周五的祷告里，一面那个祷告扶持我，一面那个祷告发生果效。第二天我在床上突然想到，从前我也有腰骨痛的经历，岂不是和这次相同？于是我醒悟过来，明白这是撒但的攻击，他隐藏着作这工。所以我完全停止活动，就是躺着不动。

我举这件小事，乃是证明给你们看，一定要祷告。不要以为撒但只作一点，他是一件接一件地作。等我腰痛稍好，还未完全恢复；过两天，忽然间又感冒了，发烧并且腹泻。感谢主，先是同工们周一早晨聚会，为我祷告两小时；然后全时间者又为我祷告一小时。你们的祷告十分有功效；已往我一感冒，至少缠磨一周才会好，这次不到一天就好了。

不要以为这是偶发的事；实际上我们都得领悟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争战。昨天我在房里走了半小时，然后坐下来写稿，越写越有精神。现在我在这里讲话，也越讲越有力。这证明我没有病，完全是撒但暗中的攻击。当然这有个前因，就是我工作二个月，把精力耗尽了，以致让撒但有有机可乘。但感谢主的保守，没有什么损伤。

弟兄姊妹都要知道，我们在此所作的，乃是一个争战服事的工作。特别众长老从主接受负担，要把召会建造到家里，这是铁定的目标，非作成功不可。我盼望作到有一天，我们中间没有大聚会，只有家中聚会。一个台北市召会，可以有三十万弟兄姊妹，但没有大聚会，而是家家有聚会。一年可以有几次特别集中聚会，但不能忘了召会的基础，乃是建造在一个一个的圣徒家里。这需要长期争战。我盼望特别是同工们，都要清楚这一点，否则我们对主的恢复就不够认识；众长老也要看见这点，并且竭力去作。建造家中聚会，把真理教导成功，没有大聚会；这样，圣品阶级自然除掉，圣徒个个皆能认识、传讲、传扬、教导真理。如此，我们中间就不需要传道人，乃是圣徒个个都是传道人。

这如同一个社会的传承，不是借着教导，乃是借着产生后代。后代是从家里生出来的，也是在家里养大的。借着生、养、教，后代会再繁殖出一个家。如此代代相传，社会就这样绵延繁增了。六十年前，我是单身一人，然后结婚成家，生了八个孩子；现在这八个孩子，繁生了二十几个第三代。这是正当的繁殖，也是社会正常的延续。召会也该如此，借着一代一代的家，繁殖延续。要这样作十分不容易，因为有个现存的基督教在那里影响我们，这个列国的风俗一直搅扰我们。正如尼希米重建圣城时，参巴拉一直在那里阻挠。这需要我们全体起来，看见这亮光，并且竭力争战。然而这并不是说，要你们统统撇下职业作长老；乃是要你们有争战的态度，即使带职业，也是为着主。这样，主一定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的事业。我们是主的恢复，主不祝福我们，还祝福谁呢？若有人爱主，这人乃是主所知道的。我们中间，几十年爱主、服事主的，家家都得着主的祝福；今天我们为着祂的建造争战，祂岂不更要祝福我们！

我们的家能让神得着，使我们的后代能成为事奉神的人，这乃是一个太大的祝福。然而，你们不必离开职业，因为神命定人要劳力才得糊口；这是人堕落后，神所命定人生存的原则，所以我们还得带职业。特别是青年人，应当尽自己的本分，好好读书，毕了业就认真带职业。但不要一带职业，就陷入钱财的网罗，想要发财，提高自己生活的水准。你们去带职业，也要求主保守你们的心为着主，时间也为着主。这样，主才有出路。正如雅各要下埃及，先在别是巴献祭，把自己献给神；神就告诉他下埃及不要怕，因为祂必使雅各在那里成为大族。所以，你要有一个心志，从主接受负担，就是带职业也是全时间，是财物全时间，把你所赚的一切摆给主，为祂使用。这样作的目标，不仅是为拯救灵魂、造就圣徒，更是把主的召会建造到圣徒家里。今天在台湾我们有四、五万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把召会建造到每位圣徒家里，那能顶替许多传道人，并且能把真理教导成功。

我们都得承认，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族的救星；他所作的得到历史的肯定。我相信原则是一样，今天主的恢复乃是天经地义的对；人类六千年的历史里，这本圣经终极完成的真理，乃是主的恢复所要作的。因此我才有胆量和把握，到美国这第一大基督教国家，指责他们的不对。后来因着攻击者的恶意诽谤，还引起一场诉讼。感谢主，真理终于得胜。还有一位神学博士梅尔敦出书为我辩白。这是因为我的目标准确，真理正确，存心清洁。

关于那场诉讼，费用超过五百万。谁都不敢作这事，但主给我胆量作这事。当时我心意已决，就是卖了安那翰召会的会所，也要打这场仗。结果，不仅安那翰会所没有卖，反而在诉讼进行期间，我们还盖造了欧文会所。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单独打那场仗，我乃是在身体里，在你们中间作这事。所以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，是同命同工的。今天台北这座新路的高峰，我们若能冲得过去，就是主恢复的一大成功，把召会建造在圣徒的家里，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。在诉讼的事上，你们如何鼓励了我，今天我也照样鼓励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得着鼓励而得鼓励。

第十五篇 如何聚会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这次，我在台湾留了将近三个月，每主日都尽可能去各会所，看你们如何教导真理课程。在一次长老聚会里，我说了一些话，但没有把里面的感觉完全倾倒出来；因为我素来不愿只告诉人如何作，自己却没有亲自作过。虚空的知识不值钱，要有真正的知识，乃必须实际地作过。然而我也清楚，我这次留在台湾的使命，主要是为了新约恢复本的翻译，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，甚至可以说用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能力在作这事。因这缘故，我也无法和你们诸位谈到改制的细节。

在改制之初，我就说过，我们在这里完全是一个新的起头，所以要一点一点地学着来作。我从未打算一、二年就把新路作成功；这也是不可能的，还必须我们同心合意，慢慢地作出来。关于真理课程的教导，我观察的结果，只能无奈地摇头；你们作的完全不对，并且甚至连带聚会都不会带。请你们原谅我，并且不要灰心；我对你们说诚实话，乃是要你们长进。我愿意在这里示范如何带聚会，好叫你们有学习。

你们同工、长老带聚会时，首先你们个人要癫狂，要在神面前“发疯”。主耶稣是头一位癫狂的人。马可三章二十一节说，祂聚会到连吃饭都不能，祂的亲属就出来拉住祂，说祂癫狂了。如果不是主耶稣肉身的亲人说这话，我们无法了解祂是怎样癫狂，可能还认为祂聚会是平常的，教训时也是语气温和的。但若是这样，祂的亲属怎会说祂癫狂了。

不仅主耶稣癫狂，使徒保罗也同样癫狂。在行传二十六章，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完毕，非斯都就大声说，“保罗，你癫狂了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”这就是说，保罗分诉到一个地步，人看他就象发疯了。这指明他里面的灵冲出来，使他这个人“爆炸”了。要爆炸必须有气；瘪气的人发不了疯，也癫狂不起来。

马可三章二十一节的“癫狂”，英文是 *beside himself*，意即不在自己里面，从自己里面出来了。就人来看，从自己里面出来，就是不再象自己，是已经失去了自己该有的样式。比方你平常唱诗歌很拘谨，现在却唱得又叫又跳，好象“失去理智”、“发疯”了，这就是“癫狂”。我信那天主耶稣聚会时，就是这样癫狂，以致祂的亲人会说，祂癫狂了。你们同工、长老，在聚会中，若都这样“癫狂”，不管你跟前坐了多少人、坐了什么人，你就是发疯地唱诗、申言、读经，那个聚会必定成功，必定满了供应。

你们教导真理课程，也是同样原则，要发疯，灵要爆炸，不能象瘪气的轮胎。如果你们传福音，都象瘪气的轮胎，没有活力，没有炸力，谁愿意接受？照样，如果你们教真理课程时不癫狂，没有生命力，没有活力，弟兄姊妹就要被杀死了。我看到各处教导真理课程的情形，心里十分着急，觉得你们这样带聚会，想把召会带起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无论是大聚会、家中聚会或教导真理课程，首先我们得学会带领聚会。我们要先把聚会带起来，把人带活，才能对他们说话。否则弟兄姊妹坐在你面前，就象木头人，你自己也象木头人，这个会如何聚下去。林后五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“我们或是癫狂，乃是向着神；或是谨守，乃是为着你们。”这意思是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谨守，但在聚会中，为使神得荣耀，我们应当癫狂，因神狂喜。如果来在聚会中，我们仍然不冷不热，那不是谨守，乃是拘谨、死沉。基督教的历史给我们看见，基督教的死沉、黑暗、冷清、枯竭，甚至一直堕落到底。改教并没有把基督教复兴起来。

乃是直到一百六十年前，英国的弟兄们兴起，释放带着亮光的真理，才叫人从黑暗中得释放。然而他们从灵里领会真理，堕落到搞心思、头脑，以致专以研究真理为名，而导致了分门别类。结果不到五十年，就完全死枯了。这逼得主只好兴起灵恩运动；灵恩运动的产生，乃是对弟兄会死沉道理的反应，但他们又蹦又跳，又喊又叫，虽不死沉，却也不讲真理。直到六十年前，主终于在中国，借着倪柝声弟兄兴起了祂的恢复。

在倪弟兄的看法里，主所以在中国兴起我们，乃是因着西方基督教，普遍存在着死沉、灵恩、老旧、传统的情形，把主逼得无路可走，只好到东方来。自从主在中国大陆兴起我们之后，我们的亮光是清楚的，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主所兴起的，要反老基督教的教条，反弟兄会的死沉，并反灵恩运动的胡闹。我们要弟兄会的真理，不要他们的死沉；要灵恩所说释放的灵，而不要他们的胡闹。但很可惜，我们的同工们，并未深受主恢复这些特点的薰陶。

今天的基督教乃是杀死人的宗教，连我们也在其影响之下，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。我不是倚老卖老；我带领聚会已有五十多年的经历，并且走访过许多地方，所有聚会的那一套我全数知道。我也读了不少基督教的书，完全清楚那个骗人、害人、坑人于陷阱的光景；今天你们还在那个陷阱里。不错，你们是在主的恢复里，但这并没有使你们完全脱离基督教的陷阱。所以虽然你们是在恢复里得救的，但你们身上还带着那个陷阱里的东西。

这就是为什么一年半前，我不顾一切，厉害地当场责备同工们，一点也没有给你们留情面；只因我恨恶基督教那个陷阱到了极点。我宝爱你们每一位同工，但我恨从你们里面出来，那个受基督教影响的东西。那些东西从你们得救起，就把你们陷害了；而你们至今还在传续那些东西，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。

同工们三十年前就在我的带领之下；直到今天，癫狂的仍然不多。这实在是件令人痛心，也叫主受亏损的事。我盼望从今天起，你们都能学习在聚会之先，就在自己家里癫狂，在主面前发疯、跳舞，不是给人看，乃是给魔鬼、天使和你自己看。我们若是在灵里癫狂，弟兄姊妹都会被抓住。我在美国尽职，英文讲得不道地，也没有什么口才，如何能吸引弟兄姊妹？只因我癫狂。照样，你们纵有千篇万章，满腹经纶，若是拘谨沉静，不用灵，不释放灵，也会把人扼杀了。只有癫狂，在灵里释放的人，才能带领聚会。

我生来也是个拘谨的人，天性不爱和人接触。我母亲曾告诉我，我在五、六岁时，就不喜欢和别的小孩一起玩耍，都是自己独来独往。后来我蒙主恩典，为着事奉主，被主逼得学习反自己的天性；以致虽然现在岁数这么大，还是很容易癫狂。但我责怪自己，这些同工们受我带领二十年了，还不会癫狂。这对我是何等的羞耻，对你们也是一样。倪柝声弟兄曾说，一个基督徒若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疯狂过，就不够资格作基督徒。所以你们同工们个个都得癫狂，要常常发疯。

我个人向主祷告时，常常是又拍床又拍桌，有时走着跳着，手舞足蹈。我们必须领悟，真理和真理的灵，生命和生命的灵，乃是会叫人“发疯”的。一九五三年，我头一次有正式训练，就对受训者厉害地说：你们都必须在神面前癫狂，出去作工时要发疯。但这不是说，你们见到人就要癫狂；你们乃要在人面前谨守，在灵里癫狂。今天你们全时间者到社区叩访，不能一到人家就癫狂，那会把人吓坏。你们要有礼貌，谨守而不拘谨，入座时要注意坐姿，说话时要温和，灵里却要火热。这样，听的人自然会摸着你们里面的内涵。他们会想：“这人连说耶稣基督，都满有味道，和我从前听到的，完全不同。”就好比一道菜，别人作的是干草，无法下咽；你作的是满了汤汁、油水的嫩芽，人吃得赞不绝口。

所以，你里面若是向神癫狂，你所说的话就会满了力量，讲到重点时，人会不得不信服。这时你再让里面的癫狂慢慢显出来，人就会肃然起敬。我信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时，就是这样；所以他分诉到一个地步，非斯都就大声说，“保罗，你癫狂了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”你们去社区叩访，都该有类似的经历。我信你们若是照着作，大部分的人都会被征服，至终都会受浸而得救。

我们必须是灵里火热、向神癫狂的人，无论是去叩访社区，或是聚会，都必须先在家里开始癫狂。我曾告诉你们，宋尚节被人称为“疯传道”，乃因他就是个在神前癫狂的人。有一次，众人在会场等着他来传福音，忽然他从后门进来，边走边唱：“打倒魔鬼，打倒魔鬼，除罪恶，除罪恶！”他这么一唱，全场就都活了起来。他穿着长袍大褂，常常一站到台上，就忽然拿出牌九唱：“打倒牌九，打倒牌九，除赌博，除赌博！”或者唱：“打倒麻将，打倒麻将，除鬼魔，除鬼魔！”有时也会拿出大烟杆唱：“打倒烟枪，打倒烟枪，除鸦片，除鸦片！”末了，他会拿出小棺材，告诉人：“你再赌吧，赌到末了进棺材；你再吸鸦片吧，吸到末了进棺材。”然后就唱：“打倒棺材，打倒棺材，除死亡，除死亡！”最后他呼召人：“愿意打倒这些的，请到前面来。”结果一大群人都涌到前面，边走边哭说，“我愿意打倒！”宋尚节就是这样传福音的。

我们无论带聚会，或是作主的工，首先要向神癫狂。这癫狂是假装不来的，需要你先有彻底的祷告、认罪、洁净自己，然后才能接受主和祂的丰富。主的丰富一充满你，你自然就癫狂了。所以你们若要癫狂，就需要先认罪、悔改、祷告、享受主、接触主、被主的丰富充满并充溢。然后你们来到聚会，无论唱诗歌、教导真理课程，都会满了冲击力，让凡受你们带领的人都受影响。等经过一两次这样的聚会，以后再聚时，不等你带头癫狂，他们就都癫狂了。我们的聚会不该落入老套，时间到了开始唱诗歌，然后祷告一下，开始聚会。我们应该在聚会前，就先在家里癫狂，把灵挑旺起来，然后或唱诗或祷告地来到会所，与圣徒对唱、赞美、祷告。在这样的聚会中，神必定向我们施恩，说应时的话。

已过三个月的训练聚会里，我们每次都没有活活泼泼的祷告。多半是青年全时间者火热地祷告，你们同工、长老们都按兵不动。如果你们同工、长老们不会发疯，不会癫狂，怎么带领召会往前？召会要往前就要有好的带领，要有好的带领，非得有发疯的长老不可。我妻子常对我说，“你一释放信息就忘了魂，什么都忘了。”我们就应该这样，一聚起会来就癫狂，一讲起主的话就发疯。惟有癫狂的灵，才能带领聚会，使聚会活起来。

癫狂不是在外面的人里，乃是在里面的人里，就是在我们被主的灵充满的灵里。我们若是一个活在灵里，凭灵而行的人，当我们进到聚会中时，聚会的空气就会被我们改变。你有灵，你用灵，并且活在灵里；这样，当你点唱诗歌时，你的点诗里有灵，你的唱诗里也有灵；无论祷告、读经、读信息，都有灵。这是聚会的基本条件。如果没有灵，真理课程的教导就只有死读、死教、死讲、死听，那就会连外面学校的上课都比不上。

我们不仅要活在灵里，也要挑旺与会者的灵；最容易挑旺灵的方法就是唱诗。所以我鼓励你们都要学唱诗，也要在聚会中，把这些话向圣徒陈明。你们要说，“我们在聚会中不该拘谨，不能谨守。我们不是公会的作礼拜，我们乃是聚会释放灵，彼此在灵里有交通，并且领受灵的供应和充满。所以我们要敞开灵、挑旺灵。”当圣徒来聚会时，你可以鼓励并教导他们，三、五个一起先祷告、唱诗，把灵挑旺起来，把聚会的空气点活起来；如此，必然会有个不一样的聚会。关于真理课程的教导，首先我们必须谨记，我们不是象在学校教课业，我们乃是教真理课程；这完全是关乎生命的事，也完全是一件在灵里的事。学校的上课，只要教清楚就可以了。

教导真理课程，却是重在传输灵，分赐生命。灵是飘渺、无法捉摸的，我们如何传输？生命是抽象，难以领略的，我们如何分赐？灵和生命都在真理里；真理的实际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真正的教导真理，乃是把真理里的灵和生命传输给人，分赐到人里面。为此，我们就必须是一个活在灵里，活在生命里的人。

其次，我曾一再指出，真理课程本身就是一篇信息，不需要教师再去讲解或加注，里面的材料已经相当丰富，并且十分清楚。教师所要作的，就是带大家一同学习；甚至教师们都当取一个态度：“我不是教师，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同学，我们一同学。”教师若是带头学，带着大家把真理课程中的路线、重点、总纲、大题、细目等，一一读出来，并且读到众人里面，那就会成为他们的供应。所以我说，不要讲，只要读。然而不是死读，乃是要在灵里读。读的时候不可一个人或几个人包办着读，乃要大家如同一人，众口同声地接续读。这就给所有圣徒都有开口的机会，并且帮助他们操练在聚会中说话。读的时候要活泼，可以彼此问互相答；就好比球队赛球，彼此灵活传球，自然打得漂亮。

第三，教师们的灵一定要释放出来，不可害羞、胆怯。你们的灵出来，才能挑旺圣徒的灵，叫大家都紧起来，认真操练，接受传输。第四，在教导之先，教师要先有准备；但不是准备教材，乃是好好研读纲目，学习如何把纲目作到人里面，使人能有深刻的印象。第五，教师要仔细找出每一段的重要辞句，帮助圣徒点出来。

第六，每题末了的摘要乃是关键，其中点点真理，字字金石，句句珠玑，并且满带生命和亮光，所以一定要好好带领圣徒进入、享受。真理课程的确写得丰富、完全，并且非常简洁。所以，真理课程教导的成功与否，全在于你们教得如何。教得成功，前来聚会的人会多，就能在圣徒中兴起一种风气，人人喜欢参加真理教导的聚会。一般聚会的内容象大锅菜，不够具体；但真理课程的教导很实际，并且有一定的进度，能使圣徒在真理上得着扎实的装备，而在灵和生命上尝到实际的丰富。

多年来，我们从主接受一个负担，脱离传统聚会的作法，而有正确的实行。在聚会末了，我们应有一段分享。若没有分享，聚会就有所不足，也不够味道。真理课程的教导也不例外，末了一定要有分享。虽然我们应当彼此问互相答，甚至可以分组研究，但我们必须重看分享。我们学习真理，目的在于供应生命、传输灵，而不是吹毛求疵、咬文嚼字。特别是关于预言、预表等，需要花许多工夫研读，不是分组研究三、五分钟就能明白透彻。例如七十个七，初信的人无须立刻明白，他们只需要知道，但以理九章有一个七十个七的预言，千万不要想借分组研究明白其中深义。我们都是中学生，只要明白中学课程就够了，无须弄清楚研究所的知识。重要的不是知识，乃是供应生命、传输灵。因此，聚会末了一定要让圣徒们有分享。

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的，就是我们教真理课程时，就好比去送礼一样；到人家府上送礼的，穿戴一定不会随便，并且是整齐象样。今天就是一个售货员，他的穿戴也都得有模有样。如果你送聚会到人家里，衬衫在腰带外，也不打领带，人会觉得你送的聚会没什么价值。摩门教是一个极大的异端，例如他们认为，主耶稣是亚当和马利亚生的；并且他们主张可以一夫多妻。然而他们传教的方法，却很高明。特别在台湾，好象我们受主带领所作的一切，都给他们“偷”去用了。他们也是两个两个，挨家挨户地叩访，送聚会到家，并教导人在家里如何开始聚会。最令人佩服的，就是他们每一个青年人，都西装笔挺，仪容整齐，看起来就很正派。他们不沾烟酒，连咖啡和茶也不喝。他们所以能得人，就在于他们这一套外在的表现，加上传道的高明方法。

最近我到各地观察，看见有的人教真理课程时，既不打领带，也没有穿合式的衬衫。这乃是把“钻石”便宜卖了；我不信一个卖钻石的人，会这样打扮。虽然我们没有规条，也不要求人遵守什么规定；但我盼望所有负真理课程责任的人，都要穿戴整齐。这次全时间训练里，我曾有一次聚会中告诉学员，他们穿的皮鞋、袜子颜色都不合式，领带也配得不对；他们必须学习穿着得体。照样，你们也得学习穿着合宜。穿戴一不象样，人看你就不起劲，听你的话自然不容易相信。所以，我们总要给人正派、庄重的感觉，说话合宜，自然人就觉得我们有分量。聚会也是这样，我们都该有郑重的穿戴。今天菲律宾有一个异端的教派，教导人耶稣基督虽然为人高超，但祂不是神。这样一个教派，在菲律宾竟然非常成功，原因是他们聚会时井然有序，每一位参加聚会的人都穿着正派，如同赴宴会；招待穿着好看的制服，一点也不花俏奢华，乃是规规矩矩。在他们聚会场外的街道是一团乱，象菲律宾一般街道的情形一样；但一进到会场，乃是有次有序，连停车场都有指挥。他们劝导人守规矩、有礼貌、重道德、讲忠诚。他们的道没有什么内容，不过就是教人殷勤不可懒惰、诚实不说谎、作事守时守规矩等。所以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都赞成他们，有钱人都爱雇用他们中间的人。三十年前他们有一百万人，现在已经达到四百万人了。他们明显是异端，却能因着外面作法的得体，弄得非常成功。

我看看别人的情形，再考量主恢复的光景，不能不觉得痛心。请你们不要怪我，我总是有点立场，对你们说真话。三十年前我在这里带训练，讲到性格操练三十点；我还盖了一个克难式的工人之家，里面井然有序，一草一木都是整整齐齐。等我出国，交给你们管理后，就一年不如一年了。我几次回来，都觉得一会所的建筑不错，但你们使用不当。门口不象样，里面书柜的书东倒西歪，又破损又缺页。我们想想看，今天稍微受过教育，在社会上有点地位的人，若是有心寻求主，来到这里，会想加入我们么？这就是我们把主的工作作走样，把主的恢复代表错了。

我并不是要你们盖奢华的会所；我们的会所应该简单、整洁、实用。但我盼望你们同工长老们、全时间事奉者都要改观念。今天台湾的社会进步了，店面、餐馆都和从前不一样，是完全改观了。所以我们不能不改，不能再象从前那样简陋，也不能学时髦的奢华。我们必须领悟，我们今天乃是代表主送钻石、送宝石。我们是送真理、送生命、送灵给神的子民，给所有神拣选的人；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样子，特别是我们的聚会，必须象样。

此外，你们所有的教师，所有带领聚会的人，不能不注意自己在公众场合对公众的说话。我们天然的人都不注意说话，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都得有些改正和操练。平常你们应当在家里对镜操练，说给自己听，然后有所改进。既然你们接受托付，要教导真理课程，就得在这一点上操练。特别是你们的音调，该放的时候要放，该收的时候要收，该快时要快，该慢时要慢。否则你讲半天，人都听不懂、听不清楚，岂不可惜。盼望我们既在这里为着主的见证，就都得在这件事上有学习。

主若许可，我会逐渐多作一点训练。已过我曾作过大聚会的训练，也严格作过同工训练；但我痛心这些训练完全失败，因为同工们没有照着去实行。所以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属灵的产业很多，却作不出一个成效，实因我们不注重外在的表现，没有能代表我们的实行，以致工作打不开。菲律宾一个异端教派，三十年能翻三倍；我们却不仅没加，反而减少。我们有真理、生命，但因着作法不得体，没有正确实行的代表，却把中国人松散的性格带进来，结果造成今天的光景。

你们大家原谅我说这话，今天在台湾，无论工、商、政、军、学界，都在积极改革，汰旧更新，不再象从前那样；盼望众召会也能有大的改革，包括我所说的改制在内。因着我们的底子不行，工作是千头万绪；我又只有一个人，无法巨细靡遗地亲自带着你们作，但愿你们能格外认真，注意我所交通的负担。

我所交通的，不只是改革真理课程的教导，更是愿意你们看见，真理教导的聚会乃是个关键，若是作得好，其他方面就能作成功。整个召会的基础在家中聚会，而其关键在于真理教导。这两个聚会若能成功，我们就能开展，就能往社区、乡镇去。

我们不可再依赖一人讲众人听的大聚会；已过体育馆的福音大会，未了得着的人不多，留下来的更少。现在我们专作家中聚会，圣徒们配搭出去叩访，果效的确比福音大会好。目前全时间训练学员，每周两次到社区操练叩访，以后要往乡镇开展。这样继续作下去，一定有出路。

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必须清楚看见，这个改制乃是彻底改制，全盘改制。改到一个地步，让人有美好的习惯和性格；例如来聚会不随便穿着，必须整齐正派；出外叩访，也不随便。已过我们太忽略外面的表显，也不注意代表我们的实行，所以在开展上寸步难行。真理都在这里，就象一大堆的钻石，却被我们弄得粪土不如，难怪人看了也不认识那是钻石，所以不睬也不要。现在我们要大大改革，厉害地翻转过来，让人看见一颗颗的钻石，争先恐后地来要。我请求你们为这篇信息的负担多有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要大声向祂呼吁，我们需要祂的怜悯。已过祂在我们中间，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真理，丰富至极；如果我们今天不给祂出路，祂就没有出路了。愿主厉害地翻转我们、怜悯我们，好叫我们不徒受祂的丰富和恩典。

第十六篇 带进荣耀前景的负担与实行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林前十五章五十八节说，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，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”保罗这一节的话，乃是结束他在十五章里论到关于复活真理的教训。

保罗在说到复活的真理之前，先在十节作见证说，“然而因着神的恩，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，并且神的恩临到我，不是徒然的；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但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”保罗的意思是，恩典在他身上作工，使他成了一个非凡的人；就是他自己也无法说，他成了怎样一个人。他所以能格外劳苦，把神的经纶带给神的儿女，不是靠他自己，乃是神的恩与他同在。

接着保罗就说到复活的真理，最后在五十八节，他下了一个结语，见证在复活之主里的劳苦和工作，不是徒然的。今天我们的工作，若是在复活里，不在天然里，就不会枉然。我自己很宝贝保罗这句话。几十年来，从我开始事奉主，就常受这句话的提醒、激励、鼓舞。我常对自己说，“我在主里劳苦，这个劳苦不是工作，而是恩典，并不枉然。所以我要坚固不摇动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。”我有负担对你们作一个交代，或者作一个说明，说到这段时间里，主在我们中间带领的行动，到今天为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结果，并其前瞻的远景。可以说是个对已往的总结，也是个对未来远景的前瞻。一年半前开始改制时，我首要的目标，就是愿意召会的事奉完全脱离旧作法，而得以脱胎换骨。感谢主，到目前为止，虽然尚未完全脱胎，至少已经稳定成形。现在就要看众同工、长老们，能否稳定且坚定不移地往前，使这脱胎至终能完全成形而产生。

其次，我也告诉你们，我们应当接受一个负担，不只要主恢复的召会人数扩增，并且要积极使主恢复的开展普及全岛。我提起这事，个人里面的感觉是非常伤痛；我深深觉得对不起主。从一九四八年，主把我们带到台湾岛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，有三十六年之久。头五年，主大施恩典，不仅召会人数大为扩增，并且主恢复的开展，可说在全岛完全布开。那个扩增和开展的结果，使召会从三、五处增至六、七十处，人数也有超过百倍的增加，从四百增至四、五万。以后我们受了一点打岔，落下去而停顿下来；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什么扩增、开展了；因为人数几乎没有增加，召会也仅仅加了几处。

今天的时代大异于已往；台湾经过四十年的建设，各面都显得欣欣向荣，交通网密布，教育程度普及，水准提高，工商业发达，财力充沛，人民生活宽裕。就是使徒彼得，也没有得着这么好的时机；甚至主耶稣复活升天后，在五旬节那天，全犹太地的光景也远不及此。当时，犹太人受罗马帝国的压榨、勒索，经济凋敝，民不聊生，教育既不普及，交通又不顺畅；从耶路撒冷至加利利的迦百农，只能步行，最多是骑驴子；也没有可以互通音讯的工具。然而就在那种环境中，彼得还带领众人传福音，从耶路撒冷一路往外扩展；三十几年之间，达到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、小亚细亚，到达东欧，远至罗马。今天主给我们一个如此便利、丰富的局面，我们若仍不知劳苦，那真是何其笨拙，何其辜负主的恩典！

今天我们甚至能使用电话，召开长老聚会；欧洲、非洲、美洲数十处召会的圣徒，也能聚在一起，借着电话有甜美的交通。这是主何等的恩待。所以，我们都必须醒悟过来，看见这是个大有为的时代，好好抓住机会，有一番作为。今天我迫切仰望主，求主宝血遮盖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在主这里，完全为神的国度争战。我们不是作小工厂的小经营，我们是在作天国君王的宇宙大业；我们在这里是与主配合，为主使用，来开展祂的国度。这不是一件小事，乃需要我们全力以赴。

我说这话，是愿意你们受鼓励。我不勉强你们放下职业全时间；但我实在盼望有长老能出来全时间，即使不能长期全时间，至少能在福音化台湾这十年中全时间，直到各城市、各乡镇都有召会，你再回去在职。这是荣耀的，也是最蒙主悦纳的事奉；这也是主恢复一个荣耀的大举动，盼望你我都在这个大举动里有分。那么，我们当如何行，才能带进荣耀的前景，达到既定的目标？首先，需要每一处地方召会的长老，都接受负担，到圣徒家中建立聚会，使每位圣徒家里，都有家中聚会。上个月台北这里，家中聚会的人数是四千五百人，现在已经达到五千一百位。所以，我们应当受激励，更往前去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只注意人数，乃要注重把家中聚会建立起来。

家是巩固的单位；在家里得救的人，自然就在家里长大，在家里被建造，不容易丢失。已往召会就象社团，人得救了常常丢失，因为没有人管，也没有人理。现在召会必须建造在家里，人受浸、得救后，不会丢失，并且是结实的。故此，我盼望众长老都能看明，我们没有意思建立以会所为中心的大聚会；我们乃是建立以家为基础的家中聚会。家才是召会建造的基础，也是召会建造的单位。这不是说，不要会所了；会所不过是个凭借，是座桥梁，给我们运用、走路。我们真正建造的目标，乃是家中聚会；有一千圣徒，就有一千个活动的家，有一万圣徒，就有一万个活动的家。如果台北有一万个家，家家每月带一个人，一年就能带进十二万人。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若照已往老旧的作法，十二万人要安排多少长老、同工去照顾？但现在不需要安排，只需要各家去照顾。

这一点我们必须越看越清楚，越说越透亮。这是改制的命脉，必须成功。从这面来看，我们实在需要看重全时间训练。我愿意告诉你们，我和施训者已有一个概括的计划，盼望以后全时间训练，集中在台北市召会三会所的训练中心，所有的受训者都必须住在中心。也许有的地方召会不高兴，因为有心的青年人都集中到台北，本地怎么办？弟兄们，我们必须有一个远大的眼光，不该让本位主义蒙蔽了主恢复的整个前途。这些青年乃是暂时受训；以后他们会按着需要，到各地服事。所以为着主恢复的大业，各地召会的长老、负责弟兄，必须尽可能鼓励青年人参加训练，并且送他们来受训。

为着全时间训练的需要，为着福音化台湾的行动，财物上有很大的需要。单是为着全时间训练的需要，负担就很重。从一开始，我就交通，召会中每二十位圣徒，必须产生一位全时间者，并且负担他们受训及生活的费用。各召会一面要积极朝此目标努力，另一面也必须尽力摆上财物。也许有人说，参加训练、奉献等，乃在乎圣灵的感动和引导，不该有人为的安排。然而我们必须明白，凡关乎个人行动的事，在乎圣灵的引导；凡关乎召会全体行动的事，圣灵的引导乃是借着使徒、长老指示众圣徒而产生。在保罗的书信里，我们看见他如何吩咐提摩太，也如何安排他的同工们行动。

主若许，连聚会中圣徒的穿戴、座椅的布置等，都需有所规划，重新安排。我们每次聚会，都是面见神，所以必须郑重其事；如果我们还象从前那样，随便地作，就是贱卖主的恢复。前篇信息我已提过，菲律宾有一个异端团体，称作“基督的教会”，在他们的聚会里，个个仪容整齐，服装正式。所以高层的社会人士都喜欢加入，并以此为荣。这是我们应当注意、检讨的。也许有人说，这样作就象雅各书二章所说，按外貌待人，只要富人不要穷人。

那我就要说，林前十一章给我们看见，使徒保罗的时代，信徒们习惯聚在一处共吃晚餐；富人带的食物多又好，穷人带的少，但都为给彼此享受；这称为爱筵。然而哥林多人在这事上作得不合宜，没有彼此等待，反而各人先吃自己的晚餐，以致富人酒醉，穷人饥饿，造成他们中间的分裂与派别。因这缘故，保罗责备他们藐视神的召会。照样，如果我们中间，有的圣徒无法穿戴整齐，富有的圣徒就当为此奉献。这不是笑话，乃是我们不能藐视神的召会，不能贱卖主的恢复。主耶稣不是奢华的人；但祂被钉十字架时，兵丁还拈阄分祂的衣服，这证明主耶稣的穿着仍相当考究。如果祂穿得象乞丐，兵丁早扔了，哪还会争相夺取。

从一九八四年十月定规改制以来，我里面就有大的翻转；我不愿从西方开始这个工作。一九四九年，主差我到台湾来，我如何从台湾开始，作出一个局面；现在我也要从小开始，慢慢地由里到外，重新作出一个新的光景。其次，众长老也当把真理课程教导聚会作起来。真理课程教导聚会必须成为聚会的中心，不只教信徒真理，还得带他们聚会。将来凡是集中的聚会，其中心都必须都是真理教导聚会。我们没有讲道聚会；我们的讲道聚会就是真理教导。

在台湾，说到教导真理，主的恢复可说是基督教里最有资格，也最有经历的；我们甚至教到国外，也没有人能和我们比。特别我们的真理课程，里面的要点丰富，路线清楚，写出来的文字简洁达意，深入浅出，就是初信者也能懂。当然我们不能自满，在教授的方法上，还需要多加研讨改进。

要紧的是，我们不能只重教导，还得把聚会带活。若是这样，就是有亲友要来，我们也能直接把他们带到真理聚会。盼望今后主恢复中最吸引人的，就是真理聚会。我们必须随时代转变；今天的人都愿意受教育，即使他未得救，也愿意明白真理。如果我们讲普通的道，人不会觉得希奇。如果我们讲得很合逻辑，有条有理，并且有内容，人都会信服。基督教用圣经教导人，这是举世闻名的事；人或多或少都得尊重这本书。我们能从其中，从众人所重看的这本经典里，将真理有条有理地摆在人前，人都会肃然起敬。

今天大多数人都受高等教育，大学毕业的人满街都是；如果我们还象从前，只是把人请来坐上一小时半，听一篇渺茫的道，那是行不通的。真理聚会乃是简单明了地给人一篇道，有真理，有逻辑，很容易感动人；对那些受过教育、有思想的人，这是最有影响力，也是最具吸引力的。所以我们必须以真理聚会为目标，甚至借此传扬福音。我们若是作得好，这在基督教里是创举，也是别人学不来的。

第三，我们一定要积极作社区和校园叩访；你们同工、长老都要带头作这事。今天台湾社会发展很快，特别大都市的发展，完全在社区。凡人品高尚、年轻有为者，差不多都住在社区；有的社区比美国社区水准更高。如果我们不能把福音传进去，就是我们的失败。所以我们必须积极行动，着手进行叩访。现在不只我们注意到这个情形，公会也已注意到。我们若能捷足先登，就很容易得人；若是等到基督教先作了，我们再去就难。所以同工、长老们要警觉，要带头去叩访社区。

对于学生工作，我有一个提议，也盼望你们能为此好好交通，就是关于台大校园，我们必须在附近，有一个地点良好、颇具规模的会所。三会所的扩建，多少是盼望能为着那里的校园工作；但台大位于十九会所，而十九会所实在不合使用。我去看过一次，心里实在懊丧，那地方太隐蔽，会所里外也不象样。我若是大学生，特别是海外华侨，看见这样的会所，心里定会迟疑；就是想加入基督教，也不会想加入这样一个没有门面的团体。所以我对台北召会说，请你们忘了林口，接受这个目标和负担，在台大校园附近得一个够大、够好的会所。

就是不大，最起码也要能坐三、四百人。台大是全国第一学府，高等人才都从那里出来，学生人数也多。我们需要有眼光，今天我们要作校园，就要作台大。请你们同工不要怪我翻旧账；你们多年受我带领，在这里作工，怎么连这个眼光也没有？你们高喊作校园，作到今天，在台湾第一学府台大，你们作出了什么？如果我今天在这里带领台北召会，一定要你们回到各会所，积极交通这负担，鼓励弟兄姊妹，为台大附近购建会所，多有奉献。我们应该有这种精神和眼光。

这就是为什么一年半前我回来，对同工们毫不留情面。我很清楚，若是我留情面，我们的工作就无法作下去。所以亲爱的长老们，我盼望你们好好到主面前祷告。今天我们是作天国君王的大业，建造祂的国度，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。然而二、三十年来，我们爱主、忠心、撇弃一切，奉献所有为着主，但至终我们到底作了些什么？据我看来，虽然还有一点生命和真理，但不过就是维持一个局面，吃一点属灵的饭而已。实际上，我们不该是这样的无能，我们要脱开这种光景。对于校园，我们必须有实际而正确的经营。有的会所盖造了五、六层，所用为何？请原谅我这么说，如果圣徒无法为台大奉献，我想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会所，实在可以卖掉三、五处，把钱拿去，在台大附近盖造一个象样的会所；这是很值得的一件事；就是一年只得一百位台大的学生也是值得。一个国家要有举动，就不能太计算代价，只该计算如何使举动成功；如果壮举能成功，什么代价都值得。盼望你们长老们把这件事担起来，在每次的长老聚会里，一同祷告，好好交通。

盼望你们能把中国人的性格完全改了；中国人的性格，就是开会时大家都作好人；你说大家下地狱，我也不说不对，却拐弯抹角地说，只要能上天堂就可以了，然后在背后批评论断，大大否定。你们长老们来在一起，什么都可以提议、辩论，但最后都要能同心合意，照着决议实行，不特立独行。请你们记得，你们不是各自在小会所里作长老，乃是八十几位弟兄同作全召会的长老。

我曾对年长的长老们说，不能只有他们几个人，在那里背负台北召会。他们必须建立长老聚会，让长老聚会管制、治理召会，这样召会才会强，主才会有路。一年半前我回来，设立了八十几位长老，目的就是要建立起长老聚会。盼望你们都学习，把召会的责任确实担负起来，发展、带领召会，召会才能往前，也才会有前途。

总结来说，我们的目标很清楚，就是一定要作社区；因为社会的发展是往社区去，召会一定要跟着社区走。另一面，校园一定要作，好得着现代的青年，来为着主的恢复。特别是在台大，召会必须有所作为，有所行动。为此长老们要起来，为这事好好祷告，再交通如何作。现在只要朝这两大目标前进，其余各阶层的福音也就都作了。

谨慎是对的，但“事在人为”，主需要我们配合上去。召会今天在这里，应该有所行动，有所作为。已过我数次指责同工们，台湾工商业、教育、政治都在进步，只有我们的召会不进步。我忍耐了多年，一切还是因循不动。所以我狠心回来自己作。你们众长老可说是新兴的一代，少数年长的长老也要看自己是朝气蓬勃的，一切重新来过，把召会作起来。我们不能无所事事，天天只是给圣徒一点真理、一点生命的供应，以为这样，他们的生命就能慢慢长大。在台湾岛上，主已经被我们迟误了三十多年，一无所得，一无进展。今天面对台北社区的发展，学校的蓬勃，我们必须有所作为，竭力拼上，主才有出路。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这三个负担：建立家中聚会，成功真理教导的聚会，并且积极开展社区及校园。

要接受负担，积极开展，财物的供应就得配合上去。我把这个需要摆在众召会中，盼望你们看见，福音化台湾不能只是一句口号，必须我们众人竭力奉献。为着全时间者的需要，一年至少需要一亿二千万。你们能出这个代价，就能作长老；若不能出代价，就不要作长老。要众圣徒能在这里摆上一切为着主，同工、长老们就要能同心合意，努力带头冲，这样一定能作出果效。但如果你们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那是连主都不会祝福的。

我说这话，因为我里面清楚，主的确在财物上大大祝福了我们。今天大部分圣徒的收入和所有，远超过需要；但问题是，我们在这里是否真为着主，是否真为主摆上一切。所谓众志成城，众擎易举；人人都摆上自己的一分，足能应付一切需要。这不仅需要众召会有警觉，众圣徒有感觉，更需要你们实际地摆上。

此外，我也盼望各会所、各召会若有可造之材，也能送到美国参加特别训练，一面开广眼界，一面学习多和各地召会有交通。今天世人推动科学、教育、商业等，都是这种作法，与国外多有交流，所以进步神速，只有我们按兵不动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效法，使召会能赶上时代的进步。

请你们不要怪我，我好象癫狂了，无法控制自己。我看见异象，并且接受负担，把主的真理一项一项地释放出去，刊印成书；结果我只看见这些书，摆在你们一个个人家的书架上，却任凭整个基督教世界，神众多的儿女，在一片属灵的饥荒中。你们要知道，这些真理不出去，乃是我们的羞耻，是我们辜负了主莫大的恩典。

三十五年前，我们赤手空拳来到台湾，只有倪弟兄的几本书，和一百八十几首诗歌。于是我在这里开始出刊《话语职事》，和《圣经要道》。当时我一家十二口，住在八个榻榻米大的房子里，没有写字台，只有一个藤制的茶几；我就在上面写出了这些东西，开始了台湾的工作。三十六年来，我们出版了不少书刊，却都堆在那里出不去，这是最叫我伤痛，也是最叫我过不去的。

因着主的怜悯，我愿意把这些感觉，交通给你们同工、长老们；我希望你们接受我这癫狂人的一点交通。主实在没有出路；然而我们不是不知道主的出路在哪里，我们的眼睛都很明亮，都看见主的真理在我们手中，但谁把它送出去。你们也许能睡平安觉，但我不能。我这么大年纪，还要在这里鞠躬尽瘁，乃因我要对得起主。多年来，翻译中文圣经都没有什么结果；我回来两个月，一下子就奠立了一个基础。一面说这不是一件轻易的事；另一面说，这也不是件太难的事，只看弟兄们肯不肯下这个苦工。我盼望从现在起，你们都能痛下决心，实际进步到一个地步，下苦工作出一个成果，把主的见证推展出去。

弟兄们，我盼望你们还年轻，还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，能有强的心志，作出一番成就。你们要象士师记五章所说，“定大志”、“设大谋”，为主作一点事；千万不要把主所给你们的恩典，把你们受教育所得的，埋没起来。当主回来时，你们里面的矿藏若还没有用出来，银子若还留着不用，你们就有祸了。盼望你们从现在起，尽量使用你们所拥有的，毫无保留；有一千两就用一千两，有二千两就用二千两。这样，主才有出路；否则再等五十年仍是枉然。今天台湾有将近二千万人口，得救的五十万都不到，难道我们不觉羞耻么？我们在这里作了三十几年，福音被我们作到这样的地步，我们不感觉痛心么？或者是我们早已麻木了；我盼望这些话能扎你们的心。

亲爱的长老弟兄们，作任何事都是艰难的；就连你们作一个小小的长老，也是艰难的，都得挣扎奋斗。我相信你们都爱主，都愿意为主摆上，也都愿意为主牺牲。可惜已过你们没有受这样的带领；这是大缺失。我希望你们能接受我的交通，也接受使徒在复活启示里所说的：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，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”这里不仅说到作工，更说到劳苦。劳苦就是不灰心，依然竭力往前。一件事情要达到成功，总得经过几番风雨，需要挣扎努力，至终才能达到目的。建立家中聚会、真理教导聚会、作社区和校园工作，也需要这样劳苦。

盼望你们每一位长老，都劳苦奋斗，不避重就轻，不挑容易的作，坚忍到底，百折不回，绝不灰心气馁。成功得失非一日之间，乃要等到见主时，才能算清。生在台湾，长在台湾，得救在台湾，受成全在台湾，这是你们的命定。今天你们能作长老，乃是主的高抬；你们要看重这个荣幸，全力以赴。不要说财物和职业，就是血和命都值得为主花费。有这样的灵，你这个长老就成功了。

照着我几十年的经历，按着我多年研读观察的结果，今天我在这里对你们所交代的三件事，乃是至上至高的路。何况我们有丰富的家当，就是我们中间的真理，作我们坚强的后盾。所以现在就看我们如何作出来；盼望你们受我这一点勉励、鼓舞的话。我也希望你们每周最少有一次长老聚会，多有祷告、交通，担负主召会的事；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。

祷告：主，我们把这些光景都带到你面前，你知道这一切。主，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你手中，也相信这个恢复是你自己的，并且所有的行动乃是出于你。我们确信你要在台湾岛上得着荣耀，开展你的国度。主，为这缘故，求你祝福我们众人，祝福每位圣徒和他们的家，祝福他们的事奉。主，更求你祝福全时间者，祝福他们受训的生活。但愿他们在你面前所作的一切，都是祭坛上的燔祭，完全蒙你悦纳。主，我们里面满觉平安、稳妥，有充足的把握和确信，这是你所要作的，并且你也必作成这工，使你的国度早日降临，使你的旨意通行在全地上。

主，遮盖众同工、长老们，特别是各会所的长老，使他们能背负这个担子，建立起家中聚会，成功真理教导聚会，并能开展社区和校园，产生全时间受训者，为着福音化各乡镇。主，你也眷顾弟兄姊妹，祝福他们，使他们因着爱你，把一切摆在祭坛上，为着完成你今时代的行动。主，在一切需要上显出你的丰富。愿你在台湾这里得着一条康庄大道，完成这地上最荣耀的见证，作为众召会的模范。主，我们仰望你作成这事；我们把自己藏在你里面，学习把一切藏在你里面。主，保守我们的出入，每一位每一家都求你保守，不让撒但得着任何攻击、搅扰、打岔的机会。主，求你除去我们的灰心，除去我们的气馁和丧胆，使我们里面能坚立不摇，所作的工都满有信心。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，将一切荣耀归与你。主，但愿神的爱、子的恩、灵的交通，在我们中间多方运行，使我们天天得享三一神的分赐。主，求你記念你在地上的见证，得着这地。阿们！

第十七篇 关于改制之实行概括的交通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从一九八四年十月以来，我们接受了主新的带领。在这一年半里，我们看见了主种种的祝福，无论是显明的、隐藏的、能看见的或不能看见的。所以，在这次聚会中，我们愿意有一个总结的交通，也作一次总结的观察。

我相信大家都清楚，主这次给我们这样一个崭新的带领，其目的乃为要在各地带进人数的扩增，在全地得着开展。扩增是人数的问题，开展是地方的问题。这一年半我们按着主带领的步骤，没有太注意开展，那要留待来日去作；虽然我们不是那样刚强，但我们乃是竭尽所能，注意地方上的扩增。在台北，今年初我们的实行，从小排转到家中聚会，三个月内，聚会人数从三千多扩增至五千多，有将近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扩增率。这样的扩增率，虽未达到我们所盼望的，但总是令我们大得鼓舞。现在我们必须在主这新的带领之下，注意地方上各地召会的建造，带进人数的扩增；然后，在此一建造和扩增的基础上开展出去。

经过这一年半，我不知道各处来的弟兄们，对我们受主新的带领，在地方上建造和扩增这个异象，清楚到什么程度。我信你们对主这新的带领都有所看见；但我所关心的，是你们看见的，在程度上恐怕大有分别。就如考试，有的人考六十分，有的人一百分。因此，我愿意就这一点，再次简单扼要地，将主所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新的带领的异象陈明出来。

主这新的带领，乃是要把祂的恢复，由里到外，从基督教那个成分、元素、背景、环境、遗传里完全脱出来。虽然六十年前，我们就看见这异象；但经过这六十年的挣扎奋斗，我们仍然脱得不够干净、不够多，甚且还有拖泥带水的情形。到了一九八四年，我更看见，我们脱开的不如进入的多，有的原已脱开的反又进入了。这非常刺激我。所以我在主面前，极为郑重地看待这局面。

那时我不只观察远东、台湾，就连西方、美国，都在我的观察中。我看见主在我们中间不能有多少行动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我们有相当多的成分，还停留在基督教种种因素、元素、背景、环境的遗毒里。表面上，我们不要基督教的东西；实际上，就内里因素说，我们仍有相当的成分留在其中。所以我从主领受一个使命，要先从台湾开始改制。一九八四年十月，我从美国要回台湾时，就告诉美国弟兄们，我这次回台湾，非同已往的访问；我乃是要有一个崭新的起头，让主在地上得着一个确定的模型，使祂整个的恢复，完全进入祂心头的喜悦里。所以一到台湾，我就有了一个彻底的革新。

简要地说，革新首重在每位信徒家里，建立家中聚会。这是别无选择的。即使是最软弱、最冷淡、最退后甚至最无心的，只要他是信徒，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，在他家中建立聚会。我一开头就说，小排乃是建造召会的基础；之后，我也和你们交通过，小排必须建造在家中聚会的基础上。小排和家中聚会的根据，乃在于行传二章四十六节和五章四十二节的“挨家挨户”。一年半前，我曾郑重指出，五旬节那天，召会在地上一兴起来，立刻开始挨家挨户聚会。这是空前的举动，是犹太教里从来没有过的，不是彼得在犹太教里沿袭传承学来的，而是完全崭新的作为，是神的创举和命定。就是根据这一点，我们才说，不仅要有大聚会，更要有小聚会，就是小排聚会。至终，小排聚会就要引到家中聚会。

到了去年底今年初，我们就更清楚，不能再留在所谓的小排里。并且照我的观察，已过一年在台湾和美国，弟兄们实行小排聚会，都把小排聚会完全领会错了，以为这不是家中聚会，而是少数在同一区里的弟兄姊妹，聚在一起成为小排。虽然小排聚会也是在圣徒家里，但在哪位圣徒家里，都是经过选择；这不是我们原初的意思。所以我观察到，这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作法，与圣经所说的完全背道而驰。因此，我觉得必须有所转变。

我很清楚，主要是要我在台湾先作出一个模型。所以我告诉美国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他们现阶段听见、传讲；如果台湾怎么作，他们在美国也照样学着作，那是没有用的；他们必须耐心等到台湾实行出来，有一个成果。在台湾的实行，乃是一个模型；一切的实行都得从那里出去。当我回到台湾，就向弟兄们郑重提起，要把小排分到各家。事实上，“小排”乃是暂用的名词。在圣经里，只有主分饼叫人吃饱时，要人一排一排地坐下。三十年前，我们在台湾有分家，分排，就是根据分饼吃饱所用的“排”这字眼。但到了使徒行传，召会一兴起来，聚会的模型已不再是排，而是挨“家”挨户，就是在每位信徒家里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再象已往一样，过于注重所谓的大聚会，乃该把全副心力集中在家中聚会上，尽可能在每位信徒家里，建立起家中聚会。

不仅如此，在传福音的事上，我们也学了功课。首先，就是在这一年半之内，美国的弟兄们看见了一对一的实行。不是大聚会，也不是小聚会，也不是二、三人的聚会，而是一个对一个。这非常有功效。于是我们在台北开始实行，二年半之内带进许多人。这实行非常适合挨家挨户的行动。

所以根据这点，我们更清楚主给我们一个实行，就是送福音到家。我们不再过于去注意召人来福音聚会，或请人来听福音。那些我们都实行过，也经历过，常常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还不一定请到人；有时人来了，好象是赏我们莫大的面子，听了之后，又如空中的飞鸟一样，说走就走，我们毫无办法。现在不同了，我们不是请人来听福音，而是送福音到人家里。这一送，自然“一对一”了；如果他家里还有其他人，就形成一个家中聚会。

因此，不仅得救的信徒需要有家中聚会，就是一个初听福音的人，也不必请他到会所，或小排，甚至不需要请他到任何圣徒家里聚会，就在他家，我们去访问他，把福音送给他，和他有家中聚会。这样把圣经送到家，把真理送到家，把主耶稣送到家，把救恩送到家，是和从前的作法完全不同，他们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；以前是他们来，赏我们的光，现在是我们去，赏他们的光，他们会感激。

从前在大陆，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。那时上海是全国最大城市，但一点没有人情味；住同一巷子的人，可以十年彼此不说话，谁也不过问别人的事。所以，你若是去叩访，人听见叩门声，从门洞一看，瞧见你是生人，根本睬也不睬。至于香港，因为治安差一点，除非熟人，也没有人敢开门。然而，三十年前的台湾不是这样，乃是很有人情味，可惜那时我们没有这个看见和实行。

今天在台北有很多新社区，都是一栋一栋的大公寓。每栋至少八十户、一百户。我们一去叩访，无论叩多少，人多半是客客气气的；当然也有拒绝的，但对于福音、圣经和主耶稣，少有厉害反对的。只要一进入人的家，就可以有家中聚会，并且一对一。有时也会发现久不聚会的，一谈起主，他冷淡的心就火热起来。所以挨家挨户叩访，实在是神所命定最佳的实行。

最近全时间者与本地圣徒配搭，有社区叩访行动，一周二次。每次回来报告，都有受浸的。这令国外来的弟兄们大为惊奇，因为他们要去带一个人信主，不知要费多少工夫。然而在这里，

一叩门，进去一谈，拿出《人生的奥秘》陪他读一段，带他祷告、相信、接受，就能在他家浴缸为他施浸。谁传福音，谁就有资格为人施浸；这是新的景象。所以国外来的弟兄们，都表示不想离开，愿意在这里更多尝到这种滋味。关于传福音给罪人，四福音里有一个绝佳的榜样，就是撒该的得救。撒该不是主耶稣召开一个福音大会，差遣彼得、约翰去请他来而得救的；乃是主耶稣亲自进了耶利哥，把福音送到撒该家里。所以末了主耶稣说，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”救恩不仅临到撒该个人，也临到他的家。这才是正确、标准的传福音之路。

今天我们是郑重地照样行，而不再召聚福音大会。去年十月，我们在体育馆有福音大会，一万四千人参加，场面盛大；但果效不彰，得救的寥寥无几，还不如我们这半年来，挨家挨户，一对一传福音所带得救的。我们这样作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能和人约定下次探访时间。这就是安排家中聚会的时间，把家中聚会建立起来。这个好处是，使救恩不仅临及他个人，也临及他一家，包括他的亲属密友。主所给我们新的带领，首先是要召会的一切，都建造在家里，而不是建造在会所里；并且不是倚靠大聚会，而是完全倚靠叩门探访，一对一的面谈。其次，我们实在觉得，神的心意，是要兴起一班人，满有生命，又富真理，是生命丰富、真理透彻的人。正如保罗所说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理。因这缘故，我们出版了真理课程，预计共有四级，一级四卷，按着主所给我们的亮光，照着正当的方式和路线，编成有系统的课程。我们非常看重这个。

除了家中聚会，我们最注重的，乃是真理教导的聚会。每一班人数不多，最多五十位，同时、同地分级教导。我们相信，人借着家中聚会得救，接受初信课程，然后在真理分班教导里，受真理的装备，就能得成全。因此，家中聚会和真理课程教导聚会，乃是改制后召会两个最基本、最重要的聚会。

此外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天天读主的话，借此享受祂，并遵守祂的话；在祂复活的日子，聚集擘饼纪念祂；这会使得祂得着真正的纪念，也叫我们得着扎实的喂养。不仅如此，我们每周也要有一次集中祷告，借着祷告配合神的行动。这两种聚会可分区、分排、也可全会所集中。原则上，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是全会所集中擘饼聚会，其他主日都是分区；祷告聚会也是同样的原则。

在各种聚会中，我们都不轻忽主的话。擘饼聚会可选实用、简要、精粹的信息，让众人祷读、享受，然后分享、作见证；这使主满意，也叫我们得供应。祷告聚会可选关于事奉的信息，让大家清楚事奉的基本属灵原则。至于家中聚会，除了交通、祷告、唱诗、彼此介绍，也该有一篇短的造就信息，让初信者得着栽培。我们不愿意人只是来聚会，对主的话却一无所知，得不着供应；盼望每次的聚会，都有主的话释放到弟兄姊妹里面。这样，每周三篇信息的滋养，加上真理课程有系统、扎实、教育性的教导，就能使圣徒得着帮助并成全。

这样的安排，足能应付圣徒和召会各面的需要，且将带进一个结果，就是以家为路线的扩增，这种扩增乃是无可限量的。一个信徒打开家，每周一次聚会，亲友都会知道他的家是信耶稣、传福音、读圣经、教真理的。何况一般人也承认，最好、最高尚的宗教就是基督教，圣经又是举世闻名，人人尊崇的书。所以即使是最软弱的家，我信一个月也能得着一个人。如果台北有四千个打开的家，每个月就能带进四千人。这个远景远超我们所求所想。

因此，我们不能再象从前那样，把人拖来听福音。我们乃是去，把福音真理送到人家里。然而绝不要以为，传福音仅仅是出去传神爱世人，将祂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入祂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；这不过是福音的基本要素。我们必须学习俯就人，照着人的需要传讲；譬如看见

一个为人正派、喜欢格言的人，你就可从箴言里，选读几节给他听，让他对主的话有好感，开他的胃口，然后再传福音的基本真理。有时你也可以读一点预言，让人看见圣经的宝贵和能力，叫人起敬、感兴趣。诗篇第一篇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，孔子的大学之道，不一定有其甜美，所以你也可以智慧地运用。

既要送福音到家，我们这个人就必须与所送的相称。所以出去时，必须穿戴整齐合宜。提前二章教导我们，穿着要正派合宜，以廉耻、自守，不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或贵价的衣裳为妆饰。这样，人看见你就会开门欢迎，也比较容易接受你所讲的。况且，我们的书都是“营养品”，如生命、福音、真理等，都是人所需要的。

我们要相信神主宰的作为；祂在台湾所作的一切，乃是为着配合福音。社区里的人大多很和善；即使不接受，也少有恶言相向的。有一次，圣徒们去叩访，遇见一位刚从市场回来的妇人。她看见他们，觉得他们都很正派，就请他们进去。谈完福音后，她满心喜乐地接受，并在家里受了浸。之后她问，她先生在台南服务，如何能将福音传给他。圣徒们就告诉她，台南也有召会和圣徒，可以把名单交给他们，请他们送福音给她先生。这给我们看见，救恩临到一个人，也就是把救恩带到了这一家。

主的确与祂的新路有空前的配合，祂预备了人心。我们一送福音到家，就有许多的家打开，并且欢迎我们再去。我盼望你们不只送福音到家，也要送真理到家，使初信者能受真理的教导。或者用录影带，每次二十分钟；或者用电话，在电话里教导。这样，福音送到家，真理送到家，聚会也送到家，这是在地方上建造主恢复中的召会，并带进繁殖与扩增最高明的路。以上各点，在已过的训练聚会中，交通得很清楚。我盼望你们能转观念，从会所的大聚会，转到建造每位信徒的家中聚会。这是召会建造的基础，也是召会发展的命脉。

我们接受主这新的带领之初，就着重指出，我们在台湾岛上蒙主厚恩，人数也多，竟然四十年之久，未能将福音传遍全岛，这是我们的羞耻，也是我们的亏欠。在基督教中，有哪一个团体，他们所有的真理，象主给我们的那样多而丰富？然而这些丰富，竟被我们扣住了；我们没有送出去。这是我们的亏欠。保罗说，无论外邦人或犹太人，他都是欠债的。现在台岛有将近二千万人，但基督徒人数不及五十万，可能连三十万也没有。我们一点不能怪公会的弟兄姊妹，因他们所蒙的光照，所得着的真理，没有我们这么多。我们特会、训练中所释放的真理，都是清楚、透亮而丰富的；然而我们没带多少人得救。所以我一再说，我们是亏欠主，也亏负这里的同胞。

因此，我们在主面前，愿意接受一个很重的负担，就是五年内还我们的债，福音化台湾，甚至真理化、召会化台湾；福音、真理、召会要普及全岛。为这事我曾一再地说，盼望主在这五年中，每年给我们五百位全时间服事者，都是大专毕业的青年；然后，以这二千五百人编组成军，去福音化台湾所有的乡镇。现在全时间者的人数是二百六十六，要来这一期可能有二百五十位加入，那时就有五百位。盼望到一九八八年一月，能有一千位经过相当装备和训练的全时间者，出发开展。

我们在主面前经过考虑，初步决定将这一千位分成一百队，每队十人，出发到一百个镇，按新路的实行作工一个月，叩访传福音得人，建立召会。之后，留下二位在当地照顾，其余的再编成八十队出发，到另八十个镇去。这样作下去，到了五月就能把台湾三百二十个镇都作遍。每镇留下二位照顾，就是六百四十位；其余的三百六十位回到各大城市，开始配合各社区叩访，

把每栋大楼当作一个镇来作，同时在各校园积极得人。此乃我们现今所走的路，五年内，在台湾全岛，张起一片大的福音网、真理网、召会网；然后，预备另一个五年福音化各村、各城的大计。那时每年均会有大专毕业青年，参加全时间训练，他们受训后，或者到各镇去加强，把福音传到周围各村，或者到各城去配合，福音化各社区和校园。如此，到了一九九四年，全省各大城市、乡镇、小村落就都有了福音、真理、召会。这样的远景不是梦，乃实际可期。

四十年前，主把我们带到台湾。祂祝福这里的政府，历经四十年的惨澹经营后，今天已达丰富之境。交通发达、物质生活富裕、教育程度提高、对福音的心敞开，在上位的也有许多是圣徒，这都是主作的，是为着祂的福音。所以我们必须配合主所作的，在传福音上达到三个目标：大都市的社区，各乡镇，大专校园。根据统计，全台湾主恢复中的圣徒有四万多，经常聚会的有一万八千余。如果这一万八千多位圣徒都起来，摆上自己，尽生机的功用，那些不太聚会的也会起来跟上。人人都祷告，个个都奉献，配合主所给大好的时机，五年福音化台湾就是轻而易举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盼望我们众人都作智慧人，全力与主配合。

第十八篇 新路具体实行的步骤（一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要交通新路具体实行的步骤，主要是给弟兄姊妹看见，五年福音化台湾的程序表，并根据这表有确定的预算和实际的行动。数十年来，我们的耳朵听惯了许多属灵名词，习于所谓圣灵的引导、主的带领；我们不管前途如何，不作任何计划，只知一切在主手中，任凭主作工。因此缘故，所有程序表和预算，都仿佛是多余的。我得救六十一年，作主的工也六十年了。我一得救，就爱读圣经，借此进入了属灵的境地。所以累积六十年的经历，我是很惯于属灵的原则，也常说一切都在乎圣灵，而不在于人的安排。因此我很清楚，一和你们说到程序，你们就会觉得这是搞运动；一和你们说到预算，你们就会认为这是组织。实际上，这乃是错误的观念。

人对圣经的认识，常常容易偏颇。看看宇宙万物，再读读圣经，我们就会看见，无论是物质界或属灵界，在神的命定里，没有一件是单面的，甚至仅仅两面的也不多，反而大都是多面的。这也成了历来读经之人的一个大问题。圣经读得浅显者，起来辩论时，往往认为圣经不一致，前后说法不同。有的人就说，反正圣经的中心线是一致的，我们只要抓牢中心线就够了，不必理会其他怎么说。有的甚至说，那些不一致，大概都不是神自己的说法。实际上，神自己的说法不仅是多面的，实在更是面面俱到的。

我读这本圣经，整整六十年了，几乎天天研读。如果你问我，圣经真理有多少面？我会说，直到今天，还难以计算。我们都知道福音书有四卷，乃是从四方面描写主耶稣。这就象人造雕像，从四面清楚刻画出来。然而你若进入这四卷福音书，就会看见，说到主耶稣的不只有四面，简直算不出有多少面。

我的交通乃是要安定大家的心情。不错，圣经的真理有主题，有中心，有路线，然而除此之外，圣经还有许多其他的面。如果我们不懂这原则，读经就很容易读出一个感觉，好象圣经是不一致的。我们会以为，前天神那样说，昨天这么说，今天是如此说，明天可能又不一样了。但你若深入神的话，进入其深处，就会看见神是太一致了，并且一点也不简单。以人的身体为例，人自己是无法穷其究竟。神造人的身体，使其存在，以托住人的灵，其中又有人的魂。这样，人就能活在地上彰显神，接受神，并与神联调，且与祂成为一。神所造的身体既是如此复杂而一致，创造的神更是这样。

今天基督教有些人用人简单的头脑，认为神人相调是异端。他们的理由是：“主耶稣是伟大的，我们人是微小的，伟大的主怎能住在我们微小的人里面？并且门徒在橄榄山，亲眼目睹主带着有形的身体升天，所以今天祂乃是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况且主虽曾应许我们，祂还要再来；然而祂还没再来，所以怎能住在我们里面？”这一班人对加拉太二章二十节，“基督在我里面活着”，这句话信不来，因为读不通。他们解释说，圣经虽是这样说，但实际却不是；住在我们里面的，乃是主的代表，就是圣灵；如同一位伟大的君王，他不能自己跑到国外去，就差大使作代表。

他们认为，一位耶稣要同时住在千万基督徒里面，是不可能的；祂乃是差遣圣灵，进到基督徒里面。由此可见，基督教对真理的研究实在太肤浅。研究真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已有二千年的历史。从新约完成后，第一代的圣经学者被称为“教父”，他们开始研究真理。按我们的考察，他们的研究比今天的人高明而深入。以后承接他们的人，就进一步研究，结果发现神是三一的，不是简单而单一的神。这位神不只有三一的讲究，还有素质和经纶的二面。素质一面是指祂的本质，祂的存在，祂的所是；经纶一面是指祂的行动，祂的工作。神是伟大的神，祂的行动就是祂的经纶；按祂的经纶，祂就有所经营。因着这样神学的研究，至终产生三个辞：“三一”、“素质”、“经纶”。

今天“三一”这辞，几乎所有神学家都接受了。但对于素质和经纶的两面，许多却一无所悉，完全瞎眼，不能明白。所以他们辩论说，主耶稣受浸时，祂是子站在水里，父在天上说话，灵在空中象鸽子飞翔；明明是三个人位，在三个地方，怎能说是一？这样的讲法好象很有力，但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他们。我问他们：“圣灵象鸽子降在主耶稣身上之前，主耶稣里面有没有圣灵？”他们不敢回答，因为一说就是自己打自己。我说，“主是由圣灵成孕的，当然有圣灵在祂里面。圣经明说马利亚所怀的孕，乃是从圣灵来的；这就是说，她怀孕的那个基因，那个素质，乃是圣灵。圣灵在主耶稣成孕时，就成了祂的素质，并且祂又是在这灵里生出来的。当祂站在水里时，祂里面就有了圣灵。既是这样，怎么圣灵还在空中象鸽子飞翔？”他们无话可答。

因此，不仅神是三一，灵也是一而二。圣灵从主耶稣成孕开始就在祂里面，过了三十年，忽然又降在祂身上，这到底是一位灵还是两位灵？对真理认识肤浅的人，实在是棘手的问题。所以你就看见，真理并不那么简单，至少有两面。古代神学家就深入了这问题的奥秘，发现“三一”也有两面，即素质的一面和经纶的一面—神本身存在的一面，和神行动上表显的一面。

所以，圣经的翻译实在不简单。以马太一章二十节为例，国语和合本译为：“她所怀的孕，是从圣灵来的。”这很通顺，谁读了可能都不会打问号。事实上，我们进到原文追查，就看见原意为：“那生在祂里面的，乃是出于圣灵。”圣经不仅启示“她所怀的孕”，更是说“那生在她里面的”。这就是说，当主耶稣成孕在马利亚里面时，就有一位生在马利亚里面了。这一位是谁？当然就是圣灵。所以圣灵不仅是主耶稣成孕的那个基因、素质，祂也就是特为生在马利亚里面的那一位。

这一研究，我们就能明白约翰一章一节和十四节的话：太初有话，话成了肉体。话怎么成了肉体？乃是生在马利亚的腹中。这含示为圣灵所实显的神，生到人里面。这是太大的一个真理了。生在马利亚里面的，就是圣灵自己。路加一章三十五节证明这事说，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。”“覆庇”一辞如同母鸡孵小鸡。神来覆庇，就使圣灵生到马利亚里面。这位圣灵是谁？乃是把神显为实在的一位。这是极大的真理，却因人的认识有限而被忽略。国语和合本是世界七种最好的圣经译本之一，但你读一千遍，也读不出神生到人里面这神圣的奥秘和事实。实际上，圣经原文的启示乃是明言的，只因人对圣经的研究不够深入，对神学的领会又不透彻，以致成了一知半解、浅显短视的。

同样的原则，我们仔细读新约，特别是福音书和行传，就会看见主和门徒作事都有计划、安排。主在地上，不是浑浑噩噩过日子；祂有祂的程序表和预算。在路加十三章，法利赛人来恐吓主耶稣说，“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”主回答说，“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看哪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就得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，我必须前行，因为申言者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合宜的。”这指明主不只有程序表，还有行程表。

实际上，主的行程表在创世之前就定规好了。连祂生在伯利恒，逃往埃及，长在拿撒勒，成为拿撒勒人，都是旧约早就预言的。祂的死也是这样。但以理九章二十六节，把弥赛亚被钉死的那一年预言出来了，就是在六十九个七的时候。不仅如此，祂必须在正月十四日逾越节被杀，地点是在摩利亚山，就是锡安山。所以到了时候，主就把自己送到死地，照神在创世之前所定的计划表而行。

主先在加利利劳苦尽职三年之久；到近末了一年，逾越节将近，祂算一算，知道自己必须在逾越节前六天，到达耶路撒冷，象一只羊羔般给人查看，所以就从加利利动身前往。门徒看见都希奇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祂的行程很明确，经撒玛利亚到犹太地，要在预定的时候，到达目的地耶路撒冷，差一天也不可以。因为若差一天，无论逾越节过了或是未到，祂没有在逾越节被钉死，旧约的预言就无法应验。

不仅如此，主也是有预算的。祂将近耶路撒冷，来到橄榄山那边的伯法其，就打发二位门徒说，“你们往对面村子去，立刻就会看见一匹驴，带着驴驹拴着；你们解开，牵来给我。”这是主的预算。不是有人到一个时候，把一匹驴送来，也不是天使前一晚向驴主人托梦，而是主自己老早预算好的。不仅如此，当逾越节晚上要吃筵席时，门徒问祂要在哪里预备，祂就说，“你们进城去，到某人那里，对他说，夫子说，我的时候近了，我同我的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。”这也是主的预算。

如果用属灵的说法，主耶稣既是主，祂需要毛驴，可以说有就有，骑上去进京。祂需要吃逾越节筵席的地方，可以命立就立，何必事先预备？祂是神不错，却进入人里面，作了人子。以祂的神性来说，祂不需要骑驴或驴驹，也不必行路从加利利经撒玛利亚进耶路撒冷。但因为祂是人，所以祂就得照着人的样子，按部就班地行动。一个人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需要多少天，祂也照样事先安排。旧约如何预言祂的行动，祂也照样事先预备。

此外，主既是人，就有人事上安排的需要。一涉及到人事的需要，就有行程和预算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主从来不匆忙行事，祂总是依时间表行事。甚至祂去看拉撒路，叫他复活，也一点不匆忙，都有祂的行程。人来催祂一次，再一次，祂都不为所动；门徒甚且都生了气。然而等到主的行程表一到，祂就去了。门徒说，“犹太人近来想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么？”祂也不听，因为祂有行程表。门徒气归气，还是得去，只好说，“我们也去和祂同死吧。”这清楚启示，我们只要是人，就得有程序表和预算。

我年轻时非常注意世界情势，也很注意国家的局面。一九二四年，黄埔军校成立；经过三年的装备训练，一九二六年开始北伐。我不是学政治的，也不是学军事的，但我看得很清楚，北伐军一出发就所向皆捷，因为准备充足。同样的，我相信三年的准备很充分，足能产生一千位全时间者，编成一百队，借着实际在社区和校园里叩访、建立家中聚会、操练如何聚会，以完成五年福音化台湾的大举。我盼望大家一同来看程序表和预算，共同接受负担。这不是我向大家所作过分的要求；我信你们都同意，五年福音化台湾乃是应该的。我们都没有异议地向撒但宣战，要进攻他的家，打败他的势力，捆绑那壮者，抢夺他的家财。虽然我们只有一万八千经常聚会的圣徒，但“众擎易举”，众志成城，只要人人尽功用，献上自己的一份，完成这壮举并不难。现在所需要的，乃是努力达成预算。

要达成预算，就必须有具体的实行。首先，要达到产生一千位全时间者，需要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千人，缺一不可；连作梦都要梦这一千人。其次，我们要照实际的原则而行。一年半前我就说，产生全时间的基本原则是，召会中每二十位活动的圣徒，就该产生一位全时间者。现在召会经常聚会的人数是一万八千人，所以该产生九百位全时间者。这个源头的力量不算差。可能明年经常聚会的圣徒达到二万位，足以产生一千位全时间者。第三，每二十位圣徒产生一位全时间者，也是就财物来源的度量考虑。二十位圣徒从收入中，抽出百分之五，足能支持一位全时间者的生活，担子也不重。相信只要每位圣徒忠信，必能达到预算。

现在按统计来看，产生全时间的人数勉强够，财物的奉献却不足。盼望长老们回到各地，务必将实际的需要，交通给弟兄姊妹。虽然在例常奉献的事上，大家都很忠信，但还必须在产生全时间的供给上，奉献百分之五，以补需要的不足。旧约神子民除了例常的献祭，也都得纳殿税，每人半舍客勒银子。不仅如此，十二支派中也有一个利未支派，全时间服事，由其余十一支派各抽百分之十，供给他们的需用。盼望众圣徒都能向主忠信，补上该纳的一分，好使主的工作能顺利推动。

每位圣徒奉献收入的百分之五，为全时间服事者；这不是将例常的奉献改为全时间供给，而是在例常奉献之外，另奉献百分之五。这十分之一的一半，乃是专为全时间者的需用。有这样的预算，才能按程序表行动。到了一九八八年，即使没有一千位全时间者，也会有七百位；若是财物只够支持五百位，福音化台湾的行动必然延误。

我们已经从主领受新的带领，要把召会从堕落基督教的光景，改制为照神命定之路的实行。我们也领受一个新的使命，要五年福音化台湾。为此，我们需要程序和预算。现在我们都清楚这个程序和预算，接着就要全体圣徒总动员，把人数产生出来，把财物奉献出来，好能依序行动。求主恩待各地的圣徒，齐心努力，看重这事。但愿我们都有智慧接受这个交通。

第十九篇 新路具体实行的步骤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五〇年初，倪弟兄在香港带进一个复兴，当时我正在台湾开辟主的工作。倪弟兄通知我去香港；我一到，他就把我带进事奉聚会，要我照着主所给的权柄，安排香港召会的长老、同工、执事等事奉。之后，他回到中国大陆。我就接下担子带领香港召会事奉，首先，我要求他们把会所改一改。那时会所在一栋租来的公寓二楼，门口挂了一根大铅丝，悬着一个大鼓锤当门铃。香港是举世闻名的头等都市，装电铃根本是件小事，会所却用了这么一个门铃。不仅如此，有些圣徒家的客厅摆设十分华丽，用的都是高贵的物品，又有钢琴；会所却象个贫民聚会的地方，墙上的镜子可能从挂上那天就没擦过，东西是放得东倒西歪，没有管理，并且只有一架破风琴，还是一位西教士到内地作工，回国前经香港送给会所的。我厉害地责备了香港事奉的弟兄们；感谢主，圣徒们都很顺服，当天就改了样子。我早上说过话，晚上再去时，电铃装起来了，镜子拆掉了，破风琴也换成了大钢琴。

以后香港召会成立购建小组，准备买地建会所。他们看中尖沙咀一块属天主教的菜园地，二十二元一方尺。他们问我要买多少，我说至少二亩，就是一万二千方尺，需要二十几万。在三十六年前，这是一笔庞大的数目，所以他们请求我减半。我笑着说，“这是你们的事，你们要买多少就买多少；但我告诉你们，尖沙咀是摆渡中心，一过海就是香港。香港已经发展十足，要再发展就得往九龙过来。以后尖沙咀会是港九中心，所以这块地你们要快快买。”他们还在忧愁时，倪弟兄听到消息，就嘱咐他们说，“关于你们购地建会所的事，常受弟兄怎么告诉你们，你们怎么作就对了。”他们接受了，预备买六千方尺。去买的时候，卖方每尺涨一元，六千方尺就多六千元。我说，再贵也要买；再不买地价又要涨了。以后图样画出来，发现六千方尺不够，再去买时买不到了。勉强说好说歹，又买了三千多方尺，才盖起会所。现在这块地已经价值千万美金。香港因着会所的改变，召会人数逐渐多起来。到了一九五四年，我去召开特会和训练时，会所里外坐满了一千多人。高雄会所的地，是一位同工带我去看的，当初也是稻田一片。七百六十坪地，每坪五十元。我一看，就清楚高雄将来一定大有发展，那里正是高雄的中心。于是告诉弟兄们，快快去买。当时张子模弟兄来找我，我就从我的职事里拿钱给他，嘱咐他路上小心。今天那块地也是五千倍的增长。

我们不是靠外面的物质吸引人；但今天是二十世纪，特别台湾在各面都已够上国际水准，却只有我们的会所仍是别脚、不美观，那实在与我们的神，和我们所传的福音不相配。就态度而言，神是圣别、荣耀的神，我们来聚会是来到“圣地”，穿戴一定要合宜。否则人看见，就会质疑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是怎样的人，怎么在神面前没有一点敬畏、敬重的心。我们不是要求外面的规律，乃是盼望弟兄姊妹能清楚领悟，接受正确的带领。

如此，我们就能有明亮的见证，让人看见我们乃是一班高尚的人。今天在教育界、工商界有所成就的人，他们的家也都是规规矩矩，有模有样。我们信徒更该是这样的人。这样的见证很有说服力，能带进扩增。摩门教是基督教公认的两大异端之一，却能靠着外在的显出，大大地传开。摩门教徒无论在家庭、个人、行为、举止或外观上，都很吸引人；他们说话诚实，守信用，守时间，为人正派，因此令人起敬。我也曾经提过，菲律宾的那个基督教异端团体，也是相当成功。他们宣称耶稣基督不是神，只是高尚、头等人，他们乃是学习祂的为人；这分明是个异端。但只因他们诚实作事、守信用、守规矩，就有了强的扩展力；三十年前有一百万人，现在已有四百万人，并且有许多都是上流社会的人，如律师、医生等。

虽然我们有的是真理、生命、福音，是真正的钻石；但这些钻石不能用卫生纸随便一包，就卖给人。即使是真正的宝石，让你用卫生纸一包，也没有人会信里面是宝石。所以，外在的装饰也是相当重要。因这缘故，全时间训练里就有这样的课程，训练他们个个端正得体、整整齐齐。如果你穿得古里八怪，领带系得乱七八糟，头发也没有梳理，即使你传讲的是真理，也不会有人理。

有位弟兄，我怎么看他都象个“小弟兄”。有一天他作见证，他把生命读经都读过了。我大吃一惊，看看他，实在是不太起眼。今天他完全改观了，穿着都很合宜，一点不古怪。所以，人的外观不能不讲究。一个外交官，通常有三个讲究：相貌、举止和服饰。相貌是天生的，无法改；谈吐、说话、仪态是可训练的；外表的服饰、派头，是可培养的。如此，相貌、举止、服饰皆相宜，才能把国家代表得合式。我们作福音的代表，神的大使，更得有个象样的外观。

在全时间训练里，也增加了语文课程。这是为福音化台湾和全球，所作的准备。台湾福音化之后，有些全时间者会被打发到国外，特别是南美、非洲、澳洲和日本、韩国。所以这几种相关的语文都要学。再者，为着明白圣经、读参考书，希腊文一定要学，我们从各地请来教师，一面教语文，一面让他们过召会生活。这是一举两得的作法。

关于训练中心的装备，一切都要简朴、郑重、一致，也要有专人管理事务、财物。每年都会有全时间训练，所以必须建立规范。以后主若许可，等林口大会所盖造起来，训练中心就要移到那里，规模更为可观。现在开头先奠立一个好基础，将来照着作就会很顺利。

盼望各召会尽量鼓励青年人，参加全时间训练，并帮助处理报名事宜。我不坚持自己的看法，若有召会想在当地有全时间训练也可以，但我更愿意你们能集中一起作，这在师资、课程内容上，会更丰富、充实，也更省力。全时间训练一年两期，每期四个月；另外四个月，他们可以回各地帮助、加强召会，或者留在台北发展社区。这会使得开展的步伐强而有力。

全时间训练的开支，一定要众召会共同负担。原则上，每二十人产生一位全时间者。但因着各召会，环境上不尽相同，有的召会可能没有合式的青年，能出来全时间，在供给的事上，却仍当忠信地负担一分。有的召会或会所学生多，产生全时间者多，却在供应上有为难，这时，其他召会或会所就当补上。如果台湾众召会真正是一体，众圣徒齐心努力，能出人的尽量产生人，能出财物的尽可能奉献，主的恩典自然能使我们达到一千位全时间者、五年福音化台湾的目标。

我们目前在台北所作的，乃是要作出一个模型，然后扩展到全岛，福音化台湾。我们的基本原则，是要把召会建造在信徒家里，福音、真理、造就都在家里。另一面，基督徒仍需要有大聚会，因为大聚会的空气，是任何小聚会所无法顶替的。为此，需要一个大的会所，一面可以有每月一次的集中聚会，一面平常可以作经常性的长期训练。林口大会所一旦盖造起来，能容纳一万五千人，各地圣徒可以分批按月集中聚会。

按圣经旧约的原则，神定规祂的子民一年三次要聚在一起；这对以色列国的建设和团结，有莫大的助益。如果召会只建造在家里，那是零星的，无法将众圣徒联调在一起，所以需要大会来把众圣徒联调起来。其次，有些高峰的真理，职事无法一家一家传讲，需要借着大聚会来释放。大会里释放高峰的真理，就变成真理课程，让众圣徒在各家彼此问互相教。再者，我们也可以召聚国际性特会和训练，把全球的召会调成一个身体。所以林口大会所不仅是为着台湾的需要，更是为着国际的需要。

凡我们所行的，都与国家有益。我们所作的送福音、真理到家，福音化、真理化、召会化台湾，乃是真正的心灵改革，对人们的道德行为，影响深远。将来林口大会所盖造起来，作为训练中心，如同生产的工厂，对国家建设大有益处。所以盼望众圣徒为此多有祷告，让政府有远见，批准我们的申请。

关于林口大会所的预算，需要将近四亿台币。全时间训练和下乡开展的需要，差不多也是四亿。如果只由台湾的众召会来负担，担子是太沉重了。我盼望海外圣徒，特别是美国的召会，也能把肩膀摆进来。这需要我们多有祷告。以先后次序而言，全时间训练和下乡开展的需要列在前面，一九八八年一月定规开始福音化台湾的行动。林口大会所的建造，要看政府的许可和圣徒们在奉献上的程度；这需要时间。

盼望同工长老们回到各地，要向众圣徒有明确的交通，清楚提到这三大程序、三大预算、三大需要。第一，全时间的供给，人数的名额和财物的需要。第二，全时间训练和下乡开展的需要。第三，大会所盖造的需要。全时间训练中心是在台北，但受训学员来自台湾各地，并且将来是为着全地，所以不能只由台北召会负担，应由全台众召会一同背负。盼望弟兄们鼓励圣徒们都起来，响应这三件事。我们把这三件事作成功，主的恢复在地上就会有很广大的出路，主恢复的前景也将远超我们的期待。

第二十篇 长老在神新约经纶中的重要性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主，感谢你，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，把我们带到光中。主，当众人都忙碌地在世界里奔跑时，你却把我们分别出来，甚至是把我们抢救出来，并且将我们摆在你的名里。主，我们能在这里一同聚集，虽然在地却如同在天；因为天向我们是敞开的，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你在天里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相信你要对我们说话；求你将你的奥秘向我们打开，就是那历世历代以来，直到今天，你对许多人仍旧是隐藏的奥秘，向我们打开，叫我们看见你心头的愿望，知道你永远的旨意。主啊，更求你将你在永世里的那个安排，那个经纶，详细地向我们启示出来，在我们心里运行。主啊，使我们个个都得着你，得着你所喜悦的，也得着你心所爱好的，叫我们能与你同灵，甚至与你同心，与你同一体。

主，我们是你的众肢体，你是我们的头，是我们的元首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这样召聚我们，是有你的用意。我们宝贵这段时间，知道你要完成你的心意，完成你那永远的旨意。主啊，给我们话语，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生命的供应，光照我们，暴露我们的真情，使我们看见自己，也看见你。哦，主耶稣，坚定我们的心，不放松我们。主啊，一切的邪恶，一切的阴影，都求你为我们消除，使我们里面单纯向着你；天是明亮的，心思意念是正直的，是一条直路，让你能自由通行。主，但愿我们能得着你的称赞，是纯诚、没有弯曲也没有诡诈的。阿们。

所有事奉主的人，无论是全时间的，或是作长老、同工的，都需要看见一件事，就是在新约的启示里，有一班人是非常关键的，那就是地方上的长老。在新约里，长老这一环在实行上，是非常关键的。所有读经的人，素常都极为注意使徒、申言者、传福音者，也注意教师。不仅读经的人如此，就是在一般所谓的基督教里，也都觉得需要使徒，需要申言者，需要传福音者和作教师的；然而，不太有人觉得长老的重要。不要说得救之前，就是在得救进入召会生活之后，也没有什么人会作梦，梦到在神新约的经纶中，还有一班人，他们能成为长老。

实际上，新约的经纶在各地能否行得通，全在于这一班人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政府的政令，能否畅通无阻，全在于地方上的行政如何。地方行政若是不合作，若是对于政令的实行有问题、有难处，那么中央政府定规失败。无论那个中央政府多强、多好、多能干、多光明、多正确，当政令达到地方，却不能通得过时，一切就都归于虚空，归于徒然。亦或政令在地方上，因着地方行政的无能或低能，而不能力行中央政令时，即使不是有心的，也是等于零。同样的，长老们在神新约经纶中的地位，就如同地方上的行政一样，是极其重要的。

不只圣经的启示如此，甚至我们的经历也证实是这样，长老们确实是召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长老弱，召会就弱；长老强，召会就强；长老丰富，召会就丰富；长老若是贫穷，召会铁定也贫穷。所以，召会的潮流是高是低，全看长老如何；长老高，召会就高；长老低，召会就低。长老在哪里，在什么情形中，召会也必定是如此，这是无可逃脱的铁律。

我们先来看长老这个名称，和长老这件事；这是旧约就已经记载的。旧约第一卷书，创世记里的记载，几乎全是个人的。凡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，创世记里讲了八个大人物，就是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也讲这八个大人物的历史。然而，似乎还没有太说到团体的事。虽然在挪亚时代，好象摸到一点，但并不是摸得太深，乃是轻描淡写地过去了。而后，从挪亚往下到了亚伯拉罕，再往下到了以撒、雅各。乃是到了雅各，团体这事才稍有眉目，因为到雅各以后，就不再提个人了，而是提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，如何成为十二个支派，并且这十二个支派如何成为一族。至此，团体就出来了。

所以，到了旧约第二卷书出埃及记，个人的时期就过去了，变作团体的时期。在出埃及记里，有了“国度”的字眼：“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。”一提到国度，当然就是团体的。不仅如此，国度既是一个团体，自然有其行政的必要，也难免有行政的问题。所以，出埃及记不仅是给我们看见，神怎样颁下律法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团体，一个国度。实在说，若是没有一个团体，没有一个国度，也不需要律法。因此，律法的需要，是因为有一个国家，有一个国度，有一个团体在那里需要治理。这治理的根据就是律法。

人类经过六千年的历史，无论如何经历，如何演变，如何研讨，律法都是头一件事。所以，律法是一个国度极大的需要。因此，到了出埃及记，我们就看见一个国度，牵涉到律法的问题。由律法往下，就看见行政的问题。在人类的政权制度中，首先有立法院，其次有行政院。旧约出埃及记里，所给我们看见的行政，全在于长老这班人。“长老”这称呼是在出埃及记三章里第一次提起，到了二十四章，说到以色列中有七十位长老。长老这个体系，乃是在出埃及记里产生的；所以无论是名称或体系，“长老”都是旧约里所有的。

虽然长老是旧约里的东西，但并不象有些教导说，凡旧约里有的，到了新约就没有了。说那个话要很小心，因为旧约里有神，到了新约仍然有神；旧约里有天地，到了新约，天地依然存在。读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不能人云亦云，总要认真查考。不仅旧约里有天、地、神等，新约里也有；即使是福音的应许，也是旧约有，新约一样有。在加拉太三章，保罗明说，远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。神传这福音，乃是在创世记十二章，祂要叫地上的万族，都因亚伯拉罕得福。这是旧约的福音，但并不是到新约就没有了；到了新约，这福音更是被发扬光大。旧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就是新约福音的一个根据，也就是新约的福音。所以，新约的福音不是从施浸者约翰出来才开始的，乃是远在旧约里就有了。

我们读经要学习认识原则，认识事实，也要学习看见神的心意是一贯的。从创世记到启示录，神的心意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，都是一贯的，一点也没有改变。只不过在手续上、在时期上和时代上，是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和需要。为此，就给律法开了一个门，既不是正门，也不是后门，乃是旁边加上去的门。这意思是，律法并不在神经纶的起点。新约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律法是外添的，是神因着人的过犯所加上去的。然而神的路是一贯的，从亚当一直到新耶路撒冷，都是一贯的。盼望读经的人都能看见这点。

在旧约里，神首先定规行政的人，不是君王，乃是长老。神不要君王管理神子民的行政，所以作长老的要小心，不是作了长老，就作君王了。人一作了君王就了了，神不要这个；神最不喜欢的就是君王，神乃是要长老，因为长老在神的子民中，是代表神来行政的。这行政绝不是照着长老自己的看法，乃要照着神永恒的律法，就是旧约十条诫命所代表的，那是铁定的，是不能更改的。除此之外，神也要祂的行政人员，跟随祂临时活的启示；所以不仅有永恒、写成的律法，还有活的启示。

在旧约里，神在祂子民中间的安排，首先提起的是神的国度；一有了国度，有了神的子民，立即在神子民中间就有长老。这些长老的设立，不象帝制国家设立皇帝那样。召会中设立长老的原则，乃是“长而老”者，是生命的问题，是长大的问题，也是成熟的问题。

在神旧约的经纶里，神没有安排长老直接到神面前，到至圣所；神乃是很奇妙地安排了另一班人，就是祭司体系。在这祭司体系中有大祭司，他按着神旧约的经纶，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亲近神。他身上有两种牌，一种是肩牌，其上有两块大宝石，各刻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，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，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。这指明大祭司应该肩担神的子民。

不仅如此，大祭司身上另一个牌子，叫胸牌，是挂在大祭司的衣服上。大祭司的衣服是很特别的，最重要的就是那件外袍；那外袍有点象中国北方人所说的“嵌肩”，就是有点象背心，但又不是背心，因为背心较短，那外袍却是长的。已过翻译圣经的人，遇到此处都很难用文字表达，只好将旧约原文的希伯来文拼出来，就是“以弗得”。这以弗得是祭司外袍上的一件背心，是很长的一条。在这以弗得上挂着一个胸牌，其上有十二块宝石，每一块都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。所以，十二块宝石上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这十二个名字，只用了希伯来文的十八个字母，也就是说他们只用了十八个字母，就把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拼出来了。就希伯来字母说，还缺少四个，因此，神要他们再加上一块石头，就是“土明”；这土明的意思就是完全。

当这一块石头加上时，这二十六个字母就完全了。这一个胸牌就如今天的英文打字机一样。英文打字机上有二十六个字母，这二十六个字母是千变万化，可以借着打字，组合成句，甚至成为一篇文章。这胸牌就是属灵的打字机，佩戴在大祭司的胸前，表明关怀之意。大祭司是关怀神子民的，并且是带着神子民。大祭司要把乌陵和土明放在胸牌里；在有些译本里，说乌陵是一种发光体；土明是一块石头，上面有四个字母。

当以色列人中间有了难处，照着十诫也无法解决时，大祭司就要把这胸牌带到神面前去求问神。在求问时，其中一个字母可能会变暗，或是突然间某个支派变暗。据说已过以色列人分地，就是据此来断定哪块地归给哪一个支派。这实在象今天的拍电报一样，拍给对方的是一个一个字，到末了电报拍完时，就能读出整句话。以今天的科技说，是拍电报；在旧约时，是乌陵和土明。因此，大祭司的胸牌，就叫作决断的胸牌；当神子民中间有了问题时，就由大祭司带着胸牌到神面前得着决断。

以色列中间的行政，不仅是根据设定的律法，并且根据乌陵和土明，来跟随神临时的启示。十条诫命是由祭司领得，带出来教导百姓；乌陵和土明也是由祭司带到神面前，好得着神临时的启示。这两种职事，都是由祭司管理。可见在旧约里，是有两种的体系，长老体系和祭司体系。然而到了新约，两个体系成了一个体系。在新约里，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一个祭司。长老们就是信徒中间“长而老”者，可以说是老练的。他们一面是长老，一面是祭司；他们是长老，也是祭司。

这给我们看见，一个作长老的，首先必须在属灵的事上有丰富生命的经历，也就是在生命上“长而老”。其次，长老必须是一个作祭司的人，就是一个亲近神，和神有接触的人。他们不仅懂得神的律法，也有胸牌随时能得着神的启示；因为在旧约里，大祭司能从这胸牌，读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情形。这在预表上，指明作长老的人，要常常亲近神，不仅是在肩头上肩负神的百姓，更要在胸前怀着神的百姓，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光中，好象读字母般地来阅读。有时这点会突然变暗，有时那点会变暗；就这样从神百姓身上，把神的心意读出来。这意思是，作长老的人，必须是个在生命上有经历，能担当神百姓责任的人；同时，怀着一颗心，关怀神的百姓，在不断亲近神，与神交通，并在神的面光中，从祂那里，用祂的眼光，读召会里的每一个肢体。据此，就能得着神临时的启示。

今天原则也是一样，我们有设定的律法，就是这本新约圣经，共二十七卷书，两百多章，包罗得相当广泛。虽然新约是这样完整，但仍有一些事没有说到；原则是说了，但细则没有说完。身为长老的，首先应当把新约圣经读清楚，把神的律法读明白。不仅如此，身为长老的，在新约里也是祭司。在旧约里，长老、祭司二者是分开的；但在新约里，这两班人就是一班人。

今天，一位作长老的人，必须也是个祭司，是一位亲近神的人。他不仅懂得神的律法，懂得整本新约，并且是个肩担神百姓，心怀神百姓的人，在神面前亲近神，并用神的亮光，读每一位圣徒实际的状况。从这样的读里，得着神的启示。这乃是作长老的，应该带进来的。这在旧约原则上都有，到了新约也是同样的原则。

因此，作长老的，第一，必须在生命上有经历；第二，必须是亲近神的人。他们不仅懂得神的律法，也懂得神的启示，并且有路，是确定的路，到神面前寻求神临时的启示。这条路是什么呢？就是肩担众圣徒，心怀众圣徒。有时作长老的遇到很大的难处，觉得最好不要作了，不要再服事下去了。这表示他们肩头上有神的百姓，但心怀里没有。若是你们是这样一个长老，就永远读不出神的心意；因为那二十二个字母不在肩头上，乃在胸怀里，要看看你们到底爱不爱弟兄姊妹，关不关心弟兄姊妹，他们是否是在你们的心头上被记念着。

一个家庭中的母亲，给人的感觉通常比父亲慈爱；父亲给人感觉较威严，多是施以处分的形象。所以许多时候，儿女在面临大事时，都不太喜欢听父亲的话，因为只有母亲肩头上带着儿女，心中也怀着儿女；母亲肩头上有牌，胸间也有牌。我还记得自己刚从学校毕业时，在家乡附近的外岛，找到一分英文差事，正是我所学的，我就预备前往。那时我已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，也知道如何搭船行路，但我的老母亲仍然不放心，一定要雇个黄包车，跟着我到了码头。那个地方水较浅，船不能停靠，必须借着小舢舨将我们摇送过去。母亲眼看着我和行李都安顿好之后，临走前还在岸上告诉我：“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。”这话给我相当深刻的印象。她要我知道当我远行时，她的心是跟着我走的。所以作母亲的，真是个好祭司，她们不仅肩头上担着儿女，心中也怀着他们。当这些作母亲的，到神面前去读她们儿女的情形时，定会非常的熟悉、清楚。这也该是长老们应有的情形。

然而，有些作长老的不是这样，他们好象是被逼着作长老，深感若能脱开就好。有时不仅他们自己这样想，连周围的人也浇他们冷水，觉得他们作长老没有什么好，尽都是麻烦。这就是被硬逼着作长老；他们虽然把众圣徒背在肩膀上，心头上却没有这回事。有一件事可以作试验，就是当召会中有了难处，或弟兄姊妹有了为难，作长老的能否在家睡平安觉。若是他们能平安地睡觉，就是胸牌不在了；若是胸牌还在，他们铁定不能睡平安觉。我们若是挂着弟兄姊妹，胸怀他们，我们就是个好祭司，能在神的面光中，从我们心中所怀的弟兄姊妹身上，读出神的引导。这就是全本圣经里，神对祂子民中间的行政。

在这行政里，有祭司能讲解律法，能使用胸牌，得着神临时的指引。然而在旧约里，祭司没有长老身分，他不能行政。同样的，如今也不是每个信徒都能担负行政责任。在旧约时代，祭司相当的多，但长老不多；这意思是，在众圣徒中间，个个都是祭司，但只有少部分是长老。所以，我们中间作长老的弟兄都要看见，在神新约的经纶里，长老乃是特别的一环。祭司是普通的，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；但长老不然，只有少数人是长老，就是那些在生命经历上年长的人。这不是指肉体的生命，乃是指属灵的生命。要知道，在属灵一面，不是大家都相当成熟了，只有少数人是比较成熟的。然而，这不是绝对的，乃是相对的；即使是相对的，也不是全体都如此，只有少数人是。比方在一百人中，只有少数十多位是在生命上比较成熟的，因着别人还没有长到那个地步，他们就先来服事带领，这些人就是长老。因此我们看见，作祭司不分幼年轻，只要你是生在祭司的家庭里，你一生出来就是祭司。然而，你是不是长老，在于你长得如何。好比旧约里，亚伦这一族，或说那个支派的人，生出来就是祭司，但并不是个个都是长老。

在整个亚伦支派里，可能只有五、六位是长老。无论如何，两、三百万的以色列人，加上妇女、孩子等，为数实在不少，但其中却只有七十位是长老。这意思是，按旧约说，只有七十位长老。所以，长老在神的经纶中，以行政来说，是最重要的一环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在旧约里不缺祭司，却是缺长老。

照样，今天的情形也是如此。在各地召会中，个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，然而，却缺少长老；祭司没有生命、年龄上的要求，长老却必须是年长、生命老练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到神面前祷告。比方，昨天有一位弟兄得救，他从浸池出来后，立即向神有祷告，一祷告就作起祭司了；但是他还不能作长老，乃要看他在当地召会长大的情形。又譬如，在某个新建立的召会中，有二十多位新得救的弟兄姊妹。几个月后，他们中间理当设立长老；这时就要看他们中间，谁是长得较多、较老练的。按祭司说，人人都是祭司；按长老说，只有那些拔尖、成熟的，他们才是长老。

我们要清楚，长老行政不是仅仅在组织上；实在说，组织的成分不多，乃是重于建造。并且这个建造，不是建造一所物质的房屋，乃是建造一个召会；这召会不是一个会，乃是一个身体。若是建造会，就是组织的；但建造身体，乃是生机的。因此，长老们都该看见，他们在各处不是为着建造一个会；他们在各处所建造的，乃是一个生机的身体，那完全是生命的事。无论哪一处召会的长老，即使是大如台北，或是小如东势，长老们都得看见，他们在各地方上所建立的召会，不该仅仅是个组织的会，乃该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是个生机体。

建造一个会是组织的，但建造一个身体，乃是生机的。好比木匠作一个台子，是用许多木头制作起来的。有的木头经过切割，有的经过刨理，然后钉修，就作成台子。这个木匠是容易作的，即使是学徒来作，也不过三、五年就可以成功。然而，人的身体就不是这样；那是非常不容易明白的。作医生的都知道，人的身体是相当复杂、麻烦的；所以，有的医生是研究耳鼻喉的，有的是研究血液的，有的是研究眼睛的。这些人穷其一生，也难得把人研究得透。

以我的眼睛为例，最近因为白内障要开刀，但刚动过手术不久，视网膜又剥离。医生就着急起来，想赶快打电话给另一个专科医生，问问该怎么办最好？我就希奇地说，“你不是个眼科专家么？”他回答说，不错，但眼科中还有专科，有专治视网膜剥离的；他是给我开白内障的，不能处理视网膜剥离的事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生机的东西是太难、太复杂了。

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容易埋怨长老们，这个作得不好，那个也带领得不对。等到年日过去，我们会埋怨得比较少，因为生出了同情。好比今天各种年龄的人都在看医生，但年轻人看医生比较挑剔，容易责难医生不懂这、不懂那。然而年纪大的人看医生时，难得有冒火的，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体真是难办，任谁也难以看得懂。有时，人里面长了一个东西，或者哪一个部位长歪了，去看医生，他也没办法正确地告诉人该怎么办。因此，人身体的这种生机，可能连医生研究一辈子，也难以完全懂得。同样的，今天长老们治理召会，也是相当不容易；因为召会不是一个组织，乃是一个生机体。

再以台子作比方，当这个台子缺一个角时，作木匠的只能想办法将缺角补上，因为若不补上，摆到天地末日，那台子永远缺一个角。然而人的身体不同，有时某部位被割了一下，受了伤，等过了七天，自然就长好了。台子被切去一角，不管过了多少日子，永远长不起来，因为是组织的。人的身体因着是生机的，所以只要过一段时间，就自然生长、复原了。因此，我们要相信生机，相信身体的机能。

召会的情形也是如此，尤其带领弟兄姊妹，一定要靠弟兄姊妹里面生机的能力。有时弟兄姊妹跌倒了，我们无须过于心急，因为明年可能他就起来了。有经历的长老，都会“阿们”这个话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有时我们会看见一位弟兄，相当的好，满有属灵的前途，岂知过了两年，他却跌倒得最厉害。同时可能另有一位弟兄，人人觉得他没有什么指望，但过了两年，他却长得最好，最有盼望。所以，我们服事弟兄姊妹，很难根据他们的表现，判断他们；我们要注意他们里面生机能力的发展。

在带人得救的事上，我们一样很难断定一个人是否碰着了灵。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，必须是这个人跟灵碰一下，因为一碰就活了；但怎么一碰就活，这其中许多的现象，我们不一定知道。我们只知道对人传耶稣，这人相信、接受、祷告后，我们就给他施浸，但这人到底有没有碰着灵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有时我们看一个人，好象他得救得很强，一回家就把偶像除掉了，真是非常的好，哪知过了半年，他又买了一个偶像回家。我们要他再去掉这个偶像，他硬是不愿意，非要保留不可。这时，我们可能会完全失望；然而过了三年后，他把那偶像也烧掉了，甚至比从前对付得更强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

所以，我们服事召会时，需要知道召会是个生机体，其中最大的需要，就是不要去审问人。好比一位弟兄受浸后，不要一直想要知道，这位弟兄到底重生了没有。举例来说，主耶稣在马太十三章，曾说过一个撒种的比喻。有一个人是撒好种的，他将麦子撒在他的田里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末了竟然有稗子显出来。撒种的时候，是纯粹的真种子撒进去，但撒出种子以后却有稗子。有的人就说，可能是天空的飞鸟带进来的；或是被大风吹的，从这个田地吹到那个田地。无论如何，这些说法都不太尽情理。主耶稣对门徒的回答是说，“这是仇敌作的。”行家也告诉我们，撒种的时候，我们是绝对无法分别麦子和稗子的，这二者是百分之百的一样。乃是等到都长起来，长苗吐穗时，二者虽然一样高，有一样的形体，但麦穗是金黄色的，稗穗却是黑色的。到这时，人才知道，但为时已晚。

同样的，人受浸时，我们无法绝对地知道，在那些受浸的人中，有谁是稗子；这是很难下断言的。因此，勿妄下断语，只要好好祷告。传福音时，我们只要有灵，有力量，有生命的供应，至于人到底重生不重生，只有交给主。若是你觉得他没有得救，第二天可以再去给他打营养针，再供应他生命；即便他的确是假的，供应几次后，也就变成真的了。

盼望我们众人都看见，召会是个生机体，一切在召会中的人，都直接包括在这个生机体里。因此，我们服事召会时，要根据生机体来对待人。今天看这位弟兄姊妹，似乎不太象样，不要失望，可能一年后他长大些，就有希望了。有的人受浸后，两年都不操练，也不来聚会，但有一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开始热心起来，逢会必到。有的人是得救后，一直好好地聚会，但有一天一位长老得罪他了，他从此不来了。这都是我们遇见过的情形。因此，召会的确是个生机体，需要生机地来对待。神在祂新约的经纶里，就是要建造这一个生机体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。

召会乃是神在肉体的显现。无论这个召会强或弱，都是一个原则，都是神在肉体的显现。这个神在肉体显现的单位，是一个柱石，也是一个根基。什么样的柱石和根基呢？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单位乃是托着宇宙间的真理。我们知道，凡宇宙间真实的事，就是神自己；也就是说，神的救赎、神的计划等，一切关乎神，属乎神的，才是宇宙间的实际，也才是宇宙间的真理。

这真理记载在圣经里，而托在召会身上。即使是最软弱的一个召会，她也是神在肉体的一个显现。这样一个单位，她身上托着宇宙间的真理；召会是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认真说，作长老的都得花工夫读圣经，认识圣经，让真理进到他们里面。因为他们都是地方召会的一个长老，而地方召会乃是托着神真理的一个单位。所以，身为长老的不能不晓得、了解、认识真理。我们若都如此行，才能符合神所要得着的。从行传十五章我们能看见，长老在地方召会中行政上的重要。

那时召会在地上，几乎处处都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波。这风波就是那些热中犹太教的人，他们虽然信了主，却还在教导人守律法、行割礼，并且推动得相当厉害；所以，成了犹太和外邦众召会的一个难处。当时，保罗、巴拿巴和其他几个人，就受指派上“耶路撒冷”去，因为那是个源头，是难处根源的所在。然而到了那里，有成千成万的基督徒，他们应该去见谁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乃是去见“使徒和长老”。这话给我们清楚看见长老的重要性。的确，长老的重要性是和使徒同等的；使徒如何重要，长老也同样重要，他们乃是和使徒合作的。

再者，作长老的也得学习随从圣灵的带领。行传十五章也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。虽然长老是和使徒合作的，但无论使徒或长老，他们在合作时，都是随从圣灵的带领。所以，作长老的都要看见，他们地位的重要。一面说，他们必须学习和使徒合作，他们一和使徒不合作，这个行政就解体了；另一面，若是这些作使徒、作长老的，不随从圣灵，这个行政也会成为偏枯的行政。总得长老和使徒合作，并且二者都跟随圣灵，这个行政才是完整的；既不是解体的，也不是残缺的。

若是长老不和使徒合作，召会行政将是个解体的行政；若是长老不随从圣灵，召会行政就是个残缺的行政。所以，长老在召会中，是居重要的位置，且是重在两面。一面，一定要和使徒合作；另一面，一定要随从圣灵。有些长老不和使徒合作，也不随从圣灵，只照着自己的看法、意思行事，那是相当危险的。并且这样一作，就失去了长老的重要性。我们已经看见，长老的重要性，乃在于与使徒合作，并和圣灵同行，随从圣灵的带领；如此，这个行政才是重要的。因为在新约中，是使徒带来使徒的教训，又是圣灵在长老身上，在地方召会中间，实行使徒的教训。所以，长老们必须和使徒合作，也必须随从圣灵。长老是照料召会者。

首先，个人生活必须有见证，并且要做醒。若有随便或大意之处，都是不好的，就会使这见证偏差了。因着他们是一个地方召会中的照料人、带头人，所以如中国古书上所说，乃是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”的人。这意思是，只要他们稍有一点差错，别人就看见了，也知道了。今天你们若不是长老，只是一位平常的弟兄，人并不会太注意你们；但你们若在召会中，作了带头人、服事者，人就会开始注意你们了。所以，作长老的在生活方面一定要做醒，在人前一定要有见证。

其次，作长老的乃是作头羊，走在前头带领众人；所以，如经上所记：长老要“善于带领”才是合宜的。第三，长老们要善于教导。各处召会的见证说出，在这件事上恐怕各处都不够充足。一旦不充足，非但会有残缺，并且不能有多少丰厚的果效。一个地方召会的长进，能有多少丰厚的果效，全在于长老们的教导。长老如同一个家庭中的教导者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人若仅仅送孩子上学校读书，在家中母亲并没有什么能力教导他们，这些孩子的教育就会产生问题。儿女们的教育，不仅是倚靠学校里老师们的教导，更是倚靠家庭中，特别是母亲那一面的开导。母亲若能开导得好，差不多儿女的教育就能作得好。所以，长老们一定要善于教导。

在这一面，长老们要多读书，特别是要多读圣经、生命读经。我们中间的生命读经，是很需要读的，仅仅题目就有一千两百多题，每题平均约有十面的信息，所以这一千两百多题，就是一万两千多面。长老们实在需要进入；他们若带头去读，弟兄姊妹也就会读。若是长老们不读，光要弟兄姊妹读，这在原则上也不合；一旦弟兄姊妹读了有疑问，要他们解答时，他们就会答不出所以然。若是他们读过，就能找出门窍，教导圣徒，指导他们，如同母亲在家给孩子补课一般；作母亲的总要懂得数学，才能给孩子补数学的功课。不仅如此，这些生命读经的确能供应弟兄姊妹，给他们亮光，让他们得着生命的供应。

我们所忧心的是，我们中间有许多属灵的书报，但弟兄姊妹进入的并不多。在他们的生活中，好象只有一本圣经，来得及读一读，来不及就放在一边，再多一点就是参加召会的聚会。这样下来，召会一定不会强，并且这样的召会，果子也不会丰厚。我们都知道，果子是从丰盛的生命出产的，生命不丰盛，很难有丰厚的果子。所以，从根本上来说，长老们都得带头学真理，圣经总是要多读，特别是新约的部分。

在这件事上，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当我们开始读生命读经时，不要盼望一天读上十篇、八篇，那会消化不良。最好是一天读半篇，以一千二百篇计，若是要读完，也不过是六、七年的光景。虽然看起来好象很慢，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：“不怕慢，只怕站。”如果每位长老，都能这样花六年的工夫，好好读生命读经，相信持续读半年后，即便在当时就很受用，经年累月下来所得着的，更是可观。但愿我们众人，都能把握时间进入这些丰富。

再者，若是各地召会都读生命读经，处处召会就都会成为属灵的书香人家。如此，在我们中间得救的人，自然会受到这个影响、熏陶，而一同进入；这样，召会铁定是强的。凡治理国家的人都知道，一个国家要强，非要有强的教育不可。台湾今天所以兴盛，各方面都发达，就是因为有基础的教育。若是这四十多年来，政府在台湾没有办一点强的教育，就会万事无能。然而，今天台湾什么事都能作，并且作得相当有水准，就是因为台湾有高的教育程度。反之，台湾若是没有高水准的教育，绝对作不出什么事情。

今天召会要强，不要盼望五旬节式的复兴。好比今天早晨下了一场很大的阵雨，但是到了中午，路上却是相当的干。已过召会虽然有复兴，但都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们不要那一种的复兴，不要阵雨过后，没有留下任何益处的复兴。此外，我们也不要侥幸，以为现在走新路，都改制了，所以万物都该复兴了；等过了几年，没有看到结果，就以为新路不灵，没有果效。其实不是新路没有果效，而是凡事都有时。我们都知道农夫种田，并不是今天撒种，明天就收割；没有这么快速的。果树种下去，起码都要培养好几年，甚至要培养得正确，到了时候才能结果子。若是培养得不正确，也是很难结果子。

因此，不是说改制了，就能立即成功；改制不过是找出一条路。如同从前的中国人是带着辫子，身穿中服；现在我们受了西方的影响，觉得那种样式不太方便，所以剪去辫子，改穿西装。这成了我们后来的日常生活。同样的，改制的希望，并不是说人数要立即翻倍，一万翻成两万，两万翻成四万；乃是要带进一条路，使我们众人都能行在其中，而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。

这样的生活，首要并最重要的，就是长老们要在召会里带头学真理，说真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每位作长老的，都要学习在召会中，照着真理说话；那是不同于在家里说话。在聚会中说话，声音要宏亮，要有抑扬顿挫，叫人能听得懂；这与教导有关。当然，这不仅是申言时声音的问题，还需要在思想里，多一点申言的思想，也就是要从生命读经里，多得一些亮光、启示和供应，并且学习口才和发表，使我们能应用自如，能随时讲出一些有供应的话语。这会变作我们的家风；如此，召会铁定能刚强、丰盛。

我们一直盼望全台每一村镇都要有召会，然而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全时间者，可以一地一地地作；因此，需要各地的弟兄们，也就是地方上的长老们直接来作。所以，各地的长老实在是责任重大，并且是太重要了；他们都必须要学真理，并且善于教导。第四，长老们不仅要善于教导，还要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。在话语上劳苦是有两面的，一面自己要学习，一面要教导。凡是在学校任教的，不论是在大学里作教授，或是在小学里作教员的，都知道这光景，就是自己读书时，因为不需要教别人，所以学得有限；等到要去作教师时，就会彻底研究、学习，以作万全的准备。比方明天要教书了，今天就需要再温习，再研究一下，看看什么先教，什么后教，才能教起来有条理、有果效。若不然，教起来真会杂乱无章。所以，教导也是需要劳苦的。

不劳苦的人，不要想在真理上能懂多少，更谈不到教导别人。能懂真理，能教导别人的，一定是在话语上劳苦，在教导上也劳苦的人。许多为主作工的人都能见证，服事上最苦的一件事，就是讲一篇道。一个人为主说话，通常讲一篇道，需要休息两个钟点，才能恢复过来。因为讲话是最累人的，既费精神又费体力，是非常劳苦的一件事；然而，这也是最有果效的。在一个家庭里，作父母的若不知道如何教导孩子，孩子们在学习上一一定吃亏。所以，在孩子犯错时，先不要对孩子生气，乃要和他们讲明事理，不断地教导他们。这样的教法一定有益。在召会中也是如此，只要长老们都能善于带领，善于教导，又在话语上劳苦，在教导上也劳苦，这个召会一定刚强，一定丰富，所带进来的结果也定规是丰厚的。第五，长老不仅要教导人，还要牧养人。牧养就是喂养，给人一些供应、顾惜，并帮助人、教导人解决他们的难处。第六，非作主辖管，乃作榜样，作长老的，不要作主辖管人，给人感觉你们是长老，你们说的一切人都得听从，好象你们是作君王的；这是绝对要不得的。彼前五章三节说，作长老的乃是要作榜样。譬如在召会中，有人不愿读圣经，作长老的且不要怪他们，倒要先问问自己读不读。若是长者们先读，并且进入了，众圣徒都会知道，并且会跟着读，跟着进入。所以，这是一个榜样的问题。我们都不要作主辖管人，乃要在群羊中间作头羊、作榜样，才是好的。

伍 渴望作长老，乃是羡慕善工

末了一点，对所有作长老的乃是个鼓励，就是渴望作长老乃是羡慕善工。不过，这里需要有些声明，就是人里头都有野心，都愿意在团体中有一个地位来领头；若是这样，就不对了。然而，若是为着地方召会的建造，为着神儿女们的益处，有人出来渴望能作长老服事，而他也确实有那样的功用和性能，这就不仅是地位的问题，乃是功用的问题。为着这个功用来渴慕，这是蒙称许的，也是可称赞的。保罗说，这乃是羡慕善工。盼望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看见今天主在地上的经纶，最需要的一环，并最关键的一环，就是长老。这不仅是个地位，也不仅是个名义，这乃是个重要的责任，需要所有作长老的，把众弟兄姊妹担在肩头上，怀在心里头，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去读他们，为他们寻得神的引导。

而后，要在他们中间作头羊，作带头的，作榜样。此外，长老们也要多有教导，在神真理的话语上，下功夫学习，下功夫教导，并在教导上劳苦。如此，经年累月下来，各处召会一定强而丰富。若是没有长老的教导，没有长老的带领，只凭靠一些全时间服事者，两、三个月来一次特别交通，交通完就走了；或是开什么特别聚会，请众人来听一听；这些虽有帮助，却难以使一个召会刚强而丰富。好比办学校一样，每一个学校能办得成功，都是要经过正式的分班，好好地请教员按部就班、一天一天地施教。当然有时学校也会请名人来演讲，那是有帮助的，但却不是教育成功的主要原因。若是这所学校的课程作得好，教员教授得认真，即使十年没有名人来演讲，这所学校还是能办得好，办得非常强。

实在说来，我们并不需要太多外来的帮助，因为我们有一本圣经，尤其我们中间的圣经是解开的，又有许多属灵书报，只要花工夫，就能进入那些丰富。同时，为主说话也是可以操练、学习的，只要我们能多操练，并在教导、带领上劳苦，召会一定会长起来的。关于主日聚会的人数，二十年来并没有增加多少，一面我们感谢主的保守；另一面，我们实在不该满意。二十年并不短暂，我们却没有多少进步与繁增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都要有担当才是。

第二十一篇 長老该有的追求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下，三章二节末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，三十九节上，三十一节，十二节，四至五节，三章十节，十二节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八节，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，罗马书八章四节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，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，四章十三节。

纲目：

壹 在真理的认识上增进丰富——提前五 17 下：

- 一 自己先认识。
- 二 而后教导别人——三 2 末。
- 三 也该切慕而操练申言——林前十四 1, 39 上, 31:
 - 1 在恩赐的功用上超越——12 节。
 - 2 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。
 - 3 为着建造召会——基督的身体——4~5。

贰 在生命上长大成熟：

- 一 自己先经历。
- 二 而后供应别人。
- 三 为着建造召会，产生金、银、宝石的材料——三 10, 12。

叁 每早晨复兴，天天过得胜的生活：

- 一 晨兴后呼求主，在主的话语中享受主作新的分——诗一一九~，哀三 22~24。
- 二 向主认罪，接受那灵的充满——约壹一 9，徒十三 52。
- 三 照着灵而行，以活基督——罗八 4，腓一 20~21 上。

四 不住的祷告——不住的呼求主——帖前五 17。

五 随时随在传说基督——提后四 2。

六 尽力聚会——来十 25。

七 靠着那灵全备的供应和主的加力——腓一 19，四 13。

信息：

祷告：父阿，求你施恩惠，叫我们宝贵你这圣职，用灵摸着你的施恩座；不只进入至圣所，并且留在至圣所，活在至圣所里，为你的召会祷告，为众圣徒祷告，为走你的道路祷告，也为我们里面得复兴，渐渐能过得胜的生活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眷顾我们，叫我们不枉费时日，不枉费你的恩典，一面能成为活石，一面能作祭司。主啊，我们享受你，也积极产生建造的材料，来建造你的召会。但愿在这些日子，你在我们中间成全我们心所要的，也就是你心所愿的。主啊，愿你得荣耀，我们得成全，并且个个得建造，阿们。

我们都知道，召会里的长老，在神新约的经纶里，是相当关键的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两位弟兄，是会作长老的，即使那个地方一个信主的人都没有，两年内，也一定会有一个召会兴起，至少会有二十五个人一同聚集。若是台湾岛上，有数百位弟兄被成全，实在是能尽长老的职分，他们无论到那里，也无论有没有信徒在那里，只要他们住留一段时间，一定会有召会兴起。已过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工人对于兴起召会，是很有功用的，但要留下继续成全召会，就有问题；所以需要长老长期留在一个地方，成全圣徒。

长老要善于带领、教导、照料、谨慎、牧养

在新约里，说到关乎长老的事，首先，长老要善于带领。许多人能传福音，能讲道，也能造就别人，但一说到带领就糊涂了。关于带领，实在不容易；许多人会走路，但不一定能带路。比方你向人问路，他可能知道那条路在那里，但要他指给你知道，很可能就把你指到另一个方向，绕来绕去，甚至岔出去。所以，在一个地方上，有圣徒兴起来聚集，而后有人在那里带领，实在不是一件小事。

长老们不只要善于带领，其次，要善于教导；并且这个教导不是轻易的，乃是要在话语上劳苦，也要在教导上劳苦。这个教导不是一般的，而是有一点特殊性的；若不然，就不需要劳苦了。比方有人讲了一个小时的道，如果他只是轻易的讲，就没有什么劳苦可言；但他若真是要把负担释放出去，要把真理说到弟兄姊妹里面，把弟兄姊妹也说到真理里，那就需要一番的劳苦。

在学校作教员、作教授的，在他们求学时，虽然许多课程都读过，但等到要去对人施教时，还得重新劳苦温习，把多年所读过的，一点一点找出来，编成教材。如此，这个教材才会有重点、有路线的，并且才能使所教的头头是道。这样的老师就是个好老师，能得学生的喜爱。若是一个教师在讲堂上，说天说地，漫无章法，会令学生无所适从。这样的教学方式定规难以持久，迟早学生都会受不了。

所以，在召会中的长老们，若真是要施教，要教导弟兄姊妹，自己就必须在神的话语上先下功夫，有过劳苦。那些在话语上没有劳苦的，既无所教，也不会教。因此在教导上，不仅要研究材料，研究教法，还要研究如何教才得体，教到人里面。这些都是需要花工夫的。

等到真正去教时，更需要劳苦。作长老的教导，和一般弟兄的站讲台不同。一面说，站讲台有其一定的劳苦，但长老们去教导人，更是辛劳。我们都知道，作母亲的教导自己的孩子，是格外的劳苦，因为要能教到孩子听话、接受、并且明了，甚至要教到孩子能耐劳、受教；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许多作母亲的，就没有这个本事；但有的母亲真有这个本事，能让孩子们坐下来，屈服下来，不仅孩子不生气，更能开开心心的接受母亲的教导。这是我们急需的一种教导。

长老们都要认识，召会中大多数的圣徒都是不整齐的，不像学校教育中可以分年级，有一年级、二年级。在召会里无法这样开班，即使是在训练中心，也无法这样作；因为召会中各样的人都有，若是要分班，恐怕要分成上百种。这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，长老们的教导实在是非常劳苦的。

长老不仅要能带领，能教导，第三，还要能照料（提前三5）。「照料」这辞翻得很好；不是「管理」，乃是照料。管理容易，照料就不那么容易。比如弟兄之家，若是要求一个人在其中管理，那很容易；但若是要一个人在那里照料，就不容易了。管理只需下一个命令，早晨五点半起来，六点大家守晨更，晚上十点半熄灯入睡，这是管理。

照料就麻烦多了，有时需要在门口守门，等着给人开门，还要了解人晚归的缘由；这都是需要费时费心的。‘料’字在中文里是很有意思的，日本人称饭食都叫‘料理’，日本料理、中华料理等，都是闻名于世的。实在说，料理有照顾人、服事人、关心人的意义；不会作的要教他作，没有的要给他等。这都是形容一个长老该怎么照料召会。

第四，作为一个长老，还需要谨慎。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说，‘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’若是一个会所里面，空无一物，没有任何东西，人要在其中如何走动都可以，无论是跳、跑，甚至打滚都行。然而，一旦东西多起来，又是台子，又是桌子、椅子，摆设得琳琅满目，人走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，一不小心，不仅会把自己绊倒，也会绊倒别人，或是弄破玻璃等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当为自己谨慎，也要为全群谨慎。这都说出了，作长老的责任不简单，其中所包括的实在太多了。

第五，作长老的还要能牧养。牧养包括教导，虽然牧养看起来，似乎只是给孩子喂奶，比较容易些；但实在说并不容易。因为牧养不仅是喂食物，还包括温暖的意思；换言之，就是牧者给人的一种温情，叫受照顾的人感到温暖。好比这里有位弟兄，已经灰心到了极点，但你一去和他谈谈，供应供应他，他的心就得到一种安抚，里面也温暖了起来；这就是牧养。

再比方，有位弟兄和别人出了问题，而他是被冤枉的，这时他就很需要我们的牧养。我们若能说话得体，供应他生命，他就能因为得着牧养，而平静过来。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有时我们真是愿意去安慰人，也以为自己是在安慰别人，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，对人仍然意有所指，使人觉得更加冤枉。要知道，圣徒对长老都有一种景仰，若是身为长老的人，不能说出得体的话，叫人里面觉得温暖，反而说了些不得当的话，这就会令人感觉加倍的受冤枉。曾有人告诉长老，他受弟兄姊妹冤枉，还能忍受，但受长老冤枉，就叫他难以忍受。所以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长老不能作主辖管，乃要作榜样

在消极一面，长老绝对不能作主辖管圣徒。在希腊文里，‘作主’的意思就是作主人。长老若自以为是什么主人，摆出个架子，让人觉得他是个长老，非要听他的不可，这个长老的职分就完全垮台了。圣经里，主给我们的教训是说，我们中间没有什么主人，只有一位主（太二十 26~27，二三 10~11）。这意思是，我们都不可以作别人的主。就我们彼此说，个个都是奴仆，连作长老的也是众弟兄姊妹的奴仆。

我们常听见一个口号，说，每一个当政者都是人民的奴仆；甚至总统也称自己是人民的仆人，他和百姓见面时，没有一点总统的架子。若是他摆出一个总统的架子，他就作不好总统了。一个好总统，都是觉得自己比百姓还要低，百姓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，他不过是这些主人的公仆。

这个理论，无疑是受了圣经的影响。然而在召会生活中，却常有人误解‘长老’的意义，而对此敬畏有加，这乃是不正确的。每一个作长老的，千万要记得，你并不比弟兄姊妹高；在我们中间，没有那个架子。据说在有的地方，弟兄姊妹去叩长老室的门时，都会发抖，这就不对了。千万不要把长老作出这么一个空气，若是有了这个空气，即便增出许多区，那个召会还是不能建立起来。即使建立起来了，也是不能持久；这点我们都必须注意。

再者，长老们务要作众人的榜样。彼前五章三节下半说，‘作群羊的榜样。’长老要作群羊的榜样，说出长老也是羊，不过是带头的羊，既是头羊就要作榜样。在纽西兰，很容易看见一群一群的羊；那些羊真是奇妙，所有的羊都是跟着前面的羊走，并且是成两列的往前行。头两只羊是头羊，这头两只羊一停下来，后面的全都跟着停下来；头两只羊右转，全部的羊都跟着右转；头两只羊左转，所有的羊也跟着左转，都不需要任何口令。群羊就是专一的跟着头羊走。在召会中也是如此，长老们怎么作，弟兄姊妹就怎么跟。若是长老们，就是前面几只头羊不往前走，只是一味的赶着后面的羊走，那些羊是不会知道怎么走的，并且这也是讲不通，不合逻辑的。

长老们若是能本着这些点，带领、教导、照料、谨慎、牧养众圣徒，又不作主管辖，并且没有任何架子，只是一味的作头羊，作榜样，召会一定强而富。若是访人、叩门、传福音，长老带头；家聚会、排聚会、守晨更，长老带头；无论作什么，长老都领头先作；这样，无须宣传，长老们所作的，迟早都会传出去，成为各地的帮助。

所以，长老们的生活乃是个榜样；长老自己不实行的，很难要求圣徒们作到。比如聚会时间已经过了，长老们还不出现，以后长老要鼓励弟兄姊妹按时到会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圣徒们会觉得好像长老有特权，早来晚来都无妨，却要他们早来，这会叫人的灵里不平。因此，长老们都要‘以身作则’。这样的带头才是最好的；众人看见你们是头羊，你们怎么走，大家就跟着走。

学习探访人，尽力传扬真理

长者们若肯这样操练学习，即使只有两位这样的弟兄，无论他们到那里，都一定可以兴起召会。主给我们的这条路，是太简单、太便当了。若是主带领你们两位两位出去，你们也不一定要全时间，或者一位作教员，一位作职员，在职业上都不受霸占，既不求这也不求那，只要能正当的生活。你们就能利用晚上、周末或假日，出外叩门访人。从你们住的地方开始，对人说你们是他们的邻居，实在愿意拜访他们，彼此认识，谈谈福音。相信很快的，可能两个小时，你们就能带一个人得救，这并不难。

我们若都能这样出去，一周得一位，五十二周就能得五十二位。这五十二位都会有他们的亲友邻舍，不久，这五十二位很可能又带了五十二位。到一年末了，五十二位加五十二位，就是一百位了。这样带得救的人，他们所作的，自然会和我们一样，因为他们从得救起，就看见这光景。同时，在一次一次的聚会中，我们都要让他们知道，这个聚会不是我们在作牧师，或作传道，我们不过是个教书的，或是个小职员，我们和他们没有两样，我们乃是众人一同聚会。我们会选诗唱诗，他们也可以选首诗来唱；这就把诗歌本介绍给他们。当然在圣经方面，我们也可以选一选，读一点。无论我们作什么，他们也都可以作，并且要作得更多。我们总要让人从得救起，就走新路，但无需对他们强调新路，这只会引起无谓的争议。我们只要告诉他们，这是主的路，我们都要行在其中。

今天，我们把圣经打开给人读一读，人都会觉得是扎扎实实、有条有理的真理；既没有神话，也没有怪诞的传说，都是最正当、最正派的真理。我们把这些高尚的真理读给人听，乃是要人看见圣经所讲神的旨意，圣经所讲的孝道，圣经所讲的真神等，这会开人的眼界。今天在台湾岛上，大家都在寻求人生的哲理，我们若将手中的真理传扬出去，自然会有人接受。

我们出去时，也不必讲什么深奥的道理，只要讲正直的真理，按着正直传讲；把圣经打开后，读一段箴言，或一篇诗篇，或是一卷福音书，这都很好，对人都有益处。我们和人一同读完，要问问人的感觉，让他分享所得着的。

此外，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总觉得我们所说的太深，人初听可能会听不懂。当然，给人‘糖果’吃，是比较容易的；但我们若是去对那些受过教育，在社会里有点

地位的人，讲‘糖果’的道，那就真是羞辱人。我们出去，若是好好把人生，把生命的哲理摆在人前，人会认为我们是尊敬他，会对我们所说的感兴趣；这是很容易作的。

所以，若说召会没有开展，没有繁殖，其中必有缘故，必定是我们出了事，有了问题。这问题就在于我们太受从前那些背景、老路的影响，以致跳不出来。今后，我们都要从其中跳出来。比方传福音，也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方法，连福音谈话都可以不同。总之，这些责任都担在长老身上，长老必须先转观念，先跳出来。

虽然我们不一定个个都是长老，但原则是一样的；我们都要有所认识，不再照着老旧的作法服事。特别是所有参加全时间训练的弟兄姊妹，不要想太多，只要按部就班的往前。即使是世界上一个正派的人，只要走的是正路，定规会有前途。该读中学时好好读中学，该读大学时好好读大学，总要好好把学业完成，等到去上班作事时，就好好作事。这样走正路的结果，一定有前途。

有人以为走主的道路，全时间服事主，一定会挨饿，因为没有人会顾到他们生活的需要。其实，当这些人需要不多时，看不出供应在那里；等到他们有需要时，各方的供应都来了，甚至还能将有余的分给别人。所以，我们大家尽可放心，我们所需要的主都负责。

接着，我们要来看长老该有的追求。

壹 在真理的认识上增进丰富

一 自己先认识

首先，长老对于真理的认识要增进丰富（提前五 17 下）。实在说，今天我们若要追求真理，有一条简单的路，就是好好研读生命读经。有许多人放下职业，撇下世界，来参加全时间训练。在训练中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除了吃饭、休息、睡觉外，就是追求。训练中心虽有老师授课，但他们不会替你们读生命读经，总要自己好好去研读、进入。

以我自己为例，我既没有大学毕业，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文凭，但求主宝血遮盖，我却能主持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。比方我发现一个字不合希腊原文，助手们就去查，结果真的不合。我能懂得这一切，是因我有许多字典；我从字典中学习许多，可以说是无师自通。今天，所有全时间的受训学员，在训练中实在是有大好的机会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除了晚上需要作一点社区工作外，其他的时间都可以运用。若是一天可以读六小时，只要一年多的时间，就可以将所有生命读经读过一遍。这是真正的追求。

借着文字工作，二十几年来，不含远东在内，在西方就带进了六百多处召会。这六百多处召会，首先是在北美，然后到了墨西哥、中南美洲、非洲、欧洲、澳洲和纽西兰等地。有些地方我从未去过，有的只去过一次，二十几年来却有这么多处召会兴起，可以说多是借着文字。这个文字工作是从台北起头的，我们全家住在一间十四个榻榻米见方的日本房子里。前面八个榻榻米，后面六个榻榻米，还有一个走廊，约是两个榻榻米。我就在后院，找人用木板搭了一间小厨房，和一间小浴室。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开始了文字工作，首先是作‘圣经要道’六十题。

今天，这个文字工作的规模，已经相当的大。在美国就有两个大站，一个在加州安那翰，一个在德州欧文，所发行的书，不下十几种语言；除了中文、英文，还有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葡萄牙文、日文、韩文等，普及到六大洲，供应一千多处的召会。到了一九七三年，因着历年在洛杉矶特会，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，甚至超过了三千，我们因此定规在第二年要有训练。凡报名的都要有些奉献，这是为着往后能编预算，好安排并进行各项工作。

关于这点，我是看见倪弟兄的实行，所以学了功课。起初他出刊‘复兴报’时，是凭着信心，就是看进来的奉献有多少，就印制多少，没有什么奉献时，就等一等。所以有时，两年出不了一期，有时，一年出两期；奉献来了就出，没有奉献就等。这叫入很难作事，也很难有扩展。比方你用了一些人，而后没有什么奉献，这时你是要他们走还是留？这在服事上都是问题。因此，到了出刊‘基督徒’报时，倪弟兄就要订阅者一年出一块钱，好能有工作上的运用。往后，我们办一些训练，也照这个原则。这是在文字开展上的一些交通。

二 而后教导别人

在追求真理的认识上，不要说没有机会，特别是受训中的学员，不要一直觉得教师不够。你们都可以进入生命读经，即使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也可以大家来在一起，彼此有点揣摩学习；如此，定能揣摩出一条路。若是你们能把全部生命读经，一千二百多篇，也就是一万二千多页，都精通熟练，恐怕你们就是今天基督教里，认识圣经的佼佼者。另一面，我们要看见今天各地话语供应的急需；所以，我们个个都需要满腹经纶，让新约二十七卷的真理，都装备在我们里面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个个操练去说。现今实在是个大好的机会，仅仅台北召会这里，就有几十个区；区区都有机会去说，区区都等着我们的话语供应。今天有几百人在受训，都可以到每一区去，照着他们所学的，供应生命；不需要长篇大论，只要五分钟、十分钟，立时几十个区都会丰富起来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制的原因，老路把我们摆在死亡里太久了。我们许多人作了多年的长老，都不知道是怎么作的，弟兄姊妹五年前是那样，五年后还是差不多。我们在老路里，没有给弟兄姊妹合式的带领，以致都没有进步。我们该不该给长老们有考核呢？够格的留下，不够格的看看该怎么办。无论如何，总该有个办法，好让长老们都进步。

我们在主的工作里，不但要对得起主，要对得起人，也要对得起自己。若是我同弟兄姊妹聚会了七年，他们却依旧不变，我就对不起我自己。所以，我们众人都要起来，进入真理里；一面是真理，一面是生命，若是这两面我们都能注意，就会很有用处。今后无论谁，无论在那里，在职的也罢，家庭主妇也好；学生也罢，作生意的也好；全时间的也罢，作长老、同工的最好，都一定要在真理上有追求。

首先，要在生命读经上有追求。我们有一千二百多篇的生命读经，长老们不论怎么忙，每天至少都得找出十分钟，读生命读经。这样，大约三天就可读完一篇，一年最少可读一百二十篇，就是一千二百篇的十分之一，连读十年，就可以全部读完。若是我们众人都这样的进入生命读经，作长老的一定会不一样，个个都能起来为主说话，供应生命。

有些作长老的，他们的儿女可能都已经全时间了，但这些作父亲的，还不能站起来为主说一点话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若是这样，我就要定罪我这个工作，因为这个工作没有帮助他们。我绝对知道他们是爱主的，但他们在带领上，没有受到正确的帮助。许多交通或许会得罪他们，但我的本意是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带领，盼望他们今后若是继续作长老，一天至少要读生命读经十分钟。这样，最起码在小排或区聚会中，他们都能站起来说话供应圣徒。

现今，台湾在各面都是进步的，只有召会没有什么进步，甚至没有什么改变。所以，我们应当醒悟，向主祷告说，‘主啊，我愿意改，我不要走老路，我要走新路。主，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改，但求你怜悯我，我要改。’长老们都得觉悟，若不然，何必一直作长老？这意思不是要劝长老们辞退，乃是要他们改进，要他们进步。他们需要问问主：‘主啊，我在这个会所作长老已经十年了，到底我有什么建树？’当然，长老们在各地无论如何都有一个功劳，就是维持了一个局面，为主的见证站住。这点我们都得敬拜主。然而论到争战，要往前去，他们就毫无能力。这原因在于两点：一是真

理上有欠缺，二是生命上不够。长老们只要真理丰富，生命分量足够，就一定有用，并且必定是召会的祝福。

每逢说到这一点，我的心就觉得伤痛。若是这里还没有召会，我就会去叩亲戚的门，等他得救后，再和他一起出去；这样，担保几周内，这里一定有一个召会兴起。不仅如此，到年底这个召会即使没有一百位，至少也能有六十位。这是我有把握的。只要我们愿意推动，什么都能作成；反之，若是我们不肯推动，就什么也没有把握。这个‘不动’的态度，是很要命的。

我们实在到了一个阶段，大家应该坐下来谈真话，到底今后我们该怎样作。若是我们觉得这条路是对的，我们就得拚上去；若是觉得这条路不对，老路仍旧在那里，要回去是很容易的。然而，我们若要走新路，我们的态度就要改变，存心要改变，意念要改变，动机要改变，我们里面全数都要改变。若不改变，这条新路是不能走的。我们需要改变的，第一，是在真理上有追求。我绝对同情弟兄们，因为弟兄们都在职，忙碌是无可否认的，但无论如何忙，至少每天都要用十分钟追求真理。

其次，我们都要在主面前有一个复兴。按着神创造的原则，不是天一发亮，就永远亮，乃是最多亮十二小时；另有夜里的十二小时，是给我们一个缓冲、考虑和反省，到底这一天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希望明天早晨是新的日子、新的时间。所以圣经说，神诸般的慈爱及怜悯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（哀三 22~23）。每早晨耶和華神乃是我们新的分，随着太阳升起，祂的怜悯都是新的。我们在神面前，每早晨都应该有一个新的起头，是和以前不同的。已过的一切比如昨日死，今后的一切比如今日生；‘今天’就是一个新的复兴，每天早晨我们都过复兴的生活。

然而，我们不能太原谅自己，说自己是何等软弱；我们会软弱，但是主不软弱。约壹四章四节说，‘那在你们里面的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’保罗也说，‘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作。’（腓四 13）。在一章他说到：‘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。’（19）。应许都在这里，耶稣基督之灵在我们里面，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也与我们同在；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应用的。

每早晨我们来到主的话跟前，要对主说，‘主，阿们，这是你的话，不仅早晨我读你的话，就是晚上我也读你的话。主，我不是到早晨才复兴，主啊，我愿意晚上就得复兴。’我们应当有这个态度，和主办交涉，不能再是原来的旧样。愿主怜悯我们。

三 也该切慕而操练申言

长老们也该切慕而操练申言（林前十四 1, 39 上, 31）。你们若真是切慕申言，替神说话，一定会有个外在的表现；这需要你们不断的操练。以我来说，我既没有读过神学，也没有像你们一样经过训练，我说话的姿势、动作，都是站在我母亲穿衣柜的大玻璃镜前操练的。我天天在那里操练，操练发声、仪态等，有时也到海边操练灵，我总是尽力的操练。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都该有这种精神，有这个灵，或许我今天还不会为主说话，但一个月后我应该会说，两个月后我会说得更好。我们总不能一年过一年都不会说，却仍然在长老同工的职分里。我们总要会说，并且说得有味道，有分量。这需要我们在灵里碰着主，时常进入至圣所，摸着神的施恩座。这不应该是空言，而该是我们的生活。

有些长老相当年轻，若是仍旧照着老方式作长老，就不合宜。他们若是真要作长老，就得改一改，就得拚上去。历史给我们看见，这四五百年来，宣传最厉害的就是基督教，但今天在台湾这里，最能宣传的却是佛教，他们的书籍遍及大街小巷。反观我们，似乎天天都睡平安觉，天天都吃好饭，任由日子过去，也少有人费心的为着福音，甚至为着真理。那些其他宗教的积极活动，应该使我们受到一些警惕，最起码在台湾这个岛上，我们已经输给了他们。这些话但愿我们都能听得进去。今天无论是长老或同工，都当认识这是我们共同的职责。

所以，我们不能留在旧样里，都得竭力往前，不为自己找理由。我们都要起来，无论是勉强的，是乐意的，或是被逼的，都得起；我们总得起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这是太人工，太肉体了；但我们要问，难道在那里安静不动，一成不变，就是属灵，就不是肉体吗？属灵总是有结果的。主耶稣曾说，‘或说树好，果子就好；或说树坏，果子也坏；树总是凭果子认出来的。’（太十二 33）。现在连果子都没有，还能说什么。

我里头的确有一个痛苦的重担。我们该认罪的一定起来认罪，该悔改的一定起来悔改；还在睡觉不醒的，一定要醒起来；仍旧在想老路的，不必再想了。我们都得起来，在新路上拚上去，因为我们已经被老路危害得够久了。长老同工们都要有警觉，都得起，在真理上认真追求，结出果子，好让自己的功用显出来。此外，也要切慕、操练申言。

1 在恩赐的功用上超越

要操练申言，第一就是要在恩赐的功用上超越（林前十四 12）。这意思是，我们既切慕灵，就要在建造召会的恩赐上，寻求超越，而不寻求低下的恩赐，就是那些对建造召会没有用处的，比方说方言等。我们要切慕能建造召会的恩赐，那才是超越的。要能这样超越，就一定要在真理上深入，在真理上深造。

首要的，就是天天读十分钟的生命读经。读时要作准备，好在要来主日的区聚会里，有一篇三至五分钟的话语供应；不是东讲西讲，乃是根据这六天，在生命读经上花工夫的心得。如此，聚会一定改观。改制的意思，是要众人都起来，而不是虽然觉得有需要，却仍睡平安觉，一年是如此，两年过了还是如此，好像改不改制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们需要都起来，彼此鼓励，而不彼此责备；责任乃是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别人的，全都是我们自己要在主面前向主负责；我们都要问主，我们这一分要怎样尽，才能尽得合式。

2 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

我们操练申言时，一定要记得，是为主说话，并且把主说出来。

3 为着建造召会——基督的身体

我们众人都要看见，申言乃是为着建造召会，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（林前十四 4~5）。

贰 在生命上长大成熟

一 自己先经历

长老们首先要追求在真理的认识上增进丰富，其次，要追求在生命上长大成熟。这总要自己先经历。

二 而后供应别人

长老们不仅自己要在生命上长大，而后还要能供应别人。

三 为着建造召会，产生金、银、宝石的材料

已过我们中间的情形，好像没有多少金、银、宝石产生出来。今天各地召会，若是真要有金、银、宝石产生，第一关就是长老们。长老们身上该首先有金、银、宝石产生。从那里产生呢？就是从真理的认识与生命的长大；这是基本的因素。只有生命的长大，配着真理的认识，才能产生出金、银、宝石（三 10，12）。这两样缺一不可；要产生金、银、宝石，需要真理与生命。

叁 每早晨复兴，天天过得胜的生活

历史上，一切灵恩运动的复兴，时间都非常短暂，因为缺少生命。虽然五十年前，我们也非常推崇这个复兴，但五十年来的经历，再加上当时的复兴至今没有留下多少影响，我们更感生命的重要。我们的确需要有复兴，但这个复兴必须是能长命的。一个人若只活了二十岁，这世上有这个人或没这个人，意义并不大；但一个人若活了八十岁，无论如何意义是比较大的。所以，要能长命，才有意义。我们向神所要的，也是一个长命的复兴，就是跟随神创造的律，每天早晨都有新的起头，天天都如旭日东升；这样才有意义。我们每天早晨都需要这一个。

再者，我们需要天天认罪，并且不只认罪一次，乃是多次认罪；好比我们天天洗手，不只洗一次，而是多次的洗。有位作医生的弟兄说，他每天要洗二十多次手，因为他每天最少接触十多位病人，接触前洗手，接触后还要再洗一次。作医生的要不生病，也是得多洗手。

无论一个人觉得自己多么完全，若是他没有认罪，他所过的不过是失败的生活。他若是过得胜的生活，天天都会有罪可认。一天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失败、短缺，甚至失责的地方；我们并不是那么正直、公义，我们需要认的罪太多。经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手洗了五分钟后，马上又受玷污了。这个玷污还不是从外面来的，乃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分泌，把我们玷污了；这些玷污都需要洗净。一个茶杯洗净放在台子上，过一会儿有人去拿这个杯子时，感觉杯子的把手油油的，那是因为他的手出油的缘故。所以要知道，我们人是脏的，只要活一个钟头，就有一个钟头的污秽。我们的根源是不洁净的，我们只要活着就是不洁；因此，我们需要时常认罪，时常求主洗净。我们认罪多少，我们的罪就得着多少赦免，并且我们就得着多少洗净；同时，也就得着多少圣灵。

一 晨兴后呼求主，在主的话语中享受主作新的分

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八节说到，一个寻求主的人，是趁夜更未换，就起来寻求主，在主的话语里与主交通。哀歌三章也说到，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、神的同在，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我们应该享受祂作我们的分（22~24）。

二 向主认罪，接受那灵的充满

我们在生活中，要常常向主认罪，接受那灵的充满（约壹一 9，徒十三 52）。

三 照着灵而行，以活基督

此外，在每天的生活中，都要照着灵而行，好彰显基督，以活基督（罗八 4，腓一 20~21 上）。

四 不住的祷告——不住的呼求主

常有些基督徒会问说，我们怎能不住的祷告？实在说，不住的祷告，就是不住的呼求主名。无论在任何时间，任何场所，无论在什么人或什么事跟前，我们都能够呼求主，都能够不住的祷告（帖前五 17）。

五 随时随在传说基督

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以为传扬基督还需要看时机合式不合式；那是不正确的。保罗说，‘务要传道；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预备好。’（提后四 2 上）。这意思是，无论何时，无论时间如何，我们都要述说主，并对人传讲主。

六 尽力聚会

希伯来十章二十五节说，‘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，……倒要彼此劝勉；既看见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’

七 靠着那灵全备的供应和主的加力

我们若要作到前面所说的几点，绝不能凭着自己，乃要靠那灵全备的供应和主的加力（腓一 19，四 13）。

我们的交通乃是在这里倾倒我们的关切，愿意众人领会并领受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。盼望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反省，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，我们实在不愿意再和从前一样，乃是愿意在新路上往前。

第二十二篇 长老要带领圣徒, 实行主所命定的路 (一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要来看一个实行的点, 就是长老们要带领圣徒实行主所命定的路。经过几年的研究, 我们发现要实行主所命定的路, 需要注意四个大点。第一, 访人传福音, 以得新人; 第二, 带领新人建立家聚会; 第三, 带领新人参加排聚会; 第四, 参与区聚会。我们需要花工夫, 把这四点, 点点都交通过, 并且有些研究, 好叫我们能具体地实行新路。各处召会的长老, 都应当为此有一个召聚, 将圣徒聚在一起, 专专为着每一项、每一点有交通, 有祷告。到目前为止, 照我们的观察, 新路实行上的要点, 还没有成为我们的习惯。若能成为习惯, 就容易了, 就上路了。对此, 我们仍需有点专特的推动。

长老们不仅要带头去叩门传福音, 更需要把圣徒召聚在一起, 和他们有些交通、说明, 鼓励圣徒出去访人传福音。弟兄姊妹中, 至少要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出去访问人的, 也是出去带家聚会的。说到家聚会, 百分比应该多一点, 这意思是不仅要有三分之一, 可能需要有百分之四十。换句话说, 一个召会若是有一百人聚会, 出去叩门传福音的, 最少应该有四十位, 更好是能有五十位。其中或许有二十五至三十位是去叩门的, 十几位是帮忙作家聚会的。当然我们更盼望, 一同聚会的圣徒中, 能有半数以上是能到人家里探访人; 不仅是把福音送去, 带他们得救, 更是把聚会送去, 帮助他们长进, 成全他们, 以致把他们带到召会实际的生活里。故此, 我们需要召聚圣徒一同交通, 并为此多有祷告; 因为无论出外访人传福音, 或带家聚会、成全人, 都需要出代价。

根据研究, 发现我们已往在传福音上, 实在有相当的亏缺, 就是人受浸后, 无法合式地把他们留下来。譬如台北召会, 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受浸, 但留下来的却寥寥无几。其他各地的召会, 想必也是大同小异。我们请人听福音已经很不容易, 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 人才相信、受浸, 但过了几个月之后, 留下的却是不多。所以, 我们各地一定要研究, 如何改进, 如何在召会生活中留住人。关于区聚会, 已过召会的大聚会如今都已改制, 弟兄姊妹都学习众人讲大家听。然而, 就实际情形说, 若是召会聚会长久缺少话语供应, 也会是个极大的缺欠; 如果长时间不设法补充, 也是难以维持。这都需要我们花工夫在主面前寻求。无论如何, 召会的远景是大有可为, 问题在于众人是否愿意同心合意地来作。

现今在台湾各行各业里, 已经难得有人只照上班时间作事。那种朝九晚五的办公制度, 已经不能应付需要。许多重要、有规模的公司或工厂, 里头重要的工作人员, 都是超过应有工时地在作工; 他们都把手边急需的事作完, 才能下班。所有作老板的, 若都是和伙计一样, 只上班八小时, 这个公司定规赔钱。无论在南洋或在美国, 都是这个情形。以日本人为例, 他们闻名于世的汽车厂, 在洛杉矶都设有办事处。办公室里的人, 大多是美国人, 他们都是按着时间上下班, 一过了下班时间, 人都走光了; 但办公室后面, 还有一个小房间, 里面仍有人在工作, 那些都是日本人, 他们一直作到半夜。这就是日本人的精神。

以犹太人为例, 你若是到纽约, 那里的人会告诉你, 犹太人是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的。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早晨何时上班, 晚上何时回家。他们不仅殷勤作工, 并且非常节俭, 他们珍惜所得的每一分钱, 所以他们能那样的成功。在治理召会的事上, 长老们也当如此, 不能仅仅当作上班, 守一个上班制度而已。若是那样, 召会就会在我们手中了了。我们必须是“二十四小时”地在服事。

壹 访人传福音，以得新人

说到传福音，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试作，有几点相当重要，并且有果效。第一，就是叩门。这和传统的传福音相较，叩门是一定要出代价的。从前传福音，只要打电话邀请人就可以了；现今总得亲自出马，去叩人的门。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，叩陌生人的门的确不容易；即使人欢迎你进去，开头说话都不容易。这都是需要出代价的。然而，这样出代价的叩访，是担保有果效的。

比方，三个人一组出去，叩访了二十户人家，平均至少会有一位受浸，这是可以有把握的。以一百人聚会的召会为例，若是有二十五位弟兄姊妹出去叩访；这二十五位分成八组，每隔一周出去访人二小时，就等于一年出去了二十六周。每一次一组若平均叩得一位，一年就叩得二百零八位。这是何等的好。我们都知道，人无论作生意或从事教书等工作，都不可以一曝十寒，那是不会成功的；乃是需要平常性、经常性、不断地去作才会成功。

在叩访的过程中，不要一味地要求快。好比，有时主怜悯我们，头一个开门的就是反应很好的平安之子，我们就不要太快离开，要和他好好谈上两个小时；谈天，谈地，谈神，谈灵，谈救主，什么都可以谈。只要人不觉得我们烦，就要和他好好谈谈。这有如中国俗话说，“打铁要趁热”，我们总要抓住机会作工。已过我们试作的结果，多少有些果效，所以我们有把握，要尽力地往前去作。

贰 带领新人建立家聚会

叩门的一组人，一周若能叩得一个，就由原组的三位去照顾。三个人照顾一个家聚会，应该很容易。过一周后，可能又叩得一个，就是两个了；再过一周，又叩得一位，就是叩进三位新人了。而后，若是叩得的人越来越多，就需要有人带着弟兄姊妹去作家聚会。好比一百个聚会的人中，有二十五个是出去叩门的，还有十五到二十五位，就是跟着去作家聚会的。这个代价比较轻，应该容易作一点，而且都是有定点的，只要跟着叩门的人去作就可以了。

当叩得的人数越来越多时，就要带着那些作家聚会的弟兄姊妹，和需要照顾的初信者，当面有交通。要向那些初信者介绍说，“这是我们召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三个人叩门，得了很多人，实在照顾不了，所以请这些弟兄姊妹来帮忙。现在我们把你介绍给这些弟兄姊妹，从现在起，就是这些弟兄姊妹来照顾你了。”如此，就把被照顾者分出去了。这是很可以实行的。

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头一次家聚会的时间要长。以后若是可能，一个月之内，要和他有十次的家聚会；也就是每三天去一次，连去十次，这个十次是很有功效的。一个月后，就改作一周去一次，约莫三个月，就可以把他们带到召会生活里。若是三个月带不进来，半年之后还是可以带进来。人总是先带到家聚会，经过排聚会，然后到区聚会；这是半年能带进来的。要知道，半年能带进人来，这个功效是太大了；如此就可以省出许多人力，继续叩门，好得着更多的人。以这个数字来说，我们能如此经常地作，就会有一百倍的收成，也就是每一年翻一倍。即或不然，就是只要能作到百分之三十的繁增，也是相当了不起的。

经过我们众人共同的研讨，我们可以说已经得到一个很肯定的结论，就是这条访问人、叩门、传福音的路，实在是一条正路。这条正路，全数在乎我们如何去作。因为这路绝对行得通，也是相较之下最有效的路。叩访后人受了浸，能稳定叫人成长的路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家聚会。然而这些点，都还值得我们一再地去研究。人是活的，不是一块木头，若是真走不通，我们就撤回回去，再从旁边去；无论如何，我们总能慢慢地走出一条路。

现今大家都要照着所交通的，回到各处去实行。无论作法如何，我们都是有弹性的，也就是说，并非一作就不能改了。比方这周作得不合式，下周就再改；改到合式后，再作一段时期看看。总之，各处负责弟兄要在各地召会，实际地推动这事，但不要强迫弟兄姊妹们作，而要开导他们，带领他们，鼓励他们。召会中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出外，有二十位、三十位或四十位能出去，就可以了，其余的人要担负一个责任，好好为这事祷告，在祷告中把自己也摆进去。要让圣徒们知道，并不是没有出去叩访，就和叩访无分无关；我们乃是一体地行动，留守祷告的人不能缺了出去的人，出去的人也不能缺了留守祷告的人。这就如旧约大卫的时代，有的人到战场作战，有的人留在家里防守，这两面都是需要的。如此，就把全召会带到一个实行里；慢慢的，就会成为一个家风——主恢复中的召会一个传福音的家风。

这并不是说传福音只有这一条路；传福音的路相当的多，只是这条路比较起来，是较有功效的。只要我们肯出代价，出力气，出时间，铁定能得着人。别的路我们不敢说铁定能得着人，但这条路铁定能得着人。当然，最需要出代价的，就是这条路；任何别的办法传福音，都不需要出这么多代价，只有这条路是需要出许多代价的。

盼望诸位长老弟兄，在各地和圣徒交通这件事时，要交通得透透彻彻的；同时也要和众人确定一个作法。在起初开头时，要对弟兄姊妹说明，我们出去访人传福音，把自己奉献出来，不仅是奉献给召会，更是奉献给主；召会的负责弟兄，会协同帮助我们，成全我们。这样，众人就会逐渐上轨道，这也会成为我们中间的风气。若是各处召会努力地作，一年后，这个实行一定能成为我们的家风。

至于各地的情形，可以照着现实的需要定规，看什么时候该有祷告聚会，什么时候该有家庭聚会；这些各处都可以因地制宜。不过，重要的点是：一定要有叩访这一环；没有这一环，就难得有人加进来。我们要召会的人数繁增，一定要有这一环；并且这一环带进来的人，最低限度要有三分之一是能留得住的。好比这一期叩门得了一百人，按照目标，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留在召会生活中，所以就是要有三十几位留下的。若是我们作得殷勤，留下的会更多；这能留下的百分比，完全根据于我们殷勤的程度。

我们若是一直去看望人，好好地照顾人，人少有会因什么特别缘故退去的。所以，这条路是铁定可以走的，也是保证能繁殖扩增的。这条路一定要在我们中间建立起来。盼望我们都能为着全岛的众召会，实行推动这件事，有持续的祷告。我们实在愿意看见，从一九八八年起，主恢复中召会的人数能明显地增加；并且这件事能在主的恢复里，建立起一个风气，一个家风。

第二十三篇 长老要带领圣徒实行主所命定的路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新约里所注意的三件事：—真理、生命和福音

我们若仔细读过新约，就会看见新约里所启示、注意的，总括来说有三件事，就是真理、生命和福音；真理为着生命，生命为着福音。可以说，真理在先，而后是生命、福音。然而，不仅在我们思想里，就是在召会生活的实行里，我们无形中都把福音看得很低。我们以为，我们中间若是有一位能讲许多奥秘的真理，那就很高、很深。我们总是把福音看得平常，看得较低。比方召会要传福音，长老们通常会说，“让年轻人去作吧。”这就看出我们并不重看福音。

若有人能丰富地供应生命给我们，我们会非常地重看他。这几十年来，我们中间恐怕少有人羡慕在福音上有成果。我们不是追求真理，就是追求生命；可以说，在我们中间这二者几乎是并重的。有的人看重生命过于真理，有的人可能看重真理过于生命，却难得有人看重福音过于真理和生命。

当使徒在世时，他们在福音书里的记载，乃是真理、生命、福音三者并重。福音虽然摆在末了，但福音不是为着生命，也不是为着真理，乃是真理和生命都为着福音。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就没有福音可言，因为福音乃是一个结果子的问题。我们要看见，福音不仅倚靠传扬，也不仅倚靠教导，更是倚靠约翰十五章里的生命，就是那个要结果子的生命。四福音里有一卷约翰福音，在这卷福音书末了，主耶稣没有明言说到，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或要传赦罪的道给万民听这类的话。然而在十五章祂说，“我……立了你们，要你们前去，并要你们结果子。”（16）这里主耶稣不是说传福音，乃是说结果子。其实，结果子才是真正的传福音。没有结果子，我们的福音就等于零。

二千年来，圣徒的历程及召会的历史，证明从使徒们过去之后，几乎找不出一班人，是把真理、生命和福音，这三股绳子拧在一起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要把这三股绳子拧在一起，才是坚固牢靠的。可惜二千年来，除了使徒之外，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出另一班团体，是把真理、生命和福音调在一起的。在路德改教之前，有十个世纪，约有一千年的光景，就是从主后五百多年，到主后一千五百多年，是历史上所说的黑暗时代，也是天主教极盛的时期。约在主后五百四十年，教皇制度几乎完全被当时东西方的召会所承认。这一路下来，就受天主教，即所谓大公教会的影响，有十个世纪之久。而后，到了一五六〇年左右，才有路德马丁改教运动的成功。

在那十个世纪里，也有一些追求主的人，不过都是隐藏的，在历史上并不为人所知。有一位弟兄会的弟兄，是个写历史的人，他深入查出这些隐藏的历史，发现在这十个世纪里，有一些隐藏的得胜者。因此，他说召会历史是有两条线的，一条是外面的，一条是里面的、底下的、隐藏的。不过，这些为数并不多；所以即便我们去查，也不能查出多少来。我们只能看见圣灵的水流，在少数得胜者身上，并且他们都是隐藏的；表面上，我们看不见他们。在表面上的，都是天主教，大公教会在那里活动。从路德改教至今，有许多不同的派别兴起，并且得了自由，从大公教里释放出来，不再受大公教的约束、捆绑，也不再受大公教的辖制，都各自开始发展。

路德在讲因信称义时真是英雄，他为因信称义作见证，不怕死。然而等到来到召会的问题上时，他实在是软弱无力，投靠了德国皇帝作为保护。从这个弱点上，生出了所谓的国家召会。我们

知道第一个国家召会，就是德国的国家召会。直到今天，众所皆知的路德宗，在德国还是他们本国的国家召会。并且至今，每一个德国公民，都得上召会税。若是不上召会税，还要特别申请，说明理由，方能核免。因着德国有自己的国教，所以每一个德国国民，都是德国国教的信徒，也就得向这个国家的召会纳税。

继德国之后，英国也成立了国教，迄今英国女皇仍是英国国教的元首。凡是英国公民，即便是一个非洲人，他一有了英国国籍，就是圣公会的一个信徒。而后，这种情形相继在北欧各国出现。比方丹麦、瑞典、荷兰等，都有了自己的国教，而且延至今日。这些当然是非常不合圣经的。这期间有两大教派，一派是德国的路德宗，一派是英国的安立甘会，就是所谓的圣公会。他们是很接近大公教的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所实行的有一半和天主教一样；这些都是不合圣经的。逐渐的，就有一派一派的弟兄们兴起来。

在这些兴起来的团体中，首先是浸信会，他们非常倾向真理。虽然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但浸信会的弟兄们觉得那只是一个开头，他们并不满意。他们接续那个恢复，恢复了将人浸到水里的真理。他们说那是一项极大的真理，因此成立了浸信会；这就是浸信会的由来。此外，另有一派发现，召会不是随便由一班人治理即可，而是应当由神所选立作长老的人来治理；这样就成立了长老会，由长老体系治理召会。接着，逐渐出来了圣洁派；往下就有了卫斯理约翰这一派等。所以，先是有国家召会，而后有私立召会的形成。那种光景好象人办学校一样，有的是公立的，有的是私立的。

私立召会往下去，出来了一些弟兄们，弟兄们越过越多，到了最兴盛的时候，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（Moravian）。他们都是受到所谓国家召会的逼迫；特别是德国，专专逼迫这些私立召会的弟兄们，使他们无法在北欧立足。有位新生铎夫弟兄，就在德国南部萨克森地方，将其自身的产业为主打，接待了许多的信徒。弟兄们就在那里，带进了一个复兴。他们在召会的实行上，比以前都进步，但还没有达到饱和点。这是西元一千七百多年时的一个大复兴。

而后，他们大部分去了美国，就是到新发现的一个洲，去开辟主的见证。往下去一个世纪，就是有名的弟兄会，达秘这班人兴起来。这班人在召会的实行上，在召会的见证、真理上，以及召会生活方面，可说比从前都进步，几乎是达到了饱和点。然而，并不能给他们太高的评价，因为还没有真正达到那个地步。之后，弟兄们中间又分了好些派别。这就给我们看见那复杂的情形；不仅有国家召会、私立召会等，又有私立召会中最盛的弟兄们兴起，而弟兄们也分成了早、晚两个时期，较晚的就是英国的弟兄们。

在这个国家召会、私立召会、弟兄们互有先后的时期中，又出来了两三种情形。一种情形是从天主教衍生出来的，那个开始就是奥秘派；这个奥秘派，是路德在天主教改教时的一个反应。有些信徒经历路德的改教，到末了觉得太虚空了，好比是主论到撒狄召会所说的：“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……因我没有见到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有一样是完成的。”（启三 12）所以，天主教里那些爱主、追求主的人就起来，追求内里的生命，而不要外面的那一套。然而另一面，他们虽知道外面的天主教是错误的，但他们却又是全然地服从。当天主教逼迫他们时，他们仍然服从并承认教皇的权柄。内里生命派中，一位生命顶深的姊妹盖恩夫人，在她传记的序文里，说到她仍旧到马利亚的像跟前；这是我们很难想像到的，但同时也看出了盖恩夫人的弱点。从这里再往下演变，有些内里生命派的人，就将奥秘派里过于深奥的部分，作了些微的调整，使奥秘派变作更可实行的。

这个演变中的头一个桥梁，就是英国的弟兄劳威廉（William Law）。之后，有许多人推崇他们，并从他们得着帮助。慕安得烈、宾路易师母，是其中著名的几位。再往下，就有史百克弟兄；我们

与他有过一些往来，自然也观察到他的情形。可以说，整个局面在史弟兄过去后，生命派就完全停止，完全没有了。这样，奥秘派就断了根，内里生命派也结束了。

关于内里生命派，还有一个旁枝，即英国著名的开西聚会（Keswick Convention）。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内里生命派，但却不是太正统，乃是个旁枝，是在十九世纪下半，和二十世纪上半，颇受注目的一个团体。有不少在真理和生命上有点成就的人，都被他们请去作讲员，所以这个团体也曾盛极一时。甚至二十多年前，我初到美国的时候，他们仍有相当的名气，美国各地仍有开西聚会分枝的地方。然而这二十多年来，根据观察，他们也在慢慢地销声匿迹。

我们从许多交通中，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：真理、生命和福音，乃是三股拧成的一条绳子；而真理是为着生命，生命是为着结果子，就是福音，这乃是正当的光景。然而在使徒们过去之后，召会荒凉了，真理、生命、福音，统统被弄乱；真理不清楚，生命不明亮，福音也不显明，一切都被搅到天主教里去了。之后，有一个大公教会，更是将局面弄得一塌糊涂。于是神就进来作工，开始祂复兴的工作。从那时起，神就一点一点地开始祂复兴的工作。

我们是在他们之后的人。我们都知道，在时间之后的人，都是能读历史的人；能读历史乃是我们最大的权利。比方我们若是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，我们很可能就会懵懂过一生。如今，我们是生在三国之后的许多世代，我们的眼睛可以是雪亮的，前几世代人的所作所为，都在我们的眼下。我们可以批评秦始皇，批评曹操，批评武则天，这些历史上的人物，谁是忠信，谁是奸恶，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然而，我们自己也是由我们以后的人来论断；换句话说，这是在乎我们平时如何写自己的历史，我们需要向历史交代。今天人说我们好，或说我们坏，都不一定靠得住，要等以后的历史来评论。

在主主宰的安排下，我生在组织的基督教里，跟着母亲到浸信会聚会，却是在中华基督教会领洗。得救后，我里头真是爱真理、爱圣经，于是开始对主有追求。当时，不论在中国或欧美，众人都知道，认识圣经最有名的，就属弟兄会。因此，当我认真想钻研真理时，我也找到在烟台的弟兄会，正好离我家非常近，走路五分钟就到了。

可以说，没有人叩我的门，乃是我自己硬着头皮闯进去的；因为弟兄会的人根本不出来找人，即便他们在家，人若来叩他们的门，他们也不会喜欢开门。有一件事是很希奇的，就是我在他们中间七年半，照我所记得的，并没有看见有第二位象我这样闯进去的。他们是不出去找人的，即使人来叩门，他们也不理不睬。他们确实是在那里讲说真理，但他们的作法就如中国人所说的：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”不仅如此，我在他们中间七年半，看见在那里受浸的不到二十个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

不久，他们也注意到我这个年轻人，在背后把我查得清清楚楚，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来和我交通，与我有接触。从一九二五年，我就在他们那里听道，听了最少五年。有一天，他们说要到海边施浸，那时他们仍然没有理睬我，是我自己硬着头皮，带着衣服跟去的。当然，他们看见我去了也很欢喜，就给我施浸。这就是那时弟兄会的情形。我说这个是要我们众人警惕，恐怕我们也有一点那种情形，并且似乎越走越接近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留意。“召会传福音”的起始

因着我渴慕真理，并且研究、追求真理，所以就接触到倪弟兄的书，与倪弟兄连上了。之后因着中日战争，我往北要带出我的家眷，却沦陷在日本人手下，不能再出来；而倪弟兄随着政府，退到大后方的重庆。这样，两下就无法有所接触，我也只好在烟台住了下来。渐渐的，烟台召会有些起色。到一九四〇年，我们在那里开始提起一件事，就是召会传福音。这件事在当时是一件崭新的事；“召会传福音”这辞，是以前没有提起过的。在这以前，从一九三二到四〇年，

我们中间还没有见过有十五个人以上受浸的；若是有十个人受浸，那已经很可贵了。在北方开始有召会的传福音之后，若是我记得不错，头一次就有三十七位受浸。不仅如此，在这三十多位之后，还有一百位受浸的记录。

当时，我们新春的布道大会，叫作召会传福音；那真正是全召会发动传福音。我们知道，中国人最喜欢过新年，也就是春节，那是最大的一个节期，约莫一周。大家什么事都不用作，成天吃、喝、玩、乐、看戏。以吃的来说，食物都不是当时作的，而是约在年前一个月，就开始作了，并且样样都有。在中国北方是不用冰箱的，许多家庭都有地窖，将吃的食物作好，统统放到地窖里，再封冻起来。等到要吃的时候，再进地窖里去拿。所以我们看见，那真是个大好的机会，趁着众人都无事可作时，大大地传福音。当时弟兄姊妹无论男女老少，都是成群结队的，全体总动员地在传福音。

在作法上，要弟兄姊妹先请自己的近亲，比方舅舅、阿姨等，都在事前就约好他们，要他们正月初一，到弟兄姊妹家里住两天。然后，在这些人家家里，有一个口号，说，“不过年，只传福音。”过年是大事，单单为了预备食物，就要花上许多时间。我们既说“不过年”，过年的东西就一概不买，如此就省了许多工夫，并且省下许多钱。到了除夕那天晚上，原来是北方人过节热闹的时间，但我们宣布那晚要禁食祷告；全召会一同禁食，专特地祷告。我们虽然一面禁食，但一面也预备食物给那些住下的亲友享用。大年初一，早晨第一堂信息，下午第二堂信息，晚上没有聚会，就这样连传了四天八次。一散会，大人都去接触人，小孩子们就在旁边递送祷告垫；一看到有人要跪下祷告了，立刻送上祷告垫。

这样一年的福音下来，连续有人受浸，差不多六个月之久。头三、四个月都是一百上下的人受浸，后三、四个月就是二、三十位；这是已过所没有的。因着这样的福音，才带进受浸人数的突破。所以，经过我们的观察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无论人多么注意真理，注意生命，若是忽略了福音，还是不会有属灵的后代；历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。比方弟兄会非常注意真理，但因着不注重福音，弟兄会今天断了后代，没有后代。在我年轻追求真理，爱慕圣经时，我相当欣赏弟兄会在真理方面的教导，他们特别拿手的是预表和预言。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感激他们，那对我是个极大的帮助。然而那时，我并没有看出他们的短处；等到我看到福音的一面，才看见弟兄会不行，也知道那个不对。

弟兄会在我家乡烟台那里，有六十多年的历史，领头的是一位英国老弟兄，布纳德（Mr. Burnet）。他总是亲自施教，因为只有他是受过牛顿（Benjamin Newton）教导的学生。那时我才二十岁，他已经六十多岁了，全数都是他一个人在讲。他的真理讲得很透彻，并且是用中国话讲，凡听过的人没有不佩服的。有位王明道弟兄，是在北平兴起来的，他在真理上有几点一直过不去。其中一点就是他不信主日，只信安息日。后来他到了烟台，见到这位老弟兄，他和老弟兄交通一段时间后，才把安息日的观念改正过来。

这给我们看见，当时这位老弟兄在中国的华北、东北以及西北一带，是真理的一座灯塔，虽然公会不喜欢他，但追求真理的人都欣赏他。这是当时的一个局面。然而，因着他们太偏重真理，其余的一概不管，以致弟兄会在那里几十年，没有兴起另外一个地方的聚会。在人数上，主日也不过二百人，平日不过一百人。之后我觉得这个不对，无论真理怎么强，若是不传福音，也

是个缺失。那时他们非常定罪长老会，但长老会在福音上的活动比他们多，或是下乡或是开展，总是在福音上有行动。这是当时的光景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灵恩运动到了中国，华北特别盛行。这个风吹来后，要不受他们影响，实在不容易。所以，我们几位弟兄，就亲自到他们中间去看看。头一位去的，是栾腓力弟兄，他原来是远东宣教会的一个教友；远东宣教会是写《荒漠甘泉》那位姊妹的丈夫创办的。栾弟兄是东北人，在东北接触到这个团体，成了他们的教友；但后来栾弟兄转到我们中间。他首先接触了那个灵恩运动，之后，我们就和他们有联系；可以说，我们是从那里认识灵恩运动的。

我生在组织的基督教里，在真理上受弟兄会的栽培；生命上的帮助，则多得自内里生命派，与灵恩运动也有所接触。然而可以说，这三派基本上是不相合的。好比，弟兄会不认同宾路易师母，所以弟兄会虽然很欣赏倪弟兄的书，但看见他的《属灵人》一书里，有一部分引自宾路易师母的著述，弟兄会的人就不太要倪弟兄的书。我们因此发现，注意真理的人是不理睬生命的；而注意生命的人大多轻看真理，说真理是死的字句。

内里生命派有位著名的弟兄慕安得烈，他可算是内里生命派的创办人之一；有时他也会引错经文，或是对经文的讲解不准确。即使他的经历是对的，事实也是对的，但他常常在引经上张冠李戴。弟兄会就抓住这个把柄，说慕安得烈不认识圣经，也不认识真理，有许多错误的引用。在研究真理的人中，常常是彼此相斥，无法相容。这就是真理派、生命派间不相合的情形。

我们若只注意真理，而不传福音，是会没有后代的。同样的，若是只注意生命而不传福音，也会断后无续的。当然，之后也出了福音派，里头包括灵恩运动。中国有位传福音者，名叫宋尚节，在西教士中是很有名的。他传福音时，常常有几千人在听，并且一得救就是好几百人；然而他的福音没有真理，也没有生命。好比说到“宝血洗我心”，他用血漏妇人的比方，说到主耶稣的宝血，这是非常不合乎圣经的。所以，他过去之后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这也给我们看见，在传福音上没有真理和生命，也是不会持久的。真理、生命、福音，这三股绳子需要拧在一起，方能有结果，并且持续到永远。

第二十四篇 长老要带领圣徒实行,主所命定的路 (三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个人年逾三十,就开始步入中年,是正在转换的时候。这时,主和世界都在争取他们,要看他们到底是给主用,还是给世界用?主说过:“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。”但这不是说,每位作长老的,都该放下职业。然而,尽管不需要我们完全放下职业,但最起码我们应该在时间上划分一下,只给世界多少时间。

换句话说,若是有人没有清楚的引导和负担,要离开职业全时间事奉主,就应该留在职业里;但绝不要把时间全都卖给世界,否则就成了落到埃及法老手下的人了。圣经说不要事奉两个主,虽然不是要求我们放下职业,但我们即使带职业,在时间上也该有个划分;只要足以养家,并且顾到儿女的教育,就当适可而止,不要陷进世界的网罗里。

经过多年的观察,我们实在发现,在这个世界上,无论哪一个地方,都有相当多的人,把他们的时间浪费在世界上。浪费时间在世界里,就是浪费时间在他们的生活里。以用车为例,车子是交通工具,为了代步,并不需要太高级、太昂贵的,只要能服事我们,供我们交通使用就可以了。试想,本来一部三、四十万的车,就足够用,我们何必花一百多万买一部车,然后绞尽脑汁去赚那一百万呢?赚进来的,至终还是都花出去了。有的人甚至每隔一段时间,就要换一部新车,结果年年都为了新车,忙得焦头烂额。在住屋及穿衣上也是如此;原则上,都是能适可而止的。若是一味地追求、讲究,就会没有限度地落在网罗里。

我们实在应该为主省吃俭用。求主宝血遮盖,我身上这套西装,是一九六八年,第一次国际大会时作的,至今已经二十年,看起来还是很新,并不象是二十年前的西装。虽然我的妻子常盼望我再去作一套,但请她原谅,这套实在可以了。我们的主若是假的,我们的事奉若是个副业,那一切都无所谓。然而,我们的主若是真的,圣经上所说的也是真的,我们就要考虑一下,我们当怎样面对这位又真又活的主。

圣经说,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来和我们算账。祂在马太二十五章,对我们说到一个比喻,一个主人把家业交给祂的奴仆:“个别地给了一个五他连得银子,一个二他连得,一个一他连得。”事情并没有停在这里,主不是把家业分给奴仆就完毕了,而是有一天这位主要回来。“过了许久,那些奴仆的主人竟然来和他们算账。”这里不只是说交账,乃是说要算账;主要回来和我们算账。到底这个账要怎么交呢?这对我们是极其紧要的。

为此,我们要再三地强调,主若是真的,我们今天在职业里的种种情形,追求升等、加薪、得着利益等,是不是主引导我们这样作的。如果是主引导我们这样作,将来站在祂的审判台前,我们就能交这个账。我们能对主说,“主啊,是你引导我们作的。”若是我们不能这样对主说,我们就要好好考虑,今天主许可我们带职业,去作事,到底要作到什么分寸。我们总得有个度数,总要适可而止。同样的,在孩子们读书的事上,在生活的许多点上,我们都应该适可而止。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顾到生活,不应当顾到家庭,顾到儿女的教育;那些都是对的。我们应当好好地生活,好好顾到儿女的教育,但诸事都要有节制,有个度数。

我们要受提醒，世界的享乐是没有止境的，会象网罗一样，使我们陷在其中；所以，只要能生活，我们就当适可而止。圣经明言：“只要有养生与遮身之物，就当以此为足。”换句话说，我们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今天我们不是事奉玛门，也不是事奉我们的肚腹；我们乃是事奉那位又真又活的主，因祂爱我们。有一天我们都得见祂，所以今天我们都必须寻求祂的旨意，问祂说，“主啊，你要我们作事情作到什么地步？主啊，我身为召会的长老，我总要顾到你的召会。”我们都得和主算一算，办一办交涉。

我们即将有在职弟兄姊妹的训练，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和青年圣徒说这一段话。在职业里是万分的对，但绝不要受职业的引诱，而陷在其中。我们都要看见，职业里的一切，如赚钱、升等、居高位等，都是极大的引诱。全世界的人，无论读书或就业，都是为着一件事，就是要在社会里取得一席之地；所以众人都进取，都在汲汲营营，我们也同样落在这样的情形里。我们不能否认今天的社会，是个争竞的社会，我们活在其中自然免不了要争竞，但我们应当适可而止。要知道，带领召会若不将时间拿出来，是一点也没有可能的。

召会的兴衰，完全是在长老们身上。要作长老，非拿出时间来不可。特别是在台北负责的弟兄们，盼望你们至少能有四分之一是全时间的。换句话说，在你们八十几位长老中间，至少要有二十几位是全时间的。若是台北的长老们，能有二十几位全时间，我们就确信，台北的召会一定会完全改观。

人作事都是需要时间的。以作文字为例，和我一同作稿的弟兄们都知道，我们常常晚上已经定稿了，隔天早晨我又改了一个字，到中午又改一个字，晚上再改一个字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改。所以弟兄们问我说，“是不是等到所有该改的都改完了，再交付印。”我就对弟兄们说，我不知道哪一天会改完，我的修改是无止境的。这好比木匠作一个台子，是不断地在刨平木头，而这个刨平是无止境的，就在乎人给这木匠多少钱；给的越多，刨得越平滑。这是出代价的问题；全在乎我们能出多少代价，拿出多少时间。同样的，文字也是无止境的，比方若是你们要我再来修我所写的诗歌，那是很有可修的，就全在乎时间和琢磨。

长老们治理召会也是如此，需要许多时间；公务员式的治理是不行的。若是一面去上班，要求工作上的表现，争取升迁、加薪等；一面下了班，赶着去聚会，当然这个召会就不可能治理得好。好比木匠刨木头，三两下刨一刨，是没有办法刨得平，刨得好的，只能约略刨出个样子。结果，治理出来的召会，都是粗枝大叶的召会；因为没有人好好地、深入地、废寝忘食地在服事。我作文字工作，就经常是近乎废寝忘食。我的妻子常在用餐时间催我吃饭，我一面是答应她说好，一面笔又放不下。

我交通这些，是盼望弟兄们看见，没有时间或不拿出时间来，是作不出事的。今天的问题是在于哪个更宝贵；是要主，还是要其他的？这在于我们的比较和拣选，看看哪一件事值得我们花时间，甚至一生都摆进去。实在说，按着需要，即使台北召会的长老，一半都全时间也是不够用的。我们要看见，今天台北的门是开得太广阔了，就是这八十几位长老，个个都全时间，也是不够用的。想想那一幅图画，每主日上午四千多人，在二十三个会所聚会；若是这八十多位长老，都全时间出来事奉，那个阵容是何等的不一样。

在台北这里，主日除了四千多人聚会外，还有六千多人在别的场合聚会。此外，至少有两万五千多位圣徒是没有人照顾的，因为我们叩得三万多人，只照顾到八千多人，所以，还有许多人是需要照顾的：这些都是敞开的门。已过西教士来传福音时，在叩门一段时间之后，若能叩开一家的门，他们都是欢天喜地，因为有中国人的家门为他们打开了。现今，人不仅开了家门，并且让我们给浸到水里去了。无论是真得救或不清楚的受浸，都是不简单。因此对这些已经接受的人，台北召会各会所的长老，若都能全时间，就能带着弟兄姊妹去探访这些人；相信至少有一半能被我们带回来。

现今的问题是没有人有时间；我们必须把时间拿出来，不把时间拿出来，是没有办法的。无论我们怎么爱主，若是八十几位长老都在忙世界，召会是绝对没有办法往前的。长老们需要拿出时间，甚至是全时间地来作。他们都已经在其位，名正言顺地都应该谋其事；他们所以没有谋其事，就因缺少时间。我们都需要向主祷告，把时间拿出来。不要说这八十几位长老个个全时间，即使有五百位长老出来全时间，就今天的局面来说，也是不够用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件工作越不作，就越少事情，但越作事情就越多。好比人对我说了什么需要，我常是回答人说，再等我半年，我有时间就会答复你；然而再等半年，我是更忙了。所以，工作就怕不作，只要作了，就会越作越多。

今天主在我们中间实在是开了门，许多人也看见这个光景，二十几年来，全球各处都有主恢复的召会。别人可能觉得我们的传道很高明，但我们里头真是觉得还差得相当远。我们今天所以能有一点兴盛，可说是因为主恢复里有真理，并且这真理是有立场的。这立场就如中国话所说：“师出有名。”好比众人皆知，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，他是真的师出有名；这意思是，他话说出去，谁也没法再有什么辩驳。讲民主，他是对的；讲政治，他是对的；讲政体，他也是对的。所以他讲的，没有人不听，他是师出有名。

今天我们的真理，是有一个正确的立场，并且这条路也正确，所以我们的的确确师出有名；但难为的是，我们这些在其中的人，作得不够。若是真作得够，整个召会就不得了了。以台北而言，若能作出十万人或二十万人，都不算太多；若是能作出五十万人，稍微说得过去。然而这五十万人，还不及台北总人口的十分之一。换句话说，一百人中只有十位是基督徒；这是不够的。所以，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奉献自己，把时间拿出来，带领更多的人得救。

然而，若是这八十多位长老个个都全时间，却想要作“总统”，作“院长”，作“部长”，那你们是弄错了；这里没有总统可作，没有院长可作，也没有部长可作，统统都没有。你们可作的，就是出去叩门，去把已过得救的那三万八千人，一个个找出来。若是这几万人都能被带回来，带起来，从他们还能引出许多旁枝旁叶，生出三、四万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三亲六戚。这一连串带得救的结果，是非常的可观。所以，这八十几位长老若是都来，一定忙得不可开交。至于要照顾多久，全在乎实地去作的情形；这些都需要时间。从前排聚会是经过长老定规成立的，现在不需要这样了。凡是带家聚会的人，既然带了这个家，就可再另带一个家，看看情形若都不错，就可以把附近几家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个排聚会了。所以，排聚会是可以随时随地照需要成立的。

排聚会不需要什么规矩，也不需要什么形式，完全是照环境需要而定。以聚会的时间为例，排聚会的时间不一定要七点半，如果有的人愿意早一点来，七点到也可以；有的人因为家里有事，需要照顾，或下班时间晚，只能晚一点到，那就八点钟，或八点半，甚至九点钟来，也都是可以的。聚会一有了形式，定了时间，来的人就会少。所以，我们要在时间上有一些弹性，慢慢带领他们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就都会上轨道了。

带领排聚会的人，需要操练掌舵，也就是负那个排聚会的责任。不错，我们一面要给弟兄姊妹自由；但另一面，我们里面要明白，给自由是给到哪个程度，这个舵我们需要掌握。若不然，给的自由太多，众人来到排聚会，一谈起来，就会不知道谈到哪里去了。有许多的谈话，都不一定那么合宜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拉住那个缰绳，把住那个舵。在聚会中，不要制止人，也不要责备人；这一切都在乎我们如何带领。好比聚会到一个地步，眼看要岔出去了，这时就可以读一段圣经，或者有一个祷告，甚至选一首短诗让众人唱一唱；这样，就把那个岔出去的情形停下来。一味的管制，是太辖制人了，最好能让弟兄姊妹自然地聚在一起，而我们能在那里掌舵，这点并不容易作，乃是需要我们有许多的学习。盼望所有受训学员，都能学会这点。若是你们没有学会这一个，带领排聚会是无法带得成功的；日后交给地方上的弟兄姊妹，就更不容易了。

我们在排聚会中，常会遇见两面的情形：一面是那些非常有规律，或年岁大一点的人，看见这个小排聚会的光景，觉得真是有些胡闹，众人都在闲话家常，又没有什么尺度掌握，实在不合式。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好，因为这完全抹煞了排聚会的意义。另一面，那些幼嫩的人，看到众人都在聊天，觉得很不错，也加入他们的阵容，结果众人一同聊了起来；这也不行，因为失去了排聚会的意义。所以，我们都要在这点上有操练。一面，不要去辖制弟兄姊妹；另一面，要学习在聚会中掌舵。

至于操练掌握排聚会的内容，就是要每次都有一些主话语的供应。无论长或短，或是什么样的作法，都要把握这个原则。每一次排聚会时，都要有一段主的话，五分钟或十分钟都可以，总是要有点主话语的供应。因为无论如何，只有主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；能叫人得供应的，乃是主的话。每一次主的话进到里面，就象撒种一样，也象医生为人注射一般。今天人来到聚会中，我们总要把人所需要的“药”，注射到里面，一面叫人得供应，一面叫人得医治。若是里面有了“细菌”，更要想办法把合式的“药”，注射或吃进那人里头，去杀死他里面的病菌，并供应他所需的养分。这是我们必须抓牢的。

这是所有受训的弟兄姊妹，去作家聚会、排聚会时，应该认真学习的一点；要学着把舵，学着能够应付那个需要。这样，你们与人一次又一次地聚集，人才会得着益处。若不然，你们看望人，和人聚集，结果人和从前一样，再看一次还是一样；若是连看三个月还是一样，你们就等于没有看顾，是作白工。我们都需要在这点上有训练。各地召会的长老也该学习这个，同时要在地方上带领、训练圣徒，让他们认识这不是他们花工夫出去就可以的，若是作得不得体，不仅自己败兴，别人也不愿意再来参加聚会。所以，我们都要看见，这个不仅是出去作的问题，乃是作得是否得体的问题；作法得体，路一定走得通。

千万不要在排聚集中，让圣徒们一直聊天谈话，而忽略了唱诗、祷告。这是不正确的。我们还得唱诗、祷告，但不要那么形式化，不要拘泥。排聚会的好处，就是不具形式；没有形式才能联人，也才能号召人。就在这样的聚集里，你们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，就能把人纳入正轨，使他和圣徒们有接触，逐渐地把人带到区聚会里；这就是从小聚会，把人服事到召会较大的聚会里。

排聚会的目的，是要带信徒进入彼此认识、彼此交通、彼此勉励、彼此坚固、彼此照顾并彼此代祷等实行里。这都是我们应该要达到的目的。个人的见证，及现实情况的交通，对于这些要达到的目的，为助必多。所以，应当开导大家作见证，让众人把自己现实的情况交通出来。好比有人身体有病，或是家人有难处，亦或是生意有为难等，都可以交通。然而关于这点，也得有些带领，不能说众人敞开，就什么都说出来；比方有人要离婚，或是要分居，就把他们夫妻间所有的事，都说在众人面前，这并不一定合式。

我们总要带领人，让他们的交通能得体。所有的交通，乃是让弟兄姊妹知道每个人现实的情形，好让众人能在关心的灵里，互相帮忙，彼此照顾。以上所说的，是带领新人参加排聚会的一些要点。排聚会是最难作的；一个长老若是能学会作排聚会，这个长老就可说是作得不错了。要知道，一个排聚会，就是个小召会生活，对于长老们，可说是一个试验，要看他们应付得如何，带领得如何。若是长老不会带领排聚会，他定规也不会带领召会。

第二十五篇 长老要带领圣徒 实行,主所命定的路(四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关于区聚会,我们要交通最要紧的点,就是操练在区聚会中尽功用。这不仅是指长老、同工说的,也是指众圣徒说的。然而,作长老、同工的,应该是头羊,该在全体召会的聚会中,或是区聚会里,带头尽功用。每一次聚会都需要尽功用,因为一个聚会几乎都有一个半小时,能尽功用的时间很多,机会也很多。这不象从前一人讲众人听,把所有时间都占去了。现今的聚会,一个半小时,都是向众人敞开的,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功用的。有的人可以说说诗歌,有的人可以分享一点读圣经的心得,也可以作一点见证,供应一点话语。比方,你可以在聚会开头祷告,过一会儿,也可以点一首诗歌,或者仅仅点一首副歌,也可以读两节圣经,说一两句话,把其中的要义点出来。这种的尽功用,在一个聚会中,一个人可以有三次或四次,都不会过多;因为越是这样,聚会越活泼、越丰富。

这样的聚会,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尽功用,不再象从前那样安坐在会中。从前,聚会中即使有分享,也是寥寥无几;但自从分区后,聚会中分享的情形改善很多,尽功用的光景更是普遍,开口说话的人比例也提高了。当然,这些情形就比例说,约略只有百分之四十,并没有达到百分之百,但总是比从前的进步。无论如何,这个风气是往上升的。

我们都要在聚会中尽功用,特别是长老们。若是身为一个长老,在众人都尽功用的聚会中,竟然不开口,那就不够交待了。同样的,所有全时间受训的学员,都在操练如何服事召会,按现实情形说,服事召会最重要的,就是要在聚会中开口、尽功用。所以,无论是在排聚会或区聚会里,都应该开口;开口总是有益的。这件事一定要操练。

这种尽功用的空气,因着我们不断地传讲、推动,已经转了,可以说是从冬天转到了春天。虽然还没有转到夏天,但也差不多了。凡事只要有推动,就会更往前。这点请大家注意,无论是在区聚会里,或是在比较大的全召会的聚会中,当众人来在一起时,都要尽力尽功用,或是祷告,或是点诗,或是作见证,或是读经,总要按着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来作。

在区聚会中最需要的,就是申言,而申言就是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;这不重在预言。要知道,我们在聚会中说话是不平凡的;我们既不是聊天,也不是谈局势,更不是谈天气,而是说与神与主有关的事。这就是为主说话,并且把主说出来,把主供应出来;因此,这样的说话乃是不平凡的。

有人会因聚会中弟兄姊妹带着家乡口音的申言受搅扰。其实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新约里的使徒们在尽职时,仍是带着加利利的口音;那些加利利的口音,把他们完全标明出来。相信彼得在五旬节那天,加利利的口音还是很重;不可能到五旬节那天,圣灵一浇灌,他的加利利口音就都洗掉了,变作犹太口音,或是变作耶路撒冷口音。无论如何,新约的原则是神与人合作,神与人调和。

这次为着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,我们同时参照了英文、希腊文等版本,一直深入经文的深处,就看出彼得的希腊文,和保罗实在没法相比,就连雅各也比不上;但彼得还是为主申言,写出两封书信。所以,不要以为说话还带着家乡口音,就是平常的凡人,不是个申言者;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,家乡的口音,并不影响申言的味道。

我们都要尽力申言,申言乃是释放神的话。从前的基督教在这点上没有办法,只好找一群神学生来作传道、作牧师,一讲就是半小时或者一小时,甚至占用所有的时间。然而,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不是这样,圣经说,“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,各人或有诗歌,或有教训,或有启示,或有方言,或有翻出来的话……。”

诗歌和教训是一般的，方言和翻出来的话是神奇的。关于方言，保罗在林前十四章表白得很清楚，他说，“我宁愿用我的心思说五句话，可以教导人，强如用方言说万句话。”说方言是要能翻出来造就召会的，否则就不要在聚会里说。至于申言，是替神说话，并且把神说出来，的确是不同的。

林前十四章一节说，“你们要追求爱，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要切慕申言。”保罗的意思是，申言是最高的；到了末了，保罗又再次叮咛，说，“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慕申言。”在十二节那里，保罗说得更厉害，他说，“你们……既渴慕灵，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，寻求得以超越。”这是很难翻的一节，许多翻译圣经的人，都被保罗的话给难倒了，因为保罗所说的“渴慕灵”，这个“灵”是多数的。这叫许多基督徒读到这里，实在无法明了，保罗为什么这样教导。

事实上，保罗说这些话是有背景的。因为当时那些希腊人非常迷信，尤其按历史说，哥林多那地的迷信，已经到了极点，他们当中有交鬼的情形。人们因着迷信，就带进了交鬼；这是当时那些希腊人的情形。后来他们得救了，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但仍然带着这样一个背景。所以，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灵，而是很多的灵。为此保罗勉励他们，既是渴慕灵，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，寻求得以超越，不要让那些可能联于鬼的事进来。保罗要哥林多人知道，他们里头都有圣灵，所以要从圣灵里说话，那样的说话乃是超越的。

当保罗写林前十四章，论到方言时，他里头实在是有些顾忌，就是说方言，可能会招来邪灵。在英国，方言刚被带进来的初期，宾路易师母在她的著作里，就一直告诉信徒，说方言可能招来邪灵，带来撒但的攻击。关于这点，我和倪弟兄曾谈得很透彻；然而直到今天，我们都不得其解。这个世纪，在解经上算是最准确的，就是潘汤弟兄，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，他一生试验了八十几

位说方言的，发现还没有一位说方言的结果，不是说耶稣是可咒诅的。这篇文章是倪弟兄读之后告诉我们的。有一天，我和倪弟兄谈到这个问题，我们都很难了解这是怎么回事。然而，这是潘汤弟兄亲自和说方言的人接触，吩咐那些说方言的人告诉他，耶稣是否是可咒诅的，所有的答案都说是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宾路易师母和潘汤弟兄差不多同一个时代，潘汤弟兄比宾路易师母多活了几十年。在英国说方言潮流时期，这两位是中流砥柱，对信徒相当有影响力，所以灵恩运动在英国才没有什么开展。

在一九〇〇年初时，灵恩运动从英国到了美国麻州，开始在那里活动。很快就到了西岸，在我们召会所在的洛杉矶附近，离我们住的地方相当近；灵恩运动在那一带，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可以说是风行一时。从这其中，产生了许多派别，有一派就是宣信弟兄，他们也加入了这灵恩运动。然而末了，这班弟兄们看见灵恩运动里有些不合真理的点，好比“必须说方言才是被圣灵充满”；宣信弟兄无法承认这点。灵恩运动甚至进一步说，“人若是没有说方言，就没有得重生。”宣信这班弟兄们，觉得不能再接受下去，就退了出来，脱开美国的灵恩运动，成立所谓的宣道会。这宣道会是西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中，最好的一个差会。今天香港最好的一个基督教团体，也就是宣道会，他们的大本营是在美国纽约一带。

关乎灵恩运动，在派别上是相当的混乱；其中较稳定的一派，是在一九一五年成立的神召会。这一派很稳定，也很正派。一九六五年，我们到巴西访问时，就看见他们的工作。从一九一五到一九六五，这半个世纪，全世界召会人数增加最快的，就是神召会。这是灵恩运动大致的情形。

然而，无论灵恩运动如何演变，当这运动在中国北方活动时，的确有邪灵在里头。因着有这种情形存在，所以保罗在林前十四章嘱咐我们，不仅要羡慕属灵的恩赐，更要羡慕更高、超越的恩赐，就是申言。申言是最超越的，但这不是指说预言、说方言或翻方言说的，乃是指说平常人的话；但又是说到神，为神说话，并且把神说出来，也把神说到人里面，供应人。这是极其超越的。

林前十四章这段圣经，我们读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清楚。今后，我们一定要在聚会中多有申言，特别是全时间受训的年轻人，都必须个个操练申言。另一面我们要看见，新约的原则，乃是话成肉体，申言有一半是需要人配合的。人若是不配上去，神就没有办法说话。我们都知道，三一神终极完成为灵；今天在我们里面的，就是这个灵。这个灵住在我们灵中，要我们为神说话，就是祂调和在我们灵里，来为主说话。这调和的灵，可以用三足竞走来说明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常喜欢把两个人的一条腿绑在一起，变成好象三条腿一样，一同往前走。这是很难合作成功的，因为若是有一位太急，就会把另一位绊倒，这样定规配搭不起来。神今天和我们二灵成为一灵，情形也是这样；往往都是祂想要行动，我们却是不动。同样的，在聚会中，我们一不说话，神也无可奈何；虽然我们和神绑在一起，但我们不动，神就受了限制，很难作什么。

在召会的历史里，基要派是不要人说话，只要一人讲，众人听就可以了，大家把口都封起来。灵恩运动却要大家喊喊叫叫，结果喊出鬼来。因此，连保罗也说，一个人作申言者讲道时，一定要慎思明辨。因着当时交鬼相当盛行，有时鬼还会说出话来，所以保罗才会要哥林多信徒慎思明辨。据我们观察，在台湾这方面的难处并不多，比较单纯。

我们都必须操练，在聚会中申言为主说话。为这缘故，我们必须在聚会前先有祷告、认罪，与神有好的交通，并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地位；这样，我们来到聚会中，才能是一个与神合作的人。我们若是这样一个人，里头的确有神，有神的灵，在聚会里一开口，就能让灵出来；不但让我们的灵出来，神的灵在我们灵里也就出来了。所以，正确的路乃是众人都要开口，但不是那种胡言乱语的喊叫，象说方言一样，那是比较危险的。

按圣经来看，申言切忌冗长，那会占用太多时间，以致扼杀别人尽功用的机会。按我们的经验，特别是在操练初期，一次申言最好是三、五分钟就够了。以路加一、二章为例，这两章里有三个人申言；这三位都不是说预言，但不是说他们的话里一点都没有预言，乃是说大部分都在申言。第一位申言的是以利沙伯，她是施浸者约翰的母亲。第二位是马利亚，她是主耶稣的母亲。第三位是撒迦利亚，他是施浸者约翰的父亲。以利沙伯的话最简单，恐怕不用两分钟就说完了，但那仍是一段非常好的申言。马利亚的话约莫两分钟多，撒迦利亚的话长一点，最多也不过七分钟。他们都没有长篇大论，都是很合式地把主说出来，并且说到人里面。

申言是需要学习的，首先要学的，就是对神的话要练达。要对神的话练达，就非熟读圣经不可。看看以利沙伯、马利亚、撒迦利亚这三个人的说话，特别是马利亚的，其中大约有三十几处，是旧约的引言堆加在一起的，可以说她那篇话，全数是旧约的引言组成的。这位年轻女子马利亚，能那样熟悉旧约圣经，并按着圣经说话，证明她一定是个书香人家的女子。神的拣选没有错，祂选择了这样一个女子来生出主耶稣。我们也看见，她的儿子雅各是那样的敬虔；另一个儿子犹大也是谙熟旧约的。他们两位所写的书信里，旧约的东西非常多；雅各的书信说到不少旧约的事物，犹大所写的虽只有短短一章，但其中论到旧约的故事是太多了。这都证明这一家人，是熟悉圣经的；就着圣经而论，他们是书香人家。我们若要学习申言，就需要这样地熟悉圣经。

其次，要有经历。无论是以利沙伯或马利亚，还是撒迦利亚，他们三人的话里，都有相当的经历。从他们的经历里，配上神的话，就是一篇很好的申言。很希奇的一件事，就是在新约开头，约翰和主耶稣都还没有生出来，只是刚刚成孕，这三个人就申言了。他们不是说预言，也不是说方言，而是申言；这申言是神、人合作，人配合神来为神说话。这申言定下了新约里，聚会中为神说话的原则。所以，我们若要在会中申言，一面要熟悉神所写出来的话，一面要加上我们的经历，还有临时的灵感；这样说出来的话，就是申言。我们要根据这点看见，多有操练、学习。

在地方上的长老们，最好能全时间。我绝对相信无论是马利亚或以利沙伯，或是撒迦利亚，他们这些人应该都是全时间的；这意思是，他们整天摸圣经，读神的话，没有因为作别的事而分心。我们都知道撒迦利亚是个祭司，作祭司的一定要通晓圣经，若是对圣经不熟悉，是没法作祭司的。不仅如此，根据撒迦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，和马利亚，她们所说的话，都证明她们对旧约圣经是下过功夫的。我们中间作长老的，每天要赶上班，一周下来，身体一定是相当疲累，能每天早晨享受两节圣经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然而，一个早上只享受两节圣经，是无法叫这个人丰富的。若是想要在聚会中有可说的，就要把加拉太、以弗所、腓立比、歌罗西书等好好背过；这些重要的书信，都需要一卷一卷读得相当熟练，好能出口成章，一开口就能申言。因此，通晓圣经，再加上个人的经历；这样，申言就很容易了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，要这样作，是否需要弟兄姊妹都全时间。当然，能这样是最好。若是在地上有三万人，什么事也不用作，就是天天研读圣经，那会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等到这班人一起聚会，个个都能申言，那个果效是无法估量的。今天整个基督教，就因没有这样的人出来，所以聚会都是一人讲众人听，情形是非常的贫穷。

关于区聚会的情形，大体上都是新鲜、活泼的，也与从前不同；与会者的说话多了，风气也开了。然而，整体在话语的丰富上，是不够的，所以内容稍嫌贫乏；这是个漏洞，需要我们去研究。往后我们要花更多时间，来看台北九十六个区，区区都要研究，把各区的情形摆出来，让大家知道。就如我们将来到主的审判台前一样，主要问我们，从得救那一天起至今，我们作了些什么？罗马十四章说，“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”，“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向神陈明。”不仅如此，主在马太十二章说得更厉害，主说，“人所说的每句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，都必须供出来。”我们一生所说的话，神都会记录下来。今天人发明了许多音响、电脑等设备，可以记录声音、资料等；但神是不需要发明的，神早已将我们所说的话都记录了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。

盼望弟兄姊妹在申言的事上有进步。虽然现今众人在会中都说话了，但还要有进步。我们所缺的，就是无法在话语上有丰富的内容。这好比在运动场上赛球，有时虽然大家都是能手，但或许是因天候的关系，众人一上球场都提不起劲，结果就败下阵来。我们区聚会的人数，最多五十人，若是这五十人都说话，聚会就不得了。然而可能有位弟兄，早晨起来就不太高兴，另外一位负责弟兄也不太高兴，好些人里面都有故事，结果虽然都说话了，但这位说得不好，那位说得也不好，末了整个聚会没有什么味道。

这时，若是有一位是有警觉的，就能叫聚会的情形转变。好比在篮球比赛时，只剩最后十五分钟，还未分出真正的胜负，教练就要叫停，对球员三令五申一番，好在这末了的十五分钟，拿下几分球。有时，就是这么一叫停，就得到了最后的胜利。聚会中的情形也是一样，总要有人有警觉，在灵里好好说一些话，叫众人有学习，叫众人得供应。

我们刚出来服事召会时，带召会的聚会就是这样带法，我们有那个警觉。五十年前，我们就已经学习在聚会中把舵；虽然外面是看不见的，但我们里头是完全把着舵的。比方，有时聚会中祷告差了，我们就求主把这个祷告带回来；人不能合式地尽功用时，我们就求主找到人，把聚会再带起来。主是会听这种祷告的。现在我们是在改制的过程中，一定要好好把住聚会的舵，一看聚会的情形不对，只剩下三、五分钟，就要站起来说些有供应的话。这全数在乎我们平日的经营，说得好就能叫众人得供应。众人聚了一堂“筵席”，虽然摆上来的都不是空碗、空盘子，但大家吃起来就是没有味道；末了几分钟，有人开口说些主的话，就会叫众人觉得有供应。主把这条路指示了我们，我们若都能走上去，就可以使每一个排聚会、区聚会，并每一次的聚会都很丰富。这是需要我们众人下功夫的。

我们要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，尽力抓住各样的机会，赎回光阴，进入主话语中一切的丰富。譬如预备好十分钟的信息后，可以试着说一说，对着人、对着物说；即使没有对象，也可以对着墙壁说。这样不住的操练，会使我们很快地学会在聚会中说主的话，并且说的都是有内容的。姊妹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姊妹，就没有责任了。姊妹们虽然不能作长老，但姊妹们应该作申言者，为主申言。在旧约里，有很多女申言者，譬如当以色列人一过了红海，第一个带着赞美神的，就是米利暗，她是位女申言者。在新约里也有女申言者，使徒行传里那位传福音的腓利，他有几个女儿，个个都是申言者，相信这是因为腓利是书香人家。因此我们看见，申言的习惯是能推动的。

无论弟兄或姊妹，都该为着主日区聚会的申言有预备；不是等到主日才预备，可能周四就该把信息预备好了。到了聚会中，就说在弟兄姊妹面前，好叫他们得供应。这样的申言是值得的。或许有人会想这是不是太人工了，但我们要以马利亚为例，她能那么熟练旧约，没有人工怎能作得出来。并不是每一个犹太女子，都能象马利亚那样申言；马利亚实在是位蒙特恩的女子。然而，另一面我们也看见马利亚所作的，并不象旧约那样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谁身上，谁就能说出一篇预言。马利亚的申言，一开始就是在新约的原则，是神与人合作，人配合神的工作。神在那里，需要一个女子象马利亚一样，真是在圣经上下过功夫，在神的话语上非常习练通达，里头也是爱主的，并且与主有交通；这才是妥当的人选，才能以人工配合神工。这是新约一开始所给我们看见的。

所以在林前十四章，保罗劝勉弟兄姊妹，要羡慕申言；不仅是羡慕主，更要羡慕为主说话，说出主来。所有受训的弟兄姊妹，在这点上要更加操练，要象敬虔的马利亚一样，奉献自己，好好爱主，研读主的话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们若浪费时间去作别的事，就是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你们的父母；父母在你们身上本是满有期待的，不要叫他们失望，要好好抓牢时间，在每件事上殷勤操练。不仅要熟读圣经，更要把每卷书读通，譬如纲目、注解等，都要熟悉。若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，都有这样的精神，有这样的灵，当他们来到聚会中时，自然就会“诚于中，行于外”；当机会来时，就能将他们所有的摆出来。这是人工配合着神工，将神的话说出来，并且说到众人里面，叫众人得供应。这样的聚会将是何等的丰富。

已过，由于基督教的传统，把我们弄得什么也不象，就如同作礼拜一样。虽然我们中间称作“聚会”，大家提着圣经包来聚会，但谁也不用担心该作什么，反正负责弟兄会有安排。所以，喊诗不是我的事，祷告也不是我的事，讲话更不是我的事；我的事就是坐在那里听。听了三十几年还在听，把我们众人都麻痹了，使我们建立了一个不说话的习俗。以致今天要推动申言，还真难；所以我们个个都该钻进去，一同推动申言，为主说话。从前我们没得机会，现在的区聚会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无论是弟兄或姊妹，都可以进到区里，等到机会一来，就开口为主说话，把主说到人里面。

事奉主六十多年来，我看见无论是中外的圣徒，都受基督教的影响很深。我们知道，主的救恩是叫人活，但基督教的作法却是叫人死。就是大布道家开大会把人救活了，但是一送到公会里，就好似进了“冻箱”，都被封冻起来了。虽然许多人都看见这后果，但却没有一位象我这样大声疾呼：要推倒那个堕落的传统，要让众圣徒都起来尽功用。不要以为我说得太过，实在是我里头的负担太沉重。我心里最痛苦的，是有人在那里怀疑新路。

然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且等着看，这条路总有一天会成功。因为我们知道出乎主的话，即使天地都过去，主的话一撇一画都不能过去。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说，“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各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……。”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，然而这句话应验了没有？这句话能否撇在圣经里，到主来时还不应验？此外，希伯来十章二十五节说，“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，……倒要彼此劝勉。”我们有什么聚会是彼此劝勉的？可以说，整个基督教里没有这个，但我深深知道，这两节圣经是一定会应验的。即使我活着时，见不到主这话得着应验，得着成功，但接续这个恢复的人，必定会看见新路的成功。主是一定要完成这事的。

我们若是聪明人，就不该采取观望的态度，应当齐心努力，一同拚上去。即使我们这一代见不到成功，下一代也一定会成功；并且他们会感念我们在他们之先，已经拚上去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路德的改革不是路德自己发起的，乃是在路德革命之先，已经有几位先驱作过了。我们在这里打的仗，完全属乎真理，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。甚至那些在旁观望的人也说，我们所讲的，都合乎圣经，只是有一个很大的“不过”，不过他们跟不上。盼望我们中间所有的长老、同工，不要说“不过”，乃要说“阿们”。让我们一同推动这部老旧的汽车，即便山路不好走，我们几百人同心也要把这车推上去。这是我们的精神，我们应当有这个灵。

不是我自己居功，当初在中国北方，就华北而论，我是头一个走这条路的人。我们当初走这条路，就是这个精神，没有人能把我们推翻。那时在烟台，有人说不用管我们，我们不过是年轻人带着一班年轻孩子，闹闹玩玩而已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然而，情形并不如此，仅仅一两年的光景，整个召会的情势就完全改观了。来到台湾后，有人对我说，我讲的这个立场是绝对行不通的。尔后在美国，也有人劝我，若是我这样讲，是没有人会接受的。然而我里面清楚，且等着看；虽然有人不要，但这些人并不代表全世界。的确有人不愿意走这条路，但愿意走的人更多。问题乃在于我们所释放的是不是真理，是不是合乎圣经？若是有人能指证我所讲的不合真理，不是圣经的启示，我就立即跪下祷告、认罪，求主赦免，也求你们赦免。如果这是合乎圣经的，就请你们不要打问号。尤其作我同工的弟兄们，若是你们也有这种态度，那就大大的不对，显为不忠诚了；与我同工的，就当与我是相合的，不相合是不能成为同工的。

所有的区负责，今后都要在区聚会里掌舵供应；否则，就不能算作区负责。作区负责的意思是，如果今天聚会里，大家都不带“菜”，不带“饭”来，你就一定要预备一道“菜”；若是大家都带来了，你只需要上个甜点或水果。不需要抢头申言，可以摆在最后，把优先的机会让给众人。这样一来，这个区聚会定规是不会贫穷的。不是冗长的一篇道，能叫人得供应；乃是人人都尽功用，才真正叫人得供应。

虽然冗长的一篇道，不一定能叫人得供应；但在区聚会里末了十分钟，若有人起来讲一篇精粹的信息，那是最帮助人的。人在饥饿时，你能给他饭吃，那是最香甜的。因为人可能听了三刻钟，什么也没有听到；但你们一起来，说了八分钟，就叫人觉得非常新鲜，非常有供应。我实在相信，也有把握这是绝对作得到的。盼望经过这样的交通，我们众人都清楚，也了解我们今后的方向。

我们都是服事召会的，若是这个负担我们都能接受进来，各地召会的聚会就不成问题。此外，希望能专专把台北召会这九十六个区，每区人数增、减的情形，作个研究，众人来在一起交通，好从其中得着亮光，作为我们今后聚会往前的参考。我们乃是在研究改进的过程中，要从这些交通里得着帮助和启示，使众召会都能得着最大的益处。

第二十六篇 长老要带领圣徒实行,主所命定的路(五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已过台北召会二十三个会所的九十六个区,有过一次的交通。我听过之后,很有所感,愿意把我所记录下来感觉,交通给众弟兄姊妹。第一,这些交通向我们证实一件事,无论是训练或是职事方面的带领,和召会的实行,都能相调在一起,实在是一件荣耀的事。我们看见,那是相得益彰的。第二,台北这样大的一个召会,能全体照着职事的带领,实行这条新路,我实在感到安慰和鼓励。第三,新路已证实为可实行的,是蒙福的路。第四,新路只要有人照着实行,就会有祝福,成功也要临到我们。第五,新路的一个特点,就是能供给每一位圣徒尽职的机会。从前旧路是封闭的,是间接的;现在新路是开放的,是直接的,把一切的机会,向每一个得救的人、爱主的人都是敞开的,让每个人都有同等尽职的机会。第六,新路使许多人在申言上,有学习、有进步;这个进步是无量度的。虽然我们仅仅看见一线曙光,一点起头,但我们深知这必要达到日午。第七,新路要求我们更加劳苦殷勤。

我们已经看见,这条路是必定要走的,并且在这条路中满了祝福和安息。然而,这个祝福是在殷勤里得着的;这个安息是在劳苦中享受的。此外,无论我们从这些信息得着多少帮助,盼望我们不仅是谨记在心,更要彼此虚心接受。譬如,我们听见某个召会一个美好的见证,就该把那个见证拿来研究一下,虚心地从其中得着帮助;千万不要想说,他们能那样作,我们也得想个办法作一番。那样的观念不一定能带进祝福,但虚心的人定规是蒙福的。

关于分区,若是大聚会达到二百人,或者一百人以上,就该分区。分区带来的一个优点,就是能照顾得周到。从许多的见证里,我们看见已过我们有一个缺失,就是照顾得不够,牧养更是不足。譬如,一九八四年十月,在我们提起这个走新路的事以先,我们估计台北市召会至少有一万人以上。然而实际上,和我们一同在主日上午聚会的,勉强只有三千,主日晚上擘饼的,约两千多。当然,这个到会的数字,并不代表全体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,这只是轮流到会的人数。这轮流到会的人数约有五千,除了这五千位以外,可能约有一万多的圣徒留在家中,没有人管,没有人看顾。这证明已过我们在照顾的事上,的确是有了疏失。

这样看来,毫无疑问的,需要现行参与家聚会、排聚会或区聚会的弟兄姊妹,包括召会中的长老、同工协同来推动,使看顾、牧养能临到这一万多的圣徒身上。我们特别要仰望主带领众长老和同工,能寻找出一条路,将这照顾的事作成。这是相当重要且宝贵的一件事。

有位弟兄作见证说,当一九四九年,台北召会开始有福音游行队时,他就得救、受浸了。不过,他并没有继续参加任何聚会;从那时起,他三十九年之久没有聚会。虽然如此,他总是没有忘记召会,每一次从仁爱路经过,看见一会所,就感觉恋恋不舍,可是又觉得不好意思进去。直到前不多时,有些叩门的弟兄姊妹,叩到他的家门,一进门,他便感觉真的是召会来了。因为就在那几天前,他里面有个念头,想要回到召会去,但不知该怎么回去。正好在这个当儿,叩门的人到了,就将他联上了,他就到了十会所聚会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激励我们起来接受一个负担,好好去看望那些失落在外的弟兄姊妹。

我们还有一部分家当,就是我们在训练期间,叩门受浸的人数约有三万八千人。在这三万八千人中,我们只约略地顾到六千人。因此,可以说有三万人是极需照顾的。我们不能确定这得救的三万人,是否个个都是真得救的,但最少也有三分之二是得救的。若是以三分之二来算,就是有两万人,他们也是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。为着这些人,我们要祷告,寻求主的带领,如何顾到主所给台北召会的这些家当。

盼望台北召会能负起责任，把这些人照顾到召会生活中。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得着一半以上，但至少能得着三分之一；把他们带进家、排、区的聚会里。但愿台北召会蒙神祝福，接受负担，从今天开始，好好地有看望。现在经常轮流聚会的人约是一万一千，希望到年底，轮流聚会的人能加到两万一千。我们都要试试看，努力地去作，特别是长老们，更应该背起这个担子，以此为目标。

此外，我们还要不断操练登门造访传福音。这个空气不应该断，这个流也不应该停；这件事在我们中间，应该逐渐地建立成一种风气，就是召会传福音的风气。同时，应该把这件事，看作是多种传福音的方法之一，也是最有果效的传福音。然而这不是说，除此之外，我们不用别的方法传福音。我们乃是说任何方法，只要是叫人得救的，我们都应该用，但这个看来是最有效的。所以，这件事应该在主的恢复里建立起来，成为我们众人的一个习惯，也成为召会中的一个风气。

若是这样，我们很有把握，这种传福音再加上家聚会、排聚会、区聚会的成全，也就是只要有家、排、区的托住，我们的扩增率定规能守住百分之百，达到每年翻出一倍的收成。当然，往后若是能力上加力，不住地往上加，那个扩增率就不知会翻几倍了。这在乎我们众人的努力，在乎我们怎样作。若是我们作得妥当，众人都殷勤，新得救的人在一年之内，就必定会被带起来，尽同样的功用。这是可以预期的，也是满有前途和盼望的，但完全在乎我们有什么样的带领。愿主怜悯我们。

基督教里有个老旧复兴的观念，不仅灵恩运动里有，甚至基要派里也有。我从年幼进入基督教，就看见全世界的基督徒，几乎都在那里祷告求复兴。那时约在第一次欧战之后，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〇年间，最少有十多年，差不多欧美的基督徒，都在那里迫切地求复兴，求神倒下下一个复兴。然而直到今天，那个复兴从来没有临到过。

之后，有些灵恩运动的人兴起来，装作是一个复兴来到。约在一九五〇年代，印尼北面一群小岛上，有人出来大事宣传说，有个大复兴要来到，甚至死人也要复活。我们都听见了这事，那时我正在菲律宾，菲律宾与印尼相距不远，我里头就打了一个问号。后来我去了美国，在美国时就发现那个复兴是假的。其中的神迹奇事是假作的，因为在一个变水为酒的场合，有位美国传教士，就站在一位印尼牧师旁边，他亲眼看见那是假的把戏。因为酒原来就预备好在那里，那位牧师好象变戏法一样，将一瓶水变成一瓶酒。这位传教士亲眼看着那事完成，里面甚是讶异，自然也就开始躲避那位变戏法的牧师，不愿再见到这样的情形。之后他回到了美国，对许多情形当然是大失所望，就作起钥匙的生意。作了一段时间，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，听见了主的恢复，于是来到主的恢复。

到了一九四八年，从美国洛杉矶那里，突然出来了一个三十几岁的神学家，也是一位布道者，葛理翰弟兄。他出来时真是一鸣惊人，常常到处开布道大会。记得在一九五几年时，他被请去英国伦敦，在那里不只讲了一周、两周，乃是讲了好几周福音的道；是天天地讲，不住地讲。英国人被他号召得真是不得了，即便是大雨纷飞，他还是在那里讲，众人就打着伞听。这是一九五八年我去访问史百克弟兄时，在那里聚会的人告诉我的，说那是有怎样荣耀的光景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，即使是那样，英国也没有出来一个复兴。

近二十五年来，美国的召会也是一直地往下坡去；所以，遍地几乎没有复兴的光景。在中国，这六十年来，我们也没有看见什么复兴；但我们却看见真理的释放，叫人蒙光照，得着生命，得着生命的喂养，得着圣灵的启发。这种光景已经带到全地的召会，当然有的地方相当兴盛，有的地方并不显明。然而，盼望我们都看见，若是我们众人，特别是长老、同工、全时间者，都忠心于真理，学习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并且释放真理，教导真理，传扬真理，结果真理必定会产生生命，生命会结出美果。这时，你们可以称之为复兴，但这绝不是基督教传统里所说的复兴。

已过的历史我们不敢说，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欧美的基督徒就在求复兴。可惜，六、七十年来，我们看不见一个复兴来到。我们绝对相信，若是真理在主的恢复里得以亨通，以致带进生命上的丰盛，结果一定是果子累累。今天，主带我们回到圣经，指给我们看的这条新路，乃是清清楚楚的。我们所有爱主、得救的人，里面有真理，有生命；我们必须前去，把福音送给人，这乃是义不容辞的事。然而，这并不需要我们象从前的作法，乃是要我们带着福音，带着主，带着圣经，带着真理，带着恩惠，带着慈爱，带着救恩，到人家里去。

这是圣经铁定的原则；这要求我们都出去访问人，如同主耶稣亲自到耶利哥，对撒该说，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。”末了主说，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……。”我们都应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出外访问人。虽然登门访问人，带人得救，是很有果效的，但得着这个果效之后，并不太容易将人带进召会生活。好比作到家聚会后，要再往前带一步，就发现是有困难的，并不那么容易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在地上时，有一次给五千人吃饱，还有一次给四千人吃饱，这一相加就是九千人了，还不包括妇女孩子。此外，主也得了不少人。总括来说，主耶稣在地上那三年半，最少得着了五十万人。这需要我们四福音重新读过，每一个福音事例，都得研究透彻，就可以看出主耶稣在地上，到底得着了多少人。

我们相信，最起码也有十万人。主耶稣复活后，有一次显现给五百多位弟兄看，还不包括姊妹；换句话说，祂一次向五百多位弟兄显现。然而最终，主耶稣到底带进了多少人，根本是个令人争议的问题。不说祂在地上三年半，作些奇妙的神迹奇事，带进了多少人，就是祂复活后，活生生地显给五百多位弟兄看，也不知带进了多少人。最近，我常常反复思想我们出外叩访，带人受浸的经历。比方我们去传“人生的奥秘”，说得都是很确实的，所传的也不假，因此，很快就能开人的窍，叫人受浸归主。已过，许多人在福音上，都有一个观念，以为传福音要慢慢来，向人说了一次，人没有开窍，下周再传一次还不能开，第三周再来，才开始带人祷告；那是人的救法，不是圣经所说的。圣经的记载，无论是在主耶稣时，还是在使徒行传里，人得救都是相当的快。在行传十六章，有位腓立比那里的禁卒，他原是看守保罗和西拉的，有一天半夜，监门大开，这禁卒误以为囚犯都逃了，正想自杀时，保罗对他大声呼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他们并没有逃跑。于是禁卒就请问他们，要怎样形才可以得救。使徒就劝勉他要信靠主耶稣，他和他的一家都必得救。很快的，禁卒就在当夜受浸了；非但他一个人受浸，他和属乎他的人也受了浸。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得救与受浸，是不同于人的观念的。

在我们这新受浸的三万多人中，不能说都是真得救的，但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得救的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当我们在那里研究，如何将他们带进召会生活时，圣经的亮光来了，要我们思想主耶稣在地上的职事，到底带进了多少人？我们知道，主在复活后，曾明明地显给五百多位弟兄看。我们绝对相信，主耶稣不是昙花一现般地向他们显现。主耶稣在那里，定规是透透彻彻地让他们看个够，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有些人即使看见了主耶稣复活，并且具体地看见祂，却还是没有信入祂。然而无论如何，那五百多人中至少有一百人是信入祂的。

使徒行传一开始，就说到有一百二十位圣徒聚集，其中也有妇女。这一百二十位，个个都是加利利人。或许有人要问，主耶稣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地没有得着其他的人么？我们相信是有的。然而希奇的是，那一百二十位全都是加利利人，别省分的一个也没有。在此，我们从圣经得着亮光，看见福音书中，主耶稣乃是时常在加利利行走；祂得着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一班人。在十二个门徒中，只有那位来自犹太地的犹大是假的，其余十一位真门徒，都是加利利人，他们是主耶稣真实的助手。因着主耶稣直接地得着了他们，所以他们把那一百二十位圣徒都联结起来；这就是家、排聚会的功用。

我们相信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等人，是时常在一起有家聚会、排聚会的；他们是这样的一直联，一直联，就把加利利地的弟兄姊妹，都联结起来了。在犹太地那里，因着没有这样一班人彼此联络建造，所以没有带进什么人。从这里，我们读出亮光，看见当我们得着新人以后，仅仅为他们施浸是不够的；甚至带他们看见主耶稣的复活，也还不够。乃是必须有人联着他们，并且是一直地联，不断地联；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就是这样一直地联人，以致带进了一百二十个人。

圣经的亮光是很清楚的，我们给人施浸之后，就要去联他。第一周有家聚会，之后，就要带他有排聚会。家是留住人的一个根基，打下这个根基，人就怎么也跑不掉了；因为在这人家里，周周有聚会，他自然会稳固下来。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亮光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等，都是主耶稣最得力的助手，却没有带进一个犹太人，或耶路撒冷人，他们所得着的都是加利利人，这是因为他们接近加利利人。原则是我们接近谁，就带进谁；我们不接近谁，谁就落下去。所以，家聚会留住人，排聚会则是把人联络起来。我们要联络人，一定要有小排聚会。

所以，一个人得救之后，我们不仅要在他家和他有家聚会，并且要带他加入小排聚会。家是稳定人的，小排聚会则是联络人的。这些工作本来都是主耶稣亲身作的，并且祂还以祂的复活，来坚固祂所带领的人，然而那些后来留下的人，却都是经过这种家、排的原则，才得着联络的。因此，虽然在犹太地、耶路撒冷没有带进一个人，却有一百二十个加利利人被带进来。

行传和书信，都给我们看到使徒们建造召会的工作。已过，我们多是把他们的工作估得很高，认为是非常的不得了，似乎建造起来的召会，个个都是新耶路撒冷。然而，当我们深入研究新路，回到圣经来看这件事时，就发现使徒们所作的工，并没有什么太奥秘之处。照书信看，腓立比应该是个很好的召会，但保罗在腓立比书，仍然提到有两个同工姊妹不同心合意。即使在我们的同工中，都不一定会有那种情形。相信我们的同工姊妹，比那两位姊妹好一点，我们不需要写信，嘱咐某某姊妹和某某姊妹，她们两人需要同心合意，好在主里思念相同的事，象保罗劝友欧底亚和循都基一样。

当保罗的书信写到末了时，他说全亚西亚的人，都弃绝了他；那不是身体上的弃绝，也不是地理上的弃绝，因为保罗写书信时，是在罗马的监狱里，与亚西亚人还隔着一片海。那乃是真理上的弃绝，职事上的弃绝，全亚西亚的人都不要保罗这个职事，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。再看主耶稣的工作，祂得过五千人，也得过四千人；到了行传，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和众弟兄们，也很快地得了三千人。然而，从行传里我们可以看见，耶路撒冷的召会，并不叫人受鼓舞。在二十一章，保罗末一次进耶路撒冷时，那位作召会柱石的，也是领头的雅各弟兄，就对保罗说，“弟兄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”这意思是说，成千成万信主的犹太人都守律法。这句话，把耶路撒冷的召会几乎弄得一文不值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到了新约，信徒都已经在基督里，得着了圣灵的浇灌，并且已经成了召会，然而他们却还在那里守律法。这不是召会中的一个小弟兄说的，而是他们当中领头的长老说的。他们根据召会守律法的规例，劝这一位外邦使徒也守律法。我们的弟兄保罗接受了这个劝勉，在这点上他软弱了。

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，保罗说明律法已经废去了；在哥林多前书里，他也论到知识终必归于无用等话。他在这三卷书信里，都讲得非常清楚；然而当他一到耶路撒冷，给老雅各这么一劝，他的心就软了，也照样拿出规费，替那四个拿细耳人行洁净的礼。从旧约我们得知，那个礼是很大的，需要很多的祭物，连献七天，到末了一天，那个洁净的礼才算完毕。保罗就这样行了，也和他们一同进了殿，报明洁净的日期满足，只等祭司为他们各人献上供物。献了六、七天后，想必保罗里头一定觉得很苦，他祷告求主救他脱离这个试探；他可能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会落到这个境地。主听了他的祷告，“那七日将完”，主就不再许可这件事，因而来了一阵风暴，把那洁净的礼完全打消，保罗也被捉拿起来了；这对保罗来说，乃是个拯救。神用那个捉拿，拯救保罗脱离犹太教，脱离那个极大的试探。

神是万能的主宰，祂兴起一场暴动来保守祂的仆人保罗，并在那个保守里转手，把保罗从犹太人手中，完全转到罗马人手里。原来那些犹太人早已设下阴谋，要在保罗下到议会的半路上，取去他的性命；并且若是没有办成这事，就不吃不喝。保罗有位外甥听见这事，就告诉了保罗和千夫长，使保罗得以脱开这患难。又因着保罗知道自己生来是个罗马人，并且自己也懂得罗马律法，于是他告诉非斯都：“我是站在该撒的审判台前，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；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对的事，……我上诉于该撒。”他说到他要受该撒的审判，这使得非斯都不敢作什么，只能回答说，“你既上诉于该撒，就要往该撒那里去。”这意思是，他们不能送保罗到犹太境内的耶路撒冷，只能送他到罗马的京城。保罗就在罗马的监狱里，写了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歌罗西书和提摩太后书等。我们都知道，这几卷书在新约里乃是极为宝贵的。

按保罗的工作说，那是大可称赞的；但就事实的结果而言，并不如我们所想的。即使是使徒行传里五旬节的结果，也不如我们所想像的；在行传末了，我们看见五旬节的那个结果，都进到了犹太教里。或许我们也可以说，在行传第八章，除了使徒之外，所有的信徒都被逼迫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；他们与那一百二十个人，并没有什么关系，而是另外一班人。这一班人离开之后，行传并没有明显地说到他们出去后，那个见证怎么强，怎么丰厚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也很得安慰，新路乃是一步步、劳苦的路。

即使整个台湾都走新路，主也真是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头一年得两万人，第二年得六万人，第三年得十八万人，我们也得要小心；因为凡是有这种情形的，都叫作“蘑菇工作”。好比有人种蘑菇，隔夜就长出许许多多蘑菇，这不是真正生命长大的路。中国俗话说，“其进锐者，其退速。”意思是，事情进行得太猛，结果衰退起来也最快。所以，新路越是缓缓地往前，越是稳妥。一件事若要求长存永远的果效，就必须下苦工，花时间，逐步地往前。

以主耶稣为例，祂是神，却花了三年半的工夫，在地上一步步地作祂的工。那时根本没有汽车；有没有别的车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当然驴驹是有的。所以，主在加利利很可能是徒步旅行，就这么走到耶路撒冷。因着多半是徒步而行，主耶稣的工作，定规是很慢的。虽然我们看见圣经记载的神迹，主耶稣也曾一次得着四千、五千人，但是后来在马大、马利亚家一个小型的召会筵行里，一次家聚会，也不过来了三、四个人。就连那三、四个人，也不都是同心合意的。所以，就好的一面说，五旬节之后有三千人同心合意；但那个同心合意没有多久，就出来了假的奉献。有位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非喇，欺哄了圣灵。以后又有为着饭食问题争论的，以致在外邦的犹太人和本地的犹太人，两下开始不合。所以，在使徒尽职的早期，即使信徒们受了圣灵的浇灌，也不一定就有一个很好的召会。

因此我们很得安慰，并且也看见，就怕我们的工作不真，只要作得真，这工作一定会有果效。虽然当时保罗并不满意他的工作，但在提摩太后书里，他说得很清楚，当他知道自己被浇灌，离世的时候到了，他里面反倒觉得喜乐，因为知道他所传的是什么，他所作的是什么工。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可以看见，他所传的实在是真理；他所作的就是分赐基督，供应基督给人；他所设立的就是召会。他知道这个是真实的，所以无论撒但怎样摧残，他的工作是永存的。

今天我们也预尝了那永存的价值，当我们读以弗所书时，保罗就在我们眼前。可以说在新约里，最叫我们得帮助的，就是保罗。因此，我们要认识，只要我们所作的是真的，都会遭受撒但的摧残，但越摧残越显出那个真实，也越看见我们作的，不是木、草、禾秸，乃是金、银、宝石，是会存到永远的。

所以不要灰心，这条路确实是对的；总要去叩门传福音。传了福音之后，要与人有持续的接触，并且接触越多越好。无论是长老、同工或是全时间服事者，都要走这条路，出去传福音，作家聚会，作排聚会，并且建立召会。当召会的人数多起来时，就要分区；即使召会人数只有一百多人，也应当分区。一区最多只能有五十人或六十人，再多照顾上就不容易；分了区，照顾上容易普遍。同时，分区之后，服事的机会多了，所有身体上的肢体都能尽功用。这就给圣徒们创造出服事的机会，众人都能在召会生活中尽职了。

第二十七篇 为申言而学习真理（一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为着召会，当前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保罗在林前十四章所启示给我们的：“那说方言的，是建造自己，但那申言的，乃是建造召会。”我们建造召会，最需要的就是申言。申言乃是为主说话，并说出主来。我们各处各区的见证虽好，但聚会的内容仍嫌不够丰富；这聚会内容不丰富，就是话语不丰富。我们知道，在一个召会的聚会里，特别是区聚会里，若是话语丰富了，那个聚会的内容定规丰富。

今天的难处就在于话语，那不是仅仅一个普通的说话而已。现今在各区里，众人的确都在说话上有操练，或是作见证，或是分享，总是尽量操练说上三言五语；这些都是可以的。有些人是借用“拐杖”说话，或是用《真理课程》、《生命课程》，或是用各卷书的《生命读经》等，总是有帮助的。然而无论怎么作，那个话语还是不够丰富。所以，虽然弟兄姊妹在聚会中个个都说话，有的说这点，有的说那点，但说到末了还得有一位负责弟兄，起来打个结，也就是用一篇丰富的话语作结尾。这是相当必要的。

当然打结与打结不同，特别是聚会结束的打结，是有讲究的。五十年前在中国大陆，每一次出远门所带的箱子、提包，都没有今天的这么方便、精美。今天一切都太便利了，比方人要从美国到台湾来，搭乘飞机所用的旅行箱、手提袋等，无论什么尺寸，可以说各式各样，应有尽有，而且美观大方。然而五十年前，我们出远门时，那种老式的旅行箱或提包，都需要打上结，才会牢靠。有时，结打得太松，半路就松开了；有时，因为太匆忙，结缠住了，解不开。所以，同样是打结，其中却有许多讲究。

我们的聚会也是这样，末了的确需要打结，但谁打这个结，怎么打，都是有讲究的。因为不见得人人能打，并且不是一打结，就能叫人满意，叫人得供应、得造就。因此，经过我们仔细推敲，关于聚会的打结，无论是在区聚会或排聚会，为着长期的需要，必须有内容。这个内容就在于话语，还不在于见证；因为最能叫人得造就、得栽培的，乃是主的话。见证对圣徒是有帮助，但还不能栽培圣徒；因为见证没有太多主的话。这个打结的话必须有真理作根基，乃是要将真理作到弟兄姊妹里面，叫他们里头觉得落实。若是没有主的话，这个聚会就不够落实；有了主的话才扎实，才落实。

事实上，我们都知道聚会中要有主的话，并不太容易。五十年前，倪弟兄就看见亮光，觉得主日上午一人讲众人听的大聚会，是不该有的，那是随从外邦的风俗。然而那时，倪弟兄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那样形态的聚会还不能停，主要是因为找不出替代的方式。若是把一人讲众人听的聚会停了，聚会就不知该怎么聚了。所以那时，倪弟兄只点出，要有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的聚会，必须有圣灵的浇灌。当圣灵一浇灌，诗歌就出来了，教训也出来了，启示更是出来了，甚至方言也出来；那也是事实。这几年来，我们改制的基本根据，就是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，我们研读再研读，操练再操练，终是使聚会从一人讲众人听，改成众人讲互相听，满了彼此互相的聚会。

当我们深入林前十四章时，主给我们看见几个要点。首先，保罗说到：“你们要追求爱，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要切慕申言。”若是说圣灵一浇灌就可以申言，那就无须切慕；所以，切慕里面包含着学习。其次，申言也不是说方言。我们都知道，说方言并不需要什么学习，通常是在祷告中，忽然圣灵就降到人身上，使人说出方言。因此，那不过是神奇的言语。然而申言不同，申言乃是说平常的话语，用平常的话将神说出来；这不是仅仅圣灵一浇灌就能有的，乃在于说的人平日的学习。

路加一章有以利沙伯的申言、马利亚的申言和撒迦利亚的申言。当我们思索这三个人的申言时，不难发现若不是他们平日在神的话语上有根基，是很难申言出那种有水准的话语。马利亚必定相当熟悉旧约的话，因为她所申言的，大多是引自旧约的话。保罗在这点上，也把路指给我们。他说到我们各人“或有”诗歌，“或有”启示；但这不是说我们来在一起，就自动会“有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即便是人“或有”诗歌，对于诗歌的首数，或诗歌的内容，都当熟悉明了，甚至要在诗歌上有深入和学习，才能在聚会中“有”合式的诗歌。

不仅如此，保罗在林前十四章十二节也说到：“你们……既渴慕灵，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，寻求得以超越。”我们若是羡慕并寻求得以超越，就必须学习。哥林多人都喜欢说方言，因为那不需要学习；然而人一旦要申言，就需要懂圣经，也需要有学习。这里，保罗的意思是：说方言并不超越，反而是比较低下的。“超越”这字也可翻作“很多”，所以国语和合本说，“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”

”然而许多翻译学者一致认为，此处不应该翻作“多”，应该翻作“超越”；指出这里不是人得的多，而是人得的超越。换句话说，这里指明人虽得着说方言的恩赐，但那个并不超越；若能有申言的恩赐，这一个就超越。这在在给我们看见，关于申言，其中是包括学习的。保罗在十四章末了又说，“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慕申言。”盼望我们都切慕申言。论到为申言而学习真理，有几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。

首先，主在马太二十八章亲自吩咐祂的门徒说，“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”这给我们看见，凡主所吩咐的，都要教训信徒遵守，有教训就得有学习。若是有人在这里施教，但我们众人都不学，那是没有用的；并且这个遵守，不仅仅是自己遵守，也要教导别人遵守。第二，要坚定持守使徒的教训。从行传二章，我们可以看见五旬节时的光景，那时得救的人，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。使徒的教训就是主耶稣的教训，也就是主所吩咐，要门徒遵守的。

因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遵守主的话，就在五旬节那天，把主所吩咐他们的教导别人，那些就成了使徒的教训。第三，要在聚会并在家聚会里不住地施教。从行传五章四十二节，我们看见使徒无论是在圣殿里，或是在家聚会里，都是在那里教训人，并且不住地施教。第四，要常常学习，要认识真理。提后三章七节说到，有一等人虽然常常学习，却是终久不能认识真理。我们要认识真理，是需要学习的；但我们的学习，必须叫我们认识真理。提前二章四节说，“祂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理。”这里的认识，是说到充足地认识，完全地认识。

真理是需要学习的，仅仅靠灵感是不够的。灵感能感动人的灵，但并不帮助人的头脑；人的头脑需要不断地用，才能认识真理，实际。第五，当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如何能让主的话，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呢？我们若是平平淡淡地读圣经，主的话是不能住进来的。这节里的助语词“当”，很难说是形容“让”，还是形容下面的文句。若是形容“让”，就是指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，凭各样的智慧，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。凭各样的智慧，意即要运用头脑，运用我们的领会力，运用我们的读、听、写，运用我们的学习，运用各种的管道，把主的话学进我们里面。

今天我们要在聚会中说话，操练申言的恩赐，就必须有造诣；没有造诣，而想申言得好是很难的。五十年前，我们简单地以为，说话是圣灵一浇灌就有的；但事实上，无论说方言或说预言，的确是圣灵浇灌就可以的，但要申言就不行了。因此，已过翻译圣经的人，都把申言翻成“作先知讲道”。人若要讲道，非学道不可；不学道，就没有办法讲道。

同样的，申言也绝不是圣灵一浇灌，就能申言；乃是人有所灵感，并且这个灵感在人里面，与人里面原有的圣经底子；对圣经认识的基础，相联结而产生的。所以，这是神成肉身与人合作的一个原则；人才能为神说话，并说出神来。第六，当习练而经验主的话。希伯来五章十四节说，“他们的官能因习用而受了操练，就能分辨好坏了。”这个官能可说是知觉，含示洞察力；我们的官能会因我们的习练而通达。因此，我们学习主的话，要操练我们的头脑，操练我们的领悟力，操练我们的记忆力，操练我们的理解力；只要我们肯好好操练，自然会练达。有的人只要圣经在手，就可以非常熟练地从希伯来书串到马太福音，又从马太福音串到罗马书，有时甚至一下就串到旧约；这是因为他对圣经练达的缘故。这对一个刚刚开始读圣经的人来说，是非常不容易作到的。所以，我们若想要在神的话语上作申言者，就必须在圣经的话语上有根基。

第七，在主的话语上有学习的人，要将所学习的，托付那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提后二章二节说，“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，要托付那忠信、能教导别人的人。”比方，我认识主的话，也知道你们是忠信可托的，我就教导你们；并且我教导你们的目的，是要你们也去教导别人。然而我所教导你们的，你们若是不学，是很难再去教导别人的。这样，你们最多不过成了传声筒，象留声机一样。我所讲给你们的，你们都得再去学习，学了之后才能讲给别人听。总之，我们要在召会中学习申言，就要在主的话上下功夫，认真学习，好能为神说话，并说出神来。在这世上，没有人能够自己不学习，而去教导别人的。故此，我们都要尽力地学习申言，并教导别人申言。

借着这些年来对于新路的研讨，以及主所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实在看见，召会的建造，最重要的乃在于申言。因此，我们在神面前思索，今后我们或许应当在两件事上，专特地训练长老们：一个是带领，一个是话语，使长老们都能善于教导。我们若能训练出一千位这样的长老，福音化台湾就是轻而易举的。这一千位长老，若是到五百个地方去，相信一年之内，全台湾就会有五百处召会兴起。我们切望能这样实行；然而，不仅长老们要学，召会生活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也都应当认真学习。

作长老的秘诀，就在于带领召会和善于教导。若是这两项都学会，召会治理起来就容易多了。所以一个认真的长老，定规觉得作长老不容易，不象在世上作公务员的，只要朝九晚五，把分内的事作好就可以。然而，有一种长老是很容易作的，就是挂名的长老，天天睡平安觉，什么也不管；诗歌唱得合不合宜，圣经读得懂不懂，聚会有没有供应，圣徒们的光景如何，都无所谓，这样的长老是很容易作的，并且是很舒服的。

另一面，这样的长老会叫人受苦，也会引起人的埋怨。当召会有事时，长老不能处理；当圣徒有难处时，长老不能担当，这不仅使召会受亏损，也很容易招致埋怨。结果有些弟兄们就说，不愿意作长老了。所以，召会生活中最难的，就是长老要会带聚会，并且要善于教导。若是台湾现在有一百多处召会，每一处召会的长老都受两个月的训练，使他们能善于带领召会，那实在是很好的一件事。提前三章说到：“善于教导”，五章说到：“善于带领”。

若是长老们能学会这两个“善于”，召会一定刚强兴旺。这其中，善于带领不是太难；但善于教导就不那么容易。经历告诉我们，服事人、带领人，总是比较容易；但若要去教导人，就要大费周章。比方要教人数学，总要自己先学会；要教人电脑，自己对电脑先要有所认识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要作申言者，为神说话，就一定要在主的话上多下功夫。盼望所有青年人，包括姊妹在内，都能领受这话，受训练，追求主，爱主，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进入主的话里，并且能说主的话。我们都要学习借着说主的话，把主说到人里面。

在说话方面，每一位作长老的，都必须在聚会中说话；这是无法避免的。最低限度，长老们都得在聚会中报告，因此他们学习在聚会中说话，乃是必需的。这和在家中说话不同，也和别人

谈话不同。我们在聚会中说话，一定要扬起声，将声音放出去；也就是要扬声、放声地说，好叫人听得见。比方在聚会中，我们常听见有些人的交通，声音很低、很小，那实在是叫人为难；那样的声音，都是叫人的耳朵受累。事实上，不仅在大聚会中我们申言要放声，即使是在只有十个人、八个人的小聚集里，我们的声音也要扬得起来，放得出去。这意思是，我们的喉咙一定要圆润，音量要重，不要轻轻地说一些话，乃要扬声、坚定、有把握地放声出去。

关于说话，还有一个讲究，就是我们的灵必须出去。一般人生气时，若没有大声喊，气是很难出去的。他喊得越响，气出得越厉害。我们释放灵，也是要扬声、放声；好比人生气时要出气一样，要有声量，叫人能听见我们的声音。这点我们一定要学，要操练。许多读神学的人，都要上一门课，叫作“传道法”，是训练人讲道用的，其中就论到要注意声音、语调。我知道这点相当重要，所以曾经刻意到海边没有人的地方，在那里操练，注意我说话的声音和语调等。有时，我也会站在镜子前面，一面说话，一面注意自己的姿势。这些对说话的操练，都是有帮助的。

所有作长老的，既“在其位”就要“谋其政”。换句话说，既作了长老，就一定要说话，并且所说的话，都要让人能听得懂。尤其现今我们都知道说话的重要和需要，就更加要鼓励众人多学习，多操练，这对我们的聚会，是相当有帮助的。经年累月操练的结果，对召会的建造，也是有莫大影响的。再者，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就是平时我们是用笔写文章，现在我们是用口写文章，所以也要操练怎样说才能说得好，特别是在开头时。一篇文章，或一席话好不好，都在于开头；这好比在运动场上赛篮球或足球，若是一开头就错了，往下去就很不容易有好局面。所以，开头是很重要的；若是能开得好，接下来就容易。这是个原则。

因此，一篇道或一篇申言，在开头说的时候，就要好好考量，用什么话开头，用什么句子开头，或用什么点开头，绝不能随随便便地说。有的人太随便，以致他的话总是没有果效。名布道家司布真弟兄，有一天在一个讲道中，突然说出一句话：“你看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的脚长在心上。”他这么一说，众人的注意力都来了，要看这个脚怎么会长在心上，这是指什么说的。原来这是指不要爱世界说的。我们的脚本应当在路上奔走用的，不是到心上来跑的；所以，当人心里有了“脚”，就表明世界的东西，跑到他心里了，他开始爱世界了。这是说话的口才，给人深刻的印象，叫人听过之后难以忘怀。司布真的道大多是这类的，都是好口才的发表。当他说到饶恕人的事时，曾举了一个比喻，说到有些人在埋死狗时，把尾巴留在土上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就请人来看，说这是他埋的死狗。这也常是我们的经历，说到某某弟兄得罪我们，并且得罪得相当厉害，但我们饶恕了他。这就是埋了一只死狗，但尾巴却没有埋；虽然饶恕了弟兄，却是不忘常常对人论及于此。这就是没有真正的饶恕。司布真的这个比喻虽小，却给人很深刻的印象。所以，我们不只要学习在聚会中说话，更要学习在说话的各面有考量，有操练，好叫我们的话有果效。

第二十八篇 为申言而学习真理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都熟悉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但这一节圣经却是很难领会。保罗说，“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？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各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为建造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诗歌”，不是我们所领会诗歌本里的诗歌，乃是指那时的诗章或诗篇。就历史来说，因着当时使徒们有犹太教的背景，很容易就引用旧约诗篇里的诗章，所以在希腊文里，诗歌是指“诗篇里的诗章”说的。“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”，这“教训”毫无疑问是教师的话，“启示”是申言者的话。至于“凡事都当为建造”，这里的“建造”或翻作“造就”，乃是指我们的说话，要能造就个人，造就召会，也要能造就肢体，造就身体。

这节经文里有个重点，就是“或有”的“有”。倪柝声弟兄曾在其所释放的信息里，对这个“有”作了解释；他的解释是对的。他说这个“有”，不是来到聚会后才有的，而是人本来就有的，是人来到聚会以前，在家里就“有”了。二十多年前，当我们说到相同的信息时，就看见在旧约里有那个表征。旧约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过节时，神嘱咐他们不可空手而去。每一个去过节的人，都得带着迦南美地丰富的出产，或是牛、羊、鸽子，或是五谷、果子等；东西无论大小皆可，就是不能空手而去。这个不能空手去过节，就是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“有”的意义。每一个以色列人去过节时，或有牛、羊、鸽子，或有大麦、五谷、果子，总得有可以献给神的。这说出我们在聚会中的说话，不该仅仅是临时的话，而该是我们已经预备好，原来就有的丰富。

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，就是我们来聚会前，应当在家里有点准备，如同以色列人去过节，不可以空着两手，总要带点出产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将所带的出产整理好，带到锡安山，在圣殿的外院子献上。这在旧约里说得很清楚。这意思是，我们每一次来聚会前，都要在家里作好准备，向主祷告，看看到底有哪一部分的话语，是可以奉献在神面前，供神的百姓一同享受的；这就是我们的预备。

另一面，我们也看见，在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，“有”一共用了五次，这就证明“有”不尽然是神奇的，也不是神迹奇事般的，而是我们劳苦预备得来的。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所以能有地里丰富的出产，不仅仅是因着神降雨，就能从地里长出来。虽然大部分的确是因着神工，但若是以色列人不耕地，不种田，也不养牛、羊、鸽子，不栽种任何果树，又怎么会有出产？所以，神祝福，神降雨，神叫地长出果实，都是千真万确的事；但这一切都必须有人工在其中配合。所以，我们在聚会中的说话，应该是我们平日在神面前劳苦的所得。

我们在美地上劳苦经营，将地耕种得好，果园修剪得好；同时，把牛、羊、鸽子等养得好，自然就会有丰收。然而，我们若是个懒惰的人，一切就都不用说了，绝不会有果子，也绝不会有五谷出产，更不会有牛羊的肥美；到了节期时，只好空手而去。后来因着以色列人得罪了神，与神之间有了间隔，这时，无论他们怎么辛苦经营，都没有用，因为神不给他们降雨；雨不降下，地里自然不会有出产。更严重的是，神甚至为他们吹来了风，不仅吹走了他们的果子，连砂土也给吹走了。

一九五八年，我头一次去访问以色列时，就得了个印象，那里的地全是砂石，并且都给风吹干了。同时因着不下雨，没有雨水，所以泥土是不会粘住的。一面没有雨水，一面又有风吹，

结果砂子都被吹走，只留下一片片干土；到处都是干土。风把土吹松，把砂吹走之后，底下现出来的，仍然是干土；然后风再来吹，砂石又被吹走。这样不知吹了几百年，那块巴勒斯坦地，依旧没有雨水，只有风在吹。凡是去过的人都看见，那里只有风不停地在吹；虽不是太大的风，却是终年只吹风不下雨。所以经过千百年，那地就如同旧约申命记所说的，天如铜，地如铁。铜是不落雨的，铁是不长东西的；那地只长一种东西，就是橄榄树。那是相当贫穷可怜的光景，长出来的细橄榄树，也只是一点点的根，细细的枝干，就象皮包骨，干干的。他们惟一的工业，就是生产橄榄；这是那地目前所呈现的光景。

这给我们一幅清楚的图画，我们尽力劳苦是应该的，但若是我们与神出了事，就不要盼望能有丰收。这意思是，我们虽然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但若是与神之间有了间隔，就不能盼望有丰收，并且常会是一无所获。我们知道，人人可以读圣经，我们也确实知道，中国文人胡适之先生，圣经读得很不错。他是五四运动首要的领头人，读了许多书，但结果，他却把国语和合本圣经和红楼梦摆在一起；他领会圣经，象领会红楼梦一样。不只如此，他把红楼梦、水浒传，和圣经摆在一起，说，“这是中国白话文的一大进步；第一是水浒传，第二是红楼梦，第三是国语和合本圣经。”人若这样领会圣经，是很难蒙祝福的，所以他至终没有得救。

从这里我们看见，人读圣经是对的，但另一面必须这个人也对，读圣经才有益处。什么样的人，读出什么样的圣经。胡适之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，他所寻求的是中国白话文的进步，所以他从圣经读到的，也只是白话文的进步。除此之外，他看不见圣经里其他的事物。人若不对，心也不会对，自然求得就不对，目标也不对，这就很难有什么好收获。

因此我们看见，要作申言者，就必须在神的话上有基础；在神的话上没有基础的，很难替神说话。另一面，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对的；若是我们这个人不对，即便我们作得好，也没有用。不仅作申言者需要有神话语的启示，即使是作教师，讲一点教训，也必须有神的丰富。我初得救时，非常爱慕真理，总是尽力搜购书籍来阅读。那时，一个穷学生并没有多少钱，而且我们那里不算是个大地方，买不到多少书，但我总是尽力地买。

我初读那些书时，不太会分辨，还觉得都很不错。譬如，我读到一本讲解马太福音的书，专讲马太十三章的“面酵”。我们都知道，酵是藏在三斗面里的，那本书解释说，“面酵”是福音的力量，把整个民主国家、社会都发动起来。我初读时，觉得那个解经真好。但慢慢的，我去参加弟兄会的聚会，听见他们对这方面的讲解，并且买了他们的书，才知道凡是圣经里，无论是旧约或新约，只要提到面酵，都是指坏东西说的。第一是指罪恶，第二是指败坏的事情，因为有细菌在其中。这个讲法是有根有据的，因为在旧约里，当以色列人过完逾越节后，接着就过除酵节，吃无酵饼。在新约里，主耶稣也说，你们要“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”。我领会了正确的说法后，对已过那些害人的书籍，觉得恨恶，因为骗了钱不要紧，把我的心思、力量也骗去，这就相当严重了。

要作一个好的教师，为人讲解圣经的教训，并不容易；况且不是人人都可以解释圣经，因为圣经不是一本平常的书，好象人怎么读都可以；圣经是有其定律的。所以，不仅我们为神说话，需要从圣经得着启示，即使我们要给人一篇教导，也得在那个教导里，以神的丰富作内容，作实际；如此，人才能在我们的话里摸着神，得着神的丰富。再者，我们也要把神话语里的规章、法则、律例等，借着教训教导给人；那才是一篇好的申言。诗篇说，“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祂的作为。”这意思是，教师要应用神的话，就必须认识神，并懂得神的法则。这样，他们所传讲的才能供应神，并且能开启神子民的眼睛，叫他们认识神的法则。这里的“法则”也可翻作“道路”；我们平常所说主的道路，就是指这法则。再者，这个法则就是原理、原则。比方，我们知道神是义的，祂绝不会作不义的事，这就是个法理，也是个原

理、原则。当我们要帮助人看见神的这个原理时，我们在原则上就永远不作亏欠人的事。关乎这些，只有当我们自己懂得了，才能去教导别人。所以，作教师的施教或传讲教训，必须对神有认识，对神自己有享受，对神的法则、道路有认识。这些基本构成，不是来聚会前，找几节经文串一串，就可以讲得出来的；绝不是这样轻而易举的。

无论是为着申言或教训人，都需要我们素常是个认识神、享受神的人，并且认识神的法则、神的道路，也认识神的原理、原则，和神的定理、定律。然后，自己更要熟读旧约的故事，好能在旧约的故事里，看见神自己，也看见神的法则，看见神的道路。从这里，就很容易产生一篇道。当我们这样来讲说这一段话时，就能给人看见神是如何满有恩慈，满有赦免，并且有丰富、丰厚的恩典。如此，我们就把神说出去，并且说到别人里面，作了人的享受。

真正的教训，是从我们在神话语上用功来的；但这却不同于学生在学校里用功读书。学生在学校读书，并不在乎他这个人对或不对，只要他能好好用功就可以了。学校不能因他曾经作过小偷，就断定他不会把书读好；也不会说他是谦谦君子，考试就一定得满分。一个人能考多少分，完全在于他下的功夫有多深。即便一个学生作了小偷，考试前只要他肯花工夫，拚命读书，照样能得高分。然而，一个人若是一面作小偷，一面下功夫读神的话，他是绝对无法得满分的，因为他这个人不对。他的所是会使他讲不出神的法则，因为神的法则就是公义，是不会要人偷盗的。所以，当我们要为神说话时，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对。

说到启示，要求更高；因为启示是神把祂的心意，好象从来没有对人讲过般，启示给我们知道。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说，“耶和華与敬畏祂的人亲密。”这句话按原文也可译为：“耶和華的秘密与敬畏祂的人同在。”这里就有启示的意味，意思是，我们若要得着神的启示，非得是个亲近神的人不可。我们若是个亲近神，与神有接触，和神有联结的人，就如新约所说，“但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”，我们便是个与主成为一灵的人。如此，我们铁定会得着启示。这个和教训不同，这个比教训更深，需要我们是个与神亲近、和神有交通的人，天天在灵里与神是一，并且在圣经上不断地下功夫；神就会借着圣经上的话，给我们启示。这样的启示，不一定是在聚会中，就是平常在家读经祷告时，也能得着。

另一面，启示大多是叫我们认识神的奥秘；在新约里，就是认识神新约的经纶。神这新约的经纶，乃是在于两大奥秘，一是神的奥秘，一是基督的奥秘；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。所以基督与召会，是神新约经纶中的两大奥秘，这个不是教训，而完全是启示。

关于这样的启示，并不是只要把圣经背熟，就能有启示。举例来说，六十年前，在中国大陆有个很有名的查经处，其中有位老先生姓庙，是个读古书的人。他曾亲自上书慈禧太后，诉说对慈禧太后的不满。和他在一起的，还有一位姓赛的，他们都是读书人。慈禧太后知道这件事后，就下圣旨给山东巡抚，要他去查办这两个人。这位巡抚虽然在朝为官，却相当爱护百姓，总是尽所能地保护他们的性命。因此，他简单地对他们加以调查，说他们是头脑方面有问题，把他们下在监里，就算交差了。这几位中国读书人，相当有气魄，下监之后，还在里面大讲特讲，讲天地万物，也讲主耶稣，但他们所讲的没有启示。

今天我们的解经，是从一千九百多年前，由正统传下来的；他们的讲法，却是中国读书人的讲法，是根据中国经书的口味，讲出个天地道理。即使是讲解圣经的旧约，也满了中国味道。当时，他们在监里讲说时，不仅一同坐监的喜欢听，连狱官也喜欢听，众人都觉得很有味道。没

有多久，革命成功，就到了民国元年，所有的政治犯都得着赦免；因着他们也是政治犯，就都被特赦出来。这样，我们就听见了他们的讲道，常是用逗趣的方式。比方，他们中间有位姓赛的，说自己的“赛”，不是法利赛人的“赛”，是以赛亚的“赛”。用这种字句讲说逗趣，叫人啼笑皆非，这就是他们对真理的讲法。

他们中间那位庙老先生，把整本圣经都背过了，所以得了个“活串珠”的称号。当时在中国华北、西北、东北一带，颇负盛名。他们吸引人的，不过是聚会中讲得众人哄堂大笑，这就是他们所传讲的。这里的点是要你们看见，虽然他们相当熟悉圣经，串珠也串得很灵通，却是一点也没有启示和亮光。要知道，并不是圣经读熟了，就一定有亮光；亮光是在乎我们灵里的故事。

虽然这班中国老学究熟读圣经，头脑也相当练达，但却是练达在中国经书里。他们完全不认识他们有灵，也不论到这个灵，连圣灵也未曾提及，只懂得圣经的知识、字句，这实在是个很大的亏损。有一位宋尚节弟兄，很会传福音，也很能解经，但他所解释的都很吓人。比方，他说血漏的血，是宝血的血，这完全是错误的解释。有一次他到烟台，约有一、二周的时间，在那儿讲说宝血如何如何。前面所提的那个查经处，就大肆批评，说宋尚节讲错道理。这被宋尚节听见了，就准备要有一次的反击。有一天他出场准备讲道，人从后面看他，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他的肚子相当大，似乎在他的蓝袍底下装了什么东西。他走了几步后，就开始说，“越查经，我越大；越查经，我越大；越大就变成了犹大。”他是在骂那个查经处。这就是那时解经的情形，是相当错谬混乱的。

圣经是一本伟大的书，人虽可以用人的头脑妄解臆论，但圣经永远不会失其伟大和真实性。虽然我是生在正统组织的基督教里，得救后也读了一些书，但直到我到了弟兄会之后，才开始懂得一些基本、准确的真理。弟兄会所给的真理，实在是纯净且准确。这给了我很大的改正，也给了我很大的洁净，使我能够清理已过那些不合式的道理。后来我接触到倪弟兄，倪弟兄是个非常认识圣经的人；我们两个人所接触的，都是这个基督教正统传下来的。

在基督教的历史里，从第六世纪到十五、十六世纪，共有十个世纪，因着天主教封锁圣经，使召会陷入黑暗时期，没有神的话，没有启示，没有亮光。到了主后一千五百多年，路德起来改教，但早在路德以前，就有威克里夫约翰和胡斯约翰等人，开始改教的工作。尔后出来了国教、私立教会等，也都是正统的。一直到十八世纪，有卫斯理约翰兴起，和他们同时的，有新生铎夫在德国南部，爱主并将产业为主打，因而产生了所谓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带进了一个极大的复兴。从那时起，又过了一个世纪，弟兄们就起来了；这些都是正统的。即使其间有奥秘派兴起，他们也还是正统的。

后来有位劳威廉，将奥秘派改成实用的，就变作内里生命派。这一路下来，可以说，都是承继了这一千九百多年正统里的东西。因此对圣经的讲解，有其铁定的规律。并且，解经的原则经过一千九百多年历代圣经学者的研究，已经差不多都已立定在那里。我们要郑重地说，经过我们的收集整理，这些丰富大部分都集大成在新约圣经恢复本里。只要把新约圣经恢复本的注解，从起头到末了，好好读过一遍，你们就会看见原则都在里面。这些就是规范，对于你们明白圣经，了解圣经，讲解圣经，担保是非常稳妥的，使你们不至于离题太远。在解释圣经的预言上，有其原则；在解预表上，也有其原则；解白话文，有其原则；解历史，也有其原则。因为圣经都是神奥秘的启示，所以这些原则握在你们手中，能保守你们不会离得太远。

总结地说，首先我们必须是个正确的人。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对的，是寻求主自己的，也能讲出一些的教训；这是最低限度。其次，我们要进一步往前。不仅我们这个人是对的，我们更要认识灵，并且与主之间，要有灵里深切的交通，好叫我们能得着启示。因此，我们不仅要作教师，

能讲一些教训；还要作申言者，能为主申言。在申言里，我们为主说话，并说出主来，其中有相当的部分是启示。譬如，马利亚那一篇赞美的话，一点不错是申言，但里面实在有亮光，有启示。她说，“我魂尊主为大，我灵曾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这是一段启示的话。我们要能有这样的申言，不仅人要对，我们的灵也要与主有密切的交通。

结过婚的弟兄，大多都有这个经历，就是在家中，多半都是听姊妹们的话。所以姊妹们若是正确，弟兄们就都能安心服事。因此，在召会中善于带领姊妹，是很有价值的事。一九四六年，我们在上海，看见上海那些姊妹们，比上海的弟兄们说话都算数；而且都是那些中年姊妹们说话算数。那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服事她们，一位是李小姐，一位是汪小姐。这两位姊妹，把全上海的姊妹们都服事得相当顺服、听话。所以弟兄们和同工们服事起来，真是没有难处；因为带领的姊妹，倒掉了难处的老巢。

我们知道蚂蚁是有窝巢的，只要把那个窝倒了，蚂蚁就没有了。我们这两位姊妹，李姊妹和汪姊妹，相当会倒这个“老巢”，无论哪一个家庭里出事，只要她们两位一露面，一切相安无事。所以在工作上，若是姊妹没有人带领，工作是很难作的。因此老练的姊妹们，应对姊妹们有带领，同时也要能善于教导。那位在上海服事的李姊妹真是会教导，她写的一首诗歌，至今在我们的诗歌本里第一百二十七首，就象刻木板、钉东西一样，方方正正。这可以看出她就是教导的人，是个教师。

此外，我们的弟兄姊妹若是个个都能申言，那真是不得了。等到我们出去，就会遍地皆兵；过了半年，一地一地的召会，就会渐渐兴起来。再过三年、五年，整个台湾就会遍地都有召会。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。我们要福音化台湾，就必须这样来实行。往后五年，福音化台湾所需要的，就是这三个：善于带领、善于教导、善于申言。这三个“善于”作成功，我们全时间训练的意义就达成了。我们初期来台湾全时间事奉时，赤手空拳，什么也没有，连个“摊子”都摆不太出来。然而，十五年后，有上万的人得救，长老、同工们成群地被成全出来。这就是因着带领、教导和主的话。

总之，治理召会最重要的，就是这三点：带领、教导、申言，并且是要善于带领、善于教导、善于申言。我们若是回顾历史，就会看见召会的成功，就在于带领、教导和申言。什么时候带领一缺乏，软弱就显出来；教导一缺少，就会有破口漏洞；申言少了，就会没有力量。只要能善于带领、善于教导，加上富于申言，主的工作一定强，召会必然兴盛。盼望老人们都能将这话听进去；不仅要了解，更是要一同努力，好使召会能更往前去。

一面说，带领是一般的；另一面，带领也是多面的。所以作长老的，不要怕本领大，以语言为例，不要怕会说的语言太多。达秘弟兄是英国人，英文本来就相当的好；他是圣公会造就出来的学者，把新旧约圣经翻成英文、法文和德文三种文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懂得圣经的两种原文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；所以，他最少懂得五种文字，并且不是普通地懂，而是学有专精地懂。达秘一生都没有结婚，因为他所有的工夫，都用在研究这些事上，并且是相当的精通，以致他能作翻译圣经的工作。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所以难怪这二百年来的，他成了基督教中的解经大王。

因着环境，我虽然没有拿到学位，但在得救之后，因着种种的需要，我自修的情形，比在学校里读书时所得的还多。我年轻时，有位王云五先生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，他发明了“四角号码”，使我受益良多。当时，商务印书馆是全国最高的文教出版社。王云五曾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，初中都没有毕业，却发明了“四角号码”。胡适之先生还特为此写了一首口诀：“一横二直三点捺，四叉五插六方口，七角八撇九零头。”不仅如此，王云五先生后来还编了

“王云五大字典”。这一切完全是他自修来的，他可以说是无师自通。可见，人实在需要不断地学习、进修。

所以，从某方面来说，不一定需要什么训练中心，我自己也没有进过什么训练中心。有一次，弟兄们围着我问到：“倪弟兄称赞你，说你的进步好象飞一样，请你告诉我们，你是怎么飞的？”这实在很难回答，因为你们若仅仅问我怎么飞，自己却不飞，有什么用处？其实，你们只要去飞就可以了。要知道如何飞，最好的路就是去飞；作了就会。或许开头会摸不着头绪，但几个小时后就懂了。我从小没有骑过脚踏车，三十岁时到了上海，需要脚踏车代步，当时也没有人可以教，我就去借了一部破脚踏车，自行骑了上去，结果倒了下来，然后再骑上去，又倒了下来，再上去，又倒了下来，就这么上上下下，倒来倒去，至终骑得也很不错。所以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只要我们有愿作的心，并且持续到底地去作，就一定会成功。

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，机会是相当的大，可以说全地都是我们的工厂，就怕我们不进入。若是我们进入其中开展，前程真是无可限量。所以，无论长老或同工，都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。说到同工们，你们的追求一定要够。若是你们在语言上不足，就难得有什么开展。今天人在台湾，仅仅作所谓的国际贸易，都得把语言看得非常重要。你的产品要进到那个国家，最起码你要懂那个国家的语言，否则就难以与人有贸易上的往来。所以，台湾这里有些大学生，不仅学英文，还学了一些西班牙语等。等他们从学校毕业后，很快地就作起出口贸易；有的甚至亲自到南美去经商。

曾经有一位从智利来的基督徒告诉我们，他身上的西装裤、衬衫等，虽然都是在智利买的，却都是从台湾进口的。这是我们在国际商场上所作到的地步。今天外面世界的局面是如此，我们在这里作工，不能没有一点进展。好比那些原住民及本省同胞，都在我们的范围里，实在需要我们前去叩访。再者，所有的同工，若是到今天仍然不会说本省话，那是个羞耻。每一位有心服事的，都需要会说国语、闽南话，才够得上同工的资格。我们若是连这个精神都没有，怎能作出事情？所以，盼望我们都有进取的精神，才能开创得出去。

我们中间话语的供应，是相当的丰富，已经出版的属灵书报比比皆是；但我们若要得着这些供应，还得出一点力气。好比人吃饭，也是需要用力气吃，没有人能替别人吃的；所以，要得供应都得靠自己努力。我们有时忙起来，甚至会觉得一天吃三餐，实在是件麻烦的事。特别是人的这个身体，还真是麻烦，不仅需要吃，还需要上洗手间，需要洗澡等。这一面虽然麻烦，但另一面说，我们若不将身体服事好，身体就不会服事我们，也无法服事我们，为我们干活。

凡在召会中带领的弟兄们，都得深入这些信息，让召会在你们的带领下都是活的。有些长老说，他们地方上的情形，是无论怎样努力，都很难再往前。这或许是真的，但即使是在这样不行的景况中，只要你们肯努力，也会有相当的进步。以会所作整洁为例，众人也可以把这个整洁，作得更有进步，好比拉窗帘的方式、厕所拉门的规格或会场椅子的排列等，都可以加以改进。或许现在的情形已经不错，但总还有进步的空间；能进步，总是好的。只要我们众人齐心努力，召会一定会更往前。

因着已过主在台湾所施的恩典，这里已有一百处，甚至更多处的召会。这一百多处的召会，虽然都不是太大，但若个个都起来，其中的长老，是善于带领、善于教导的，年轻人又都奋发忠心，加上善于申言，那就真是大有可为。以高雄召会为例，那里的局面相当的好，弟兄们若能好好奋发，相信只要一年的工夫，整个召会就会完全改观，人数也必定翻倍。若不是这样，一同配搭的弟兄们，就要来在一起禁食祷告，想想对策，不要让这个情形过去。主给了我们这么

多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以及这么多丰富的真理，并且立场确定，道路清楚，我们实在应该忠信地带出一个很好的局面。但愿我们都不是回家睡平安觉，而是全人努力奋发，否则连天使也帮不了我们。

今后我们都要朝这个目标，也就是在善于带领、善于教导、善于申言上，努力往前。年轻人绝不要闹意见、闹情绪，乃要稳定地在召会生活中。我和倪弟兄同工十八年，主宝血遮盖我，在那十八年里，我从来没有在倪弟兄面前发表过意见。每次同工聚会，倪弟兄常会朝着我问：“常受弟兄，你怎么说？”我总是微笑，没有说任何话。我的态度就是听命，因为不是我带头。我听命，要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；要我往哪里去，我就往哪里去，这是我的态度。十八年里，我没有发表过意见；并且这十八年，我讲的道，篇篇都是倪弟兄的道。我告诉圣徒，这一篇道是倪弟兄哪一年在哪里讲的；我并不以讲倪弟兄的道为羞耻，我是引以为荣的。我一点也没有说得太过。一九三四年一月，我在上海听了倪弟兄十篇特会的信息，不到六月，我立即回到烟台，把那十篇信息重复讲了一遍。这是已过我们紧紧跟随的情形。

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最危害主工作的，就是意见，以及一些风言风语。那是我们中间极大的羞耻。我们一闹意见、闹情绪，就很难在主的路上往前。我们都要学习没有意见。不是带头的，就要听命；是带头的，就要发号。若是不能发号，又不肯听命，我们就是报废的了。我有许多和人一同乘车的经历，多半都是弟兄们开车，我就学习从不在车上说往南或往北，向左或向右，开快或开慢等。只有一次，同一位弟兄从美国拉斯维加斯，开车到洛杉矶去。那时是冬天，在深夜里开到途中，这位开车的弟兄在路上打盹了。我在旁边看着，觉得为着安全的缘故，需要提醒这位弟兄，可不要睡着了。许多人都会在行车途中，发表相当多的意见，使开车的人觉得相当为难。

盼望所有长老、同工们，在工作上切切不要发表不同的意见。若是同工、长老以及全时间服事者，能够不发表意见，召会就是蒙祝福的。事实证明，哪里有意见，哪里就完了；即便那个意见最高、最对，也是没有用处。这好比人作化学实验一样，意见是个败坏的因素，无论加在哪个实验里，都会把哪个实验废掉。因此无论是同工、长老或是年轻的全时间者，都要认识，大家在一起服事，要学习没有意见。我们当前只有一个目标，各处的长老、同工到各地后，不要有意见，乃要善于带领、善于教导、善于申言，并要努力在主的话上下功夫，多有祷告，寻求真理，寻求主自己。不仅如此，还要与主有亲近、亲密的交通，活在灵中，让主能随时给你们看见光，给你们得着启示。这样，你们就会申言，为主说话，并说出主来，带给召会莫大的祝福。

第二十九篇 为申言而学习真理（三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这条新路向着众圣徒，向着众召会是完全开启的；一切的机会，无论是召会的事奉、传福音、家聚会、排聚会，都是向众人敞开的。我们有太多的机会，可以尽功用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无论是传福音、家聚会、排聚会，甚至在区聚会里，都需要人人尽功用。

现今台北市召会每个月参加家、排、区各种聚会的人数，约是一万多。这不仅是个数字，更是确实有其姓名的。此外，经年累月下来，久不聚会的圣徒也大约是一万多人。之后，经过训练，出外叩得了三万八千多人，其中我们最多只顾到八千多人，剩下的三万人是没有人照顾的。经过弟兄们的研讨交通，发现其中至少有两万初信者，是值得我们在他们身上继续作工的。这样合计的结果，目前约有四万多位弟兄姊妹等着我们去作工。这显示出，即使我们暂时不再去叩新门得新人，也有这四万人等着我们去带领和服事。

借着各地的交通，和我们在主面前的考量，我们觉得有三个地方，相当需要我们顾到，也是值得去作的；一个是台南，一个是台中，一个是新竹。特别是需要顾到他们的大专工作。我们若是荒废了这几处的大专工作，就好比杀了鸡，却没有取到卵，那是很可惜的。然而若是要作，就得把台北的力量分一部分出来，两相比较之下，还是值得的。除此之外，因着台北这里的需要大，品质也高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在台北这个大召会里，是真有可学的。除非你们没有心，若是你们有心，就要在台北这里多观摩，无论是对的、错的，是好的、不好的，都可以看看，益处总是还多，至少可以开你们的眼界。

今天在召会中，不仅有善于带领、善于教导的需要，更有善于申言的需要。以台北为例，目前有九十六个区，若是每个区里，都有一个申言者，话语的供应是强的，说起神的话是既准确又正直，是百发百中的，这样，整个台北召会很快就可以开展出去。若是有人问起，你在召会里这么多年，怎么还留在台北，没有往外去？你们可以回答他说，“我们在等第九十七区出来，好前去作申言者。”若是我们都这样竭力往前，很可能到年底，就会有二百个区产生出来。这二百个区最少需要二百位申言者，为此，我们众人都得努力操练作申言者。其实，一个区只要有一位强的申言者，就可以稳住整个局面。有强的申言者，即便是带领差一点，也可以过得去；教导若是差强人意，这教导也可以在申言里加强。然而，若是别的方面都够，只有申言不强，那是不行的，因为在表显上就差了。

保罗早已明白这点，所以他在林前十四章，从头到尾都在说申言这件事。第一节提到“要切慕申言”，末了三十九节再嘱咐，当中十二节也强调。在这一章经文里，多次重复讲到申言。保罗对召会的盼望，就在于申言。十四章一节说，“你们要追求爱，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要切慕申言。”这里讲到三样东西，首先提到爱，爱总是比较容易明白，也是没有人不喜欢的。其次说到，不仅要追求爱，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。然后保罗进一步说，属灵恩赐中尤其要切慕申言。“申言”在国语和合本里，原是翻成“作先知讲道”。由此可知，申言在基督教里是个缺，甚至在我们中间也被忽略了，这都是为传统的观念和制度所害。现今老制度已经过去，召会生活中的一切，向着圣徒们敞开了，无论谁都可以说话。这实在是我们的大好机会。

此外，若是各地召会的长老，能特别起来推动大家学习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并且鼓励众圣徒进入属灵书报的丰富，召会生活的内容将是相当的可观。以全美国的众召会来说，目前这件事作得最好的，是德州的众召会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在圣徒家中，看见到处都是生命读经，卧房里有，衣柜上有，床头柜上有，甚至厕所、厨房里都有生命读经；可以说，在他们家中几乎没有见不到生命读经的，家里处处都是属灵的丰富。无论人走到哪一个角落，翻开任何一卷，读任何一页，或是仅仅读那一段，都能得着益处，真是所谓的开卷有益。这个风气实在值得多加鼓励。

今天世人都非常看重教育，都知道教育乃是一切的根本。我们在召会里，既看重真理，就当重视真理的培育。只要真理能在我们中间亨通、有地位，召会一定刚强；这是非常基础，也是非常根本的，我们应当多看重。然而，我们深怕许多弟兄姊妹买了生命读经，却只是摆在书架上，而没有好好用功去读，那是非常可惜的。

新约圣经恢复本，可说是集二千年来，各方圣徒对神圣启示之认识的结晶。我们若把经文、注解，再加上生命读经，好好读过并进入，召会生活将大大地改观。若是我们众人一心一口，同讲一样的话，都进入这本圣经，并进入生命读经的一切丰富里，几年后成果定规惊人。这对新路的成功，绝对有莫大的帮助，因为新路要成功，就在于说主的话。然而要能好好说主的话，是需要有材料、有预备、有根底、有基础的。譬如，今天人说国语或台语，也是有其说话的讲究；受小学教育的是一种说法，读过中学的又是一种说法，读到大学的就更明白了。因为人的教育程度，的确会影响人的说话。

今天我们属灵的教育，就在这本圣经里。一般人读圣经，常是照着自己的读法。然而，圣经实在是一本不容易了解的书；即使你读上一百遍，也不一定能懂得其中的含意。因着人不容易懂，所以就随自己的认识，去读自己以为懂的。在新约圣经恢复本里，有九千多条的注解，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；凡是不容易读懂的经文，注解里都有整理，可以指引我们去了解。若是还觉得不够，可以把生命读经拿来读一读。生命读经里对我们的问题，都会有些解答，我们只要照着章节仔细地找，总会有些注释的话在里面。若是我们都能这样按部就班地查读，一定能得着许多真理的丰富。

关于新约生命读经，即便我们不能每人都有一套，也要尽量几个人共有。比方前三分之一放在你家，后三分之一放在他家，最后三分之一放在我家；这样，过一个月后再交换，轮流着来读。在时间的应用上，若是弟兄姊妹是在职的，可以随身携带一本，放在公事包里，无论是上班等车，或工作中休息时，都可以随手读几页。总之，要尽力推动圣徒对真理的认识，这个认识基于他们对主话的熟读；这是个基础，有了这些根基，就能鼓励弟兄姊妹说话。

当初倪弟兄在推动人人都说话这件事时，曾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召聚弟兄聚会和姊妹聚会，让大家一同有操练。这样作相当不错，因为在弟兄聚会里，没有人作主席，也没有人领头，大家都是弟兄，完全一律平等，每个人都可以提诗、祷告、作见证。然而，这样作来作去的结果，若只是作见证，不出半年，众人的见证都作完了，聚会就不知如何往前。姊妹聚会也是同样的情形。所以，要弟兄姊妹都能说话，说主的话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目前在实行上，有三点可以加强聚会中的活动：第一，是呼喊主名；第二，是祷读主话；第三，是说唱诗歌。这对聚会来说，是一大帮助。好比，我们每逢聚会时，可以先呼喊主名，然后找出一节圣经，大家读一读，祷一祷；或者选一首诗歌，大家唱一唱，说一说，这对我们帮助很大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有几个“拐杖”能帮助我们说话；第一是《生命课程》，第二是《真理课程》。若是觉得这二者硬了一点，还有第三，就是《生命读经》。若是有人认为《生命读经》散了一点，还有第四，就是其他属灵书报，譬如《生命的认识》、《生命的经历》以及《神新约的经纶》等。这一本又一本的书，都是我们的“拐杖”，拿来使用，对我们都是个帮助。然而长年而论，我们还得帮助弟兄姊妹，懂得如何申言；没有申言终归是无法落实。

我们往前的秘诀，就在于我们中间凡是爱主、爱祂恢复的人，都得申言；我们众人都要在这一点上往前。然而这并不是说，学校有一千个学生，个个都理当是打篮球的好手。我们的意思是，在这一千位学生里，总是能出来五、六队好手；也就是能出来三、五十位打篮球的好手。同样的，台北市召会有好几千位爱主的弟兄姊妹，若是众人都操练说话，很快就会产生一些申言者。为此，盼望台北市召会的长老，都能将这些话听进去，立即带领弟兄姊妹，一个会所一个会所，一个区一个区地，操练读经、读注解、读生命读经或是读相关的属灵书报。这样，经年累月作下来，弟兄姊妹里面无形中就有了积蓄；另一面，我们都得有经历。经历配上经验，再配上真理，这样为主说话，定规会有亮光。

另一面，操练为主说话，千万不要太轻佻，一轻佻就不值钱，一定要郑重。在长老的品德中有一项，叫作庄重，英文是 **grave**，指人里面有一点分量。我们中间有的人，虽然头脑聪明，领会力强，但说话太轻佻。比方有些人岁数不小，都六、七十岁了，但只要一开口说话，连最重要的话，都给他说轻了。嘻嘻哈哈的人总给人感觉轻，这样的人最好不要站起来为主说话，否则他会把自己卖了；但若是作见证，倒还可以。所以，一个人要为神说话，说神的话，若是态度轻佻，就一文不值；即使是作见证，也不该轻佻。一个基督徒应当是庄重的。“庄重”的意思就是有分量的，并且这个有分量不是轻率的，不是象一根鸡毛飞在空中，乃象一块宝石又稳又重。

金、银、宝石都是有分量的，木、草、禾秸是没有分量的。有些人就在生性上吃亏，在生性上让人觉得轻浮，以至失去在聚会中说话资格。然而，我也看见一些不同的情形，譬如美国有些少年人，虽然只有十五、六岁，高中都还没有毕业，还是个孩子，但他们一站起来，即便还没有开口，那个样子，就让人觉得是有分量的，是庄重的。所以，若是我们的聚会里，都是嘻嘻哈哈的，就不是好现象。我们在聚会中应当自由、释放，也应当新鲜、活泼；但轻佻、随便、放肆，是不可以的。

我们的聚会可以高昂，但要有重量。这并不是说，我们需要整天板着脸，好象人家欠我们什么一样。若是我们在聚会中说话，总是生硬的，板着脸，叫人觉得可畏，也是不应该。我们可以是笑嘻嘻的，但即使是笑嘻嘻，都该让人觉得有分量。这些都是说话的原则，需要我们好好操练。我们都知道自己生性如何，所以必须在新造里，把那个生性、那个旧造了结；我们若是这样追求，人对我们自然会起敬意。若是我们都是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读过书的人，我们的聚会，就可能满了“土气”，无论是祷告，或是作见证，都会给人感觉土里土气。然而，我们若是在主的话上下功夫，有属灵生命的追求，经年累月的结果，我们的情形自然不可同日而语；全台众召会的聚会，一定是又丰富又甜美，因为属灵教育的程度拔高了。从前我们只读小学，甚至没有上过学，现在我们不仅读完中学，有些跑得快的人，甚至大学也读完了。有了这个程度，不用特别表现，也自然能在聚会中，借着祷告、唱诗、说话表露出来。

已过，我们着实没有什么心学习，反正到了时候就去聚会，会中任谁提诗我们也无所谓，即使唱诗也是随便唱唱，有时甚至没有唱也可以。这都是我们在聚会中的光景。前些日子在一个聚会中，我看见有人在聚会中谈话，这是极大的打岔；弟兄们正在作一区一区的报告，台下却有交谈的声音，那实在是叫人受搅扰。这是犯规矩的，也是不礼貌的；不仅得罪人，也得罪圣灵。众人一起聚精会神地聚会，要让圣灵对我们说话，怎能自顾自地谈起话，这是不可以，也是犯规的。所有在聚会中带头的，都要注意这些点；无论你是带领什么聚会，或作什么训练，都要注意那个分量，不可随便，否则任你们本领再大，技巧再高，一切都是白费。

今天，新路向我们众人都是开启的，也是责成我们众人共同负责的；若是你不负责，我不负责，我们个个都不负责，这个新路就会变成空路，无法往前。既是大家都要负责，就要每一个人都尽责，该学的要去学，该操练的就去操练，如此必然成功。我们中间的立场是准确的，我们的道路是正直的，无论基督教中有多少的反对，至少他们也都心里明白，我们的立场和道路是无可指摘的，并且我们的真理也是丰富的。现在主又进一步带我们从圣经看见这条新路，这乃是个很大的恢复。这在在都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努力是有路的。我们有立场、有道路、有真理、有目标，可以说我们是服事有名；如此，我们铁定能旗开得胜。

以申言这事为例，若是我们群起追求，三年内，说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个个聚会也会越来越丰富；这样，我们就成了属灵的“书香人家”。我们的聚会要满了属灵的书香，因为众人都学习，彼此也能互相教导，并且个个都说话，丰富自然就流露出来。

有些弟兄姊妹曾对我说过，我的道虽然好，但常常会重复。有位姊妹明白这个窍，就向人解释说，“你们且不要轻看那个重复，这些信息所以一再地说，是因为会中有少数人听不懂，所以需要为着他们重复地说。”这解释是正确的。我们释放信息，不是讲完就交差了，我们乃是盼望人人都能把这个信息听懂了。比方我在讲台上，清清楚楚看见，有些人的确不明白我所讲的，并且我也知道，我所释放的这些信息，是有些奥妙，不是说了三、五次人就能听懂的，可能需要十次或八次。所以，你们看我所重复的都不相同，次序上都有一点改变；头一次从这一面讲，再一次从另一面讲，总是尽量从不同的面来说，好让听的人都能听明白。然而我也知道，虽然我是这样重复地说，但到末了还是有人听不懂，也不知道如何进入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地释放这些信息。

今天真理是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众人都要奋起，进入真理。我们每一周都有好几次聚会，实在说，我们聚会就是在学真理，操练真理，并进入真理。我们基督徒生活中，一切的关键都在真理上，所以我们都当以学真理为目标。一九七四年，我在美国，觉得美国的工作，不能仅仅象头十年所作的，一直出外到各处访问。虽然那样的访问，会带进人来，并且慢慢地也在一些地方有了召会。然而我实在看见，海外的工作若是一直这样作下去，那个真理的供应是不够的。因此，我才下定决心，要花工夫作生命读经。然而那不是一篇一篇，随性、随灵所感而有的信息，而是依据整本新约圣经，按其真理所释放的信息。因此，我们在美国就有了生命读经的训练。

自从各卷生命读经刊印出去之后，全地增加了几百处的召会；可以说，这几百处召会的增加，十分之九要归功于生命读经。有位唐弟兄在巴西开工头几年，就是凭借着一套创世记生命读经，开展得相当成功。他既不会讲巴西的葡萄牙语，也不会说英文，并且他的国语完全是宁波腔国语；然而他却能凭着这套创世记生命读经，在巴西各地为主作工、讲道。我们都知道整个巴西的国土，比美国还要宽阔，如今都给他们走遍了。这个见证，给我们众人看见，主在巴西的工作，完全是借着创世记生命读经带进来的。

可惜，台湾众召会的长老和同工们，没有多少人会用生命读经。不是说他们不用，而是说他们不会用。那个“用”是有很多讲究的。比方，我们作事情，去作是一回事，尽力作又是一回事，卖命地作又是一回事。作法不同，出来的结果自然也不同。卖命地作，出的力高，结果一定高。不是说台湾的众召会不用生命读经，而是在他们的感觉里，好象用也可以，不用也可以，无所谓。以几位带头的同工们来说，他们就没有积极地进入这套生命读经。比方，这些生命读经的释放，特别到末了阶段，是进入了神的经纶；但恐怕台岛上的同工们，不一定进入那个神的经纶，甚至对神的分赐认识也很有限。真理的讲究是很大的，我们可能经年累月地在带领召会，但几十年过去，召会却还是平平淡淡，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和丰富。当然，因着弟兄们或多或少地应用这些属灵的丰富来带领召会，以致尚有一些果效，那是看得见的。

一九六一年是我工作上的分界点，那一年我到了美国。翌年，一九六二年，我就在美国开工。在这之前，每当我出国回到台北，最怕参加擘饼聚会，因为都是老腔老调；提诗是老腔老调，祷告也是老腔老调。然而，最近几次我回到台北，发现擘饼聚会的唱诗进步了，大家开始懂得唱：“远在时间尚未起首，万有尚都未开始，在父怀中并荣耀里，你是神的独生子。”“你曾是那惟一麦粒，落到地里而死了。”同时我也看见，有些老姊妹并没有读过多少书，她们也会祷告说，“主啊，你就是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我们这许多人来，谢谢你分赐生命给我们。”过去那种老腔老调纪念主的诗歌没有了，可以说是进入了另一个时代。

我们从幼年就受我们中间的教训，知道诗歌里有一大类，都是为着擘饼的。那些诗歌是关乎我们赴主筵席的，不能说不好，但一直唱那类的诗，我们就一直停在那个水平上。现在我们在主的桌子跟前，会唱主是一粒麦子，死了就长出我们这许多子粒，并在灵中把我们调在一起，成为一个身体；这样的水平就高多了。现在台北这里的擘饼聚会，拔高了许多，几乎那些很好的老诗歌都不用了。比方诗歌五百八十三首：“愿主为我擘开生命的饼”，虽然是很好的一首诗，但那个水平不够。这我们也需要有所认识。

在一次聚会中，有位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弟兄，点了诗歌第一百三十首，这令我感到相当希奇。因为这首诗歌讲到主的爱，是在另一个水平上，是高得多了。这首诗不是说到主为我们赎罪、钉十字架等，乃是说到主：“你爱叫你舍了自己，为要叫我得着你。”（第一节）这个水平是不同的，是更高的。唱这样的诗歌，在这样的水平上，自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我的确看见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，是拔高了许多。诸如此类，就是在带领召会；有了带领，召会自然往上去。我在这里，对你们有所批评，也是在带领你们；有带领，你们就知道如何往前。

我们现今要带领大家，一面在真理上、在主的话上有根基；另一面要在生命上有经历。经年累月下来，这些都会变作我们的储藏。等到我们来到聚会中，无论是小排、家聚会或区聚会，我们都能出口成章，因为我们内里就有这样的构成；这不仅是组成的，更是被构成的。我们若能有三三年之久，都在这一种空气里一直受熏陶，那个成分就会在我们里面，把我们构成。

比方，你在一个充满大蒜味的屋子里待上三个钟头，当你出来时，全身都会是大蒜味，因为那对你是个构成。你若是去吃海鲜，在海鲜店里坐上两个小时，你出来时，全身必定都是海鲜味。然而，我们若是聚会聚了三年，一周聚了三、四次，结果还不能被构成，这就证明我们的聚会淡而无味。既没有蒜味，也没有海鲜味，所有的只不过是白水；聚了三年会，就如同喝白开水喝了三年一样，没有任何别的味道。这乃在于带领的弟兄们，是如何推动的。现在这条路摆在这里，有目标、有重点、有路线，是相当清楚的。若是我们众人再不能好好往前，就不知该如何向主交账了。

今天真理一切的丰富，都在我们面前，是任何人都能追求的，并且这真理并不是深奥到无法进入。人刚得救时，或许会觉得格格不入，但只要追求过二年之后，差不多就能有所进入。有的弟兄们追求得多，可能不到一年，对真理就相当的熟悉。我们见过一些刚过召会生活不久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参加祷告聚会时，里面真是火热，想要向主有些祷告，但是祷告不出来，只好想法子背些句子；有时实在背不出来，他们也冲过去了，这并没有什么丢脸的。若是大家都能这样往前去，这个说话的实行，在召会的聚会中一定会成功。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，努力去推动，使众人在恢复本的经文上、在生命读经上，能多多用功；如此，经年累月下来，就会有所构成。

此外，在家聚会上，也需要我们全力推动。弟兄姊妹要先在自己家里有家聚会，然后再去带领人，给人设立家聚会；当然排聚会也是需要带的。总之，各项都得推动，都得带领。长老们要看主怎么引导，若是可以，就召集一个小特会，专特交通这个负担。或者不妨有点律法的作法，就是召会中若有一百人聚会，就需要有二十五个人出去叩访。这不是说都是同样的二十五个人去作，而是说要从百分之百的人力中，拿出百分之二十五的力量来作，也就是要有四分之一的人，出去叩门访问人。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在这点上有所奉献，把时间分别出来，并常与他们一同祷告交通，也有安排。务要把这些人带起来，把这些事纳入轨道。渐渐的，这个实行就会成为一个风气，建立成一个习惯。如果只是报告报告，鼓励鼓励，大家都听见了，但都想不一定需要他；结果连百分之十的人力都没有出去。所以，总要有一个具体的带领，将负担推出去，推出四分之一的人力去叩门。

在成全人去叩门的事上，需要给一点训练。重点不在叩得多，也不在求其快，求其速成。若是一百个人聚会，有二十五分的人力去叩门，一年最多可叩四百位，不要求多。在这四百位叩得的初信者中，只要有四分之一是能留得住的，即使另外三百位，因着某些原因，不能都留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也能有一百倍的收成。当然这四百位，是需要召会里的弟兄姊妹，持续地去看望、照顾。若是照顾的情形差不多了，渐渐稳定下来，我们就可以再去叩门。如此，总会有四百个新人，挂在一百人聚会的圣徒身上，是他们可以去看望、照顾的。

我们清楚看见，召会的确需要带领。这一百多位弟兄姊妹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也不是长老们报告一下，讲一讲，就会去照顾新人。我们总要找出一条路，给圣徒有带领、有安排；无论如何总得有点管理。以作整洁为例，当我们来安排会所椅子的放置时，绝不会杂乱地把椅子堆在那里，而是会整整齐齐地放好；我们总会把会所的公物，放在固定的地方。即使是个小区，都需要有好好的安排，这就是带领，也都是在带领之内。如此，召会生活就有轨道，能从各面循序渐进，步入正轨，无论是个人或是召会就能向前了。

大体的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，只要长老们一带领，一定会有人去叩门。然而，无须周周都出去，乃要三个人一队，每隔一周出去叩访一次，每次约需二小时；经过一年，差不多就能叩出我们预算的人数。刚开始时，要逐渐地喂养初信者，尔后，众人都要接受负担带领家聚会；此外，周中还得有排聚会。家聚会是为着稳定，排聚会是为着联络，彼此照顾。然后，就要带他们参加区聚会。在实行时，不要盼望太快有结果；有时可能需要半年，或是一年才能作出来。只要我们众人都认真，有的去叩门，有的去作家聚会，有的去作排聚会，还有区聚会中各样的带领，整个运作象一部机器一样，全都上轨道；这样一年下来，一定有丰盛的成果。

我们要再说到林前十四章的申言，保罗不仅在头一节说，“你们要追求爱，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要切慕申言。”末了三十九节，保罗也说，“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慕申言。”在中间第十

二节，他也说，“你们……既渴慕灵，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，寻求得以超越。”这意思是要我们在恩赐上，寻求得以超越；不要那种低下的，乃要那种高超的，就是申言。其他还有多处提到申言，三至五节说，“但那申言的，是对人讲说建造、勉励和安慰。那说方言的，是建造自己，但那申言的，乃是建造召会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但我更愿意你们申言；说方言的，若不翻出来，使召会得建造，那申言的，就比他强了。”二十九至三十一节说，“至于申言者，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，其余的就当明辨。但若在座的，另有人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静默。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，为要使众人有学习，使众人得勉励。”保罗在这一章从头到尾所讲的，就是要众人都申言。保罗深知，若是没有申言，召会就难得富足、强壮；所以，他非常看重申言。然而，要能申言，平日就得有这个素养；一旦来到会中，才能真正为主说话。

第三十篇 新约的职事与使徒的教训（一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关于新约的职事与使徒的教训，这两件事在主的召会中，在已过近二千年以来，信徒们领会得都不够准确。关乎使徒的教训，除了一个半世纪前，在英国兴起的弟兄们看见，并且也注意外，几乎任何其他派别的基督徒，对这件事都不清楚，也不注意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损。

关乎“职事”这辞，希腊文原意为服事、工作。作奴仆的服事人，那个服事就是一种工作；然而我们这职事，职分的职，乃是正派一点、文雅的说法。这个字在新约里，用在许多人、事上。比方，服事、照顾一个病人，那是一种职事；又好比服事人饭食，如行传六章五节里，七位弟兄所服事的，也是一种职事。圣经又说，“要告诉亚基布：务要留心你在主里所领受的职事，好尽这职事。”信徒个人对主的服事，也是一种职事。

就象今天，有的弟兄姊妹来整理会所，作作整洁，无论是擦凳子、抹地板、吸尘或擦窗户等，表面看似乎是些零碎的事，但这也是一种职事。行传一章曾提及“这职事”。在主升天之后，十二使徒之一的彼得曾祷告主，求主拣选一位与他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人，叫他得这职事与使徒职分的地位；因这一分犹太已经离弃、出卖了。十二使徒所接受的这分职事，就是见证主耶稣是三一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成为肉体来作人，在地上经过三十三年半为人的生活；至终，按着神的定旨、先见，被人挂在十字架上，受死，三天后复活。在复活中，祂把自己显现给使徒和门徒看，并嘱咐他们，要把祂当作福音，传到居人之地。

到了哥林多后书，保罗也用这个字，来描绘新约的职事。这个职事在林后三章，比在行传一章彼得所提到的职事更大。在彼得所说的职事里，我们只看见十二个使徒，从成肉体、经过人生、死而复活的主耶稣那里，接受了一个职事。换言之，就是将这一位神而人者；祂成为人，经过人生种种的过程，死而复活后，作了世人的救主；传扬于万邦。这是彼得所接受的职事。显而易见的，这样的职事没有触及召会，因为仅仅说到基督；说到从永世里，那永远的神，成为人，经过死而复活，在复活里作主，作基督。这是十二使徒从主所接受的职事，可以说是新约职事的前半部。等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到这职事时，他所包括的就相当多了。其中包括了彼得所说的职事和那灵，将彼得他们所接受的那位基督，应用到蒙拣选、得救赎、被称义的人身上，使这班人成为基督的肢体，构成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召会。这就是新约的职事。

简单地说，新约的职事就是整本新约的内容。从马太一章到启示录二十二章，这二十七卷书里的内容，就是新约的职事。这个职事说出基督是神的奥秘，以及召会是基督的奥秘。这两者加起来，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。这就是新约的职事。这新约的职事乃是属灵、称义的职事。说到这职事是属灵的，意即这职事完全是属乎三一神的。祂已经经过了过程，并终极完成成为那灵，这职事就属于那灵。

这职事和那灵是不能分开的。新约里“那灵”所包含的太多；那灵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。神是三一的，但在祂成为肉体、经过死与复活以前，是没有经过过程的。祂是三一的神，却不是“完成的”三一神。祂是完全的（perfect），却不是完成的（completed）。因此，祂这位完全的三一神，需要经过一些手续、过程，加多其成分而成为完成的。这位三一神，在永世里就是完全的，但在祂里面只有神圣的成分，就是神性，没有人的成分，没有人性，没有经过人生的过程，也没有经过十字架的钉死，更没有进入复活。乃是当祂从永远里出来，进到世界中，取了人的体壳，就是肉体，也取了人的人性，来作一个正当的人；这时，祂的成分加多了一项，就是神性加上人性。

不仅如此，祂在马利亚腹中九个月，那是个大的经过，三一神在人里成孕。等祂出生以后，祂在地上亲自经过三十三半的人生，亲身经历人生中一切的风霜。这位三一的神，是永远、无限、无所不能的神，竟然进入人的腹中，在那里经过九个月，并且生于人世，作一个正常的人，经过人世一切的生活。尔后，祂照着祂在永远里所计划，在永世里所定的意旨，到十字架上，在那里照着祂在旧约所预言的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死。

祂完成包罗万有的死之后，解决了一切消极的问题，并在积极方面，释放出祂神圣的生命。祂在十字架上，不只是除罪的羔羊，也不只是审判撒但的铜蛇，祂更是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。在这方面，就不是与罪有关，也不是与撒但有关，乃是与神圣的生命有关。祂这一粒麦子死了，就把祂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，结出许多的子粒；这许多的子粒，就是我们这些蒙祂拣选、救赎，而得重生的人。至终，我们这些得重生的人，就构成祂的身体。祂完成包罗万有的死之后，就在死里停留了三天，然后从死里出来，复活升天。祂进入复活，就改变了形体，由肉身的形体改变为属灵的形体，成为赐生命的灵。这是祂所经过的过程。至此，祂就不仅是一位完全的三一神，更是一位完成的三一神。

所以在祂复活后，才能正正式式地用父、子、灵这个三一的名称。在马太二十八章，祂在复活里告诉门徒：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将他们浸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名里。”这就是新约里的那灵，由圣灵这个简单的圣称所包括。

当主在肉体里时，曾在约翰七章，在住棚节末了，站着高声说，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。”人若是来就祂，信入祂，就能得着解渴，就是得着那灵。然而主自己也说，那灵在祂呼喊的时候还没有，意思是还没有完成，因为那时祂尚未得着荣耀。耶稣得着荣耀，就是指祂从死里进入复活。象一粒麦子得荣耀，就是落在地里死了，而从地里活出来，结出许多子粒，而成了一个荣耀的形状。所以这个荣耀就是繁殖；祂原来是一粒，现在变作三十粒、六十粒、一百粒了，是荣耀，也是繁殖、扩增。

由此可见，那灵乃是包罗万有的灵，代表这一位奥秘的神，有神性，有人性，经过人生，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死，进入复活，成为赐生命的灵。这样的一位，不只能救赎我们，还能进入我们里面，作我们的生命，甚至和我们的灵相调，作我们的性情，作我们的人位。所以，新约的职事就是那灵的职事，乃是属于“那灵”的。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。

这职事既是属于那灵，也就是称义的职事，不是定罪的职事。在新约里，这个称义的结果，就是叫人得生命。罗马五章十八节说，“借着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，借着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。”称义是叫我们得生命。这个新约的职事，和旧约的职事完全相对。旧约的职事是属字句、属死亡的。林后三章给我们看见，旧约那属字句、属死的职事是定罪的，不象新约的职事是称义的。那定罪的职事，是叫人死；称义的职事，是叫人得生命。这是圣经新旧两约里所有的两个职事。换句话说，神在地上，在祂创造万有和人类之后，只有两个职事，一个是旧约的职事，一个是新约的职事。旧约的职事是把律法服事给人，这律法专门定罪人，把人摆在死之下。新约的职事是把那灵服事给人，来称义人，叫人得生命，在生命里，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构成基督的身体。

我们对这些点需要熟悉到一个地步，构成在我们全人里面。今天即使在全地，你也难得在基督教中，看到这类的书，或听见这类的話。新约的职事是完完全全在主的恢复里，也可以说是主恢复里的神学。林后四章说，新约的职事是独一无二的，是独一的职事。这职事，自施浸者约翰传悔改的道开始，经过主耶稣在地上所作的，并祂所拣选的十二使徒，接续祂所作的，以及十二使徒带着一班人所作的，都在这职事里。使徒保罗和他那一班使徒，以及他们所带着的人，连同今日的我们，都在这职事里。不要以为我们是受某某人带领的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我们都是受使徒保罗所带领的；换句话说，直到新天新地完全出现，一切属神的人所作的，都当在这职事里，这称作“这职事”。

然而在以弗所四章十二节，保罗不用“这”字，他说，“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。”我们可以看出，“这”的意思更强。因为职事的工作是独一的，好比我们今天不必说“这日头”，也不需要说“这月亮”，只要我们说到日头，便指明日头是独一的；说到月亮，也指明月亮是独一的。同样的，职事的工作就是职事的工作，是惟一、独一无二的。因此，保罗在林后四章说，“我们……受了这职事，就不丧胆。”今天，使徒们就是新约中的众执事。这里执事的执，是长老、执事的“执”。职事、执事这两个辞，在中文的发音里相同，但“职事”是独一的，“执事”是众多的。“职事”（ministry）是指着那件事，指工作说的；“执事”（ministers）是指人说的，是多数的，指众执事。这两个辞保罗都用过；保罗说，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，为要完成新约的职事。保罗在林后四章一节说，“我们……受了这职事。”“我们”即众执事，就是使徒们。“这职事”是单数的，包括施浸者约翰、主耶稣、十二使徒和他们所带领的门徒，再加上保罗那一班使徒，和他们所带领的人，其中包括我，也包括你；这就是新约所说的职事，也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二节所说，“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”。使徒、申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等，都是为着成全圣徒。下一句就说，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”“为着职事的工作”与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”，这两句在希腊文的文法里是同位语，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后者就是指着前者说的。意即职事的工作，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

以弗所四章十一节说，“祂所赐的，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申言者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师。”这些都是有恩赐的人。十二节接着说，“为要成全圣徒。”这里我们看见，一切有恩赐的人，乃是为着成全圣徒。所以，我们看见两班人，有恩赐的人，和被成全的众圣徒，他们都是为着这职事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

多年来，许多人问：我们究竟有没有职事的问题？这需要很小心地回答。我们到海外开展，特别这二十五年，有人一直说，我们把主的恢复带到一个地步，只接受李弟兄的职事，不接受其他人的职事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主的新路，所有同工、长老，都需要看清楚这一点。到底在主恢复里只有一个职事，是独一的，还是有众职事？我们看见，只有一个职事；但所有服事的弟兄们，也都有他们的职事。比方到社区叩访，作家聚会，那是你们的职事；而训练长老、同工，修订新约圣经恢复本等，是我的职事。当我在这里尽我的职事时，你们也在尽你们的职事。

台北召会有四万多圣徒，虽然有三万多是需要去看望照顾的，但最低限度也有一万多弟兄姊妹，在那里尽职事。有时弟兄姊妹受圣灵感动，一同去叩门，带人得救；在人受浸之后，立即去作家聚会，和人一同读《生命课程》。这是他们的职事。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有许多弟兄姊妹有这职事；可能有成千成百的，有的在作高中，有的在作大专，也有专专带人得救的，许多人都有各种样的职事。

我们乃是接纳众职事，尤其接纳那个“众”字；在中文的简体字里，“三人为众”。我们可以说，今天有千千万万的众职事。所以，那许多批评我们的人，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叫“这职事”，也不懂什么叫“众职事”。就“这职事”而言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并没有两个职事，只有这职事；但就“众职事”来说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个个蒙恩者，只要肯尽职，都有职事。这就是我们盼望众人在聚会中尽功用，这个尽功用就是尽职事。所以有单数的“这职事”，也有多数的“众职事”。

我们需要从新约里来看，单数的“这职事”，与“众职事”的关系。我们看见新约里，施浸者约翰有一个职事，主耶稣也有一个职事。主耶稣的职事和约翰的职事，是相加的，还是重复的？要回答这问题，不是太容易。我们必须说，是重复的。因为约翰所传讲的，主耶稣也传讲。我们在新约里看见，主耶稣重复约翰所说的话。马太三章二节，约翰说，“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”主耶稣出来尽职时，也说同样的话，一字未改。后来祂差遣门徒出去，也是传同样的信息。所以我们看见施浸者约翰、主耶稣和祂的门徒，都是说相同的话。他们这三班人是重复地说，一再地说，而重复就是加上去。我讲过了，你们再讲，这是重复，也是再加上。

所以主耶稣来了，重复施浸者约翰所说的，又加上去。接着门徒来了，他们重复主耶稣所说的，再加上。彼得、保罗，也是重复，再加上。倪弟兄和我，仍然是重复，再加上。今天你们也是重复，再加上。如此，这职事就是一个总和；这个总和要一直达到新耶路撒冷的出现。新耶路撒冷出现以前，所有属乎主的人，为着主所作的，都是这职事总和里的一部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并不是各作各的职事，乃是先重复，再加上，一点不是单独的。我们众人并非作千千万万的职事，乃是作了千千万万的重复，再加上。至终，就是这职事的工作。

今天在地上，有许多宗派的基督徒。以台北来说，有浸信会、长老会、灵粮堂、颂主堂、怀恩堂等。在我们得救爱主之后，可能有人会对我们说，我们这样爱主是不错，但我们恐怕也受了迷惑，因为我们说别人是宗派，其实自己也是个宗派。我们可以用人的手指头作比喻，人一只手本来只有五指，而今天的长老会、浸信会等名称，就象在五指之外，长出第六指一样。地方召会是不会有六指的，因为没有特别的名称；我们是正正派派的，只有五个指头，没有第六指。若是有多的那一指，那一指就叫作分门别类。

以浸信会来说，他们所有的传道人，一面在作新约的职事，另一面也在作浸信会的浸信职事。他们建立浸信宗，那个宗就是派；浸信宗就是浸信宗派。长老会，是建立长老宗；灵恩会，是建立一个方言宗。诸如此类，每一个公会，都建立了自己的派别。我们乃是纯纯粹粹、干干净净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而这一个基督的身体，在一地一地出现，就是地方召会，不属任何宗派，没有任何的分门别类。

在美国德州，有一些转到我们中间的弟兄们，其中有将近一百位来自浸信会。他们的父母，有的是浸信会的牧师，有的是浸信会的执事，宗派背景都很强。所以那里的浸信会，就开始相当注意我们，因为我们把另一种东西，带到浸信会的区域。于是他们特别安排了一位有博士学位的神学家，到我们中间参加特会，甚至听我讲道。会后，他来见我，很谦卑、很温柔，是个很正派的人，谈吐也非常好，的确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、有学问的人。然而谈来谈去，他总是拿出他博士学位的架子，我不太理睬那些事，就问他关于“浸信”是不是多余的，请他有点解释。

要知道，当你问人这类的问题时，人就被你抓住了。因为圣经里有施浸这件事，施浸是对的；但把施浸变作一个信仰，那就是个异端。同样的，圣经里有长老治会，然而把长老治会变作一

个信仰，作为设立召会的根基，也是个异端。再者，说方言这件事是对的，但把说方言变作一个信仰，作为设立召会的一个基础，更是个异端。在美国那个基督教国家，一旦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便会问你是属于哪一宗派的。所以，我的问题并不唐突。

经我这么一问，那位博士没什么话可答，只好说那是没有办法的。我就指给他看，怎么会没有办法，受浸就是受浸，不要把受浸当成一个信仰。况且浸信会只承认他们的牧师施浸，那个浸才算数；甚至浸池里的水，也必须是他们的水。我对那位博士说，这实在是个迷信，不在浸信会里受浸、重生的基督徒到处都是，怎能说只有在他们中间受浸的才算。我告诉他，我母亲是浸信会的教友，但我根本不在那里，也没有在那里受浸，我一样是重生了。他不能否认这个，所以后来对人讲，最好不要再见到我，因为他说过我。

最近，浸信会里的人又再度来访问我们，是他们中间断定神学教义的一位博士。他带着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弟兄来见我，我们谈了一阵子之后，我就知道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因为他们知道，绝不要提起关于宗派的难题，若是和我们提起这难题，他们是非常站不住脚的。所以，他们完全不提宗派的事，都是提些正面的事。到末了，他们提到他们想把我的书，放在他们研究神学的藏书室里。我一听，就知道不简单，便问他们，要把我的书摆在哪一类书里？他们的藏书有一类是正统信仰，有一类是五旬节信仰，有一类是半真半假的信仰，还有一类是关乎他们施浸上特别的信条学说等。我的书若要放进去，该放在哪一类？这一问，的确叫人很难回答。我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把我的书摆进去，你们的分类就得改一改，改成“基要中的基要真理”。这是在美国的情形；所以后来我在美国，被逼得诉诸于法，也是不得已的。

今天，每个公会都讲同一本圣经，都传同一位救主，也都敬拜同一位真神，但每一个公会，都作他们自己的职事。浸信会的职事，建立浸信会；长老会的职事，建立长老会。若是你要去作他们的传道人，特别是浸信会的，你必须从小在他们中间受浸，也从他们的神学院毕业，否则很难。他们会去查你的历史，若是你祖宗三代都是他们的教友，那就没有问题。然而，你若是在其他宗派，或是从其他宗派设立的神学院毕业，就没有那么容易了，他们甚至会要求你，在他们中间重新受浸，把你改正成为十足的浸信会教友。此外还得答应，作传道时，只能传浸信会所传的信仰。所以他们的工作，完全是作浸信会的职事。我们全时间奉献给主，所要作的就是那职事的工作。可能我们对别人讲论时，别人并不懂得我们，会觉得我们是有一种特别的名称；但我们却知道何为这职事。我们众人所作的，就是一个职事，这职事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

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形，就是有些弟兄们，非常喜欢讲解圣经，如同现代的亚波罗。在使徒行传开头，有彼得那一班人在尽职事，后来有使徒保罗和弟兄们尽职，这两班人都很好。然而到了十八章，忽然出来了一位亚波罗，他是个有口才的人，在圣经上很有能力，很会讲解圣经。虽然亚波罗精通圣经，也将耶稣的事详细地讲论教训人，但他对神的经纶并不认识，因为他只单单晓得约翰的浸。

我们已经看见，这职事里包括施浸者约翰，并且约翰乃是在神新约经纶里的头一部分。这个经纶，意即安排；既是安排，就分为几部分。比方，我们是在五层楼的会所里聚会，三楼的人也是在会所里，二楼的人也是在会所里，然而却是在会所里不同的部分。约翰是在新约经纶的开头，仅仅摸着一点神新约的经纶，但并不太多；只有约翰和他的门徒可以留在那里，后来的人却不可单单停留在那里。虽然施浸者约翰的职事，是新约职事的一部分，但那一部分是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以前，是已经过去的。

新约经纶正式的开始，乃是在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。主说，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将他们浸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名里。”施浸者约翰来了，是把人浸到水里，因为那时还没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三一神要经过的步骤还没有完成。等到主从死进入复活，祂就不只是完全

的三一神，而且是完成的三一神。所以祂能告诉人，要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，将人浸到三一神里面。这才是完完全全新约的经纶。

当亚波罗来时，按时间说，他是在后面阶段，应当在新约的经纶里。然而因着他所受的教导不够正确，所以不在其中。他所受的教导，大多是认识旧约圣经；虽然亚波罗精通圣经，但他只明白旧约，以及新约的开头。这新约的开头，就是施浸者约翰的故事。我们在约翰三章看见，施浸者约翰的门徒和主耶稣的门徒发生难处，起了争执。施浸者约翰的门徒对约翰说，“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看哪，祂正在施浸，众人都往祂那里去了。”约翰的门徒向约翰抱怨，人都跟随耶稣去了，都不到约翰那里受浸，可见约翰的门徒出了问题。不只如此，约翰的门徒又去问主耶稣，为什么他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，主的门徒倒不禁食？显然的，约翰的门徒和主的门徒之间，似乎有了问题。由此可见，到了这时，谁若仍留在开头，谁就会出问题；所以没有人该留在开头的阶段。这是亚波罗的难处。

在我们中间，有时也会碰到象亚波罗这种的难处。一位弟兄很懂圣经，却没有看见神新约经纶的全貌，仅仅进入最开头的一点，就拘泥在那点上，因而成了一个难处。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该怎样对待？我们看见保罗的态度，并不是排斥，乃是包容。然而按圣经来看，亚波罗这个问题，最终似乎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，因为在林前十六章十二节，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们说，“至于亚波罗弟兄，我再三地劝他，要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；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，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。”这给我们看见，保罗很挂心哥林多的召会，如同一位父亲管教孩子，责打得很厉害之后，孩子不高兴了，作父亲的就盼望孩子的母亲能去看看。母亲却说，“我不愿意去，等到方便了我去。”这就是亚波罗的态度。

相信所有作父母亲的，在管教孩子时，会有类似的经历，就是父亲虽把孩子打痛了，但父亲的心也会痛。然而已经责打过了，要父亲再说什么话，都是不太容易的，所以就请作母亲的去缓冲一下，或是温暖、顾惜孩子。保罗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保罗写哥林多前书，在前几章，真是把哥林多人责打得相当厉害。然而到了十六章，保罗再提到亚波罗，就是想劝他去见见哥林多人。可惜亚波罗始终不愿意；虽然保罗觉得他应该去，但亚波罗并不觉得。亚波罗的态度是，现在他绝不愿意去，等到几时有了机会再去。然而在保罗看，那时就是最好的机会。

这一段圣经是很有价值的，给我们看见，保罗虽然是个带头的人，但他没有控制一切的同工。他没有说，“亚波罗你必须去哥林多，而且非去不可。”保罗不是这样，他完完全全把这件事留在神主宰的手中；他觉得若是出乎主，亚波罗就会快快到那里，否则，就不是出于主的。保罗相当挂心哥林多人，当他写到哥林多后书时，他的关心是到了极点。他对哥林多人说，他在特罗亚时，虽然主也向他开了福音的门，但他不能作什么。他乃是盼望快快见到提多，因为提多去见哥林多的信徒，所以，保罗就快快到马其顿去等提多。

保罗是那样地关心哥林多人，但亚波罗却不那么在乎；亚波罗象是个继母一样。我们可以把他比喻为保罗的妻子，但却不是哥林多人亲生的母亲。我们知道，亲生的母亲在父亲责打过孩子后，不必等父亲说话，就会快快去安慰孩子，或是去帮孩子擦药，或是塞一块糖给孩子；另一面她会告诉孩子，父亲的责打是对的。作父亲的还没有看见，作母亲的已经温暖了孩子。如果亚波罗能这样作，才是保罗道道地地的同工，一同认识新约的经纶，并一同执行新约的经纶。然而实际的情形并不如此，亚波罗虽是保罗的同工，却没有和保罗同在一个经纶里，一同行动。

我们能交通这样的信息，是很难得的机会；因为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多年，但我们对主的路，对种种人的认识，并不那么清楚。我们看见哥林多人反倒把亚波罗，看得和保罗、矶法一样高。林前一章说，“你们各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矶法的……。”这证明

亚波罗讲道和解经的恩赐，不在保罗之下；可是，他对神整个的经纶不够认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碰到的难处，我们需要对这些事有认识。

新约的职事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；根据这点，当亚波罗在那里作工时，他心里必定认为他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。然而，在他的感觉里，他和保罗是不是一样的呢？在亚波罗的感觉、看法里，他能否说，“我亚波罗在这里，不是作我的一个工作，我是和保罗并一切别的使徒，以及众圣徒们，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”？我们都可以在这点上有点揣摩，看看到底亚波罗和保罗的感觉相不相同？我要这样说，可能有一点相同，因为亚波罗也觉得自己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然而他的感觉不象保罗那么重。以颜色为例，亚波罗的感觉是浅红色的，但保罗的感觉是深红色，这是在深浅程度上有差别。

我深信保罗的感觉，甚至在他的血轮里都可以见证，他所作的，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不是作他自己的工作。只怕亚波罗里面，建造基督身体的感觉，不是这么浓厚深刻。甚至可能在亚波罗里面，还觉得自己作了一分工作。所以，凡在我们中间，觉得自己作了一分工作的，这里面都有问题。我们不该有这样的感觉。我们该有共同、深厚、深刻的感觉，知道我们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没有作什么工作，若说我们作了什么工作，那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只该有个感觉，我们是和众弟兄姊妹，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

今天我们都作一个职事，都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但问题是我们是照着什么作。浸信会的传道人，是照浸信会的规条；长老会是照长老会的规条；美以美会是照美以美会的规条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传道人，是照他们的规条，就是守周六安息日。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乃是照着使徒的教训。使徒的教训就是整本新约圣经。我们乃是照着使徒的教训，作新约的职事。

这使徒的教训，是以新约的经纶为中心；这新约的经纶，就是基督与召会。以弗所书说到：“极大的奥秘，……基督与召会。”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尽职，到底我们是不是以基督与召会为中心？我们的中心是受浸么？虽然我们有受浸，但我们的中心不是受浸。我们的中心是长老么？虽然我们有长老，但我们的中心不是长老。我们的中心是解经么？虽然我们有丰富的生命读经，但我们的中心不是那个。我们的中心乃是：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，祂是神而人者，有神性又有人性，祂成为肉体，经过三十三年半的人生，经历死，进入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并且成为赐生命的灵，进入信祂的人里面，使他们作祂的肢体，构成祂的身体，就是召会。不仅如此，祂还要再来，带进祂的国度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神的经纶。

第三十一篇 新约的职事与使徒的教训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所谓新约的职事，就是照着使徒的教训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“使徒的教训”，在圣经里是很特别的辞。这教训有一个很深厚、坚强的背景，就是犹太教。从外面看，所谓犹太教乃是联于旧约圣经的。旧约圣经在犹太人中间，存在了一千五百年之久。从摩西直到主耶稣，犹太教是强而有力，且非常稳固地坚立在犹太民族中间。可以说，犹太人无论男女老少，都对犹太教有很深刻的印象。他们所谈论、实行以及日常的生活，都是根据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摩西的教训。为此，神安排了一班祭司，他们必须天天到神面前献祭、烧香并在圣所里点灯；另一面，他们也在人面前背负一个使命，就是传讲、教导摩西的律法。

到主耶稣来时，祂是第一位遵行律法的，可以说从摩西赐下律法之后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完全遵守律法。只有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，祂完全遵行了律法。不仅如此，祂还补充了律法。因为律法虽然好，却还不够好；虽然完全，却还不够完全。譬如，律法说，“不可杀人”，但律法并没有说，不可恨人。所以，主耶稣在马太五章，山上的教训里，补充了律法不足的部分。祂对门徒说，“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逃审判。”怒气乃是杀人的动机，所以主耶稣不只对付杀人，还对付人里面杀人的动机。律法说，“当爱你的邻舍”，但我们如果只爱邻舍，只爱好人，对不好的人，比方象仇敌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因此，律法是有残缺的。主补充告诉我们说，“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”我们看见，主耶稣一面遵行了神的律法，一面也补充了律法的不足。

此外，律法上如割礼、遵守饮食的条例和守安息日，这些都是礼仪的律法；但没有一个人，能完成礼仪的律法，因为谁也不能作人的安息，谁也不能作人的食物。乃是等到主耶稣来了，祂就是安息日所预表的安息，也是各种祭物所预表的祭物。只有祂能完成律法中礼仪的律法。所以，祂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成全、补充律法；另一方面，祂也成功了律法的每一项。在新约圣经恢复本，马太五章十七节注二，第二段说到：“关于律法，有诫命与原则两方面。律法的诫命，因着主来得了成全和补充；律法的原则，照着神新约的经纶为信仰的原则所顶替。”主说，“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或申言者；我来不是要废除，乃是要成全。”主乃是借着遵守律法，补充了律法，并且应验、完成律法的一切诫命，来成全律法。旧约的律法，有些如要孝顺父母、不可偷窃等，主要的十大诫命，是关乎人伦道德、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。这些道德诫命的律法，主耶稣都遵守、完成也补充了。

在圣经里，还有一些是律法的见证。在旧约时代，神对待人的原则是根据律法的见证，以律法为本。人若是行得好，也行得完全，就可以生存，否则就是该死的。因此我们看见，人行律法，就可以称义；违反律法，就要定罪。这是旧约里神对待人的原则。这个原则是以律法为本，与信心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所以在旧约里，可以说没有信仰。

主耶稣来，是成全、补充了律法。祂将律法放在一边，从那时起，神对待人的原则，就不是以律法为本，乃是以“信”为本。所以，信就成为新约中神对待人的原则。这个信，就是信仰，也就是我们所信的道。整本新约的内容，就是信仰。神是以这信仰的原则，对待我们。凡信的，就都得称义；不信的，就被定罪。这 and 旧约的原则完全相反。旧约是以遵行律法为原则；新约是以信主耶稣为本，以信仰为原则。我们若是这样来了解律法，就会了解得很清楚。使徒的教训，乃是来教导我们信仰，并不教导我们任何有关律法的事；教导律法，是摩西和旧约的众祭司所作的。在新约里，使徒们所教导的，完全是神新约经纶里的信仰。

这个信仰，就是新约的内容，先是主耶稣在地上尽职时所教导的；等祂复活后，便告诉门徒说，“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”凡主所吩咐门徒的，无论是什么，他们都要教导并遵守。所以，使徒教训的头一部分，是主耶稣在地上尽职三年半时所教导的。在那三年半末了，主耶稣告诉门徒说，“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只等实际的灵来了，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。”实际的灵要在门徒里面，将他们带进深奥的真理中。这深奥的真理就是神的经纶。神经纶的中心，在新约里，乃是基督这神而人者，完成救赎，进到复活里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进入一切信入祂的人里面，并在他们里面，作他们的生命和一切，成为他们生命的供应，作他们的人位，与他们调和成为一灵，使他们成为祂身上的肢体。这个经纶的中心，就是我们的救恩，要达到一个境地，基督成为我们的头，我们作祂的肢体。

关乎这一点，在基督教里，最多只讲到耶稣住在我们里面。二十年前我到美国，人就告诉我，他们从来不知道人里面有灵。然而过了二十年，美国基督教的广播电台，已经常常说到人里面有灵。可惜他们不知道，圣经里还有一句话：“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”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他们非但不知道，甚至还认为这是异端。基督教固守他们所遗传的“三位一体”，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也就是说，父是一位，子是一位，灵是一位。这乃是古教父们所定罪的三神论。

我们从中国大陆到海外之后，真是有负担要告诉人，我们里面有一个重生的人；这重生的人就是神的居所。另一面，我们也有负担告诉人，我们的主耶稣是神成了肉体，经过人生，死而复活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我们都知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但基督若没有成为灵，怎能进到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？为着要住到我们里面，主耶稣必须化身成为灵。基督教因着讲三位一体，就不敢说基督是灵。他们虽是讲三位一体的道，却说，“位不可混，体不可分。”不可说父就是子，也不可把子当作灵，更不能说灵就是子。因此，他们不敢讲基督是灵，一讲基督是灵，就把那三个身位混在一起了；所以，他们不敢讲基督是灵。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，“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”林后三章十七节又说，“主就是那灵。”然而却有人领会，这里的主就是旧约里的耶和华；所以神就是这里的灵，与主耶稣在约翰四章二十四节所说“神是灵”相通。这实在是曲解“主就是那灵”的真理，因而失去对真理的启示。

我们在海外打了二十年真理的仗，也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。根据我们的观察，基督教所刊行的小册子，一直停留在六十年前他们所看见的真理，说神是三位，且是分开的。其实，神的身位虽然是“三”，只不过是表明其分别，却绝不是分开的。我们后来逐渐出了一些书，从圣经的福音书看见，主耶稣虽是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但祂乃是带着父来到地上。祂自己告诉我们：“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祂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……。”祂在地上时，从来都不是自己作工，因为父与祂同在。不只父与祂同在，并且无论祂到哪里，灵也随着祂。所以，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有父，有子，有灵。

神新约经纶的中心，就是三一神成了肉体，作为一个神人：耶稣，把我们的罪、旧人、旧造、撒但、世界都带到十字架上，在那里钉死了。祂的死解决了一切消极的问题，并将祂里面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。祂复活后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在我们相信祂时，进到我们的灵里，作我们的生命和一切，把我们作成与祂相联的肢体。祂是头，我们是肢体，构成基督的身体。这是新约里，神经纶的中心。我们要分于此，并不需要作别的，只需要借着相信。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是我们所信的。

可惜，在千万的基督徒中，不一定有三、五位能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，说得如此中肯。所以，盼望所有长老、同工、全时间者，都要把这个信仰认识得透彻。我们不能仅仅告诉人，我们是信耶稣的；我们要把新约的核仁说出来。这新约的核仁，就是三一神成了肉体，经过人生，钉在十架上，死而复活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进到我们里面，作我们的生命、一切和人位，与我们调和为一，把我们作成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来彰显三一神。

这就是新约的职事，也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若仔细研读约翰十四至十六章，就可看见一个很深的思想，主对门徒说，“人若爱我，……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”不仅如此，为信徒祷告：“使他们都成为一；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。”这些话都很深奥。不过，主耶稣说这些话时，祂也了解那时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还无法领会；乃是等到实际的灵来了，把他们都带到真理的实际里，他们才能领会。特别是约翰，甚至为此写了多封的书信。

实际的灵来了，特别找到一个人，就是大数的扫罗；这人在旧约律法上，受到一位大拉比，就是迦玛列的教导，使他对律法认识得非常透彻，并且圣灵把神新约的经纶，也就是新约的核心，新约里信仰深奥的部分，都启示给他。在歌罗西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，保罗说，“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，作了召会的执事，要完成神的话，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明了。”这里的为“你们”，就是召会，保罗为召会领受了一个管家职分。这个管家职分，在希腊文里就是“经纶”。因此我们看见，在神里面的经纶，到了保罗身上，就是管家职分。保罗作了神家里的管家，而这职分主要是将神的经纶分赐出去；所以保罗接着说到“要完成神的话”。在保罗以前，那些话虽然有了，但并没有完成；乃是等到保罗时，才将神的话完成了。

“完成”是个很重的字。神的话就是神的启示，神的圣言，也就是神在新约中的说话。新约圣经共有二十七卷书，其中十四卷是保罗的书信，可以说占了一半以上。因此，若是把保罗的书信，从新约圣经中拿开，新约就会少了一大部分，并且我们就无法看见神的经纶，也不能看见神在基督里的奥秘。所以，保罗的十四封书信，乃是新约的核心；他的十四封书信，完成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完全启示出来，完成了。保罗所完成这部分的话，就是歌罗西一章二十六节所说，“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。”他说的这些话，将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启示出来，这奥秘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基督今天在我们里面是生命，将来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这就是神新约的经纶，也就是神在新约里给我们的信仰。所以，使徒的教训其实就是新约的内容。使徒的教训也是关于神和基督的奥秘。这新约的内容，就是我们的信仰，关乎神的奥秘，也关乎基督的奥秘。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；而基督的奥秘，就是召会。所以，基督与召会乃是神的奥秘，极大的奥秘

神在新约信仰上的经纶

使徒的教训是神在新约信仰上的经纶。全本圣经若把使徒的教训去掉，新约就是空洞的。旧约是讲摩西的律法，而新约所讲的就是使徒的教训，也就是神在新约信仰上的经纶。许多基督徒都知道，旧约是讲摩西的律法，新约是讲基督的恩典，但只有这么多。少有人知道，新约里基督的恩典，就是神的经纶。这个经纶就是三一神成为肉体，经过人生，钉死，复活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进入我们里面，作我们的生命和人位，与我们成为一，把我们作成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来彰显祂；这个身体终极的完成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

新耶路撒冷是三一神经过种种过程，将祂自己作到祂所救赎的人里面，与他们成为一。在时间里，则是经过法前时代、律法时代、恩典时代以及国度时代。历经这一个又一个时代，就把一切都作成了，最终到了新天新地，神经纶的终极完成就出现了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乃是今日召会终极完成的出现，这就是神新约的经纶，也就是使徒们的教训。

在新约二十七卷书中，路加虽不是使徒，却写了路加福音，也写了使徒行传，这些都是保罗传输给他的。可以说，路加是代笔人，把保罗所传输给他的，都写了出来。马可也不是使徒，但他是彼得的属灵儿子；乃是彼得把关乎主耶稣的事，传输给马可，然后马可写出来。其他的著者，个个都是使徒，马太是使徒，约翰也是使徒；乃是众使徒们完成了新约，所以新约的内容，称作“使徒的教训”。我们今天的信仰，就是全本新约，也就是使徒的教训。

今天基督教各公会里的信仰，大多是标榜新约中的某一项实行。譬如浸信会标榜将人浸在水里的实行；所以他们的信仰是浸信，而不是全本新约。长老会标榜长老治会，作为他们的信条，所以也不是以全本新约为他们的信仰，而是以新约中的某一点，为他们主要的信仰。圣公会是这样，路德会是这样，美以美会也是这样。灵恩运动则是标榜说方言，作为他们的信仰。这是今日全地基督教的情形。若是有人问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我们就要告诉人：“我们的信仰乃是全本新约，也就是使徒们的教训。”全本新约二十七卷书，都是使徒们的教训，所讲的就是神的经纶。
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新约职事的问题，在基督徒中间一直受到讨论、辩论、争论，甚至受到攻击。大家都在讨论，到底新约的职事，是谁在带头？天主教说，是彼得，因为彼得是主耶稣的承继人；之后，承继彼得的就是教皇。他们说，彼得是第一个教皇，因此现在是教皇来带领。在天主教里，遇到问题时，他们的断案都不是凭着圣经，而是凭着教皇所说的。他们甚至不说是教皇说的，而说是教廷说的。其实，那个教廷就是指教皇，所以是教皇在带头。

到了路德马丁宗教改革后，他恢复了因信称义，推翻了教皇作头的地位。后来路德宗，无可疑问就是路德作头。论到浸信宗，则没有一个人作头，乃是“浸信”作头。如果你是个浸信会里的传道人，你所讲的、所说的、所行的，都得根据那个“浸信”。你和“浸信”一不同，他们就不要你。至于其他的公会，有的是有个人作头，有的是他们所谓的信仰作头。譬如圣公会，就是安立甘会，即英国的国教，乃是英国的国王或女王作头。

在新约的记载里，起初似乎是彼得在带头，但根据加拉太二章十一至十四节，当彼得来到安提阿时，保罗因他有可定罪之处，就当面抵挡他。因为从雅各那里来的几个人，未到以先，彼得惯常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；及至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割礼的人，就开始退去，隔离自己。其余的犹太人，也都随着他装假。保罗一看见他们不按福音的真理正直而行，就在众人面前对矶法说，“你既是犹太人，若是生活象外邦人，不象犹太人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犹太化？”那时彼得好象无法在人中间再传耶稣了。在这事发生后不久，保罗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同使徒和长老开会讨论割礼的问题。保罗深处知道，彼得的错是非常显明的，神设立彼得作带领的，他却带头装假。这个例子便证明彼得不是“教皇”，他不是领头的。

那么，在新约的职事里，到底什么是“教皇”，是领头的？使徒们的教训才是。当彼得受责备时，不是保罗要责备他，乃是新约里实质的教训责备彼得。人若不按着福音真理的准则而行，这个行动就会破坏、违反福音的真理。所以，是福音的真理在那里带领，不是彼得在带领。使徒的教训带领新约的职事，这个说法在我们中间，是从一九八六年才开始，在此之前，我们也不太清楚这点。因着我们服事召会几十年，借着一些实际的经验，再加上研究、查考，以及参看、对照新约，我们看见在新约里，带领新约职事的，不是一个人位，不是彼得，不是保罗，也不是任何人，乃是使徒们的教训；只有使徒们的教训才算得数。

以天主教来说，彼得是无可指摘的；他们称彼得为耶稣基督的继承人，是新约里带头的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当彼得和保罗在尽职时，他们的职事乃是由使徒的教训带领。以国家为例，是宪法在带领，而不是总统在带领。新约的宪法就是使徒们的教训，以这个作为带领，我们都需要遵循。

以保罗为例，或许有人会说，当保罗在带领那一班同工时，一切都在保罗的指挥下。这话虽不能说一点也不对，但我们仔细考量圣经里的记载，却找不出确实的经文，说到保罗在那里指派他的同工。他的确曾告诉提摩太说，“你要尽快地到我这里来；……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要带来，还有那些书卷，尤其是那些皮卷。”然而，亚波罗的例子给我们看见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，厉害地责备哥林多人；但在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时，他自己都觉得懊悔了，里头很是难过，巴不得提多快快来，好能知道哥林多人的情形。在哥林多前书末了，保罗盼望亚波罗能同去安慰哥林多人，但亚波罗不愿意。

保罗说，“至于亚波罗弟兄，我再三地劝他，要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；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，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。”这里是很大的证明，说出同工们作工时，每一个人都有在圣灵里的自由。在你我的想法里，可能以为是保罗在带头作工，好比今天是教皇在说话，然而这种领会并不正确。教皇若是对下面的主教说，“你们去哥林多看望。”不知道有哪位主教，敢象亚波罗一样，对教皇说，“我现在绝不愿意去，等到以后方便了我去。”所以，这证明并不是保罗在那里指派同工们。天主教所说的圣母，乃是“神之母”，是没有罪性的。中世纪以来，马利亚无原罪的说法广受争议。直到一八五四年，教皇庇护九世打破僵局，将圣母马利亚是没有原罪的，颂为教义。至此，全天主教和所有的神学家都得说，圣母是没有罪性的。不仅天主教里的人如此服从教皇，连《馨香的没药》的作者盖恩夫人，也是万分地服从教皇。虽然教皇把她下监，她还是服从。然而，这并不符合圣经的说法。

保罗和亚波罗的事例，证明保罗不是带头的人，不是保罗说了就算。在打发人的事上，保罗并不坚持；他给弟兄们绝对的自由。然而，在讲论真理的事上，保罗绝不让步。在提前一章，保罗劝提摩太说，“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，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。”这些不同的事，从上下文得知，第一是律法，第二是旧约的家谱，第三是老妇的虚构无稽之事。在保罗的思想里，我们只该传神在信仰上所有的经纶，就是使徒们的教训。所以，我们得着结论，在保罗的时代，不是保罗这个人在带领新约，乃是使徒的教训，就是神的经纶这个真理，这个信仰，这个教训，在带领新约的职事。

在约翰二书里，我们看见约翰嘱咐圣徒，若有人到他们那里，不是传讲基督的教训，而传讲耶稣基督不是在肉体里来的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连问他的安也不可。然而在约翰三书里，那在他们中间好为首的丢特腓，竟然不接待约翰他们这些为主作工的人，并且用恶言妄论他们。不仅如此，甚至有人愿意接待，他也禁止，并且将他们赶出召会。这也给我们看见，不是约翰在那里带领；约翰不过是在那里执行那个带领。因此，带领者不是一个人，带领者乃是使徒的教训，是那个信仰在带领众圣徒。

主的恢复在中国大陆初期，所有的人都看见，是倪弟兄在那里带领。然而，因着与他同工十八年之久，我能为他作见证，回顾已往，我找不出一个例子，是他在那里带领。有一次，一位同工问他说，“倪弟兄，我有一个负担要到江西南昌，你看这怎么样？”倪弟兄家里有一张摇椅，他喜欢坐在那张摇椅上，人问了他半天，他也不说什么，只是坐在摇椅上摇啊摇。那位同工一直追问，倪弟兄便回问说，“你看怎么样？”到了吃饭时间，就叫他去吃饭，并没有谈下去。

后来我问倪弟兄，为什么有人问他问题，他都不说话。倪弟兄告诉我：“他里面早已定意要去南昌，你说他该去，他也去；你说他不该去，他也要去。人来问我，只是想得一个章本，说，这是倪弟兄要他去的。我何必这样作呢？你就是告诉他不要去，末了他还是要去，实在他都已经安排了，只不过是向你索一张牌子而已。”所以，倪弟兄并不是所谓的带头人，否则他既看见这弟兄不该去，他就应该告诉弟兄不要去。他不是带头人，他也不愿意作带领的。况且倪弟兄也知道，即使他说了，人也不一定会听。

到海外后，许多人都喜欢把“教皇”的名称加在我身上。我问你们众人，我向来在你们中间是不是作带头人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，我的确在这里带领召会和工作。然而，从一九六一到一九八四年间，二十三年之久，我有什么事指令台北召会要怎样作，或干涉过台北召会么？我若记得不错，每周张郁岚弟兄都亲笔写信给我，详详细细地交通到召会的事，张晤晨弟兄也一同签名。后来，郁岚弟兄身体弱了，就由晤晨弟兄，两个月至半年写一封信给我。我有过一些开头的带领之后，就不再过问台北召会的事了。不仅如此，因着我们的文字出版，在西方至少有六百处召会兴起，但也没有一处是摆在我手下的。这强有力地证明，我不是带头人，也没有意思作带头人。然而我倒有一个负担，就是各处召会一定要按着使徒的教训而行。若是各处召会有和使徒教训不合之处，我就要说话。这乃是证明，我们中间照着新约的交通，不该是一个人在这里带领，乃该是新约中使徒的教训在带领。

一九八四年我回台湾改制新路，一面好象我作了许多，似乎一切都是我在主持，但事实上，你们可以问问台北召会的长老，我乃是一再地与他们有交通，召会一切的事该怎么作，都要经过八十几位长老聚会、商讨、议决，才可以作。不是我告诉他们怎么作，他们就去作，这是不对的；也不是两三个人觉得该怎么作，就定规去作了，那也是不对。乃是必须按着长老治会的原则，也就是长老们一同议事，一同寻求主的引导，在长老聚会里决断一切事情。等决断以后，再谈论由谁去执行，这也是由长老聚会指定人去执行的。

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八八年，没有什么地方的召会，接到过我的指令；不仅台湾岛上的召会没有，全世界的召会也没有。许多时候，有些弟兄写信给我，说到他们那里有什么难处，该怎么作才好。我常常都回答他们说，要把这事带到主面前去祷告，求主引导。

另一面，若有召会不照着使徒的教训而行，的确是有问题。一九六五年，我从海外回来，处理四位同工的事，就是本着这原则。至此，我们应当知道，我们所走的，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；不是人的组织，乃是跟随新约使徒教训的路。一切都是使徒的教训，也就是神新约的经纶，神新约里的信仰，作我们的带领。无论是工作或召会，都要以使徒的教训为依归；使徒的教训，就是召会和工作宪法。

第三十二篇 对学校工作的交通（一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社会上一般开会的情形，多是在公众场合不多谈，而是由会外的小会来私议，私议之后再进行沟通。然而，召会并不如此行；召会乃是在会中公议，由公众来交通，没有小会的私议。五十年来，我们一直在注意、带领这件事，可惜至今仍没有改正过来。

我们在聚会之外有私议，私议之后，再带到公议中宣布或下达命令，乃是不合宜的。若是只由几个人定规众人的事，而众人大多没有什么认识，是处在被动、接受命令的地位，这就完全错了；因为这不是身体。就如我们的身体，并没有在身体之外，还有四、五个肢体，开个小会来决定身体上的事。在身体的交通之外，若还有什么小会私议，就是不正确的。

人所以要在小会里谈，是因为不愿意泄漏秘密；这是大错。在身体里，没有什么需要保密；身体里一有保密的事，那就是个毒瘤。毒瘤所以产生，是因为有一班细胞聚在一起“保密”，结果就成为毒瘤。所以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要避免“保密”，不要怕别人知道什么。因为我们不是在搞政党，我们乃是在一个召会里。世界上的国家，几乎都有二、三个或四个政党，政党之间，都是勾心斗角；即使号称民主大国的美国也不例外。因此我们需要看见，召会中没有派别，只有一个召会，就是一个身体。我们在各地事奉，并没有台北或台中的分别；我们乃是一个召会，显在各地也是一个身体。

在我们中间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公开的，所以不要怕别人知道自已的事。好比台北召会的事，各地召会都可以知道，并且知道了还有益处，至少可以代祷。已过，我们曾在聚会中，把台北召会完全“解剖”了。当时，台北召会仿佛被摆在手术台上，我们把她开了刀之后，再缝合起来，也还是活着，并且活得更健康。所以，无论是高雄、台南或台中等召会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展览的，都可以赤裸裸地摆出来。比方已过台中召会很有勇气，向我们提及他们也有需要，不能只顾到台北召会；台南召会也有类似的交通。这都很好，因为证明我们中间没有开小会。借着公开的交通，众人一同来看召会的需要，这是我们需要学的功课。

依台北召会长老们的意思，本来觉得不需要把这么多会所的交通都摆出来，只要挑选几个好的会所，几个好的区作见证就可以。这是报喜不报忧的心态。只展览好看的，就好比请人到家里，仅仅让人在客厅坐坐，不许人上厕所。我们到人家里，若只看到客厅，是很难断定那个家是否整洁；乃需要到卧室、厨房、厕所看看，才能断定那个家是否整齐清洁，井然有序。所以，我们带领召会，并不怕把召会真实的情形提出来，让大家一起看，一起交通；这会使我们知道何处需要改进，何处需要加强。

关乎学校的工作，我们要先研究大专工作，接着再看高国中的工作。凡是作学校工作的，都要彼此交通各地的作法，借此彼此有学习；或者有人受了什么警戒，也可以从中得帮助，好叫众人一同蒙恩典。交通的时候，要尽量说，但不要有意见。比方，当我们在研究大专时，若是作高中工作的出来说话，那就是意见；等到研究高中工作时，他们的交通就不是意见，而是就事论事。借着交通，可以得着代祷的负担和开启。当我们听众人的交通时，要体认我们象是放在祭坛上，让众人宰杀，为要叫全身体都得着益处。

再者，我们要看见，为主作工不能倚靠组织，若有组织上的安排，就会如同世界那样，成立一个单位，向着组织发展。人带领军队就是如此，先练兵，然后成立一个师，或者成立一个军。这在主的工作上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虽有那么一点点用处；但是我们的工作，若全数靠组织，那就是堕落的基督教。组织不是一个向上的征兆，乃是一个堕落的征兆。召会若是靠组织成立的，那就仅仅是一个会，而不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生机体，如同人身体的运作，其中即使有些组织，也是联在生机上的。以假牙为例，假牙虽然在身体里，却仅仅是在组织里；它的位置没有错，功用也对，但与身体没有一点生机的关系。

一个工作或一个召会有没有价值，全看把组织拿掉之后，剩下的有多少。一九七五年时，台北召会按着需要，有一次所谓的改组、改制。从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五年间，台北召会已有二十六年的历史；经过这二十六年的演变，召会难免有些转变。时间越久，召会的组织越形成，召会也就越有组织；召会越有组织时，召会就会越堕落。因此，我们无论到哪里作工，都要尽力避免组织。

一九七五年改制之后，我们主日到会人数减了三分之一。有组织时，我们有七、八十家擘饼的地方，到会人数是七千多人。经过改制，组织去掉了，众人只照着灵而行，照着灵事奉，都不靠组织，只靠灵行事，结果到会人数从七千减到四千多，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见了。这证明在一九七五年我们改制以前，到会人数有三分之一是靠组织来托住的；此外三分之二是靠生命。对于这点，有的人说很可惜，掉了三分之一的人数；我却认为还不错，把组织拿掉，还能有三分之二，并没有完全掉光。要知道，今天的公会，若是把组织完全停下，恐怕剩下的，只有百分之十了，大部分都会散了架子。

带领人发展生机的功能

作学生工作的人，要带领人尽功用，发展人生机的功能。这个成分有多少，在我们的服事中是相当重要的。已过我们可能没有注意这点，都是靠组织，靠安排。实在说，学校工作有些是需要倚靠叩门访问人的。每一个在学的弟兄姊妹，都得去叩同学的门，这不是安排。虽然表面看，好象有点安排，但这个安排，是要每位弟兄姊妹，都尽他们生机的功能。譬如我们叩门传福音，带人得救后，就要和初信者取得联络，帮助他们建立家聚会和小排聚会。表面看，这好象有点安排，但事实上，这个安排，完全是为了发展他们生机的功能。若是在叩门的事上，没有人安排叩访的事，一切就等于零。所以，这一种安排，不仅是靠圣徒本身生机的功能，更是发展他们生机的功能。

这个生机的功能，即使在时局变迁时，也不会受影响。因为即便时局改变，弟兄姊妹还是能到普天下去，在城市、在乡村、在路边或在公园，尽他们生机的功能，到处传扬福音。若是只靠安排，时局一变迁，安排没有了，众人也就不要作了，因为众人都象一部机器，没有安排就不知要作什么。所以永远记得，召会和主的工作乃是一个生机体，不是一部机器。若是一部机器，电不接进来就不会动，少一个螺丝就不运转；然而，生机功能却不是这样。好比一个人家里有厨房，有饭厅，就可以烹煮三餐，与家人一同坐下吃饭。若是把厨房拿掉，也没有饭厅，人总会想办法充饥，或者买个饼，或者买碗面，站在马路边，或在小摊上就吃起来了，并且还吃得很饱；这就是生机的，不是靠安排的。人的“吃”乃是生机的，不需要安排。我们带领召会，或带领主的工作时，要象那个比方，即使饭厅没有了，厨房也没有了，但我们仍会去寻找食物，来满足身体的需要。所以环境可能会改变，我们吃的生机功能却依旧进行。

有人说，因着外面的安排改变了，许多工作都合并到训练中心，所以影响了校园的工作。这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安排的，不是生机的。以我们的文字工作为例，有写字台，有充分的设备，我们出刊书报；没有写字台，没有充分的设备，我们也一样出刊。有原子笔、钢笔可以写，我们出刊；没有铅笔、原子笔，我们会用毛笔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都会出刊，因为我们的文字工作是生机的。这个生机的运行，是任谁也无法打倒、阻挠的。我们带领召会，带领工作，也必须如此。现今我对这份文字工作，或召会的带领，里头生机的感觉仍然依旧。按我自己的学习，我最不愿意有许多的安排；我乃是愿意靠着“生机的功能”，来服事并带领。盼望这个原则我们都记得：外面的安排，不是不可利用，只是用时仅仅是利用而已。

关于学生工作和训练中心，有些点是需要说明的。若是我们领会，学校工作和职事，以及训练是合并起来的，那就错了。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。因着已过这段时间，所有全时间事奉者，都在训练里，所以我们说，一切人事都归训练。这意思是，无论任何专项，是高中也罢，国中也好，若是工作上需要弟兄姊妹帮助，可以和训练中心有交通，由训练中心安排，谁去作高中，谁去作国中。我们不可以随意到训练中心，得着一个机会，就呼召人说，某某校园需要多少人去帮助；类似这样的交通，既不合宜，也是不对的。所以在人事安排上，应当归训练中心。所有全时间的弟兄姊妹，无论是作大专、作社区的，还是作高国中的，都是在训练中心受训。训练里有上课时间，也有作工时间；全时间弟兄姊妹的生活作息，理当由训练中心统筹安排。然而，这并不等于把学校工作，变质并到训练中心，那是极错误的领会。学校工作，绝对是独立的单位，是别人不能随便干涉的。然而各地若有需要，弟兄姊妹都在受训，各地应当按着正当的管道，和训练中心有交通。比方，大专工作需要五十个人，训练中心就会考虑这个需求，和弟兄们有交通。他们会衡量情形，看社区需要多少，大专需要多少，高国中又需要多少。再从这里安排出一个数字，或者只能给大专工作四十人等，这乃是全盘的规划，从整体的眼光来计划事情。

若是把大专工作并到训练中心，那就是糊涂的作法。好比不能因着国防部需要财政部的钱，就把国防部并到财政部。这样，国防部是无法打仗的。财政部根本不知如何打仗，打仗是国防部的事；当国防部需要用钱时，乃是按着正当的手续，经过正当的管道，运用国防部的预算。正常的国家都有一个制度，就是在预算上有多少钱给国防部，国防部就按着这笔预算，进行国防事宜。所以，这并不是说把钱放在财政部，等于把国防部也并进去。

我们服事的正途，乃是在整个工作上，安排几位去作大专，也就是叫他们作“国防部长”。当他们到各校园服事时，乃是照着他们的本能。以台北为例，要先看台北有多少大学，弟兄姊妹在大学里就读的有多少，心愿强的可用之材又有多少；然后据此，再决定需要多少全时间者，去配合大专工作。由于全时间弟兄姊妹都在受训，所以理当与训练中心有交通；绝不能私下到训练中心招兵买马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各地或各学校，可以把所需要的数字，和所需要的年龄层，告诉训练中心；训练中心就要按着现实的情形衡量，给各地或各学校所需要的人力。等到把人交出去之后，训练中心就不再过问各地、各校的工作。

因着训练中心的弟兄姊妹，在时间上都要受管制。好比被差派出去作工，告一个段落，就得回训练中心受训，并作训练所指定的功课。因此，大专这一面，既是运用训练中心受训的人力，就得和训练中心合作；若是不合作，训练就不能往前。这是各地负责弟兄，不能不注意并配合的。

因着受训者都是年轻人，训练中心会给他们一个全面、整体的训练课程，在真理、生命、福音、召会等各方面，加强训练。此外，在性格上，要操练他们养成早起、定时作息的习惯。比方什么时候该读经，什么时候该读书报，什么时候该彼此讨论，什么时候该上希腊文……，这些都在整体的训练里。再者，每天还要分出一部分时间，去作校园工作，或者作大专，或者作高国中。有了这全面的训练，相信一定能作出事情。

训练期间，学校工作方面需要人时，训练中心一定会派人去配合。然而，因着他们都是受训学员，是“借”给各项服事一同配搭的，所以用过之后，还得归还训练中心；这些受训学员，仍旧必须遵守训练中心的规定。换句话说，即使他们出去作校园工作，那也都是训练里工作和功课的一部分。在这些点上，或许就会有人误解，以为训练中心包办了一切。要知道，这些受训者都是召会的产业，好比在一个大家庭里，都是家中的孩子，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，只是我们将他们送去上学罢了。

每一个学校都定有上课作息时间表，譬如早晨八点上第一堂课，下午三点半放学；都有其一定的时间表。若是有人对校方说，孩子的祖父来了，要带他一同出去吃中餐，相信校方的反应不会太愉快。虽然这是你们家的孩子，实在说益处也都是你们的，但既然你们把他交给学校，就必须遵守学校一切的规矩，否则会令校方感到相当为难。所以，父母若是盼望学校能把你们的儿女教育好，就要安心地交给学校，遵守学校的规定。有些学校会要求学生在校住宿，这就会有校舍的住宿规定。若是一切都没有定规，学生放学后，到处游逛，三更半夜才回到宿舍，相信作父母的也不会喜欢这个学校。

父母既然将孩子交给学校，当然盼望孩子们都能遵守学校的定规。好比有的住宿生，到了周六下午两点，可以离开校舍，但主日晚上七点一定要回到学校。在这期间，学校是把孩子归还父母，学校对孩子是没有责任的。这是办教育的一个原则；父母一定要与学校的时间表合作，这样的教育才能成功。这比喻是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，也不会把所有工作，都并到训练中心，那是不正确的。

学习十字架的功课

我们服事的果效，就是要把弟兄姊妹都带进召会生活中。一九四九年，我们到台北开工，台北第一会所的地，就是用职事的钱买的。之后，我们辛辛苦苦把召会建立起来。一九六二年我到美国开工，并没有带任何一个弟兄同去。我乃是一个人，提着圣经包就去了；十多年的辛劳，我统统留在这里给你们。而今一九八四年，我又回到这里，要和你们一同带召会往前。我承认，我每到哪里，哪里就没有平安的日子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要过平安的日子，就不要来听我的道。你们可以到公会去，那里会非常的“平安”；一年过一年，在那里，讲道的和听道的，都会相安无事。然而，主托付我的工作不是这样；我既然来了，就要作得大家不能睡平安觉。作训练的弟兄们，都非常的提心吊胆，深怕我的负担一来，他们就都不能平安。所以，这个训练真是难办，尤其在台北这里办训练，一面要叫台北召会诸多的长老满意，又要叫年轻人满意，甚至还要叫我自己满意，这实在不容易。

训练开办以来，闲话相当多，我们也都听见了；但绝没有人听见我有任何声音。带领主的工作，带领主的召会，就得如此，必须学十字架的功课。有些从外地来的人，一到台北召会，无论看见什么，就东讲西讲，说这个对、那个不对，这个好、那个不好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。十字架的头一个功课，就是要人不说话；即使你是使徒保罗，你来到台北召会，也应该先坐在那里不说什么。若是有人能一言不发地坐上二十天，甚至四个月，那他就是保罗，这个人定规是可用的，也定规能作出事情。有些人到一个地方去，还没有住上两周，就东讲西讲，发表了一大堆言论，这就是意见。以坐别人的车为例，一个学过功课的人，当他坐上别人开的车时，对于开车的速度和状况，慢、快、左转、右转、前进、后退等，是不会有任话的。谁若说话，就证明谁没有学过十字架的功课。

十字架的道我们都听得相当多，然而事情来时，就显明我们是否真认识十字架。从一个人的说话，可以看出他是否学了十字架的功课。一个真学过十字架功课的人，是不会，也不敢随便说话的；说话是十字架功课的试金石。人若真正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，是不会随便到一个地方去讲论什么。以开车为例，谁开车，就该谁说话；所以不要在别人开车时，坐上了车，还说这车开得不好等类的胡话。我们坐在车上是不需要说话的，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车，也不是由我们开车。若是有人到高雄，说高雄这个对那个不对，这个好那个不好，这人就是不认识十字架，没有学过十字架的功课。

因着看到各地，全时间的弟兄姊妹都相当欠缺，必须有人好好成全他们，所以我们接受负担，要给这些全时间者有一定的训练。等到训练之后，应当把他们差遣到哪里，都是需要考量的。好比人要办一个医学院，设立医学系，就必须有个教学医院来配合，好让那些医学生能有实习的场所。若是没有医院，实习医生就不知要往哪里去操练他们所学的，所以一定要有医院配合，医学院才能办成功。同样的，在训练里，这些受训者不能一直留在训练中心，他们必须出去，将他们所学的实际地应用。所以，我们要求他们出去作工；一旦要作工，就必须和当地召会有交通；一和召会有交通，训练所作的，就不是归给训练，而是归给各地的召会。

盼望我们都看见，无论是召会，或是各专项的工作，并没有合并到训练中心。这样的交通，是要大家都学功课，认识我们不是社会团体，喜欢开私下会议。这不是召会该有的作法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可以关门，不要再作工了。为此，我们的观念都需要彻底转变。我们要领悟：第一，我们是得救重生的人；第二，我们成圣，圣别了；第三，我们正在变化的过程中。服事召会也就是这样：第一重生，第二圣别，第三变化；我们要在这样的异象中，服事召会。

经过这样的交通、说明，相信弟兄姊妹都能有比较深入的领悟。在这期间，若是有什么话要说，都必须谨慎一点。好比在一个满了三姑六婆的大家庭里，长长短短、是是非非，是很难论得清楚的。中国人有句俗语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。”各个召会的家务事，是谁也断不清楚的，所以不要随便论断。对整个训练的局面，我们需要多有认识；对一些无心的批评，我们不知该如何处理，也觉得相当为难，因此在这些事上，我们众人都需要特别注意。

求主宝血遮盖我，我和你们相处几十年，无论是在台湾或海外，你们从来没有听过我随便地说一句话，说哪里好、哪里不好，或日本好，还是韩国好。所以长老们，特别是同工们，你们一定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到任何地方都不随便说话；能这样作，你们的工作就能成功。若是你们到任何地方，都能不多话，你们就是最能帮助人的。谁说的话多，谁就不能帮助人；谁不多话，谁就最能帮助人。

五十年前我们在上海时，总共有五个同工，我是最晚到那里的一个同工。有一天，一位同工要出门，他到倪柝声弟兄面前，请教倪弟兄说，某个地方想请他去作工，他不知道该如何？倪弟兄回答说，“你只需要作一件事，就是说‘我不知道’。”这意思是，无论什么人来找你，问你：“这件事该怎么作？”你只有一个答案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过一阵子，又会有人来问你：“那件事该怎么作？”你也只有一个答案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可能一般人会认为，既是这么一个不知道的人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怎么能去作工？要看见，当我们真不知道时，我们就能帮助人了；若是我们什么都知道，我们就不能帮助人。譬如问你东你知道，问你西你也知道；问你婆婆如何你知道，问你媳妇怎样你也知道；好象你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若是这样，你在神手里就没有用处了。有个同工就是如此，结果这个人在神手里了了，毫无用处。一个好医生，是不随便替人诊断的。尤其是那些有特别专长的医生，他们常感觉自己的不足。

虽然他们对自己的专业非常熟悉，但他们仍觉得自己所知有限，只有那一部分、那一专科而已。若是遇上别的问题，他们会觉得需要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医生，一同参考商议。能这样作的，就是一位好医生。至于那些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，以北方话来说，就是“蒙古大夫”。没有好好读过医科的人，通常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；那些真正读好医科的人，倒很少说自己知道什么，他们大多是说“我不知道”。同工们出去，一定要抱持这种态度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学得太少。”即使你真的知道，但因着不在自己的场地，不是你的车，也不是你开车，你就应当不说什么。我们为主作工，都需要有这种态度和学习。我们交通这些点，是盼望大家都学功课。不要在乎学校工作怎么作，或是作得如何，倒要在乎能把这些事摆在心上，一同学功课。这些功课学得好，学校工作铁定成功。学校工作若是作不成功，不是作法不好，而是人的学习不够。

我们是根据这个原则作工、带领，并且一直持守这原则，给每一个有分的人完全的机会，并且开导他们，启发他们生机的功能。无论是大专工作，或高国中的工作，第一可用，也是该用的，就是现有在学的弟兄姊妹。譬如大专，可以把所有的大专院校摆出来，看看每一所学校里有多少弟兄姊妹。然后要去推动他们，帮助他们尽功用。以台大为例，若是能找出五十位弟兄姊妹，就先用这五十位作台大，先去推动他们。推动之后，再看需要多少全时间弟兄姊妹，去配合、加强他们。若是能从这些点上出发，并按这原则作下去，相信学校工作一定成功。

三年多来，我们研讨了召会扩增的路，看见叩门可以得人，家聚会是留住人，排聚会是联络人，而区聚会乃是把人带到召会中。学校工作的原则也是这样，要在校园里访问人，直接地访问人，得着人；然后要用家聚会的原则留住人。虽然学生们没有家，但可以根据这原则，想办法留人，并且要用排联络人。再者，一定要把人带到召会中。平日得人的工作，都在校园里作，一到主日，就要带初信者参加区聚会，叫他们能尝到召会的味道，并对召会有认识、有观感。所以无论是校园工作，或其他方面的工作，在周间可以有任何的行动，但到了主日，一定要把他们带到召会的聚会里。这里只是提供一些原则，至于细则仍需要老人们去研讨。若是我们能在这些点上有好的实行，至终一定会成功。

第三十三篇 对学校工作的交通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在带领召会，或带领工作时，不可太倚靠组织；然而，这不是说一点安排都不可以有。我们无论作什么事，或有什么行动，都需要有一点安排；没有安排，人很难行动，所以需要有点安排。然而，若是靠组织作工，那就是堕落基督教的作法。再者，有一件事需要留意，就是千万不要鼓动、煽动人。这在起初或许会有些果效，但长远看，在实际上并没有生命永存的价值。凡是鼓动出来的工作，都不会长久。以去年（一九八七年）国际性的中学生聚会为例，当时在各地看见果效是不错，但事过境迁之后，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形只是昙花一现，所留下来的结果并不多。

主的恢复一开始，无论在召会、福音或是学生工作方面，服事上我们都尽力避免鼓动，因为我们被主兴起之后，在这面有很多的经历，看见所有鼓动出来的，都没有生命的价值。在这点上，我们学了很多功课。然而，现今各处在工作上的行动，都太重在鼓动，尤其是高国中工作方面，里面除了组织之外，就是安排加上鼓动。似乎一处一处的见证，都没有注意到真实生命的工作。所以，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，在主面前有祷告：不只祷告求主在各个大学、中学开门，更要求主在我们中间，兴起在生命上有担当的人。他们能带着负担，或者是去作一个学校，或者是在一地负责高国中服事，或者是负责大专学校工作。总之，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鼓动；我们不要鼓动，乃要有真实生命的负担。

在召会中无论鼓动什么事，都是一时的，因为原则不对。那些鼓动都是出于人的魂，并不能摸着人的灵。惟有出于真实的祷告，真实的负担，并出相当的代价，那个工作才是出乎生命，才有生命的结果，也才能是永存的。据我们所知，各处学生工作的情形，出于生命负担的成分太缺了。譬如，你们所在地有十所或八所高国中，并不是你们把这十所八所学校拿来看一看，然后象推销货物一样，找来十位八位推销员，大家分派、认定一些学校来作工。推销员卖货可以这样作，但在传福音供应生命上，是不可以的。我们作学校工作，必须看看各地有没有弟兄姊妹对这些学校有负担，或者仅仅对一所学校有负担；然后再和他们交通，看如何服事这些学校。属灵的工作全数是负担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，并不是按着作事业那种办法，分派、谈判一下就可以去作的。

在圣经里，根本没有分派、谈判这种作法。在圣经里，全数是照着负担。因此，各地召会的长老要注意，因为长老是一地召会的照料人，应当首先接受负担。长老们若是不接受负担，学校工作是很难往前的。或者有些弟兄姊妹，他们直接从主接受负担，这也可以。总之，学校工作必须有个接受负担的开始；或是长老接受负担，或是圣徒祷告，以致主听了祷告，兴起接受负担的人，他们就直接去作那出于负担的工作。可能他们的负担是对着某一个学校，就让他们作那个学校。作工时，也要本着这个原则，切记不要去鼓动，一下得着十个或八个，这并不是圣经的原则。千万记得，即便你们去鼓动，得着一些果子，但这样的鼓动，可能过半年就没有结果了。

比方大专工作，有人曾想出办法，要在大专入学前，借着台中成功岭的集训，得着一千六百多位受浸的人。然而，我们似乎没有见到下文；与其花这许多工夫，去作那一千六百多位，倒不如把这些人力，都归到负担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带领在学的弟兄姊妹，一个个接受负担，去作一点工作。可能这学期他们只作了二百人，但这二百位，大部分是能留住的，这也是很有果效。若是靠着鼓动，很快就得着一千六百人；然而，只是名字来了，人却看不见。再者，叩学生的门不同于在社区叩门传福音。在社区叩门传福音是有地址的，但学校的学生流动性很大，是很不容易叩的。

所以切记，鼓动的工作差不多等于白费工夫，白费力气。换句话说，鼓动出来的工作并不扎实；真正扎实的工作，是需要人里面有负担而作出来的。比方某位弟兄或姊妹，有负担去作学校工作，这不需要鼓动，就从他这个人作起，从他祷告开始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只要祷告，向主要一个人，主就会把这一个人给我们。我们如何因着负担而起来，也要照样把负担作到人里面，在生命上带领人。人有了负担以后，渐渐的，他就会去带别人。

根据观察，你们所作的不能说不好，也不能说不对，但你们用一个办法来作、来推动并鼓动，结果是不会有果效的。若是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，因着接受负担，而去找他的同学，这就是有负担的作法。他不需要多找，只要去找一两个，就会把所谓“产生、繁殖的灵”传输到别人里面。这就是真正的产生，真正的繁殖。不是我们去鼓动、提倡，带人作什么，那样工作到末了，几乎不会存留住什么，乃要我们个个在负担里，主动地去作。

这个原则一定要守住，千万不要切望工作快速地成功。虽说草菇、磨菇等类的植物，可以一夜之间长起来，但苹果树等类的植物，却无法一夜之间就长大，结出果实。再看小麦结出子粒，也需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。属灵的工作正是如此，是负担的，是生命的，是劳苦的，也是出代价的。所以，无论我们作什么，若只是靠着办法，那个结果是没有多少永存价值的。即使是我们训练中心所作的，也必须看到底是出于负担，还是出于鼓动。凡是鼓动所作出来的，都没有价值，无法存到永远；必须是从负担来的，才能长久存留。

因此，盼望众长老和众同工能接受这话。今后，无论你们出去带任何工作，都要在这个原则里，不要去鼓动，也绝不是从鼓动作的。可以说，鼓动就是作假花。今天香港、台湾，都有许多作假花的工厂，赶工时，一夜之间可以作出成千上万枝的花朵，为着运销出去。然而真正的花就不同了，真正的花不会这样快地长出来，一定要先有生命的种子，然后经过栽种，过些时日才能有结果。盼望我们都学这个功课，这样，我们的工作才有前途。否则我们的工作，不过是一场空；鼓动一次，得一个空；再鼓动一次，又一个空，这是需要避免的。向主呼吁，求主兴起有负担的人来我们爱主，与主有交通，并在交通里接受主的对付，也从对付里接受主的负担。然而，我们领受负担之后，是要出代价的。

没有一个负担，是人接受之后，不需要出代价的。我们领受一个负担之后，都需要出代价，劳苦、撒种、栽种、浇灌并照顾；这样，到了一个时候，就能有收成。我们带领召会是如此，作大专、高国中的工作也是如此；可以说，作任何工作都该如此。今天全台湾，处处都有国高中，盼望各地都有弟兄姊妹接受负担，去作学校工作；儿童工作也该如此。我们应当来在一起，专专为着学校工作有祷告，求主为我们开门，并兴起有负担的人，来作学校工作，这是极其迫切的需要。至于作法方面，好比有所谓的供应之家、弟兄之家或姊妹之家，都是不错的。此外，有些圣徒愿意打开家作接应站，这些都是对的，也都是有效的路。办法不是不可用，有时也是需要借用，但基本上，还是需要有人有负担的人。我们都到这里向主呼吁，求主兴起更多有负担的人。

第三十四篇 长老聚会议事的原则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召会生活中，长老聚会议事的原则，乃是一件大事。召会是众人的会集，我们若以为召会里的议事，和在世界上的议事没有两样，就完全是错误的看法。圣经里没有这样的意思，认真说，圣经也不许可我们这样作。在召会产生之后，从使徒行传的记载，我们清楚看见，在一地一地有了召会之后，召会中就有了长老的设立。

长老的名称乃是从旧约的书卷沿用下来的，并不是一个新的名词。在创世记开始时，还没有会众，只记载了一些单个的人，从亚当一直到雅各，包括约瑟在内。到了出埃及记，以色列“会众”出现了，他们是雅各的子孙。所以在出埃及记里有会众，并且在会众中间有长老。按实际情形而言，长老的设立是显明出来的。正如在一个家族里，谁是长老，谁不是长老，完全可由家族成员的年龄与表现来断定。

毫无疑问的，摩西是就着年龄和表现，设立了以色列人的七十个长老。等到摩西上西乃山亲近神时，还带着这七十位长老。在旧约里，当神的百姓中还没有君王时，他们的治理者、行政者，可以说就是那一班长老。然而，这班长老要明白神对祂子民的心意时，还得借助祭司的帮助。在旧约里，长老是一班年龄较长的人，负责所有的行政，并管理事务；祭司则是一班亲近神的人，从神那里寻得神的旨意。

在旧约里，事奉神的利未人要负宰杀牲畜献祭的责任，祭司则需要点灯烧香。此外，祭司还担负一个重大的使命，就是教导以色列人关于旧约的律法。举凡旧约里神所写出来的话，祭司都要负责教导以色列百姓知道；但无论神写出来的话有多少，总无法包罗一切琐碎的小事。因此，除了有写出来的话之外，还需要借助其他事物的帮助；就是当大祭司亲近神时，他们所佩戴的胸牌，圣经称之为“决断的胸牌”。每当神百姓中间有了疑问或难处，祭司们查考旧约圣经都查考不出来时，就需要大祭司把这个决断的胸牌，带到神面前，从神那里得着直接的启示。在旧约里，神对祂子民的行政管理，既不是民主，也不是专治，乃是神治，是由神来治理。神是借着祂所写出来的话，加上祭司身上决断胸牌的临时指示，凭着这些来带领、管治祂的百姓。实行这种管治的人有两类，一类是长老，一类是祭司；长老是为着执行神的行政，祭司是为着从神那里得着指示。若是只有长老，没有祭司，就是只有行政人员，没有得着神圣启示的管道和凭借。得着神圣启示的管道和凭借，乃是借着祭司。在新约里，神仍是愿意借着长老来治理祂的儿女，但必须辅以祭司，就是执事那一面的功能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新约里，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都是祭司。所以，从信徒中间设立的长老，也都是祭司。在旧约时代，长老和祭司是两班人；在新约时代，长老和祭司乃是同一班人。一面，他们治理神的儿女；另一面，他们寻求神的指示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人人手中都有一本新约圣经，从其中能查考出神的心意；但这本写出来的话，就象旧约一样，不能写得完完全全，所以还需要有圣灵临时的启示。圣灵临时的启示，就是旧约那决断的胸牌所预表的。

长老聚会议事的原则，首先是要让圣灵作主席。在长老聚会中，千万不要举出主席；若是举出主席，就是否决了圣灵的主权。我们应当相信，每一次我们聚集在一起时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主今天乃是赐生命的灵，也就是圣灵，祂是随时随在与召会任何的聚集同在。长老聚会当然也不例外，也有圣灵的同在。千万记得，推举任何人作主席，乃是一件得罪圣灵的事。圣灵在召会中，就是一切聚会的主席，因此不可再有主席；我们独一无二的主席，就是圣灵。

在长老聚会中，与会者都可随主引导，提出需要议决之事。长老聚会不需要有程序单，当同作长老的人来在一起时，若是谁觉得里面有引导，需要提起召会中某项应该处决、执行的事，就

可以提出来。当有人提出来之后，众人要一同寻求神的引导，或者有的弟兄有同样的感觉，或者有不一样的感觉，都可以把他们的感觉提出来，让大家一同在主面前寻求引导。我们根据行传十五章的事例和亮光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原则。

在长老聚会中，需要学习随从圣灵议事。因此，长老们不只是作长老而已，更要作亲近神，与神接触的祭司。长老们仅仅作长老，执行召会的行政，是不够的，还必须和神有直接的接触，并且寻求神；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应当非常亲近，使神能随时把祂的心意告诉他们。神将祂的心意告诉人的凭借有两面：一面是圣经，另一面是圣灵。圣灵就是旧约里那决断的胸牌所代表的。不是民主，也非专制，乃是神治。长老们随着圣灵议事，不是民主，也非专制，乃是神治。长老们在召会中虽然有治理，却需要完全服在神的引导之下。

如同在旧约里，虽然是长老们在治理以色列人，但他们却是服在神的指令之下；所以严格说来，是神在治理以色列人。千万记得，召会的治理绝不象世界的作法。今天无论是民主，还是专制，都是“人”在治理。然而神不要我们民主，也不要我们专制，乃要我们寻求祂的指示。今天神治理我们，是有圣经在外面作根据，并且有圣灵在里面作依据。

因此，长老们必须明白圣经，若是不明白圣经，就无法议事了。大祭司胸牌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是用希伯来二十二个字母中之十八个所组成的。因着圣经无法巨细靡遗地，将每一件事的细节告诉我们，长老们不仅需要明白圣经，更需要圣灵配合圣经，给他们有启示。这圣灵在旧约的预表和象征里，就是大祭司胸前所佩戴决断的胸牌。这胸牌是由十二块石头组成的，这十二块石头上，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。这十二个名字，是用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中的十八个所组成，象打字般，把那十二个名字都打出来。然而，这还缺少其他四个字母。

因着缺少四个字母，所以另加了一块宝石，就是土明。土明这辞，按英文来说，就是完全（perfect）的意思。若没有这块宝石，大祭司胸牌上的希伯来字母，就缺了四个，并不完全；把这个土明一加进去，就加了四个字母，二十二个希伯来字母就都齐全，好比一部完整的希伯来文打字机一样。

此外，还要加进一块石头，叫作乌陵。乌陵的意思是亮光，也就是一个发光体。大祭司带着胸牌进到神前，照着胸牌上字母的光暗，大祭司每一次进到神面前，身上都有两种牌：一个是肩牌，代表力量，为着担当神的百姓；另一个是胸牌，就是爱心的关切。主对我们的关切，乃是以祂的胸怀来怀抱我们，以祂的肩膀肩负我们。祂是“怀我、肩我满温情”。今天，作长老的对于众弟兄姊妹，也必须有“怀”的拥抱，和“肩”的背负。怀揣是爱的流露，肩负是能力的供应。每一次当长老们去亲近神时，都当把这两种牌带在身上，就是把众弟兄姊妹带在身上，进到神面前。长老们得着神的启示，就是指他们得着胸牌上字母的启示。

多年前，我曾经读过一篇由希伯来学者所写，关于乌陵、土明的文章。这篇文章的作者说，在约书亚七章，亚干犯罪的事就是借着乌陵、土明查出来的。大祭司进到神面前寻求，乃是借着胸牌上字母的光暗，一个字母接着一个字母，逐字拼出字句来，而得知犯罪的人属犹大支派，最后连哪个家、哪个人都能找出来。这里的原则启示我们，今天长老们治理召会，不是人治，不是民主，也不是专制，乃是神治。长老们必须服在神的权下，寻求神的引导。

神如何引导长老们呢？首先是借着圣经，其次借着圣灵，再者是借着众圣徒作字母，在他们里面好象一台打字机；起初是一个个字母，然后字母变成了句子，句子再变成一篇有意义的文章。所以，长老们进到神面前时，必须肩上背负着众弟兄姊妹，胸前怀揣着弟兄姊妹。神会在那里

光照，使他们读出圣徒的光景。当他们停留在神面前越久，越能了解神的意思。这是旧约一个上好的预表，启示在新约时，也是同样的原则。

以新约祭司的身分，关心弟兄姊妹，将他们带到神面前，读他们的现况，寻得神的指示。长老们治理召会有三个凭借，一个是圣经，一个是圣灵，再一个是众圣徒作字母。我们所交通的这一点，都印证了我们的经历；也可以说，我们的经历印证了这些点。长老们在召会中治理神的儿女时，需要寻求神的引导，不仅要有这本圣经，还要有圣灵，并有众弟兄姊妹作字母。此外，还得把弟兄姊妹怀揣到神面前，在神面前读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光景。这样，长老们就可以知道，在当前的召会生活中，神要他们怎么作，并神的旨意是什么。

除了以上的讲究之外，还要以事实和经历作参考。行传十五章给我们看见，弟兄们都在那里辩论；这意思是，与会者都有说话的权利，他们有同等的权利。今天，台北召会有七十几位长老，当众人聚在一起时，每位长老都有同等的权利发言。然而，这样的发言不能象今天一般的议会，开起会来就争吵打架。我们要明白，即使是辩论，也得随从灵。当我们一随从灵，我们灵里是不会要人打架的，只会要我们安静下来。我们在会中没有主席，没有人敲着木槌，拿着牌子要大家安静；却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常常拿着小槌子打我们，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。

在行传十五章，彼得的说话是个很好的见证。在加拉太二章，彼得受保罗责备之后不久，就受打发了耶路撒冷。彼得虽然曾被保罗大大责备，满头是灰，以人来说，是没有地位再作使徒了，但在行传十五章，当彼得在耶路撒冷开会时，还是大有勇气。等到大家都辩论完了，头一个起来对众人说话的，就是彼得。他说，“诸位，弟兄们，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的话，而且信了。”这就是读事实，读经历，并读众弟兄姊妹的现况；这是彼得的见证。接着，是巴拿巴和保罗的见证。彼得说过了之后，巴拿巴和保罗接着再加强，他们告诉耶路撒冷与会的长老和使徒，他们二人在外邦怎样蒙神使用，神又是如何眷顾外邦人等等。

当弟兄们作完见证，末了，雅各就来决断，他是照着神话语中的真理，而有一些见地。我们可以看见雅各的话讲得很好，他真是配合彼得的见证，也配合巴拿巴和保罗的见证；他完全配合弟兄们的见证。然而，我们也必须指出，雅各的决议仍受到他犹太背景的影响。他所引的圣经是对的；但在末了，他又加上一些犹太教的东西，比方勒死的牲畜和血等。雅各根据的真理是对的，但他却配上一些自己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因着自己的背景，在神的意思里，加上自己的意思。

最后，在行传十五章产生了一个决断，就是圣灵和使徒并长老的决议；那是非常美丽的。他们有了圣经的启示，也有圣灵临时照着众圣徒现况的启示，因此有了一个决断。可惜，那个决断虽然准确，却加进了雅各的意见。我们绝对相信，保罗并不太满意这个决议，因为这个决议，与保罗在罗马书、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里的观念完全相反。比方吃血和勒死的牲畜等，这些都是犹太教的东西，不该加进新约里面。但愿我们在此都受提醒，都能学得这一个功课。

第三十五篇 同工与长老的关系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长老的职责首要的是照料召会，负责召会的行政。召会的行政是由长老负责，而同工在召会中，乃是协同长老，建造一地的召会。同工们不可以摸行政的事，摸到行政就是越俎代庖，侵犯了权限。这就如同旧约里的祭司和申言者一样，他们可以帮助长老们，但不能代替长老们。之后，虽然他们也帮助君王，但是他们没有代替君王。我们要知道，长老们是神子民中的行政人员，所以召会里关于行政方面的事，同工们不可以干涉。长老们不仅要负召会行政的责任，还需要教导、牧养神的百姓。

在教导和牧养上，有时长老们虽然不弱，但也无法应付一切牧养和教导的需要，所以需要同工们释放话语，一同帮助教导，也帮助牧养。凡是在教导、牧养等属灵的事上，同工们都可以尽量地作，并且长老们应该给同工们绝对的机会，使他们能尽力发挥，让服事者都能各尽功用。每一个地方召会的长老，都只该负他们那个地方上的责任和行政，千万不要干涉附近的小召会；那样作是十分危险的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就有这个危险，因为台北是最大的召会，附近有新店召会、三重召会、永和召会等，很容易就受台北的影响。以世界的原则来说，大都是人少的跟从人多的，人少的仿效人多的；也就是说，几乎都是小跟大，没有大跟小的。然而，在召会里不能这样。若是台北召会的根据是错误的，带领也一定是错误的，这样，跟随台北召会的其他召会，也就错了。所以，台北召会的长老，只可以留步在台北的疆界，那是你们的范围，你们的领域，千万不要越了界线。

同工们在属灵方面作工，是协同长老建造召会，这是很清楚的原则。长老们千万不可自满自足，觉得自己是长老，不需要同工们，那样的态度是错误的。同工们到各地去作工，若是看长老这个不太精明，那个也不太熟练，好象眼光都不如他们，就越俎代庖，替长老们作事，那也是错的。或者同工们觉得，长老们不与他们交通，所以在属灵上，他们不能作太多，这种观念也不正确。长老们负责行政是应该的，他们不一定需要和同工们交通，但同工们总得负属灵的责任。我们在召会中事奉主，是有原则的。弟兄姊妹要用会所作福音讲座，并非不可以，但不能触碰召会的行政。因着会所不在弟兄姊妹的管理之下，乃在长老们的管理之下，所以要使用会所，一定要先与长老们有交通。否则，若是弟兄姊妹周末要使用会所作福音讲座，而长老们也早已定规有别的用途，这就会彼此抵触，产生问题。这种情形在小召会出现的可能性较小，但在大召会中却是常有的事。这给我们一些原则，看见在召会中，长老、同工们需要如何彼此配搭。

同工们在各地作工，必须如同在安提阿召会中的五位申言者和教师，他们虽在那里服事，却从不摸召会的行政。他们没有和安提阿召会的行政调在一起；他们是有恩赐的人，在当地作同工，服事召会和众圣徒，却不摸召会行政的事。乃是另有一班人，负召会行政的责任，那就是长老们。在长老聚会议事的原则里，既然在行传十五章中，雅各的决断里有他自己的意见，为什么我们还说那是“圣灵和使徒并长老的决议”？首先，我们要看见行传十五章的聚会，是在圣灵里的聚会，主席就是圣灵，这是确定的。再者，那个聚会所得着的决议，是经由使徒和长老们议决的，所以说是圣灵和使徒并长老的决议，并没有错。然而其中有一位使徒，因着他的背景不清楚，就将真理拖泥带水。从这里我们看见，新约的原则乃是神与人配合，并且神要人配着祂作。若是神自己不作，神也不要人作。当神要作时，作出来的工作有多好，全在乎配合的人。作出来的工作若是差了，那是因为配合的人差了。

所以，其中的因素不在于圣灵，乃在于人。其次，已过的召会历史，太抬举雅各弟兄了。事实上，雅各并没有那么好，就因他所带进浓厚的犹太教背景，才使得罗马太子提多，在主后七十年毁坏耶路撒冷时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从人的眼光看，都认为耶路撒冷召会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然而神不要那些东西，所以把那个搀杂完全拆光了。对于将犹太教的影响带到召会中这件事，雅各要负极大的责任，因为甚至到了行传二十一章，那种背景的影响仍然存在。

所以就这点而言，我们不能说召会的事既是由使徒、长老和圣灵定规的，就应当完全了；不，常常还是有所缺欠。一个服事主的人，当他为主释放话语时，圣灵是与他同在，并同工的，然而他自己需要借着祷告、倚靠主，来为主说话。比方我们为主说话时，在某些点上，我们个人的背景可能不知不觉会加进来；虽然圣灵还是与我们同在，但给人的感觉就不干净了。因此，我们都需要学这个功课，不要有自己背景的搀杂；我们需要是干净的。长老负责召会的行政，也必须负属灵的责任；在这个行政范围内，长老究竟要在何种景况下负责行政？

我们必须清楚，长老负责行政主要是在事务方面，而同工们的服事，则是重在属灵方面。这其中有许多讲究。比方在美国，有个案例在参议院通过了，送到总统那里却被否决了；第二次参议院又硬性通过，也一样被总统否决了；第三次仍是同样的情形；末了照法律规定，就得由总统决定。这和长老、同工之间的配搭，有点类似。现今在台北召会的各会所里，或者说在各会所的范围里，有区的实行。一面来说，同工们不应该摸会所里的行政；但另一面，因着有区的开展，长老和同工们更该知道如何配搭。比方会所要开一个新区，是需要买房子，还是租房子，作为聚会的地方，这是会所里长老的事。这件事虽然是在区里，但还是属于事务性的，所以仍是在会所的行政之下，需要经过长老同意。若是在这个区里，有位同工有负担，每主日要供应十分钟或八分钟的信息，这就不需要征得长老们的许可，因为那是属灵的。

同工在区里作属灵的事，是无须经过认可的。他若是定规每次区聚会末了，都要讲几分钟的信息，并不需要得着长老的许可，只需要照着负担去作。然而，若是这位同工在主日聚会中，释放过三次话语之后，在场的长老及其他弟兄姊妹，都感觉这位弟兄有的话可能不说更好；这时，长老们就有地位出来告诉这位同工，话语要精简。这其中的关系，是相当有讲究的。

在召会生活中，若是我们所作的事与事务有关，就要去与长老有交通；乃是就着事务有交通。比方我们要举办福音讲座，需要使用会所，即使明明知道会所在那时是空的，也应该与长老们交通。他们知道在会所里有这么一个行动，就不会在同一个时段安排别的行动，并且会接受负担为此代祷。基督徒的一切生活，都不能脱开交通；我们不是讲律法，乃是重交通。然而，在我们交通时，不要给人感觉含糊不清，乃必须注意交通的果效。

有些很严重的事，长老们就必须再考量、再祷告。在聚会中，若是还有好几件别的事，需要紧急决议，就可以将有争议的事，摆在后面讨论；或者弟兄们觉得有需要，可以挪到下次聚会再交通，这些都可以按着当时的情形决定。这就叫作议事。所以，作长老的必须学习如何作长老，也要会议事。议事的时候，一切事都有长短、轻重、缓急之别。基于这个原则，议事时有的事不必太追究，若不是很紧急的，也不一定要赶着讨论，这些都是可以注意的。

第三十六篇 新路往前的研讨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召会要得着许多的新人，往前达到扩增是容易的，但要把他们实际地稳定下来，把他们带进召会生活中，就难上加难。可以说，若是用一倍的工夫可以得人，用十倍的工夫恐怕都不一定能留住人。这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得着一百人，但我们若盼望把这一百人带进召会生活，就需要花十倍以上的工夫。

我们研讨、试验的结果，暂时得到一个方向，就是从许多旁证和帮助下，发现叩门时最好要有选择，并且这个选择是多方面的。首先，应当选择叩熟人的门。一般来说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亲友。其次，是弟兄姊妹的亲友。第三，是刚得救之人的亲友。这几班亲友，都是我们应当先考虑的。各地召会的长老、带领人，应当花一点工夫，事先将这些名单调配、运作起来；这样，我们出去叩访时，就不至于浪费时间。同时，这样带进来的人，大都会是可靠的。在叩访上，其次要考虑在区域上作选择，看看这一区是否可以这样作，或那一区值不值得这样作。然而，这并不是说，神的福音是有选择的；乃是指我们的工作，若有好的选择、预备，就会有个基础。

再者，我们去得人时，不要得的过多，因为若是得的过多，是没法养得好的。已过，我们有所谓的“闪电战”、“过节”等行动，但那都是我们在研究中，必经的过程。现在，经过许多的实验后，我们从结果得知，我们的确不需要闪电战，快速地去得人；因为孩子生得太多，是没法好好养的。比方，有人一胎生了五个或七个，结果养活的可能只有一、两个；所以，我们需要量力而作。

在召会这面，我们不需要百分之百的人都出去叩门；若是能有百分之三十，就是每三个人中，有一位去，就很理想了。或者每四个人中，至少有一位可以去。这二、三十位去叩门的弟兄姊妹，并不是仅仅为他们自己叩门，也是为着他们的同伙，就是为着那些不能出去叩门的。他们叩得人之后，就将这些叩得的人，均分给不能出去叩门的人，让众人一同来照顾。比方，我在这一、两周内，一连叩得了五位新人，除了领一位自己照顾外，其余的四位，即刻介绍给别的弟兄姊妹。头一次是我去叩门，等第二次去带家聚会时，我就要带着我的同伙一起去，并将他介绍给那位新人说，“这是我们的弟兄，从今以后，希望他能和你多有接触。因着我还有许多别的事需要照顾，恐怕往后就麻烦他多分劳了。”这样合式地交待后，照顾的情形就会很平均；每位弟兄姊妹手上，都会有一两位需要照顾的，不用太多，因为多了会照顾不了。

一个平常的，也就是正常的弟兄姊妹，最起码每主日都要来擘饼纪念主，并一同学真理。他们的聚会生活，应该每周二参加祷告聚会，每周有一个晚上出去传福音，或到人家里家聚会，另有一个晚上去排聚会。我们聚会的时段，要能作到这个水准。至于那些叩得的人，只要留下一、两位自己看顾，其余的都要交出去，请别人照顾。原则上，我们要周周能去看顾他们一次。再者，若是照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在叩门的对象上，有一些选择，带人得救就不会那么艰难。可能经过三、四个月，就可以将人带进召会生活，把他们介绍给弟兄姊妹，大家彼此有交通。这时，我们就可以再去叩门得新人；这好比台湾有些农地，一年可以三收，我们一年也一样可以三收。这个扩增率是相当高的。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去叩门，但只要一百人聚会的召会，能出去三十位，这出去的三十位，得着三倍的人，一样是有百分之百的增加率。

关于出外访人传福音，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研究，不仅进入实行，更需要研讨出一套有效的作法。到目前为止，最好的一个作法，就是不要叩得太多人。从前我们求其速，求其多，一次得了许多人，然而却没有多少存活的；这实在是因为我们没有够多的人力照顾。各地召会努力实行的结果，大家同有一个经历，就是“得”很容易，“守”却不易，“带”进来更难。所以从这里，我们再去研讨，就发现不要得太多，不要得太快；若是不顾对象地得进来，恐怕会白费工夫。所以，在得人之后，我们要先顾到养的力量，进而再继续去得。

神给人的定律也是如此，并不是人今天生了一个孩子，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再生第二个；最起码都得间隔九个月，才能再生下一胎。并且一年能生一次，就不得了了，少有一年两生的，这是一个定律。因着一下生太多，孩子会养不好，所以神给人一个定律，要间隔九个月才能再生一次。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定律，叩门得人后，总要过三、四个月，把人带到召会，交给召会了，才能再去叩门。若是一年能有两、三收，个人照着自己的环境、力量及一切的情形实行，相信对召会的扩增是很有帮助的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把出外访人传福音，建立一个风气。经过这几十年，我们发觉没有别的办法，比这样的作法更有把握能得着人。只要我们肯前去，出代价，花力气，花时间叩门，是一定会得着人的。再者，弟兄姊妹不需要整年劳力，天天出外叩门，可以每隔三、四个月，出去一次，叩得几个人，好好喂养，再过几个月，再出去。这样，就能为召会建立经常传福音的风气。这并不是说，我们仅仅用一种方法传福音。传福音如同作别的事情一样，可以有好几种作法。比方你要去一个地方，是有好几条路可以到达的。所以，有些地方可以出外传福音，有些地方可以用小排传福音，那也是很有力的。总之，要按各地的情势，按地方上的光景，定规传福音的方法。方法是有许多，各地可按着自己的力量行。

在改制之前，我们对福音的活动，对带领人，以及小排聚会等，是有缺欠，但这并不是说，今天我们有这许多活动，就轻忽了对生命的注意。我们还得全召会都注意生命的事，特别是长老同工们，要首先带头在生命上有追求，在生命上有长进。约翰十五章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徒需要果子。我们前去得人

，就是去果子；这果子是在乎里面生命的丰盛，果子是里面生命流露的结果。我们在主面前，常常不是偏这一面，就是偏那一面，难得作个平衡的人。我们好象旧约里所形容，没有翻过的饼一般，只烤一面，结果一面焦了，另一面却还是生的。这样是不合宜的，我们必须两面都顾到，这面翻翻，那面也翻翻。

所以，我们注重生命，也注重工作；注重生命的长大，也注重结丰盛的果子。这两件事都要平衡，不能偏到任何一面；只要偏了其中一面，定规受亏损。再者，我们需要有够多的祷告。已过，在祷告的事上我们是缺了，我们没有够多的祷告。好比创世记二章所说，人耕地，神降雨。今天我们有了够多的耕耘，但天降雨却不多，这就需要我们的祷告。在此，我们要对同工和全时间者，特别有一点交通，他们可说是比别人多有一些时间，就应当学习多花时间祷告。全时间的弟兄姊妹不象在职圣徒那样，有许多时间上的限制，他们有心愿却难以达到。所以全时间的弟兄姊妹，都该学习，也该看见，在工作里，第一紧要的就是祷告；每一天都要划出一段时间祷告。我们都该羡慕有祷告的生活。

长老同工们，都当多花时间祷告，无论多忙，时间多少，总得尽力把你们身上的负担，最起码在主面前好好述说一下，有祷告。然后，你们各处召会，若是可以，每周都能有一天，宣告为禁食祷告的日子。弟兄姊妹身体来得及的，都可以禁食，来不及的就不要勉强；或者一、两餐禁食，或者整天都可以，总归是要加重那个祷告，加重弟兄姊妹对祷告的感觉和负担。经过我们许多的研讨，并多次的试验，这条路的确是对的；但圣经的原则总是要我们祷告。我们没有祷告的地方，似乎神就不太能作工；所以，我们总得用我们的祷告，配合神的工作。另一面，弟兄姊妹的心情，灵的加强，也不是我们的研讨、试作或各种办法所能为力的，这些都必须祷告。然而，这并不是说我们有祷告，就不需要外面的作法；天降雨是降雨，但人耕种仍是需要的。这是两面的：要祷告，也要实际地去作。

我们在这里的交通，不是传布一个命令，要各地召会每周都有一个禁食日。这乃是在乎你们各处负责弟兄的感觉；你们若觉得有这个负担，你们那地就可以如此行，或者你们觉得不是周周如此，可能是间隔多少时间，会有这个需要，就再宣告禁食，这也是好的。总之，我们需要加重召会的祷告。我们缺少祷告，就缺少属灵的能力；属灵能力的源头就是祷告。祷告足了，能力就会来；祷告足了，圣灵的浇灌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，召会应当加重祷告。

从去年十月至今，众人同心努力，试作半年之后，众人里面都觉得，虽然我们在新路上还没有看见太丰厚的果效，但和旧路两相比较，新路还是比较有利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效果不够丰厚？那是因为缺少天降雨，缺少圣灵，缺少圣灵的能力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我们祷告的源头缺了，所以我们非祷告不可。我们实在愿意众长老都到各区去推动、提倡这件事。尤其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已经退休了，他们应该不仅宣告要禁食，更应当常常有禁食的负担，为召会祷告。

关于这件事，附带有个交通，就是最近我们接触一位医生，他告诉我们，每周有一餐不吃，是很合乎卫生的。在新约圣经里，法利赛人也提到这点，说到他们每周禁食两次。这在身体的生理上是有其讲究的，依循周而复始的原则，每周至少有一天，不是三餐都禁食，最低限度空一餐，对身体是绝对有益处的；不仅能让肠胃好好休息，也能使血轮得着好的清洁。所以，不要怕禁食，一周少吃一、两餐，不会有害，只会有益的。

然而，身体上有肠胃、心脏等病的，请不要试作；你们要顾到自己的身体。对于这些弟兄姊妹，祷告不是第一，而是健康第一。至于其他的圣徒，盼望你们能多接受这个负担。已过，在一个年长的训练里，我们发现年长的姊妹祷告很强，所以她们可以推动这个祷告。召会中应当加重祷告，甚至比现在的祷告量再加五倍，都不会嫌太多。

往后，或许我们可以在周二晚上祷告聚会前，周二白天就宣告禁食祷告，到了晚上再来在一起，继续祷告。我们实在发现，各处召会，特别是台湾众召会，近几十年来，对祷告聚会不够重视；这从到会人数就可以看出来。祷告聚会的人数比例太低，这点一定要矫正，一定要推动并提倡，使弟兄姊妹都看重祷告聚会，大家都来祷告，叫祷告的人数能增加。总之，我们各处召会祷告的分量都得加多。我们要看见，我们祷告多少，神就作多少；我们祷告到哪里，神就作到哪里。

我们还要为一件事祷告，就是除了大召会之外，有许多较小的召会，特别需要有心的工人，那些比较有恩赐，比较显明一点的，能一个月或者隔两个月去访问他们，和他们一同有聚会，这样对他们是有莫大帮助的。现今我们在这方面，是缺乏得很厉害，因为我们许多有恩赐的同工，多半都是驻定在一个地方。这在作法上，应当有些改正，就是同工们不必一年五十二周，都驻留在一个

个固定的地方照顾，可以有三、五周，到别处去访问加强，这绝对是非常有益处的。若是我们的同工，能经常这样轮流出去，一处一处地访问各处的小召会，他们所得的帮助，一定不可计量。盼望各处召会的弟兄姊妹，都能为这事祷告，同工们更要为这事祷告。

此外，各处负责弟兄一定得领头学习在聚会中说话。在聚会中说话，和平常的说话不同。可能一处召会的聚会，仅仅只有十个或二十个人，不需要特别大声说话，人就能听得见；然而，若只是平常性地说话，灵的感觉会很差。我们若是学着在聚会中说话，就能加重灵的出来；在聚会中说话，不仅声音要高一点，音量也要加重些，就是喉咙要圆，出来的声音才会响亮，音量才会重。音量重的话，容易感动人；平平常常的说话，即使是感动人的话，说出来后，人也不觉得感动，因为声量、音量都不够。所以，我们都要学习在聚会中说话。

常有人见证说，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青年人，若是参加学校里的演讲比赛，往往都能拿到前几名，因为曾在聚会里操练说话。中国人的家庭教育，或说中国人在这方面，比较没有这个习惯，但在我们中间聚会过一些年日的青年人，多少都有些操练，所以，到学校中和那些没有操练的一比较，就占了上风；因此，操练说话是有用处的。

现今全召会都在学习说话，负责弟兄们更是领头说话。当你们说话时，请记住，在聚会中说话，和在家中或其他任何场合说话都不同。在聚会中说话要活，要叫人能听见，因此声音要宏亮，音量要够重。同时，不可太快，太快人会跟不上；宁可慢一点，并且一定要有抑扬顿挫，好叫人听了能舒适悦耳。今天我们众人都身负这个重担与责任，就是在仅仅只有十个或八个人聚会的场合，也不能轻看这事。因为当我们说话时，众弟兄姊妹都在听，也都在学；若是学得了，等他们起来为主说话时，也会说得很好。这样，聚会里的说话，就都会变得有分量。

这对召会经常的建造，关系重大。换句话说，各处召会都得注重说话，说话的技术一改良，各处说话的分量，差不多都能加一倍。若是我们的说话，人听不见，也听不懂，或是听不进去，就等于没说一样。我们若能说的得体，人就能听见，也能听得进去，这其间的分别是太大了。同时，我们都要看见，负责弟兄们在各处说话，就是个榜样，每逢他们起来说话时，大家都在学。因此，我们不只是在聚会中说话，还要说得能叫人听见，感力能出去，灵也能随着作工。这些点若都能有带领，对我们经常的聚会，是非常有帮助的。

特别是在实行新路上，并不重在一个人讲，乃重在个个都要讲，甚至个个要在说话上有学习。基督教里的牧师、传道人也都在这些点上有操练，他们的传道学上就有这一课，教人怎么说话，如何操练等。然而他们是一个人讲就够了，我们却是要全体讲。所以，我们要帮助所有弟兄姊妹，在聚会中，无论是开口说话，或是说话的姿势、腔调、声音等，都要有操练。相信这操练不是太难，并且会带进相当的益处。

在有些地方召会中，年长的圣徒相当多，有些带领的人，就盼望他们个个都说话，个个都尽职；这对年长的似乎不是那么容易。我们都需要忍耐他们一点，等他们一下。譬如爬山这种运动，年轻人一定都走在前面，年长的就会较落后些，无法跟得那样整齐；这时，年轻的就要运用他们的

忍耐，等一等年长的。今天在这个新制的实行上，也是一样，不要太逼人，不要想得太大，或是要求要作到一鸣惊人。年长者的岁数都不小，要他们个个象年轻人一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所以，要慢慢来，不要太急，要细水长流地作，不要盼望立刻就成功；成功得快的，通常失败得也快，成功得慢的，反较能长存。中国有句古话说，“其进累者，其退速。”这意思是，进得快，退得也快；稳稳地往前，一点一点地进步，才是最稳当的。若是我们能用五年，把这条新路在台湾扎实地带出来，那就真要大大赞美了。在新路上一直地作下去；另一面却是不要着急，要相信总有成功的一天。倪弟兄在一九三七年，即已提起改掉主日上午一人讲众人听的大聚会，然而他说，那个要改的东西和习惯，在人里面已成了根深柢固的组成，是很难推倒的，需要大家同心合意地一起推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他用“推”这个字；他说慢慢的，总有一天，可以把那个根深柢固的东西推倒。